武俠世界

無形戰綫 美蘇之間一條無形戰綫經已形成；一場可怕的無形戰爭已在我們這個地球的表面上展開　本期的鐵拐俠盜故事將介紹其中慘烈的戰況，令你耳目一新！



$2.00

936

◀編 後 話▶

「無形戰綫」是今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是篇爲馬雲別出心裁撰著，內容精彩，情節迂迴，驚險刺激，離奇莫測……原來世界上兩個大國之間的一場無形戰爭早已展開，如火如荼，假如你知道其中「戰況」的眞相，可能使你不寒而慄，大吃一驚！爲甚麼？本文大胆揭露國際間諜的殘酷鬥爭，讀者千萬不要錯過。

***　　***　　***

古龍的「碧血洗銀槍」、馮嘉的「毒手獅王」和朱羽之「烈如火」三大巨著今期同告結束，各篇故事過程發展均有波譎雲幻的趨勢，變生肘腋，難以預料！敬請留意。

下期開始，三大猛稿，同期推出，計有：古龍新作中篇「大地飛鷹」、司馬洛故事「神槍無情」與及溫凉玉之溫振眉傳奇故事「試劍山莊」。以上巨著，俱屬佳作，篇篇精彩，部部絕倫，良機勿失，不宜錯過。

***　　***　　***

「雪刀浪子」是下期的「特大」巨型一期完武俠中篇小說，本文是新進年青作家龍乘風加盟本刊首次之力作，龍君行文流暢，構思新穎，題材另創，筆法秀麗，全文十餘萬言，一氣呵成，編者衷心竭誠特別推介，保證滿意。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 嘉 大 廈 十 一 樓
電 話 ：四 七 四 三 四 零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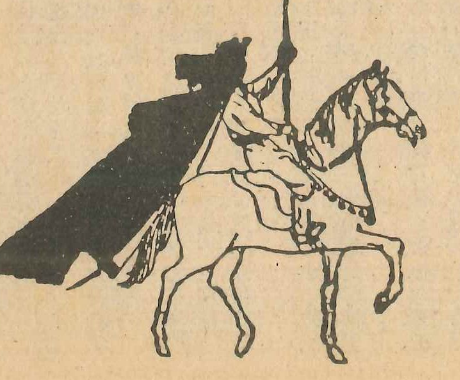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3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無形戰綫

馬雲・文
盧令・圖

明爭暗鬥 爾虞作詐

歷史是人爲的。

寫歷史的人，應該站在絕對客觀的立場上，本着良心給後世人留下正確的記錄。是好是歹，就讓世人去評論，去判斷好了。

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光景。有人平平凡凡，安份守己的渡過他的一生；也有人要趁他有生之年，轟轟烈烈地大幹特幹。

前者死後自然是寂寂無名，歷史上根本不知道有此人之存在；但後者不同了，不管他日後是「遺臭萬年」或者「留芳千古」，一定會在其死後名留青史。

於是有人爲求名利，不惜窮其一生精力，千方百計往上爬！這一類人往往亦被人譽爲「有志氣」。

然而「有志氣」是否就是好人一個？未必！

政治家也是「有志氣」的人，但政治家絕大多數都是不擇手段的；他們爲求達到目的，往往不顧一切。這一類人潛意識裏早已抱住：「即使不能留芳千古，也要遺臭萬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希特拉與墨索里尼之流，正是上述這一類人。

他們事前一定也想過，如果要統治這個世界，必須犧牲無數的生命，而到頭來還是不可能永遠的統治下去。但他們還是要發動戰爭，爲什麼？

道理簡單，目的亦只有一個，就是爲了名留青史！

假如二次大戰的失敗者是當時的盟國，而勝利者是德、意、日等國的話，這些國家一定會在他們本國的歷史上號稱爲「最强盛的時代」！

但事實上他們是失敗了。

儘管國人埋怨，後世人唾罵不休，他們在地府之下也聽不到；然而歷史上却永遠有他們的大名留傳給後世人。

目前在我們地球的表面上，像希特拉這一類人正多着。

有人想囊括歐亞二洲，進而統治全世界，在人類的歷史上留下「最光輝」的一頁！於是，不惜千方百計，使用各種手段——對弱國使用暴力，對强國施用陰謀詭計。

歷史的巨輪是不停轉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盟國」，如今竟然站在敵對的地位。所以說歷史是人爲的！

說不定一場大戰過後，他們又化敵爲友。

問題却是：我們這個地球能挨得住一場新的世界大戰麼？

× × ×

以下是一頁有根有據的近代史：——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東柏林工人發生暴動，結果被蘇軍坦克鎭壓，死了十六人。

事件雖然前後只經歷了兩天，但東德人已是心中有數，於是他們一有機會，就逃往西柏林。

根據記錄，當時平均每個月約有一萬多人逃往西柏林去。

蘇聯人忍無可忍，醜惡的柏林圍牆，不久就出現於東西柏林的分界綫之上。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波蘭的波茨南市，工人發生大暴動，傀儡政權在蘇軍的協助下，鎭壓成功。

但兩個月之後，一個「新的溫和派」登場，蘇聯人的目的不外乎是平抑民憤，可惜仍難獲波蘭人的滿意，只不過在槍咀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罷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間，東歐另一個共黨國家匈牙利，竟公然宣佈脫離蘇聯控制，宣稱要自主獨立。

蘇軍坦克立即大量入侵，當時的國家元首納奇領導其子民誓死不屈，結果蘇軍殺死數以萬計的匈牙利人。

事後克宮扶植另一批共黨首領登場，可惜血債難償，匈牙利人至今仍忘不了該次事件，只是無可奈何而已。

此後，東歐共黨國家的人民，不斷反抗，共軍與蘇軍一再鎭壓的事件亦斷斷續續發生，可惜仍然無法改變眼前的景況。

較驚動的是一九六八年八月間，蘇軍大擧開入捷克首都布拉格，大擧逮捕要求自由獨立份子。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波蘭各港口工人又效法一九五六年，再起暴動。

結果由官方承認的，也死了三百人以上。

戈慕卡政權，亦在該次事件之中倒了台。

儘管政府領導人換了又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都心中有數，究竟誰在統治他們？統治者是否能滿足他們起碼的生活需求？

時至今日，憤怒的波蘭人仍無法平息他們內心的不滿情緒；甚至一九七六年六月間，波蘭各地人民仍在爲糧食加價問題而不斷引起暴動。

以上只不過是可以從西方外國電訊中可以見到的消息而已；至於較小規模的動亂，或者外國記者根本無法探悉的，更是不知凡幾。

每一種政制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問題就是：該國人民究竟喜歡那一種政制？大多數人喜歡那一種生活方式？

如果所有政治家都能够眞眞正正服從民意，這世界一定天下太平。

可惜的是：大多數政治家只懂得玩弄手法，排擠異己。坐上了高位之後都不願下台，只希望高高在上的過其一生。

正是因爲如此這般，於是這個世界也就變得永無寧日。

儘管表面上看來一切平靜如常，其實世界各地動亂無日無之。

世界兩大陣營固然對立，國與國之間即使同一陣營，也勾心鬥角；而每一個國家之內，領導人之間也是爾虞我詐，明爭暗鬥！

有人以爲美蘇這兩個大國之間已獲得諒解，白宮與克宮之間自從設立了熱綫電話之後，冷戰已經結束，一切問題都易於解決。

可惜那只是表面上的和解而已；實際上這世界上已經爆炸了另一次大戰。

只不過：那是一場無形的戰爭而已。

× × ×

故事開始於莫斯科。

一名蘇聯特務耶可夫，隸屬於「KGB」——這是蘇聯最具權勢的機構。他正與一名美國人湊在一起細談。

這種情形過去十分罕見，但近年來蘇聯人與外國人在街上接觸，已經變得相當普遍。

據說克宮對人民的政策已經有所改變。主要還是因爲領導層開始施行修正主義的緣故。

如所周知，以前蘇聯號稱「鐵幕」，這個國家幾乎是閉關自守。

他們對外國人很敏感，尤其是對美國人。

偏偏美國人又是這個世界上最講究自由民主的，而且好奇心十分重。越是顯得神秘的，他們會越加感到有興趣。

因此，美國人儘管在申請簽證方面極之困難，但美蘇二國畢竟也是關係攪得正常的國家，外交關係並未因種種關係而中斷。所以，美國人每年仍有不少到蘇境旅遊。

以前到蘇聯旅遊，限制多多。如今只要你不闖入禁區，一切已算正常。

蘇聯克宮的頭頭們大概有鑑於他們施行了數十年的政策一直未見生效，所以不再堅持列寧路綫，凡事已放得開明許多。

正是因爲這緣故，外國遊客到蘇境旅遊，已不像從前那樣諸多限制。

頑固的克宮頭頭們，爲什麼如此「寬大」？

追根究底，不外乎由於東歐衞星國所發生的一連串暴亂，等於向蘇聯人民敲响了警鐘；也許正是因爲如此，克宮頭頭担心有朝一日蘇聯人民也「有樣學樣」！

其實，單是蘇聯境內，已有不少人利用種種方式表現他們的不滿。要不是「KGB」特務動輒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而經常出動拉人，相信比東歐共黨國所發生的暴亂，會來得更可怕！

耶可夫現在會見的美國人叫梅爾。

梅爾是美國派駐蘇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

耶可夫與梅爾的身份幾乎是完全處於敵對地位的。

因此，內行人幾乎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事；要不是收買情報，一定另有秘密勾當！

果然，二人神神秘秘的，朝住一處黑暗的街道併肩兒走。

這已是晚上時份。

晚上的莫斯科，並不因爲它是蘇聯首都而顯得熱鬧。

這是一個甚少夜生活的城市，俄國人似乎都睡覺去了。

街道上寒風虎虎，梅爾把大衣領扯高，雙手揷在大衣口袋之內。

「你眞的想通了？」梅爾以極其懷疑的口吻問道，「這件事非同小可。」

「我想了很久，否則我不會找你。朋友。」耶可夫很頹喪地說，「這個國家根本就沒有希望，我不想再獃下去！」

「要不是我與你如此深交，我幾乎不敢相信，這些說話竟然出自你的口。」

「不錯，我是一名受過思想訓練的KGB，不輕易背叛我的國家，但是，我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趁他們放鬆一些，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你的家人呢？」

「我可管不了！」

「我們可以庇護你，但是——」

「你只要將我的事保密，同時通知CIA總部接應我，一切不必多管了。」

「嗯！你有朋友同來麼？」梅爾雖然表面上像個書生，戴眼鏡，年紀不大，三十出頭而已，但却很有經驗。

他察覺得到有人跟踪他們。

耶可夫也從他的語氣中聽得到。但是，他表面上却顯得異常冷靜。

「可能是他們——我那些寶貝同事。」耶可夫若無其事地，仍舊與梅爾保持同一速度，併肩兒同行。

梅爾派駐莫斯科已有相當日子，他知道「KGB」手段兇狠之外，對他們這些外交人員固然一步也不放鬆，就是對自己人也小心監視。

他靈機一觸，對耶可夫道：「我們不妨做一齣好戲；我送你一份免費情報。」

耶可夫道：「我早已有了準備，你不必替我担心。這種經驗我有的是。」

梅爾道：「但仍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麼？」

「你有沒有檢查過你自己？」

「你担心我身上可能有電子竊聽儀器之類的東西麼？」

「正是。」

「不會的，我出來的時候，只對他們說，有正常任務。」

「你的意思是——」

「你是美國人，沒有一個好藉口，很難令他們相信我。」

「他們已知道你見我？」

「是的，我上司知道我與你是朋友，叫我設法收買你。」

「結果你『成功』了。」梅爾笑了笑，「但是，你回去如何交代？」

「我有了準備，所以事先已佈了一個局。朋友，希望你不要怪我。」

「什麼事？我不大明白。」

「你婚姻是否發生了裂痕？」

「是的，你怎麼也知道？我似乎一直沒有告訴過你。」

「我們總部之內，對每一個派來莫斯科的外交人員的底子，包括他的家庭狀況在內，都查得一清二楚。」

「算了，這也不是什麼秘密。」

「但你的性格却是秘密。」耶可夫道，「你這個人不易出賣自己的國家，且要面子。我可說得對麼？朋友。」

「你與我交了不少日子的朋友，然後我才知道你是個KGB，所以，這些也不算得是什麼秘密。」梅爾道。

「但是這一切，我都寫了報告，交到我上司那裏去了。」

「他有何高見？」

「他要我使用一切方法，令你墮入我們的圈套，目的只有一個——收買你！」

「嗯！你的意思是：現在這情形，你就交代說是正在對我進行說服的工作，是不？」

「不！我要你演一幕好戲。」耶可夫道，「本來這一幕可以慢一步，但他們既然派人來了，我也就將計就計，提前推出吧！」

「是什麼戲？」

「將一個女孩子介紹給你。」

「這是什麼意思？」

「美人計。」耶可夫道，「讓他們以爲這是眞的美人計。表面上，你中了我的計，有把柄在我手中，任從擺佈，以後非聽我命令不可。其實，你不必理會他們，這只是我的緩兵之計。第一，目的爲了向他們先交代一下。第二，免引起我上司的疑心，讓你有足够時間爲我安排一下。」

「嗯——」梅爾有些爲難。「其實，你不必提前上演這一幕。」

「你應該想像得到，我一向不必被人跟踪，今晚却是例外。這等於說明一點，我上司開始對我生疑了。他明知我正在對你進行『說服』工作，爲何派人跟踪我？因此，今晚我如沒有一些工作表現，事情可能弄僵！」

「嗯！那麼，你要我怎樣做？」

「先跟我到一個地方去。」

「什麼地方？」

「女主角之住宅。」

「女主角？」

「是的，這是一場戲，有你這個男主角，當然要有女角。」

「她是誰？」

「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二十餘歲，像一朶盛開的玫瑰！」

「身份呢？」

「女售貨員，最喜歡買黑市美國貨，講究享受的女人。」

「我想知道你以後的計劃和步驟。」

「我向上司交代，說正在利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令你就範；你回去只要爲我安排，讓我早日脫離苦海。」耶可夫又說，「這件事表面上是：你中計了，正逐步上當。其實，上當的是後面跟踪我的人。那你可明白了？」

「嗯！好朋友，老實說吧，我還沒有正式對我上司提及。」

「你爲什麼還不提出？你難道懷疑我的態度麼？」

「不！我只是——」

「唉！你這人眞的是豈有此理；這種事又怎可以拖延？你可知道我的性命已交到了你的手上？你不要害死我。」

梅爾道：「好吧！爲了你，我只好暫時做一次小丑了。」

二人同行至一條橫街。

他們故意在彎角處小立，回頭張望了一下，然後再行。

這些小動作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他們都是「特殊人物」，處處要表現得小心翼翼，才可以表示他們的「敬業態度」。

跟踪在後面的人，立即往旁一閃，躲了起來，及時避開了二人的視綫。

其實，他們的存在，梅爾和耶可夫早已知道了。

耶可夫帶住梅爾登上一幢舊樓。其實在這首都內見到的新樓眞是少得可憐。

耶可夫在梯間對梅爾道：「等會兒你見了布娃，不妨應酬她，保證不會有事。我會落街會見我那些寶貝同事。」

梅爾在耶可夫的引領下，在一個住宅單位之內，會見了一個俄羅斯美人。

不知是氣候還是食物的影响，在蘇聯要找個身材好的美女，眞難！

即使他們奉行了修正主義之後，蘇聯婦女已學會了打扮，但跟西方美女仍有一大段的距離。

但是眼前這一個，却看得梅爾目瞪口呆。

只見她唇紅齒白，二十四五歲之間，三圍標準，在一襲半透明的睡袍籠罩下，幾乎一目了然。

這裏有暖氣設備，在莫斯科，這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享受。

這是一個小小的住宅單位，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除了暖氣機之外，還有冰箱，電視機，電唱機和收音機等等。

布娃與耶可夫顯然是老相識，當她發覺梅爾這個陌生人時，急忙進內加衣。

耶可夫趁住這時候低語梅爾：「你可以稍後才走。如果你喜歡，天亮才走也可以。布娃喜歡享受，你不妨答應她，下次帶些美國貨來，作爲禮物，她一定喜出望外。」

梅爾不會懷疑這點，從屋內佈置就曉得布娃是個講究享受的女人。屋內也確實陳列了不少美國貨。

布娃出來了。

她又是另一副打扮，顯得莊重了許多；但梅爾覺得她無論怎樣打扮，也一樣好看。

耶可夫倒沒有說錯，梅爾已經與妻子有了深刻的裂痕。

這些日子以來，他孤獨得很。

現在面對住一個這麼性感的美女，梅爾的慾念油然而生。

耶可夫走了。

他走前與布娃含笑耳語幾句，這在梅爾看來，十分平凡。

在情理上，耶可夫當然要向布娃交代一下，這可以替梅爾減省時間，也省回許多唇舌。

但是，梅爾身份特殊，他內心時刻在戒備——不要墮入敵人的陷阱。

目前這個是否「陷阱」？

他擺頭往下四裏張望，覺得一切並無不妥！

梅爾對一切竊聽、偸窺等等設備總算得內行，最少眼前他就見不到這些東西。

當然，上述這些設備，即使有也是隱藏起來的，但對一個內行人來說，就算隱藏得更好，也不難找到一些破綻。

目前在客廳這部份，就見不到這些可疑的破綻；至於房間裏有沒有那就難說。

布娃關了門。

梅爾沒有理會她。

他俯視街上，昏暗中有三個人影；其中之一是耶可夫。

耶可夫說過了，他要向他的同事交代，所以梅爾要留心他們的動態。

耶可夫與他的二名同事，步向了街口那邊，消失於黑暗中。

布娃走到梅爾背後，將他手上的簾子放下來，然後將梅爾的身子轉過來，讓梅爾面對住自己。

布娃低聲道：「美國人麼？」

「是的。」梅爾感到有些緊張。要不是剛才目送三個黑影離去，他可能還多一重担心。

梅爾吶吶地說：「你朋友已告訴你一切了吧？包括我身份在內。」

「我不會理會你的身份，只要你是美國人。」布娃吻了他一下，嫣然一笑。

梅爾道：「你只對美國人有興趣？」

「是的，美國人比較爽快！」

「此外呢？」

「我喜歡享受，尤其是美國貨。美國是個講究物質享受的國家。」

「你家中已有了不少美國貨。」梅爾朝各處掃了一眼。

布娃把他拉到沙發之上，雙雙坐了下來。

「爲什麼不扭開電視機？」梅爾問。

「你想看？」布娃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看，太單調了。」

「你指電視節目？」

「是的。我只有在極之無聊的時候才看。這裏的電視節目，有如說教，悶死人了。」

「你似乎不適宜住在莫斯科。」

「我投胎時，摸錯了門路，也沒有辦

法。」

「你很美國化。」

「但我是個地道的俄人。這些東西全是由黑市買的；只有少數是朋友送的。」

「黑市貨很貴。」

「是的，但我仍舊喜愛。」

「你入息很高？」

「不！普普通通。」

「那麼你如何購買得起？」

「我的生活方式不想公開，總之我有許多朋友，尤其是公務員。」

「公務員？」梅爾明白了，「你是指那些做官的俄人？」

「正是。也只有他們才有辦法可以買到高價的黑市貨。」

梅爾當然明白了，他在莫斯科的日子不短，自然知道蘇聯官場上的內幕。

表面上看來他們的制度十分公平，官員只是「爲人民服務」的「公僕」而已。

其實骨子裏並非如此。

越高級的官員，越多特權，包括購物特權在內。

他們的制度叫「配給」，包括用的和食的也要配合。據說這是有計劃的生產，不致浪費云云。

但是克宮的高官們，不但有足够的配給，還可以在秘密市場內購到洋酒——不是俄國伏特加，而是法國名釀。

此外，市場內又有美國貨，而且價錢不貴，都是供克宮頭頭享用的。

至於平民百姓，只有在黑市中才可以買到英美貨品。

尤其是蘇聯制度改革後，走私入俄境的西方貨品越來越多。

布娃說她有許多公務員朋友，大概正是暗示這裏有不少東西是同志們送的。

布娃很熱情，梅爾根本無法抗拒。

燈熄了，是布娃將它弄熄的。

梅爾處於被動。他沒有阻止布娃，也沒有拒絕她的企圖。

兩個人進了房間。

梅爾儘管陶醉在一片柔情之中，卻不斷在內心警告自己，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千萬不要墮進去。

然而眼前的現實環境，卻令他終止了剛才的想法，思想上的防綫自動瓦解了。

梅爾沉醉在溫柔鄉中。

假如這是一場戰爭，假如他們分別代表了自己的國家，那麼，眼前的勝利者是蘇聯。

梅爾像其他美國外交人員一樣，時刻受到訓示，必須提高警覺，切不可墮入敵人的陷阱中去。

然而除了眼前的誘惑之外，梅爾也感到無法控制自己的腦力——他有耳鳴與昏亂的感覺。於是他不再顧到後果問題。

× × ×

翌日，梅爾去找他的同事李斯。

李斯表面上，只是一名美駐莫斯科大使館官員，其實，他是一名美國高級情報人員。

梅爾感到昨天晚上一切都非常之美好。不管布娃的想法如何，總之他覺得自己這一方面才是眞眞正正的勝利者。

他自覺征服了布娃這個紅色尤物，現在他要爲耶可夫鋪路。

假如耶可夫能順利逃出蘇境，獲得美國庇護，梅爾將替他的國家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但是，李斯聽到了「耶可夫」這名字之後，竟然束起了眉梢。

「你沒有攪錯吧？梅爾。」李斯瞪住他這位年青的同事，以極愼重的口吻道：「耶可夫是個正統出身的KGB，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

梅爾信心十足地說：「蘇聯逐漸開放，自由思想開始入侵，最不可能發生的事，現在都變成有可能。你究竟肯不肯爲他搭通門路。」

「我並非不信任你，事實上這是值得懷疑的事。」李斯道：「耶可夫精通英語，經常到一些英美人仕混集的酒店去喝酒，所以我一度非常注意這個人。後果我查出他是一名高級KGB特務。」

「是的，這點他絕不否認，他知道許多KGB秘密，將來一切順利的話，對我們帮助很大。」梅爾又說：「如果你相信我，不妨設法與他連絡一下。」

李斯沉思片刻，終於道：「好吧！讓我設法查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梅爾如釋重負。他自然知道李斯在這裏所担任的角色，只要他答允，一定有更好的辦法，甚至比耶可夫想的更爲完善。

現在他腦海中，不期而然又想起了布娃的甜美樣相來。

梅爾答允過布娃，送她一件禮物，當然，這是在蘇聯購買不到的美國貨。

梅爾把他身邊的每一件物品都打量了一遍，發覺這全是舊東西，要送一件給布娃，必須新的才可以騙到佳人的歡心。

於是他稍稍踏出了大使館，跑到莫斯科一處偏僻的街道去。

那是許多人都熟悉的黑市市場。

蘇聯人心裏都明白，國營商店根本無法滿足他們在物質享受方面的要求，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官方逐漸將鐵幕拉開，西方國家的人民生活水準大大吸引住這個極權大國的人民。因此，那些配給制度無法滿足他們，黑市買賣亦應運而生。

近年來流行的公共關係，想不到也在蘇聯官民之間盛行着。

一個平民若要得到某種方便，大可以在黑市市場中購備一些歐美貨品，送到掌權的官員的手上，幾乎無往而不利。

在這些黑市市場中，可以買到西方名廠打火機，收音機，日用品，香烟，甚至牛仔褲，有些是西方遊客留下的，有些則是走私客偷運入境的。

在物質極度缺乏的蘇聯，以前也有這一類黑市市場存在，所不同的只是以前那些黑市市場只有克宮特權階級才有資格光顧。

現在呢，幾乎每一個蘇聯大城市都可以找到這類黑市。

蘇聯官方爲什麼要容忍他們存在？表面看來是這個國家擧行「修正主義」，其實，只不過是因爲東歐共黨國家屢屢暴亂，克宮頭頭們不得不稍爲放寬而已。

官方既然隻眼開隻眼閉，蘇聯人民也就更加明目張胆。

梅爾生活在這個城市，自然知道這種市集之所在。

梅爾希望購到一些可以令到布娃開心的東西，即使價錢貴一些也不成問題。

他終於看中了一對皮靴，是奧地利出品，豈料一問價錢，卻嚇得他差些兒連舌頭也縮不進咀巴中去。

這一類女裝長統皮靴，在香港訂做，也不過二百多至三四百元之間，主要看皮質與手工而定，蘇聯十分流行，本地貨不過百多二百港元一對。

但這對奧國皮靴，竟索價二百美元，港幣已是九百元有多。

儘管如此，梅爾還是忍痛購下。

其實在蘇聯各地，俄人以倍數的價錢購入外國貨，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只要他們口袋裏够這筆錢，他們絕不猶疑。

一條美國牛仔褲，可以七倍高價在黑市出售，而且買主都是青少年們。

爲什麼俄國青少年不購七條俄製牛仔褲，寧願以高價穿一條「來路牛仔褲」？

這絕非「心理作祟」那麼簡單，而是質地，欵式與色澤的優劣比較。

俗語說得好，最怕「貨比貨」，不比猶自可，一比之下，優劣立判。

因此，黑市市道一日好過一日，也正是基於這個緣故。

人類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是爲了什麼？俄人人生觀似乎也在逐漸改變中。

× × ×

梅爾帶着那對奧國皮靴，重臨舊地。

他想像到，等一會兒見到了布娃的情形。

布娃一定喜不自勝，擁抱他，吻他，然後穿這對新皮靴。

他知道一定適合布娃那雙腿，因爲他曾經細心欣賞過這罕見的俄國女郎每一處地方，自然包括了那雙脚在內。

布娃很美，俄國女郎普遍存在的臃腫身裁，令人更加覺得她十分罕見，凸出。

此外俄國人那機械化的面孔，難得發現一些笑容。

但布娃不但有講有笑，而且妙趣橫生。面對梅爾時更是風情萬種。

總之她的一擧一動都令梅爾陶醉，難忘。

門開了。

梅爾在這一刹那間，立刻就想後退，那無非由於他忘記了帶來一束玫瑰花，而是屋子裏似乎換過了主人。

那是誰？

他絕對不是布娃。

布娃獨居於此，何來一個男人？

那男人分明是個俄國人，年約四十。

「對不起，」梅爾對自己開始懷疑起來，「我找錯了地方。」

像他這種人很少這麼缺乏信心的，但他現在終於也要道歉了。

不過，那個俄國中年男子並不接納他的道歉，反而拉長了面孔道：「美國人，你沒有找錯地方，請你進來再說吧。」

梅爾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立刻想後退，但是，他背後不知何時來了一個年青俄人，身裁魁梧，手上還有一支手槍。

梅爾只好乖乖的入內。

「你叫梅爾。」那中年俄人急不及待地，瞪住梅爾，年青人則順手關門。

梅爾一邊答了，一邊打量着屋內各處，是布娃的香閨，一切位置就像昨晚一樣，沒有改變。

「是什麼人約你來的？梅爾先生。」那中年俄人問。

梅爾聳聳肩：「我想你也不必多問了，你一定曉得這裏的主人是誰。」

中年俄人自口袋摸出了一疊照片，遞了過來：「是不是這個女子？」

梅爾彷彿被人由頭重重地敲了一記，他差些兒昏倒過去。

「我們的攝影技術，無論光綫，色彩和冲印等等，暫時都追不上美國，但是，照片中人相信你一定認得出是誰吧？」中年人道。

梅爾默然。

他當然認得，那一男一女正是他和布娃。

他上了當了。

果然是一個陷阱——一個色情陷阱，梅爾儘管不斷提醒自己，結果還是明知故犯。

「你是外交人員。這點我們早已清楚。」中年俄人道，「但是，你的上司和你的國人，可不知會不會欣賞這些照片？」

梅爾生氣說：「你們太卑鄙了……」

「你可怪不了我們，要怪只怪你自己吧！」中年俄人又說：「你企圖引誘我們的情報人員，單是這條罪名，就足够我們抓你，送你一個間諜的罪狀。至於你與布娃的事，已列爲次要。」

「可恥！」梅爾不屑地說：「你們到底想怎樣？」

「這裏擺明有兩條路，任你去選擇，」那中年俄人道，「第一條，就是讓這批劇照落入你上司以及外國記者的手中，第二條就是：這批照片連同底片，一併交還

給你。」

「那麼毫無疑問，後者一定另外還有條件。」梅爾道。

俄人笑得勉强，也够奸險：「那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世界一切要講代價，我們維護你，你必須爲我們做事。」

「你要我幹什麼?」

「你是美國大使館裏面的人，要你做的事不但不多，還很易做呢。」

「別再吞吞吐吐了，我不習慣轉彎抹角。」

「你們大使館之內有一位一級秘書，他叫利域基，你一定認識吧?」

「是的，利域基是我們一級秘書。」

「一級秘書只不過是表面上的銜頭。」中年俄人道，「他的實際職務是什麼，相信你一定清楚。」

「你以爲他另有職務?」

「是的。」

梅爾搖搖頭：「我不大清楚。」

「別裝蒜了，朋友。」中年俄人冷然一笑，「他是一名高級CIA人員。」

「但據我所知，他絕非CIA。」梅爾道，「利域基與我一樣，由美國外交部派出，我們均隸屬國務院，而非情報局。」

「好吧，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我算你什麼都不知道。」中年俄人道，「現在我有一件事，首先要你替我們去做。」

「什麼事?」

「利域基手上有一份名單——蘇聯國內外離心份子的名單，我們要得到它。」

「這是交換條件?」

「是的，只要證明這份名單是眞的，底片就還給你。」

「利域基是大使館的機要秘書，他的辦公室等閒人不易進內。因此，我對這件事並無絕對把握。」

「日防夜防，家賊難防。你是大使館裏面的人，只要你肯爲我們工作，一定有辦法。」

「那麼?我們如何連絡?」

「你通常喜歡到那兒消遣?」

「通時會跟一些朋友到酒吧聊天。」

「那麼，你一定聽過羅西雅酒店。」

「是的，而且我也到過。」

中年俄人道：「那是全歐洲最大的旅遊酒店，自然也是最多外國人到的地方，我們約好每晚飯後時間在那兒會面吧。」

「但是，羅西雅酒店很大，即使酒吧也有數個之多。在那一部份?」

「北翼酒吧!」中年俄人道，「就是北翼部份的六樓。明白麼?」

梅爾點點頭。

中年俄人伸出手來，道：「我等你的消息。」

但梅爾沒有跟他握手，反而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阿力堅尼夫，就叫我阿力好了。」

「布娃呢?」

「你說那個充滿資產階級腐化思想的妞兒?」阿力冷冷地說：「她不會再居留在首都，將被送往西伯利亞去。」

梅爾內心一陣莫名的恐懼與難過，令到他不期而然地問：「爲什麼要送她去勞改?」

住在莫斯科的人都知道，被送往西伯利亞的人，都不會有好日子過，他們的命運肯定是吃盡苦頭。

因此被送往那兒的人，必須參加「勞動改造」。

梅爾的問話得不到回答，對方只說：「你去做你的事吧!朋友。」

梅爾本來還想問及耶可夫，但却担心因此而弄巧反拙。

阿力示意梅爾離去。梅爾想留下那對女裝皮靴，但回心一想，這對布娃只可能帶來更大的痲煩而已。

最後，他只好快快地，帶着一份惆悵的心情，黯然離去。

× × ×

梅爾回到大使館，將那雙皮靴送給一位女同事丹妮信——她是利域基的助手。

難得尺碼適合，眞可算得上是天衣無縫。

「爲什麼無端端送我這份厚禮?」丹妮信是個三十未到的美國女郎，但那對近視眼鏡却令人感到她老成持重。

梅爾年紀與丹妮信差不多，但平時很少與她交談。

「如果我沒有記錯，你的生日快要到了。」梅爾其實連對方的生日根本就不知道，但他覺得凡事必須有個藉口。

「不!我的生日還有一個月。到了下月才是。」丹妮信道。

梅爾苦笑道：「算了。早些總好過遲些。」

「那麼，我只有謝謝你了。」

「你近來忙嗎?」

「比較忙了一些。」

梅爾乘機問：「忙一些什麼?」

「蘇聯國內有許多離心份子，我們準備支持他們。利域基奉命主持其事。」

「離心份子有多少人。」

「這是一個秘密。你也知道，我們的卡達總統，十分重視人權。」

「是的。」梅爾朝辦公室內內外外打量了一遍，又問：「利域基呢?」

「出去了。」

「你也差不多下班了。」梅爾看看腕表，然後離開丹妮信的辦公室。

「好同事。請等一等!」梅爾剛出走廊上，就聽到有人叫他。

梅爾回頭一看，是李斯。

李斯走過來，搭住梅爾的肩膊，一邊走一邊說道：「你跟我提過耶可夫這個人，我們已對他作過進一步的研究。」

「結果怎樣?」梅爾曉得李斯領導的情報小組，神通廣大。

「他絕非你所想像中的投降主義者，他是個正統出身的共產黨員。」李斯又說：「他先後被調派到中東和東歐各地服務，受得起考驗，極得他的上司信任。如果你聽我勸，最好停止跟他來往，以免墮入人家的圈套，假如你有困難，隨時來找我吧!對付這種人，我自信比你有經驗。」

「嗯!也許是的。」梅爾心裏非常不舒服，口裏還是說：「謝謝你，李斯。」

李斯以忠告的口吻道：「在莫斯科，每個美國人必須小心，因爲KGB特務假定每一個美國人都可能是負有任務的間諜或者特務。稍不小心，就會墮入各種各式

的陷阱。」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李斯。」梅爾這時候的內心，根本就充滿了矛盾。

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也只陷自己於痛苦的回憶之中。

他默默地想，根本想不到什麼結論。

李斯口口聲聲願意帮助他，但是，他又如何能和盤托出?

左思右想，他終於決定要冒一次險。

他想過了，偷一份名單，可以掩飾自己的愚蠢，收回那赤裸的照片，總是值得一試的。

他已做好了準備，最少剛才他已從丹妮信那兒知道了一些資料。

利域基不在他的辦公室裏，只要丹妮信一走，那兒就變成了眞空。

利域基的辦公室分作兩個部份，前面是丹妮信的後面是利域基的。

梅爾很有耐性地等。

他終於等到了丹妮信離開了她的辦公室。

梅爾沿住走廊過去。

整個走廊通道之上，見不到有第二個人。

梅爾在丹妮信辦公室門前稍停，望望前後無人，立即將門弄開。

裏面靜悄悄的。

丹妮信走了，再深入一些的利域基辦公室也同樣沒有人。

梅爾知道重要的文件盡在利域基的辦公室之內，丹妮信只不過是他助手而已。

出乎他意料之外，利域基辦公室的門未上鎖，也許是第一度門關上之後，丹妮信以爲一切都安全了。

梅爾再試將辦公桌一個抽屜拉開，又是另一個意外。

那抽屜不但應手而開，同時還有一份註上「機密文件」標記的文件。

梅爾急忙揭開，瞥了一眼。

他的心房差些兒就要爆炸，原來一切順利得令他難以置信，眼前那叠文件，正是他要找的「離心份子名單」。

梅爾沒有將文件取出，反而朝四壁張望。

他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由進來直到現在，他幾乎毫無困難，一切如此得心應手，究竟表示什麼?

丹妮信可能大意，但利域基絕不可能如此大意，辦公室的門未鎖，連抽屜也忘記鎖上，甚至把如此重要的文件也放在抽屜之內。

像利域基這種人，有可能做出這種疏忽的事情來麼?

梅爾只要稍有頭腦，只要想深一層，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梅爾頹然在辦公桌後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痛苦地捧着自己的頭，喃喃地說道：「好了，你們宰了我吧!不要再躱着，我服輸了。」

果然，辦公室的燈光突然亮了起來。

李斯，利域基和他的助手丹妮信，還有大使館內的保安人員，紛紛出現。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局」，而當梅爾墮入這個「局」時候，他已心感不妙。

梅爾又一次失敗了。

他覺得這一次的失敗比上一次更難堪!上一次失敗在外人手中，這一次却是自己人。

事情已經擺得非常明白，眼前這些人都知道了一切來龍去脈。

梅爾終於想起了不久之前李斯那絃外之音。李斯當時說：有困難就找他。

李斯的意思分明叫他小心，別墮入人家圈套裏去。

但是，可惜梅爾太過胡塗，終於又一次犯上了「叛國之罪」。

梅爾痛苦地伏在桌上。

利域基走過來說：「蘇聯人佈下繩圈，讓你走上絞刑台，想不到你竟然一無所覺。」

李斯把一叠照片投在桌上，道：「這些日子以來，你做過一些什麼，接觸過一些什麼人，我們都清楚，耶可夫和布娃都同樣是KGB人員，你身爲我們大使館外交人員竟如此胡塗。」

梅爾抬起頭來，面對現實，眼前所見，桌上的照片都是偷拍的，包括他會見耶可夫，以及布娃接受他上司訓令時情形。

利域基道：「他們要一些什麼，我早已知道。你不該被利用。」

梅爾默然。

現在他內心感到慚愧!假如地上有個洞，他會立即鑽進去。

李斯道：「我們都是自己人，有事應該商量一下，我已經暗示過了，你爲什麼不坦白對我說出一切?」

梅爾抱歉地說：「我該死!但我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求你們原諒!」

利域基打個手勢，各人退出了他的辦公室外面去了。

現在只留下三個人——利域基，李斯以及梅爾等三人。

利域基問道：「他們可是使用了美人計?」

梅爾點點頭，道：「還拍了我的做愛裸照，從中要脅我!」

利域基道：「好吧!這齣戲只演了上半集，下半集還是由你担任男主角。不過，這一次導演却改由我們担當。」

梅爾不明地瞪住眼前二人。

李斯解釋道：「明晚，你依約到約定的地點，送給他們一份離心份子的名單。但你要堅持，一次過交易妥當，也就是說，要他們交出底片，明白我意思麼?」

梅爾點點頭。

他儘管明白是「將計就計」，但却不明白李斯他們怎會知得這麼多?

梅爾左摸右按，要從他自己的身上找出一些可疑的物體。

李斯笑道：「你不要找了，你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仕。」

李斯分明承認已悄悄把竊聽儀器放到梅爾身上，但却不告訴他秘密之所在。

梅爾在無可奈何之下，又一次扮演小丑的角色；不過這一次，他絕不敢大意。因爲他知道，他的同事們，有意給他一次機會，讓他「將功贖罪」!

× × ×

號稱歐洲最大的羅西雅酒店，位於莫斯科市區，擁有客房三千二百間之多。它與大都會酒店同樣具有名氣，最顯

著的分別就是新與舊。

大都會酒店不但舊，而且有歷史價值，據說列寧曾在此辦公。

同時莫斯科的外交人員都心中有數，「大都會」也是國際間諜中心；幾乎每一個出入此間的人都有可能是個問題人物。

也可以說一句：正正當當的人，都不敢涉足於此！除非是根本不知內情。

至於羅西雅酒店，則勝在夠新、夠大，目的是爭取國際聲譽，做外國遊客生意。蘇聯人甚至對外揚言「此乃世界最大的旅遊酒店」。

酒店分許多個部份。在六樓北翼，有一間附設有餐室的酒吧。

通常這兒聚集不少歐美人仕，他們在此喝酒、聊天。

這一晚，人客似乎份外多，梅爾來到這兒的時候，要找個座位坐下也困難。

當他在一個卡位通過時，突然有人招呼他：「梅爾先生，請坐下來。」

梅爾回頭一望，是個陌生人。

在此之前，他顯然未見過這個人。但對方非常友善，指指身畔一個座位，示意梅爾坐下來。

梅爾終於坐了下來，開口問道：「你是——」

豈料他話未說完，對方已經說話了：「我是阿力派來的。」

「阿力在那裏？」梅爾望望坐在對面的另外一個俄人。

那人反問道：「東西帶來了沒有？」

梅爾道：「我必須見到阿力才可以交代。」

「那麼，你等一等，他快要來了。」

兩個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梅爾如坐針毡，只叫了一杯淡酒。

這座上三人有過一段時間沉默！

梅爾向對方提過許多問題，可惜對方十問九不答，他也只好呆坐下去。

好一會兒，阿力的影子才在那邊出現。他由二名大漢陪同，進了餐室。

阿力顯然知道他們之所在，直走過來，那二名同行大漢却坐到鄰桌去了。

鄰桌原本也坐了另外二名大漢，但並未拒絕他們同座。

梅爾看得出，這些全是阿力的人——蘇聯「KGB」特務。

阿力幾乎還未坐下來就問：「東西找到了沒有？朋友。」

梅爾知道他指的是「離心份子的名單」。於是答道：「已經找到了目的物，但我先要看看我的底片是否齊全。」

「好極！」阿力自口袋中把一卷菲林底片取了出來。「這是整卷菲林，自然是十分齊全。」然後，他又取出另外一疊照片，道：「這是已經冲印好全部照片。」

「你很爽快，阿力先生。」梅爾道，「如果每個蘇聯人都像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勢必解除。」

梅爾說完，伸手過去欲想接過菲林和照片，但立刻被拒。

阿力道：「這是一項公平交易，我要的東西呢？」

梅爾於是交出那份預備好的名單。

那是一份影印本。

阿力接過，瞥了一眼，然後笑了笑！

梅爾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心裏也忐忑不安。

阿力道：「先讓我證實一下名單的眞假，菲林才可以還給你。」

梅爾欲想奪回名單，阿力已經離座而去。

客串扒手　原是高人

梅爾也想離座，但被同座的二名大漢制止，他惟有再坐下來。

他有種上當的感覺，但亦無可奈何！

那一邊，阿力匆匆離開那間餐室時，二名助手也尾隨而去。

突然有人迎面匆匆而來，無意中撞了他一下；對方隨即道歉！

那是一個跛子——手拄一支鐵枴杖的跛子。

阿力是「KGB」組織中一個頗有經驗的頭目，他十分機警地往口袋一探。

還好，那份名單仍在着。

於是他急步走出了餐室的範圍。

忽然之間，他又探手進了另外一個口袋——那是放有菲林和照片的口袋！

阿力彷彿被刺了一下，整個人差些兒跳了起來！因爲他發覺菲林和照片巳經失了踪！

毫無疑問，一定是剛才那跛子。於是他立即帶人轉向餐室去。

那跛子在一個座位上，獨個兒坐着。

阿力在他身邊坐下來，這時才看清楚跛子原來是個中國人。

但阿力絕難想像得到此人的來頭，更加發夢也想不到他正是名聞國際的鐵枴俠盜呂偉艮。

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同是黃種亞洲人，所以，阿力在未弄清楚對方底細之前，只低聲警告道：「不要在老虎頭上釘虱！」

呂偉艮苦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菲林、照片！」阿力道：「剛才只有你碰過我一下！」

呂偉艮道：「我巳經道歉了！」

阿力立刻拔出手槍，在呂偉艮的腰間指住他：「你眞有種！可惜忘記了這兒是蘇聯。」

他們併肩兒坐，所以阿力拔槍的情形，未引起別人的注意。因爲餐室內的光綫不太光亮，而且這是一個卡座。

阿力的二名助手則坐在對面，虎視眈眈地，盯住呂偉艮。

阿力左手握槍抵住呂偉艮的腰部，右手去搜他的口袋各處。

但是，除了證件，鈔票之外，根本就沒有菲林和照片。

阿力呆了半晌！

儘管阿力莫名其妙，他派在餐室中的其他手下却看得清楚。

當阿力折返餐室時，他的手下巳心感不妙！

這班「KGB」都是受過訓練的人，十分敏感機靈！

他們奉派至此目的亦不外乎監視有關人等。剛才他們就留意到以下一個現象。

當呂偉艮這跛子在一個卡位坐下後不久，同座另一女子即離座而去。

在昏暗光綫下，他們見不到這一男一女的動作，但巳心感奇怪！

直至到他們再看見阿力折返餐室，同時步向呂偉艮那邊時，其中有二名「KGB」特務立刻恍然大悟！

於是他們一言不發，只交換了一個眼色，便匆匆而去！

毫無疑問，他們要追踪剛剛離開那兒的一個女子。

果然，那女子正在急步而行！

那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女性！

東方女性是以溫柔、斯文而知名的，怎可能這樣走路？

一名「KGB」特務情急之下，担心她衝進升降機之內，立即大喝一聲：「站住！不要走。」

那女子回頭一望，不但未有站下來，反而由急急而行變作奔跑。

二名「KGB」特務知道他們的想法沒有錯，對象也找對了，立即追上去。

那女郎情急之下，竟將手上一個小包裏往前一扔！

一個站得最接近升降機門口的男子，很有默契地，將小包裏接在手中，竄進了升降機裏面去。

二名「KGB」特務迅速領悟到那小包裏的內容。

那一定是那跛子自阿力身上扒去的菲林和照片；然後由跛子交到女郎手中——這正是女郎所以要匆匆離開餐室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在眼看那男子巳經衝入一部剛剛開到的升降機之內，而那女郎則由梯階而下。於是二名「KGB」特務，立即分頭行動——一個衝向升降機那邊，一個直奔梯階！

但是，升降機的自動門剛剛關上了，那特務急得直頓足。

追向梯階的另一名特務，終於在下一層樓的梯口處截停了那女郎。

豈料那女郎忽然揚聲大叫起來！迅速引起一班西方遊客和酒店管理人員注意。

「發生了什麼事？」一名酒店職員問道。

那名「KGB」特務還未開口，女郎巳經用驚惶的語調投訴：「這人意圖不軌，請立即召來警察！」

那特務呆在一旁，因爲他事前絕難預料得到被那女郎反噬！

一班西方遊客自然十分同情這女郎，令到那名「KGB」特務不得不向酒店職員出示他的身份證明文件。

「這可能是一場誤會！」酒店職員道：「這是公共場所，請大家不要聚集在一起。」

那特務盯住那女郎，道：「請你跟我走。」

那女郎在猶疑！

酒店職員弄清楚那名「KGB」特務的身份之後，企圖從旁協助，勸開一班西方遊客；無奈這班遊客却同情那女郎，担心她被俄人欺侮，不肯離去。

正在擾攘中，樓上有人大叫火警。

這兒五樓的樓上亦即六樓。

六樓一角是餐室和酒店，裏面的人客立即引起一陣騷動！

通道上接近升降機這邊，濃烟密佈，情況十分混亂。

最接近六樓的五、七兩層樓，立即引起連鎖反應，亂作一團！

那女郎就乘住混亂中逃走。

但那「KGB」特務十分機警，迅速自後追趕而來。

他們沿住梯級追逐。

但火頭來自升降機，人們正紛紛沿梯階而下，所以越下層的梯級，也擠得越多人。這時候反而沒有人知道那女郎正被「KGB」特務追逐。只以爲各人爲了這兒發生火警之後，而急於逃生而巳！

火警迅速蔓延！

酒店內外，一片混亂！

人們的注意力紛紛集中到火警的現場情形，却未注意到一輛汽車正匆匆開走。

汽車是掛有外交牌照的，這是莫斯科市區唯一可以避過搜查的外國汽車。

汽車由一名美國人駕駛。

此人正是美國大使館裏面的情報首長李斯。

除了李斯之外，還有其他五個男女。一個是戴眼鏡的美國人梅爾，一個是美國女郎丹妮信。此外二男一女俱是中國人。

三名中國人就是「東方三俠」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

三俠此行是另有任務，但想不到却被邀先來客串扒手。

剛才在六樓餐室之內與呂偉艮接觸過的女郎，自然正是林愛莉。

林愛莉自她丈夫手中接過了菲林和照片之後，立刻投入一個紙袋之內，若無其事地離開了餐室。

但想不到「KGB」特務反應如此敏感，匆匆追出！

林愛莉心感不妙，隨即在「KGB」特務的吆喝聲中，把藏有菲林和照片的小包裏往前一扔，扔給正在升降機門口接應的阿生。

阿生接過小包裏之後，立即衝進升降機之內往下逃！

阿生進入升降機之後，立刻用打火機引火焚燬紙袋中的菲林和照片。

紙袋着火後阿生把它抛出天花板外，以爲藉此「毀屍滅跡」，因爲當時升降機之內雖然只得阿生一個。但阿生却明白那只是暫時性的現象，只要升降機的自動門打開，就可能再有另外一些人入來。所以阿生必須及時將着了火的紙袋抛棄。

豈料升降機頂上的天花板之外油漬斑斑，加上電纜密佈，火警於是由此發生。

李斯與丹妮信扮成遊客，在六樓餐室之內接應梅爾，睹狀立即趁住混亂中，逃了出來。

李斯現在只希望快些把車子開返大使館去。他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更了解到他現在要面對的是什麼對手。

「KGB」絕對是一個强有力的對手，何況這兒還是他們的地方呢！

於是李斯一邊加速前進，一邊從汽車的望後鏡中注意後面是否有人跟踪而來。

莫斯科街道之上，甚少汽車行走，不似紐約、東京等大城市，甚至連香港也追不上。但是這時候，街上却出現了許多响起了警號的車子，包括十字車、消防車和

警車。

這些車子顯然是趕往火警現場──羅西雅酒店去的。

人們的注意力顯然也集中在那些响起警號的車子的身上。

李斯自望後鏡中見不到有可疑車子追踪而來，悄悄舒了一口氣！

李斯一邊將車子的速度減慢，回頭問呂偉艮他們：「三位想在那兒落車？」

呂偉艮笑道：「美國人果眞現實得很，利用完我們就想撇開我們麼？」

李斯立刻道歉：「不！呂先生，你誤會了！這個時候我只担心你們爲了清白而要遠離美國人呢！」

丹妮信也說道：「是的，假如三位不嫌棄，我們正求之不得你們到大使館來作客。」

阿生笑道：「我師父只是跟你們開開玩笑，事實上我們此行的任務，正與貴大使館有關。」

阿生此語一出，絕不似開玩笑，登時令李斯等美國人獃在一旁！

李斯一邊開車，一邊吶吶地問：「你們究竟有何貴幹？」

阿生道：「我想，還是留待見到你上司再說。」

李斯道：「本來這一次多得三位仗義助了我們一臂之力，再加上你剛才一番說話，把你三位帶進大使館之內，正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有件可以預想得到的事，不妨提醒三位，就是現在大使館門外，一定已有人在恭候我們！」

梅爾也說：「是的，我由餐室溜脫，KGB特務勢必心有不甘。他們一定想到我們遲早要返回大使館去。」

三俠給提醒了。

這是擁有外交特權的車子，雖然兇惡如「KGB」特務，也無權截停它搜查；但等會兒車子開返大使館去，候在門外的「KGB」特務一定可以見到三俠的眞容，這對他們今後的行動，可能會產生種種不便。

因此，呂偉艮終於要求李斯在一處橫街街口，將他們先放下來。

那處街口距離三俠寄居的酒店並不太遠，步行數分鐘就到。

李斯把三俠放下之後，迅速把車子開走！

他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只要讓一名「KGB」特務瞥見，三俠等人就可能引起麻煩。

在莫斯科街頭，幾乎任何一個蘇聯人都有可能是「KGB」特務。

「KGB」是蘇共國家安全局的自稱，「KGB」特務實際上就是秘密警察，與德國納粹時代「蓋世太保」並無分別。

「KGR」特務不但要對付外國人，也要監視蘇聯國內的人民以防有人造反。

因此，在莫斯科這個紅色首都，到處都有可能有「KGB」特務出現。

李斯有如驚弓之鳥，一句話也不多說，就匆匆將車子開走！

梅爾到了這時候才忍不住問李斯：「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中國人。」李斯一邊開車，一邊笑了笑，道：「三個中國俠士。」

「我們專程請他們到莫斯科來？」梅爾又問。

李斯道：「不！他們持美國護照，以美籍華人身份來此旅遊，剛到大使館來簽證，我發覺那個年青人原來是一名國際特警，很容易就發覺其他二人的身份。」

李斯是一名情報人員，對三俠的來龍去脈自然十分熟悉。

這一次他的確只是因利乘便，請求三俠出面，替他們解決這個僵局。

只有不是美國大使館裏面的人，蘇聯人才沒有藉口。

當呂偉艮等三俠知道了此事內幕之後，也覺得「KGB」手段未免太過卑鄙，所以才會毅然答允客串剛才那一幕。

結果雖然惹起一塲火警，但最少「KGB」用以要脅梅爾的菲林和照片已告消毀。他們再無證據足以令到梅爾難堪。

至於三俠爲什麼會用美國護照？他們又有何任務到莫斯科來？

李斯他們已無暇理會這一切，只希望呂偉艮等三俠安然無恙！

車子開至美國大使館門外，出乎人意料外，門外並未見有任何可疑人物出現。

李斯等人悄悄鬆了一口氣！

豈料各人回到了大使館之後，還未坐下，就有電話要找梅爾。

李斯等人已從接綫生的手勢示意中，曉得對方可能是個俄人。

於是他們在電話分機中竊聽。

「梅爾先生麼？」對方是個說着生硬英語的俄國男子。

梅爾一直瞪住李斯的手勢示意，一邊若無其事地，與對方講電話。

梅爾與李斯相距咫尺，雙方十分接近，他也向李斯打着眼色。

梅爾認得出，對方是耶可夫──一名「KGB」特務。

耶可夫曾對梅爾表示過，準備投奔西方！

但是眼前這情形，任何與梅爾有關的事情，都要小心處理。所以李斯他們不能不竊聽這個可疑的電話。

耶可夫在電話中道：「我拜託你的事，進行成怎麼樣了？」

「還未成熟！」梅爾在得到李斯的示意之後，答道。

耶可夫哀求的語調說：「求求你快一些，我這邊生意不大好。」

「我明白了，但簽證須時，這些事快也快不來的。朋友。」

「我可以見見你麼？」

「不！我很忙！」

「你似乎沒有誠意帮我。」

「每個人都有困難，你何必焦急？有消息，我會通知你。」

「但我眞希望見你一次。」

「短期內似無可能，有事你可以在電話中說。」

對方啼笑皆非，吶吶地說不下去。

大概派駐莫斯科的外國使館，他們的電話都有可能被人竊聽，所以明白個中內幕的人，都必須小心說話。

電話掛斷了。

耶可夫不得要領，梅爾心裏，也不舒服。

他不知道對方是眞的想逃亡，還是假裝騙局引他上當。

假如耶可夫眞的想逃亡，而自己又如此反應冷淡，實在有損人道。

李斯彷彿已猜到梅爾的心事，走過來說：「以我的經驗，這是另一個假局，你由現在起一步也不能離開大使館範圍！」

梅爾道：「我艮心似乎受到責備！」

李斯道：「這是一塲戰爭──美蘇兩個大國之間的無形戰爭；戰爭在進行中，講人道只有害死自己。」

丹妮信也說：「是的，梅爾，聽李斯說吧！目前這環境，你正是自身難保！」

梅爾道：「不管這次是否做錯了。總之，耶可夫是個KGB特務，這點是事實。只要我們得到他，一定可以獲得不少有關KGB的秘密。」

李斯道：「這些事，還是留給其他人去理吧！目前你最好休息一下，回頭你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

李斯的意思梅爾當然明白，他須要向大使館寫一份詳細報告，交代這件事的起因和經過。

梅爾終於聽了李斯勸告，休息去了。

儘管一切危機似乎已經成爲過去，李斯仍然手持望遠鏡，跑到窗前去。

他俯視大使館外面街上的情形。

像李斯這種人，自然對一切事情都表現得十分的敏感。

他覺得有許多事情令他難明究竟。

首先是大使館門外何故未見「KGB」人員留難他們？

李斯以爲梅爾由羅西雅酒店溜掉之後，「KGB」人員最簡單快捷的方法，就是迅速以電話通知就近的同黨，開車到大使館門外等候。因爲他們一定猜得到梅爾遲早也要返回這兒來。

但是，事實上他們並未受到留難。

大使館門外，也見不到有車子出現，更見不到有KGB人員出現。

反之，却有耶可夫的電話。而且不遲不早，偏偏在他們進來之後搭入來。

由這兩件事，李斯作了一個假設：KGB人員可能在一些建築物之內，離遠監視住大使館內內外外。

因此，當他們返抵大使館之後，梅爾立即接到耶可夫的電話。

然則，耶可夫顯然仍然受到「KGB」組織的操縱。

剛才那個電話的目的，亦不外乎引誘梅爾再一次上當而已。

那麼可以肯定的說一句：梅爾下一次決不可能會如此幸運。

李斯手持望遠鏡，倚窗四望。

突然之間，他感到有些不適，頭腦有些昏亂，眼也有點花。

這種現象已非第一次。

但這一次份外明顯，刹那間彷彿一切都失常──耳鳴，心跳，頭昏眼花。

究竟爲什麼會這樣。

過去李斯一向很健康，尤其是像他這種人，神志必然比常人健全，然後才可以担當目前這角色。

李斯四十歲未到，他沒有理由表現得如此衰老的。

但事實上這數日以來，他常常失眠，有些心焦，煩躁，情緒不安。

他在大使館內看過醫生，但醫生認爲可能是工作過勞的現象，叫他多休息。

事實上他是沒有病，假如這是紐約或東京，也許醫生會稱這種「病態」爲「都市病」。然而莫斯科絕非一個繁忙都市。

李斯只好相信醫生。

想不到現在稍爲用神，腦筋又彷彿出了毛病似的。

李斯不由自主地，閉上了雙目養神。

丹妮信睹狀，立刻走過去。

「李斯，你怎麼樣了？」丹妮信攙扶住李斯，讓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

「發生了什麼事？李斯。」丹妮信一邊倒了一杯開水，一邊捧過來問。

「丹妮信，把窗簾拉上！」李斯掩住雙眼，說道。

丹妮信以爲李斯畏光，終於把窗簾拉攏。

「你有病？」丹妮信問。

「可能是的。」李斯道，「但這情形已不是第一次。」

「你感覺那兒不適？」

「刹那之間，彷彿觸了電，頭昏，眼花，心驚，胆跳！」

「嗯──」丹妮信好像想起了一些什麼似的，頓了頓，又說：「頭還有些兒痛，耳有一種嗡嗡而鳴的感覺，是不？」

「是的，丹妮信，你怎麼知道？」

「眞奇怪，我以爲我們女人才會有這種病態的現象，想不到你也有。」

「你也試過？」

「是的，以前沒有試過，但這幾個月以來，常常如此。」

「這幾個月以來？」

「嗯，以前我也聽過母親說過，女人月事前後，往往有此現象出現，但我以前很少如此，這幾個月來就經常這樣，我覺得自己的身體越來越不濟事。」

李斯若有所思地問：「你有沒有看過醫生？」

「有。」

「他怎麼說？」

「史靈醫生認爲一切無碍。」

「嗯──」李斯沉吟道：「希望一切正如他所說吧！」

丹妮信鑑貌辨色，也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她說：「李斯，你是否覺得，事情有些不對勁？」

「是的，可惜沒有證據！」李斯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要見史靈醫生麼？」

「不必了！」李斯呷了一口開水：「現在又似乎沒有事了。」

呂偉艮等三俠徒步走回他們所租的酒店。

但是，他們只走到門外不遠處，立刻止步。

他們認得一些汽車的外型──黑色的，幾條十分粗鈍的蘇聯汽車。

在蘇聯，只有特權階級才可以享用這些汽車。眼前這一輛黑色房車，分明是「KGB」人員專用的。

呂偉艮等三俠不是第一次進入蘇境，對「KGB」的一切十分了解。

三俠及時止步，他們根本不知道酒店

裏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但是呂偉艮是一個經過改造的電子半機械人！那隻耳朶十分之敏感，在這種距離之內，只要他凝神細聽，總也可以聽到一些風聲。

於是呂偉艮示意林愛莉和阿生二人站到一角去，避過由酒店望出來的正常視綫範圍。但他們並不急急離去。

呂偉艮利用那隻敏感的電子耳，聆聽酒店近門邊傳來的一些談話聲音。

他們可以從那角度隱約見到，有幾個便衣人員正向酒店的管房部查問。

呂偉艮雖然聽到了，可惜對方全用俄語對答，他無法了解詳情。

不過，由於三俠以前到過蘇聯，對俄語多多少少也可以理解一些。

從雙方對答約略可以聽到，他們要追尋幾個「美籍華人」遊客的下落。

毫無疑問，對方要找呂偉艮等三俠。

究竟他們爲什麼要找三俠？

由這幾個「KGB」人員的身份推想一下就不難想到事情與羅西雅酒店有關。

呂偉艮把情形告知林愛莉和阿生。

阿生想了想，說道：「我們不如到美國大使館去避避風頭。」

「但是，到頭來我們還是要離開蘇聯的。」呂偉艮道：「不如找個機會入去看看。」

「師父，別輕舉妄動，我怕我們一些宗機會也沒有。」阿生道：「他們在餐室內外見過你二人，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阿生言之有理！」林愛莉也有同感，「這個國家，KGB就是法律！」

呂偉艮正在猶疑，阿生已及時揮手，截停了一輛街車。

呂偉艮在林愛莉的催促下，匆匆上了車。

這也是罕見的街車，也只有遊客光顧，所以司機都會講英語。

「請開往美國大使館。」阿生用英語告訴了司機。

司機當然也是俄人。他用鼻子答應了一句。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阿生從鏡子的反映中看那司機的眼神，好像充滿了殺氣。

也許這只是心理影响，因爲俄人可能長期以來習慣成自然，在他們的面孔之上，很難找出半點兒笑容。

街車開得很快。

背後沒有其他車子跟來，一切危機似乎逐漸成爲過去。

三俠在車子裏什麼也不敢說。

他們都明白這個國家的制度，即使是眼前這個司機，也可能擁有雙重身份。

一種是司機，另一種是「KGB」特務。

因爲司機開着街車隨處跑，最有機會接近遊客們，所以「KGB」人員假扮司機，絕對是有可能的事。

那司機也沒有跟他們搭訕。

於是車內變得悶氣沉沉。

在世界其他地方旅遊，三俠往往十分健談，只要他們言語溝通，不管對方是司機或乞丐，他們也搭訕一番。

然而現在，他們却不知從何處談起。

汽車突然急劇轉彎，三俠連找扶手也來不及，紛紛擠作一團。

車子彷彿疾駛登上了一處斜坡，然後停了下來。

其實那並非「斜坡」，只是一條闊大的跳板而已。

跳板通上一輛貨櫃車的車廂之內。街車現在就停在卡車的肚子裏。

三俠還沒有坐直身子，就被二名大漢持手槍衝至車窗外面，以槍管相向。

三俠知道上當了。

但知道了又怎麼樣？

貨櫃車立即開動，可能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項陰謀如何進行。

貨卡很大，街車開了進去，仍可以打開車門，讓三俠落了車。

一名白髮俄人，明顯地得到這兒每一名槍手的敬重。

他朝住三俠走過來，背後有二名保鏢。單是這陣勢已經擺得明白，他是這班人的首領。

假如這班人是「KGB」，他就是一名特務頭子。

白髮俄人打量了三俠一遍，冷冷地問：「你們是什麼人？」

「遊客。」呂偉艮說。

「不久之前，三位到過什麼地方？」白髮俄人又問。

「隨處逛！」呂偉艮說。

「到過羅西雅酒店麼？」

「我們不知何處是羅西雅酒店。」

白髮俄人朝其中一人打了一個眼色，那人走向車頭那邊，執起了一個電話聽筒，不知講了一些什麼。

大概那是通往司機位的。

不久，貨櫃車停了下來。

白髮俄人帶三俠到一旁，推開一塊鐵皮，現出了一塊玻璃。透過這玻璃，可以見到街道上的情形。

「這就是羅西雅酒店了。」白髮俄人道：「你們不久之前，是否在這兒六樓一家餐室之內出現過？」

呂偉艮故意在窗前左張右望一遍，終於點點頭：「是的，後來發生火警，我們只好離去！」

外面仍然有人救火，但已經沒有剛才那麼一片混亂。

白髮俄人道：「好極了，你們終於承認來到這裏，證明你們三位正是我們要找的人。」

車卡一度活門打開，有另外數名俄人出現。

呂偉艮一見了其中一人，心裏也登時感到暗吃一驚。

那爲首一人，正是他在餐室見過的阿力。

阿力曾在他面前出醜——被呂偉艮抓去了菲林和照片。

事後阿力也曾以手槍相向，無奈在呂偉艮身上什麼也找不到。

但是現在，阿力連同他的手下們，也一併帶了上來。

這些人最少有一兩個是林愛莉見過的。至於見到呂林二人的，就更多了。

阿力要他們證實林愛莉從呂偉艮手中接過贓物——那些菲林與照片。

結果他們都認得出呂林二人，其中一

個曾追踪林愛莉。

後來林愛莉乘住混亂中逃脫。

「好了！」阿力說，「你們坦白說吧，究竟你們爲誰工作？」

「爲錢！」呂偉艮苦笑道：「美國人付得起錢，我們也須要生活。」

「十分動聽。」阿力說，「那麼，你們已承認，乘住混亂中把梅爾帶走了。」

「我不知誰叫梅爾。」呂偉艮道：「我只以爲你們持裸照勒索，不够大方。」

「那麼，是誰聘請三位？」

「梅爾太太。」

「你不是說，未見過梅爾麼？」

呂偉艮道：「但他妻子讓我們見過了他的照片。」

「梅爾有妻子嗎？」阿力回頭問一名KGB特務。

那特務搖搖頭：「我也不大清楚。」

「梅爾太太要他丈夫的裸照幹嗎？」阿力問。

「我想，可能是要來離婚的。」呂偉艮答。

「離婚？」

「是的，作爲控他通姦的證據。」

「那麼，現在那些照片呢？」

「嗯——」呂偉艮故意望望林愛莉和阿生二人。

他的目的是阿生燒毀菲林的事，可能至今未被發覺。何不順水推舟地，保留一些「秘密」，希望藉此作爲討價還價的「本錢」。

阿生乘機道：「我們差些兒忘記了這兒是莫斯科。」

「這又有何分別？」阿力道。

阿生說：「莫斯科根本沒有我們這種行業存在。」

「然則，你們是幹什麼的？」

「私家偵探。」

「嗯！」阿力半信半疑地怔了一怔，「在何處執業？」

「三藩市。」

阿力問：「爲什麼梅爾太太要這些證據？」

「因爲她急於離婚。」阿生說，「在美國，一個女人離了婚，可以得到許多好處，做丈夫的，必須按月付贍養費。梅爾是外交人員，她得到的好處也更多。」

車卡中的俄人，互相交望着，他們對阿生和呂偉艮的說法，分明感到驚奇。

阿力道：「我們要三位回去問話。」

「回去？」呂偉艮問道：「要到何處去？」

「我們的辦事處。」

「你們是——警方人員？」

「差不多了。」

呂偉艮道：「那麼，可以讓我們跟美國大使館通一次電話麼？」

「可以的。」阿力道，「到了辦事處之後，你可以撥電話。」

三俠看不出對方有惡意。

他們明知對方是「KGB」，但早已決心裝蒜裝到底。

卡車又告開動。

三俠惟有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等待下去。

李斯用電話向一間酒店查詢三俠的行踪。他知道三俠就住在那兒。

但是，酒店的人說：那三個美籍華人一直未見回去。

李斯心感不妙。

他先通知利域基，再告知大使。

美國大使已知道呂偉艮等三俠的來頭，他們三人所持的美國護照，是由國務院直接簽發的。自然是非同等閒。

但是，他們這三個人走到莫斯科來幹嗎？

詳情他們雖未透露，但能獲國務院直接簽發護照，再加上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總也可以想像得到，事情一定殊不簡單。

現在三俠分明出了事。

於是美國大使立即舉行了一次高層的秘密會議。

三俠的任務與行動可能還未開始，假如他們出了亂子，十之八九是爲了梅爾的事，因此負責替梅爾解圍的李斯，更覺緊張。

李斯本來要看醫生的，但現在連身體上的痛楚也告消失。

高層會議開完之後，大使下令李斯和利域基二人盡一切辦法，務求把三俠搶救回來。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由大使向蘇聯外交部備案，請求尋人。

第二個步驟就是：明查暗訪，先要知道三俠的安危。

最後才是設法救三俠出險。

李斯開完會之後，匆匆去找梅爾。

他以爲梅爾正在寫報告呈交大使，所以一連拍了幾下門。

但門內沒有反應。

李斯感到不妙，拚盡渾身氣力，一脚把門踢開了。

踢門聲驚動了大使館其他人，紛紛趕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

李斯破門而入，立刻發覺梅爾倒臥在血泊之中。

他割脈自殺。

梅爾氣如游絲，嘔吐白泡。

李斯等人大吃一驚，急忙派人召來大使館內的史靈醫生和他的助手們。

刹那之間，大使館之內，上下人等，忙作一團。

×　×　×

在一間不知名的建築物之內，三俠被軟禁在一間密室中。

他們受到頗有禮貌的待遇。

那個叫阿力的「KGB」特務頭子，親口吩咐看守的人，要好好對待三俠。

因此，他們要喝的，吃的都可如願。

儘管如此，呂偉艮等三俠也感覺得到事情十分不妙。

首先他們可能察覺得出，這兒不是警局。那麼，毫無疑問，這是「KGB」特務的辦事處。

「KGB」特務的手段，別人也許不清楚，三俠不可能不知道。

三俠與「KGB」之間，可以稱得上是「死對頭」，他們先後在世界各地，展開過無數次的鬥智，鬥力。

憑過去的記憶，「KGB」絕不可能就此放過他們。

現在連問話也省回了，究竟他們想怎樣處置三俠？

三俠正在盤算之際，呂偉良却一邊朝住室內四壁張望。

林愛莉和阿生都心裏明白的，呂偉良能人所不能。憑他一個人的超人力量，要闖出這囚籠，可能易如反掌。

但是，呂偉良絕非那麼自私的人，他不會棄下二人獨自逃出去。

呂偉良四處張望，一方面是要知道他們的談話是否被人偷聽？

另一方面，呂偉良也在計算一下，憑他們三個人的力量，是否可以「自救」——闖出去？

外面很靜。

呂偉良三番四次讓「耳根」清靜下來，也只有那樣，他的電子耳才可以發揮高度的效能。

但是，呂偉良始終聽不到什麼。

他畢竟只是半個電子機械人，他身體之內仍有許多部份保留住我們常人的五官六臟，經過了整天疲於奔命之後，他終於倦極睡去。

這三個都是跑慣了江湖的人，對於一切險境，正是見怪不怪。

更何況過去比現在更驚更險的事，眞是不知凡幾，所以他們決不會像許多人一樣感到絕望而失眠。

正當呂偉良睡得矇矇矓矓之際，彷彿聽到有人談話。

他不知道談話的人是誰，他也不知道對方身在何處。

總之他那隻電子耳這時就聽到了以下的一段對答：

「什麼？他們是東方三俠？」

「是的，我們查過了，透過衞星通訊系統，我們KGB派往美國的人決不會出錯。他們確是東方三俠。」

「那麼，他們不是私家偵探？」

「絕不可能。」

「嗯，好傢伙！竟敢說謊！」

「還有東方三俠的資料，你須要知道一點點麼？」

「過去不知在那裏，我也約略聽過了，但從來瞧不起他們！」

「那年青的小子，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直屬巴黎總部，叫阿生，很得高層領導人的重視。」

「好小子，竟是我們的寃家，另外一男一女呢？」

「男的——那跛子綽號鐵枴俠盜，是個江湖人物，妻子林愛莉，曾在加拿大鬧到天翻地覆！」

「看來都大有來頭！」

「是的。我們派到海外去的人，不少都吃過了他們的苦頭！」

「同志，看情形，我們也得爲我們的人報仇了，可不是嗎？」

「是的，我也這樣想。」

這時候，又加入第三個人的聲音：「美國大使巳經採取行動了！」

「怎麼樣？」

「他們向外交部直接備案，要求代查三個美籍華人的下落。」

「他們得到了答覆麼？」

「當然沒有，外交部正派人與我們連絡，我們怎可以隱瞞事實？」

「爲什麼不可以？就是爲了國家安全一個理由已經够了。告訴你這三個人是我們KGB的大仇家！」

「你說什麼？」

「你看看這份資料再說。」

呂偉良最感驚奇的，就是三個俄人都說着流利的英語。

究竟他們是俄人，還是非俄人？呂偉良一時也弄不清楚。

呂偉良想再聽下去，但三個人越行越遠，終於無法再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儘管如此，已够呂偉良吃驚不小；因爲他們的身份既然巳被人查出了，危險就隨時會發生。

林愛莉和阿生二人聽了呂偉良這麼說，也感到隨時會被殺。

他們決定要冒一次險，不能等別人來救他們出去；雖然剛才那些人曾提及美國大使向蘇聯外交部備了案，但「KGB」亦未必肯賣賬。

呂偉良是半個電子機械人，他有能力闖出去，但他必須顧及其他二人的安全；他絕不可能只顧自己，而危及阿生和林愛莉的生命。

他們一直在等機會。

直至呂偉良憑他那隻敏銳無比的耳朶，聽出了外面的確沒有人看守時，他們就決定展開行動。

首先由呂偉良施展了驚人的臂力——他那條義臂是由電子電池發動的，具有超乎常人的力量，所以他輕易就將那度門弄毀。

這是一度只可以由外面反鎖的門，三俠的開鎖絕技也無濟於事，否則呂偉良也不會使用電子手臂的超人力量。

現在門是應手而開了，但是却無可避免地，發出了一些聲響！

這也難怪的，眼前整扇門就在呂偉良的手中，怎麼可連一些兒音響也沒有？

呂偉良正待將門板放下，帶着阿生和林愛莉由走廊那邊衝出，突然有人吆喝一聲。

原來剛才門板被毀時弄出的音響巳經驚動了其他人等。

一聲吆喝，三俠並未因此止步，立即又引來「砰」然一聲槍響，這是警告槍。

呂偉良回頭一望，二名握住手槍的大漢，正急步衝來。

呂偉良靈機一觸，本來正準備扔下的門板，順勢往前一擲，彷彿排山倒海似的，登時將那二名持槍大漢擊倒。

三俠步伐加緊，轉眼巳衝到走廊拐彎處。

二名槍手倒地，其中一人手槍亦巳被撞跌，另一人還未站直身子，伏地又是一槍，可惜仍然未能擊中呂偉良等人。

三俠迅速轉到另一條通道之上，但遠望過去，盡頭處却出現了一度鐵閘。雖然沒有人把守，相信要弄開它殊不容易。

走廊上出現了一間間的房間，每間都有門；但有些鎖上了，有些則沒有關上。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即閃進其中一間，阿生順手把門關上。

外面隨即傳來一陣陣急促的步聲，毫無疑問，追兵到了。

呂偉良不敢怠慢，走到窗前，發覺這兒只是二樓。

窗前有鐵枝阻攔，呂偉良又一次施展了他的驚人臂力將那些鐵枝彎曲了兩支。

門外有人敲門，三俠急忙由窗口爬出。幸好這兒只是二樓，以三俠的身手，只消打個筋斗，便可以輕易落到下面。

問題是：下面究竟是什麼地方？

三俠只看見一片草地，沒有人，其他的巳無暇顧及了。

外面吵鬧得很，守衛的人顯然巳發覺三俠躲了進來。

有人用英語發出了警告：「再不開門，我們就開槍！」

他們大概還沒有知道三俠巳將窗門的鐵枝弄彎了。

當數名俄人在吵鬧聲中將門撞倒之後，紛紛湧入來。

但是，房間之內却找不到三俠的踪跡。各人自然大感驚奇；直至發現窗門上出現了一個足以容納一個人攢出去的大洞，這才明白。

然而各人由窗口俯視下去，也見不到三俠的影子，領導人立即下令展開搜索。

× × ×

呂偉良等三俠由窗口躍下來，明知這兒仍是對方的勢力範圍，如果不及時逃出，遲早會再被人抓回來；而且這一次一定被看管得更爲嚴密。

呂偉良於是帶同妻子和阿生，匆匆沿住一條小徑逃走。

這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地方，三俠明知沿住小徑逃走，十分愚蠢，但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更加容易迷失方向。

他們不但對這兒一切十分陌生，甚至現在是否巳經離開了該座建築物的範圍，也不清楚。他們只知道這兒既然有條小徑，一定是有路可行的。可能正是通往外面之路。

但是，他們只走了一程，又聽到了陣陣人聲。

三俠急忙往小徑旁邊的矮叢躲了進去，果然不久就看見一彪人馬洶湧而來。

這班人毫無疑問，正在搜索他們的下落。

呂偉良十分冷靜，他對林愛莉和阿生說：「萬一你們逃不了，也不必担心，只要我逃出去，一定有辦法救你們！」

呂偉良爲什麼要這麼說？

他知道目前處境十分危險，只要稍不小心，就會再度被擒。

呂偉良同時又知道自己與別不同，他如今巳是一個半電子機械人，只要他找到出路，一定有辦法可以逃出去。

但林愛莉和阿生就未必逃得了。他們二人儘管也是身手不凡，到底也是常人一個而巳，萬一逃不了，就只有束手就擒。

呂偉良所以說出剛才一番說話，目的是要他們臨危不亂，必要時切不可冒被射殺的危險。只要呂偉良一人逃得脫，他就有辦法再來救他們出去。

呂偉良等待追踪他們的人匆匆由小徑衝過之後，就在矮林之中蛇行鼠步，朝另一方面竄過去，希望找到其他出路。

但是，他們很快就發覺這兒的環境並非他們想像中一樣。

原來這兒仍是「KGB」巢穴的範圍。那幅圍牆就足以說明了一切。

圍牆有丈多高，再加上牆頭上的鐵蒺藜，足有二丈。

至於圍牆以外，又是什麼地方？

三俠眼前只希望闖出去再說，其他事情他們暫時不管了。

呂偉良正擬低聲告訴他妻子和阿生，讓他先縱跳上去，看看圍牆外面是什麼地方再說。

但是，他突然凝神細聽，呆住了。

林愛莉和阿生知道他的電子耳一定又有所發現，二人不敢打擾他，只有四處張望，小心戒備。

呂偉良向二人打出了一個手勢，示意二人伏下來。

然後又低聲說：「也許我們有個好機會，你們小心預備好！」

不久，林愛莉和阿生也聽到了人聲。

人聲越來越接近他們。

三俠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很有默契地，朝不同角度散開。

轉眼之間，有二名大漢在戒備中搜索過來。

三俠有意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幾乎同一時間製造出一些音響。

二名大漢不由自主地被吸引過去。

假如他們朝同一個方向看，三俠的計劃極有可能就此失敗。

但是，他們竟朝相反的方向，往不同的角度張望，於是三俠分頭動手，二名大漢不知是計，在防不勝防的情況下，被擊昏，倒在草地之上。

呂偉良和阿生速將二名大漢的衣服脫了下來，林愛莉在旁協助，一邊穿上這些俄國男子的臃腫大衣，喬裝起來。

假扮二名「KGB」特務的，只是林愛莉和阿生，至於呂偉良，仍然是本來面目。他們不但穿上了二名大漢的外衣，還取去了他們的手槍。

正當三俠準備離開那兒之際，外面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一陣陣警車聲，消防車聲和救傷十字車的警號聲，接連地响起來，匆匆而過。

附近可能又發生了火警，但三俠也只能憑聽覺去忖測。

對三俠而言，這原是一件好事。可惜「KGB」人員決不會因此而分心，他們反而加緊搜索。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和阿生先混出去，希望藉住二人的僞裝，伺機闖出重圍。

呂偉良當聽到那陣陣車聲自圍牆背後傳入來之後，反而不敢妄動。

當初他以爲這是一處郊外地區，那麼，圍牆之外，便可能是荒山野嶺，這對他們儘管不便，但相信一定有地方可以避過對方的搜索。

但是現在，車聲紛紛自圍牆以外傳來，這表示外面並非郊野，而是市區。

莫斯科市區儘管車輛不多，必然有行人。如果呂偉良由這兒一躍而出，大有可能被人見到，他必須顧及這一切後果。

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獃在這裏等下去。

呂偉良正在猶疑之際，圍牆之上竟然出現了一團黑影。

呂偉艮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以爲自己眼花。俗語說得好：「機器也會出毛病」！正因爲他有許多部份的人體零件是「機器」，所以他對自己的判斷能力才會失去了信心。

但是，眨眼之間，又是另一團黑影凌空翻滾，越過了圍牆，落入後院之內。

那是一些人。

他們就像馬戲班的藝員表演「空中飛人」絕技一樣。

呂偉艮看得口呆目瞪。

與此同時，呂偉艮的電子耳又聽到了另外一種聲浪。

有人在那邊爭論，吵得很厲害！可惜他們說的是俄語，呂偉艮根本就聽不懂。

呂偉艮注意落入草地上的人，都紛紛找地方躲避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艮又進一步發覺他們原來都是穿上了一些掩護色衣服的。

這些掩護色就跟草木的顏色差不多，所以他們伏在草木之間，很易避過人們的注意。

他們究竟是誰？爲什麼要偷偷摸進這兒來？

呂偉艮忽然感到這事可能與他有關。

他定神看清楚那些人，的確有些像是美國人。

呂偉艮於是想到這些不速之客極有可能是爲了救自己出去，才會跑到這兒來。

他正待進一步證實，突然傳來連聲吆喝。

呂偉艮在吃驚中，正待轉過身來，但他很快就發覺那些吆喝聲並非爲了針對他，而是另有其人。

一個人影由一處矮林中高舉着雙手，慢慢地站了起來。

一名蘇聯「KGB」武裝人員，不知從何處發現了這批「空中飛人」的下落，竟然神出鬼沒地，出奇制勝。

呂偉艮早有準備，找地方好好的掩護了自己，以免被人發現。

呂偉艮雖然躲了起來，但是，那二名大漢却在草地上被凍醒。

這二名大漢的出現，令到「KGB」武裝人員大爲吃驚，他也因此而分了心。

槍咀指嚇下的美國人見有機可乘，立即反抗；呂偉艮趁勢衝出，揮杖踢腿，與美國人竟然十分的合拍。二名大漢與一名武裝人員迅速倒在地上。

美國人顯然認出了呂偉艮，雖然呂偉艮並不知道他是誰。

美國人急急對呂偉艮說：「你先走，一切有我們！」

那一邊，也引起了一陣騷動，據說是這兒的守衛與一些消防人員發生了衝突。

利那間好像發生了許多事情，而且都是令人難明的。

呂偉艮知道阿生和林愛莉二人可能已經混了出去，於是對美國人道：「我們三個人已分頭逃走，你們快些撤退！」

但是美國人反而說：「你不必爲我們担心，快走！我們外面有人接應你們！」

美國人紛紛由隱蔽處出現，剛才三個倒在草地上的蘇聯人均被制服。

美國人並沒有將這些蘇聯大漢殺死或擊昏，只將他們押解出去。

呂偉艮不知道他們幹什麼，也來不及去理，因爲一名美國人正在催促他離去。

呂偉艮本來可以一縱身就越過那二丈高的圍牆，但是，他突然之間又改變了主意。

他是半個電子機械人，義腿之上安裝了特殊的反彈儀器，只要他稍爲運勁，利用另一條沒有受傷的腿協助縱跳，隨時可以躍到二三丈；再加上他的身手和腰力，想越過那圍牆，乃是輕而易擧的事。

但是，當時這裏面的情況十分混亂，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兒發生了什麼事。

那班美國人也紛紛湧向大閘出口處，他們押住三個蘇聯人同行究竟意欲何爲？

阿生和林愛莉雖然經過了僞裝，現在是否安然逃了出去？

呂偉艮既關心美國人的撤退，又担心阿生他們的安全。於是，他也竄向小徑，直闖大閘口那邊。

隱形兇手　慢性謀殺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穿上蘇聯人的大衣，戴上了禦寒的毡帽，外型果然換上了另一副形象。

他們小心翼翼地，沿住小徑前進；身邊一再出現其他人，但他們不敢搭訕，甚至連招呼也不敢。爲的是他們不懂俄語。

阿生和林愛莉的目的，是要找一條出路，然後混出去。

由小徑轉入一條水泥三合土的大道，盡頭處就是一處大閘門。

閘門有守衛，那兒顯然就是出口處。

這兒人來人往，比較熱鬧。

阿生和林愛莉忽然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因爲在他們身邊擦過的人，竟然說的都是流俐的英語。究竟他們是什麼人？

阿生他們差些兒以爲跑錯了地方。但事實上這兒分明是「KGB」一個辦事處。那麼，那些與他們招呼的人，當然是俄人。

俄人說英語不足爲奇，奇在這兒是「KGB」辦事處。

阿生和林愛莉他們肯定沒有聽錯，因爲由他們身邊掠過的人不止一個，而那些人都紛紛「哈囉」連聲的招呼他們。

究竟此等俄人是何種身份？爲什麼在這兒還說着英語？

阿生和林愛莉沒有時間再去研究，他們併肩邁向閘口。

那兒有武裝守衛，閘口半掩；從大閘的鐵花之間可以窺見外面一切。

二人一邊並肩兒走，一邊低聲商議對策。

他們準備直行直走，不與守衛打話。如此一來便減少了露出破綻的危險。

但是，他們可以不開口，卻無法避免對方主動發出的盤問。

萬一被守衛的人截停問話，又如何應對？

阿生低聲道：「他們只有二名武裝守衛，必要時惟有硬闖！」

林愛莉自然明白阿生的意思。當時他們口袋裏分別擁有一支手槍——那是自二名大漢手中奪得的。

對於軍火，二人都熟悉，所以，他們儘管未用過此等俄式手槍，也懂得如何使用。

阿生的意思顯然是必要時將二名守衛射殺。

當然，那只是必要時才會這樣做，因爲槍聲只要一响起，就會引來其他武裝人員，屆時阿生他們能否逃脫也屬疑問。

二人轉眼已非常接近大閘。

二名武裝守衛正待招呼阿生他們——當然，他們還不知道阿生和林愛莉原是僞裝的。

豈料就在這時候，外面傳來一連串的車聲，包括了消防車、警車和十字車。

二名守衛的注意力被分散，阿生和林愛莉趁勢就想溜出去。

就當他們掠過守衛身邊之際，其中一名守衛却叫住阿生：「同志，你們要到那裏去？」

奇怪的是：他們都講英語。

阿生頭也不敢回，只答道：「我們有任務在身，很快就會回來！」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心裏都明白，只要大家彼此面對面，一定露出破綻；因爲林愛莉根本就是個女人，而阿生也不像歐洲人。

既然對方稱他們爲「同志」，照計一切總可以安然渡過。

但是，二名守衛中的另一人突然大喝了一聲：「喂！你們站住！」

這一聲吆喝，彷彿一枚炸彈在阿生他們的背後發生了爆炸。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同時也身不由主地站了下來。

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因爲再往前行，後面就可能傳出了槍聲，而吃虧的，一定是他們。

阿生對林愛莉低聲說道：「我們一齊轉身，一齊開槍，殺他們個措手不及！」

林愛莉也輕輕一點頭，表示完全明白阿生的意思。

眼看他們二人就要轉身，眼看一場槍戰將無可避免地發生。

豈料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輛消防車不知怎的，突然衝到了閘門之前。

二名武裝守衛的注意力，又一再被分散。

阿生和林愛莉仍然未敢離去，但他們却沒有行過來。

消防車上的人員用俄語問：「這兒是否發生了火警？」

守衛員用俄語回答：「誰說這兒發生火警？」

「我們接到電話，地址正是這裏！」一名消防隊隊長說。

「這裏根本沒有事。」

「可否讓我們入內看看？」

「不可以。」

「我們只是爲了安全計。」

「我說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們快些走。」

「你這人眞無禮，你可知道這是我們職權範圍以內的事麼？」

「你也可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

「我管你這兒是什麼地方，只要有人打電話說這兒發生火警，我們就一定要入去看看；何況你們在這裏，又怎會知道裏面是否有事？」

「嘿！你這人眞是豈有此理……」

「我說你簡直是混蛋……」

原來呂偉艮和美國人在矮林中聽到的吵嚷之聲，就是由此而來。

那消防隊隊長十分强硬，二名守衛也不相讓，一個硬要入內查看，一個不准他們越雷池半步。

於是勢成水火，雙方劍拔弩張，越吵越兇，引來了其他人。

這兒雖然實際上是「KGB」一個秘密巢穴，許多外國人被特務抓住之後，都會悄悄送到這兒來審問和囚禁。

但是，表面上這兒只是一處普通住宅。若非特殊人物，很難知道它的內容。

由於羅西雅酒店北翼所發生的火警，莫斯科消防局受到指責，認爲他們出動得太遲，以致造成這麼大的損失。

所以這一次，消防隊隊長担心裏面有事，外面這二個守衛却狐假虎威；尤其是他們根本沒有與屋內連絡，又怎知沒有火警發生？

消防人員透過鐵閘往內張望，只見樹木，屋宇都隱沒在樹木之後面，由此可見這是一幢龐大的建築物。

做守衛的最少也要回到崗亭之內，用內綫電話與裏面連絡一下，這才叫人心服，同時也算是盡了責任。

但當時二名守衛並未如此做，反而睜大了雙眼跟消防人員對話。這就正是引起對方反感的最大原因之一。

雙方的誤會與衝突，自然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唯一受益者，就是阿生他們。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趁勢匆匆離去。

二名守衛發覺情形不對，其中一人立即拔槍在手，展開追捕。

另一名守衛却一邊埋怨消防人員，一邊通知屋內的同伴。

由於對方拔出手槍，消防人員這才如夢初覺，原來對方竟是「KGB」特務。

在蘇聯，沒有人不畏懼「KGB」特務的，他們可以隨便栽一個罪名，就把你送到老遠的西伯利亞去。

甚至不少知識份子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當作「發神經病」的病人，呆呆地在裏面渡過他的一生。

這一類可怕的事情，在蘇聯境內，眞的是不勝枚擧。

於是，消防人員開始打退堂鼓了。

但是，這一回却輪到守衛的「KGB」武裝人員要留難他們。

其他由屋內趕來的「KGB」特務，也紛紛查問究竟。

當他們知道有人混了出去之後，也懷疑那是三俠他們。於是各人立即分頭展開追捕。

另一方面，「KGB」一名頭目率領數名特務，從守衛口中知道消防人員突如其來，硬要入內，以致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所以才被三俠他們逃出去。因此這名特務頭目非常生氣！

他們一度懷疑這班消防員乃冒牌貨，來得「如此合時」，極有可能是「另有目的」——在救人而已！

頭目一個眼色，一羣消防員連人帶車，就被他們扣留。

頭目把各消防人員帶入內，致電消防局核對這班人的身份。

由於「KGB」人員以爲三俠早已逃脫，駐守這裏的特務人員除了遷怒於消防人員之外，還派人分頭追捕。

在他們的心目中，最少以爲失去了三俠，但總算抓到了三俠的同黨。

雖然這班被認爲是「同黨」的人都是蘇聯人，但在蘇聯境內，年來已不斷發現分離份子，有人公然反抗蘇共，有人神秘對抗。

所以，「KGB」特務希望從這班消防員口中，知道他們受到誰人的收買，以及證實他們此行是有目的而來。

三俠既然與美國人有關，那麼，說不定他們也是受到美國人的收買。

屋子裏正在電話來，電話往之際，數名穿上掩護色衣服的美國人，押住三名蘇聯特務，由樹林中伺機走了出來。

那些美國人身手不凡，他們都是由牆外飛彈而入的。

至於用什麼方法「飛」入來，暫時還沒有人知道，但却肯定是爲了救呂偉艮而來。

他們外型看來像美國海軍陸戰隊，但却比陸戰隊穿得更簡單。

他們身上不但有手槍，還有手榴彈，以及烟霧彈等等。

呂偉艮緊躡其後，他並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他知道對方是爲了救自己而來，像他這種人，又怎會棄下這班人獨自離去。

但是，那班美國人在吩咐呂偉艮獨自由圍牆之上逃去之後，似乎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押住三個蘇聯人衝出去。

當時呂偉艮也不明白，他們既然可以輕易「飛」入來，爲什麼不可以「飛」出去？

同時他們又怎麼知道呂偉艮能躍過二丈高的圍牆，獨自逃出？

呂偉艮已來不及追究這一切，因爲美國人已帶了三個蘇聯人離開了樹林，走向閘口那邊。

呂偉艮決定尾隨其後，靜觀其變。

一行五人——三個蘇聯人在前，二名美國人在後，構成一個「V」型。沿住主要通道，一直步向閘口那邊。

美國人在後，暗中以手槍威脅住三名蘇聯人，同時警告他們，切勿輕舉妄動，否則，他們三人固然會最先被殺，還會連累這裏的其他蘇聯人。

三個蘇聯特務儘管狡猾，也無可奈何，惟有乖乖的聽命。

美國人這時都披上了大衣——這是很薄的深色大衣，是他們自一個小包裹裏抽出來，穿上身上的。一切似乎早已有了準備！

大衣把草青色的衣服掩飾住，所以閘口的蘇聯人不以爲意。

直至各人走近時，守衞突然驚覺起來，主要還是由於有人發覺其中二名蘇聯人穿得太少——因爲他們的大衣早被阿生和林愛莉穿上帶走。甚至頭上也沒有毡帽。

於是二名武裝守衞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即舉槍相向。

美國人似乎早已料到可能會有此一着，也迅速命令前面三個蘇聯人止步。

三個蘇聯人知道後面有二支手槍指住他們，自然不敢抗命。

美國人揚聲道：「現在我們是兩個搏你們三個，如果你們讓開，我們之間還可以和平共處，否則就只有兩敗俱傷。」

二名武裝守衞絕不退讓，三名被要脅住的蘇聯特務處於四支實彈手槍的中間——兩支由前面「自己人」控制，另兩支由後面美國人握住。

無論那一方面先行開槍，他們都必然是最先死去的人。

因此，三名特務之中，其中一人道：「你們不要開槍，有事慢慢說！」

但二名守衞却回答道：「我們被騙倒了一次，正受到責備，你們究竟怎會這麼樣，後面那兩個人又是些什麼人？」

一名特務回答道：「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

一名站在後面的美國人道：「不准再說下去！」

美國人所以要制止他，目的是怕對方知得太多，對他們不利。

另一名美國人却催促前面三名蘇聯特務：「叫他們讓開，我們要走了。」

美國人儘管更鎮定也不能在此久留，因爲屋子內的其他蘇聯特務如果知道了，一定會出來協助他們夾攻美國人。

呂偉艮躲在一棵大樹的後面，也看在眼中，想在心裏，非常明白時間對美國人十分不利。於是俯首拾起一些石塊，運足勁力扔過去。

在一般人來說，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因爲由呂偉艮躲着的地方，以至閘口，足有十丈過外，這麼遠的距離，就是要將一塊石塊扔過去，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

但是，呂偉艮的一條手臂是配上了最新電子儀器的，臂力極之驚人。

那一塊大如拳頭的石塊，把其中一名守衞的鼻子擊中。

那守衞根本見不到那二名美國人動手，自然毫無防備，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另一名守衞見勢色不對，開了一槍，但是他却傷了自己人，一名站在美國人面前的蘇聯「KGB」特務倒了下去。

美國人利用前面的蘇聯特務作爲擋箭牌，立即反擊。

一時槍聲卜卜，立刻引起屋內人的注意。

數名手持槍械的蘇聯「KGB」人員匆匆由屋內衝出。

呂偉艮見狀大吃一驚，因爲美國人當時正處於夾縫之中，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守住閘口的二個蘇聯人，被呂偉艮以石塊擲中的一個，已昏倒過去，被美國人槍傷的另一個，反而作垂死掙扎。

他伏在地上，利用閘口一帶的建築物掩護自己，不斷放槍，朝美國人射擊。

美國人雖然有蘇聯特務做擋箭牌，却無法向前推進。

雙方正陷於僵持狀態之際，屋內的蘇聯特務先後衝出。

呂偉艮急忙以石塊飛擲，擲得又勁又準，爲首二名蘇聯特務應聲倒地。

接踵而至的蘇聯人見狀，以爲門前又有埋伏，反而退了回去。

呂偉艮靈機一觸，躲在樹林中，再以石塊擲上二樓。

二樓一些窗戶被石塊擊中，玻璃粉碎之聲遠近可聞。

原來這是呂偉艮的心理戰術之一，因爲他目睹爲首二名蘇聯人「援兵」被石塊擊倒後，其他人反而胆怯退了回去。他們是受過訓練的「KGB」特務，何故如此胆小。

後來呂偉艮回心一想，才想起自己如今已是一名半機械人，電子手臂的勁力，令到這麼遠距離擲出的石塊，有如炮彈一樣厲害，電子眼的瞄準令它百發百中。

而當時正槍聲卜卜，屋內的人一定以爲埋伏在屋外的人有槍，其實所謂「屋外」，已距離主要建築物門前頗遠——那是一處樹林。而且所謂「伏兵」，也只有呂偉艮一人而已。

呂偉艮現在又以石塊擲上二樓，令到窗戶的玻璃「嘩啦嘩啦」地响作一團，目的不外乎也是令到對方產生一種錯覺。

只要能令蘇聯人疲於奔命，注意力分散，呂偉艮就有辦法令美國人安然逃出那兒。果然，由於二樓有聲响作出，屋內的蘇聯特務頭子以爲內外受敵，只好分派部份槍手，沿住梯間，蛇行鼠步地，閃縮前進。

呂偉艮再擲了幾塊石進屋內，然後回頭走。他並非走向閘口那邊，只是衝向圍牆後面，然後雙足一頓，連人帶杖，凌空飛躍而出。

呂偉艮並非置那二名美國人於不顧，只是想到了另外一個辦法——他要繞道到前門去，趁住外間蘇方援兵未到之前，讓二名美國人衝出重圍。

眼前的形勢已擺得明顯，蘇聯「KGB」特務大都分頭去追捕阿生和林愛莉，這巢穴之內只有少數特務。

目前呂偉艮用詭計困擾住屋內的特務們，令美國人不致前後受敵，但是，這是莫斯科，難保「KGB」頭目不以電話向外求救。

只要外間援兵一到，二名美國人便有如甕中之鼈。所以呂偉艮行動一定要快。

現在他終於憑住電子腿的帮助，越過了圍牆，落到外面的街道之旁。

他事前估計外面一定靜悄悄的，像大多數莫斯科的街道一樣，人稀車少，但事實不然。

外面停了一輛大卡車——那是一輛收集垃圾的大卡車！

車子四周還有人戒備。

呂偉艮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發覺那些人的目光正集中在他的身上。

呂偉艮拄杖拔腿就想走，但很快就被人叫住。

那些人並非惡意的吆喝，反而以低沉而急促的聲調叫道：「呂偉艮先生麼？快請到這邊來吧！我們等了你好久。」

他定神一看，那是一個僞裝成清道夫的美國人。

最少呂偉艮也聽得出他滿咀說的都是美國口音的英語。

那美國人看見呂偉艮在一旁，情急之下又催促道：「快些上車，我們是來救你的，別再歎在那兒，時間已經無多。」

但是，呂偉艮道：「請你們在這裏等我一等，我就來了。」

呂偉艮爲了爭取時間，話也不多說一句，已拄杖急竄，三縱兩跳，直奔街口那邊。

美國人不明他的意思，反而爲他焦急不已。

美國人尾隨而來，但呂偉艮沒有理會他。

呂偉艮在街口拐彎處瞥了一眼，發覺一名武裝守衞正負傷頑抗，他顯然不會因爲那些蘇聯人質而罷手。

這「KGB」巢穴是一座單邊建築物，位於一橫一直的兩條馬路之間的路口，它就在「L」型的左下角。

呂偉艮蛇行鼠步，急急竄前，停在門前的一輛消防車是被「KGB」人員扣押住的，車上的人都被帶了入內，因此此時車內空無一人。

呂偉艮借住車子的掩護，竄至那武裝守衞的背後，手起杖落，登時將那傢伙擊昏！

尾隨而來的二名僞裝成清道夫的美國人，見狀才恍然大悟。

他們仍在催促呂偉艮返回垃圾車去，但呂偉艮對他們說：「不必爲我担心，快些把垃圾車開過來載走你們的人。」

這時候，二名美國人在內已目睹一切，立即押住二名蘇聯特務出來。

被美國人扣作人質的蘇聯特務總共有三人，但其中一人已在槍戰中被自己人所殺。所以現在只得回兩個。

呂偉艮示意他們先上垃圾車，他本人反而登上了那輛消防車去。

美國人儘管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也只好照他的意見行事。

僞裝清道夫的美國人已由橫街那邊，將垃圾車開了過來。

屋內形勢又有變，這原是呂偉艮早已想得到的事。

蘇聯人在衝上二樓之後，只見破窗之前有些石塊，但見不到有人，於是恍然大悟，自知中計，這才大舉出擊。

可惜當他們由屋內衝出之後，二名美國人已押住人質，出了大閘之外。

美國人在閘門外用槍聲迫了他們一陣，蘇聯人只好退回。

圍牆以內的空地之上停了好一些車輛，呂偉艮就是爲了那些車輛，才會走上消防車之上。

果然，蘇聯特務紛紛登上汽車，沿住水泥三合土的通道，直衝向大閘這邊來。

有汽車掩護，自然事半功倍。

眼看蘇聯特務的車隊就要衝出了閘外，呂偉艮急忙將消防車退後，然後停在閘門中央。那兒本來就只可以容納一輛汽車出入，現在被塞住，蘇聯特務登時氣得半死。

呂偉艮阻敵之計已告成功，急忙下車，縱上剛剛開到的垃圾車之上，與美國人一齊逃去。

蘇聯特務眼看去路被阻，急急落車，

派人先行將消防車移去。

但是，登上消防車的人卻無所施其技，他並非不懂駕駛術，只是消防車的駕駛盤已被扭得彎曲起來。

毫無疑問，這又是呂偉良的電子手臂的傑作。他早料到對方有此一着，假如不是用此方法，對方的車隊就遲早也會追上了他們。

現在他們可以安坐在僞裝的垃圾車之內，安然地逃去。

呂偉良登上了垃圾車之後，被引領到車廂的「內部」——那是設有空氣調節的「秘密車卡」，整潔、美觀，而且設備齊全。

呂偉良事前絕難想像得到，這輛臭氣薰天的垃圾車，裏面竟有着如此良好的僞裝。

從外型看，這輛是莫斯科街道上常見的垃圾收集車。

從車後扯開掩蓋看，裏面也有臭得令人發悶的垃圾。

但是，這一切只不過掩人耳目而已。垃圾是要來掩飾的，不過堆砌得十分立體化，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整個車卡之內盡是垃圾。

其實，打開一個暗門，由車旁入內，裏面又是別有洞天。

那個假扮成衞生督察的人正是李斯。

李斯安慰着呂偉良說：「阿生和魯夫人，已被利域基開車載走，你不必爲他們的安全而担心。」

不錯，呂偉良最關心的，正是阿生和林愛莉二人的安全。

現在李斯既然這麼說，他也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但是，那些穿上草青色衣服的「飛人」，又如何「飛入」圍牆之內？

李斯道：「大使親自下令，要我們全力救出三位。我和一班同事從我們的情報網消息中查知你們被囚在一個KGB秘窟之內……」

原來「KGB」散佈在莫斯科的秘窟有許多，有些專爲對付外國人，有些負責偵查國內一些可疑人物。

三俠被囚的地方，正是屬於前者。

據李斯說，那班被派專責對付外國人的「KGB」特務，除了受過特殊訓練之外，還會講流俐的英語。因爲他們外型是歐洲人，只要講得一口流俐英語，自然容易冒充英美等國人仕。

「KGB」領導人又爲了方便向外交人仕交代起見，通常這等「秘窟」，既是要來對付外國人的，所以絕不公開。

因此，就是那些眞正的消防人員，也不知那是什麼地方。

他們是眞眞正正接到「火警電話」而趕來的，但打電話「報假案」的只是美國人。

美國人爲了要分散屋內「KGB」特務的注意力，所以報假案，讓消防車在正門那邊分散屋內人的注意力，好讓他們的人由橫街圍牆入內。

至於那二名美國人又如何「飛入」去？原來又是那輛垃圾車的功力。

垃圾車的車頂之上，裝有反彈器，受過特殊訓練的美國「CIA」人員，就由反彈器將他們一個個送進去。

他們入去的目的是爲了救出三俠，所以事前已有計劃扣押人質，協助撤退。

但想不到他們只入到庭院之間，已發覺三俠自行掙脫，只是未曾安然脫離險境而已。

不過，由於三俠的遇險，美國大使館已跟國際特警組織的巴黎總部，秘密連絡過了——那當然只限於無綫電連絡。

從巴黎方面的資料中，美國人已知道呂偉良是個經過改造的半機械人，他個人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可以拉彎粗如二指的鐵枝，也可以平空躍高二三丈高，越過圍牆。

問題卻是除了呂偉良之外，還有他妻子和阿生。

因此，當時偷了入內的美國人，才會催促呂偉良先行離去。

李斯又說，他們利用這輛車，先後救出過不少離心份子和政治犯。

現在這輛車子並非開返大使館去，而是開入一條橫街，駛入一間陳舊的車房。

李斯等人當初也感到奇怪，爲什麼後面沒有「KGB」的車隊追來，假如他們眞的追殺，李斯等人亦早有了準備，一定以烟霧彈對付。

後來他們知道呂偉良將消防車駛到閘口處之後加以弄毀，就不得不佩服呂偉良的機智過人。

呂偉良以爲阿生和林愛莉也在這裏，但李斯說，他們已被利域基用外交特權的車輛，載進大使館裏去了。

呂偉良如此一來，就更加担心，因爲「KGB」特務極有可能已猜出這是美國人做的，萬一他們通過「KGB」特務機關的總部，派人趕到大使館門口等候，那怎辦？

李斯卻說，他們每次救人，必有一個完善的計劃，絕對不容出錯。

他們所以暫時把三俠分開，也是爲了安全之故。

李斯又說，不久之後，呂偉良就可以見到阿生他們了。

× × ×

在莫斯科一條街道之上，二輛黑色的蘇聯汽車，匆匆趕過一輛美國汽車。

美國汽車懸掛外交牌。但仍舊被蘇聯人截停在路邊。

由車上下來的，是蘇聯「KGB」人員，他們隔住車窗內望，但發覺車內全是美國人！

一名外交官十分生氣，質問對方的身份，因爲他們是享有外交特權的。這種不禮貌的事情，將會引起國際糾紛。

蘇聯特務無可奈何地，讓他們開車走了。

一名頭目問：「車內有中國人麼？」

「沒有，眞的一個也沒有。」一名特務回答他的上司。

「那惡騰騰的人是誰？」

「利域基。」

「被懷疑可能是CIA的大使館一級秘書利域基？」

「對了，我認爲就是他。」

「嘿，快些開車跟踪。」

於是各人紛紛跳上原來的汽車，直追



呂偉良擲石擊昏一名「KGB」衞兵。

已開到了街口的美國汽車。

那名「KGB」特務仍然在旁提醒他的上司——另一名較高級的特務頭目。

他說：「我們固然不能讓那些中國人逃脫，但也要注意外交上的問題，萬一出錯，一定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頭目道：「但是，你可知道我的想法？我担心那些中國人已改頭換面，因爲美國人不但詭計多端，而且，化裝術也相當精明。」

頭目又吩咐司機：「我們一步也不放鬆，即使追到大使館門口。」

頭目的想法就是：只要阿生他們在美國人的車子裏，他們遲早總有辦法把他們抓住。

因爲這是蘇聯境內，大使館一直受到他們的監視。

如果阿生他們在這車子裏，而這車子又是開返大使館的話，阿生他們總有一天要離開大使館的，試問還能逃往何處？

從另一角度想：假如這車子不開返大使館，而開往另一處地方，這班人最少也可以知道美國人另有秘密巢穴。

所以，頭目的跟踪，作用甚大！

× × ×

利域基這時亦已從望後鏡中，發現後面有人跟踪他們。

他只好對司機說：「把車子開進大使館去吧！」

「不是開往車房麼？」司機本來也是一名「CIA」人員。

利域基道：「我們不能讓他們知道車房之所在。」

坐在一旁的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不免也有些兒担心起來。

原來二人果然是經過了一番僞裝，現在已是面目全非。

他們打扮成美國人，完全是「CIA」人員的超速化裝術的效果。

他們在逃亡中被利域基和他的手下接上汽車裏來，然後拐彎抹角地，避過了對方的追踪，而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也在車子急駛之中，接受了一次化裝。

果然，蘇聯「KGB」特務雖然追上了他們，但卻認不出二人的眞面目。

現在他們的汽車駛向大使館，後面二輛「KGB」人員所乘坐的汽車，亦步亦趨；阿生他們的心頭大石仍未放下。

利域基固然不想讓「KGB」特務知道他們另有秘密機關，也不可能整天在街上「遊車河」，所以惟有令司機開返大使館去。

各人進入大使館之後，阿生和林愛莉還我本來面目。

美國大使親自欵待他們。因爲大使已知道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更知道他是有任務在身，專誠跑到這兒來。

喝過了定驚酒之後不久，利域基也接到了他手下傳回的消息，知道呂偉良與李斯等人，已安然脫險回到了「車房」去。

大使爲了聽取阿生的報告，將他單獨帶入大使的辦公室。

阿生這才說出他此行的任務。

原來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接到了美國方面的要求，要他們調查一件事。

這件事可能也由於外交人仕傳了出去，但一直無法證實。

那就是：美國派駐莫斯科大使館一直受到輻射微波的困擾。

這種輻射微波足以令到大使館內的外交人員健康受到侵害！

外交人員由蘇返美述職時，都被送往醫院作精密的檢驗，結果先後發現他們分別患有下列各種不同的症狀：——

其中有人血液循環不正常。也有人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

此外還有心焦、躁暴，頭痛、失眠等等，情況不一。

最可怕的一種，就是：有人白血球過多！

究竟上述情形是否表示蘇聯特務眞的用微波困擾美大使館？

美國人除了吩咐「CIA」負責偵查之外，還知會了巴黎方面的國際特警總部，因爲他們是該組織的成員國。

阿生等人當時正在美國旅行，所以總部就令阿生與「CIA」人員接觸，初步了解「CIA」人員搜集到的情報之後，便兼程趕到蘇聯來。

「CIA」人員爲了讓三俠可以「光明正大」地跟美駐蘇大使館的人接觸，所以特別由國務院簽發三份美籍華人的獲照給三俠。

現在美國大使既然明白了阿生的來意，自然大表歡迎。

大使把史靈醫生召來。

史靈是大使館裏面的醫生，他比較清楚各人的健康情況。

根據史靈說：目前大使館內男女職員的健康情況的確不大好。但他無法確定是

否受到輻射微波的影响。

阿生問：「爲什麼你們不利用儀器測量一下？」

大使道：「測量過了，大使館四周的確有輻射微波。」

阿生道：「我也明白，任何一個大都市的空間，都無可避免地出現輻射微波。但是，如果較强烈的，就要不斷地一日二十四小時，利用儀器測量，然後再加以記錄。」

大使同意阿生的建議。

史靈醫生聽了也感到事態嚴重。阿生建議他和助手們，立即替館內每一個人作全身檢驗。

假如證實蘇聯人的輻射微波影响館內人員的健康，這無疑等於慢性謀殺，簡直就是一種無可饒恕的罪行。

由於館內各人均須接受一項醫事檢驗，所以阿生此行的任務，也由秘密而變成了公開。

所有外交國派駐莫斯科的使館，都潛伏着一可怕的危機。

蘇聯「KGB」人員爲了監視各國外交人員的行動，他們不惜利用種種方法，竊聽館內的動靜。

過去就不知發現過多少次，不少外交人員住宅和使館，發現牆內安裝有敏感的電子竊聽儀器。事後一經發現，有關方面除了抗議之外，還將它拆除。

但是，「KGB」特務有的是方法，遲早他們又會用種種方法，把一批一批的竊聽儀器，偷偷裝了進去。

他們用的方法千奇百怪，正是無孔不入。因爲這是蘇聯人的地方，他們自有種種便利，例如修理電話、水渠等等，只要稍爲有機會，他們就有辦法令你上當。防不勝防。

美國人自認爲最聰明，因爲他們的探測儀器十分先進。

但是，結果又如何？

首先是派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人，發現整座建築物的所有牆壁之內，都佈滿了電子竊聽儀器；這些儀器十分敏感，就算有人在室內耳語，它們也能將這些耳語聲收集，將訊號加大，透過空間傳到外面去。

自然，「KGB」人員在隣近建築物之內，必然設有專人接收。

美國國務院知道此事後，大爲震驚！抗議只是循例的事。

後來最澈底的方法就是：整座大使館被拆了重新建造。

同時所有建築材料，甚至建築工人，也由美國帶來。

美國人認爲這樣做，不但澈底，也的確聰明得很。

不用蘇聯材料，他們自然不可能在這些材料中做手脚。

不用蘇聯技工，「KGB」人員就不可能冒充工人混入來，將竊聽儀器悄悄帶進來，在各處安裝。

但是，到頭來美國大使館內的秘密，還是不斷地外洩。

究竟蘇聯人何故會如此神通廣大？

美國人至今仍然只能憑他們自己的想法忖測，實情如何，根本就沒有確實的證據去加以證明。

美國人認爲蘇聯「KGB」特務定是發明了一種極度敏感的微波收集器，只要有人在大使館範圍之內呼吸一下，這儀器亦會將它收集，錄音和分析。

而這一類收集站，一定就在附近。

所以，美國外交人員已奉到密令，一切有關重要事項，切勿開聲交談，除了手勢之外，就是寫在紙上。

一向自大的美國人，毫無疑問，十分討厭這種方式。

他們寧願跟你公開拚一場，也不想這麼鬼鬼祟祟的。

但是，事實也無可奈何！現實環境令到蘇聯人不敢公然宣戰。自從「熱綫電話」建成，冷戰結束了之後，表面上看來，一切已趨於平靜。

然而事實是否如此？

美國人由越南戰場上栽倒，歐洲安全會議的眞正得益人勝利者都是蘇聯人。經過上述兩件事之後，美國人在各方面的評價如何？

盟國對美國政府逐漸失去了信心，共黨附庸國也覺得美國出賣了他們，將他們「合法地」讓蘇聯變相統治之外，還可能公然「合法地」佔有他們的國土。

毫無疑問，甚至將來的歷史學家也可以向後世人證明一點，就是「歐洲安全協會」的簽署，是人類最可恥的事。

不知美國人要的又是什麼把戲，總之表面上他們是個可憐的戰敗者。

然而這場鬥爭只告一段落而已。

另一場無形的世界大戰，實際上早已經展開了。

眞正的戰爭發生時，有「前綫」，也有「後方」；但這一場無形的戰爭，既無所謂「前綫」，更加沒有「後方」。

有的只是一條無形的戰綫而已。

這條無形的戰綫並不局限於某一處地方，也沒有人能見到。因爲它是無形的。

就像眼前的莫斯科一樣，一場無形的戰爭實際上已告展開，然而蘇聯平民却可以一無所覺。這正是無形戰爭的特色。

× × ×

李斯已回到了美國大使館之內。

阿生和林愛莉從他的口中知道了呂偉艮的消息之後，暫時也可以舒了一口氣。

不過他們也明白，這兒畢竟也是蘇聯地方，往後要担心事情正多着。

例如那車房可能被發現後，呂偉艮同樣會再次被捕。

「KGB」特務綫眼衆多，車房是秘密機關，萬一被破獲，呂偉艮固然逃不了，許多協助美國人的俄人，也必然難逃大限。

此外，三俠分別在兩個不同地點，然而這兩個不同地點都是蘇聯首都的境內，他們能否順利離去，也成問題。

總之，値得他們担心的事，實在太多了。他們只有暫時放下。

李斯被召到醫務室，接受全身檢驗時，說出了他最近的感受。

那是他先發覺得頭昏眼花時的奇異感覺，彷彿觸電似的。

阿生等人在旁聽了，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因爲在他們的測量儀器中，已經有了

反應。

這大使館的確受到一種神秘微波的困擾；這等微波還帶有輻射性。

由李斯和其他人口中講出的感受，足以證明這是十分危險的輻射微波。

史靈醫生也開始同意館內各人的病狀，可能是由輻射微波的影响！但這兒儀器不足，人手也不足，要仔細爲各人檢驗，必須送回美國，由專家進行。

阿生和林愛莉十分生氣，他們覺得蘇聯特務未免太過卑鄙。

毫無疑問，這是慢性謀殺——甚至比謀殺更加可怖；而兇手却是隱形的。

美國大使一邊利用館內的無綫電密碼機，通知國務院；另一方面採取了一連串的臨時保安措施。

大使下令大使館主要建築物的窗戶，用厚簾封住，一日二十四小時開動空氣調節系統，希望可以減少輻射微波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下令各人盡量避免減少暴露於室外。

最後就是密令各人作好心理準備，分批撤退返國。

阿生也覺得除了撤退返國之外，似乎沒有更佳的方法。

像蘇聯特務的性格，他們決不會跟你談什麼人道。

就是美國政府公然抗議，相信亦於事無補，一定是陽奉陰違。

現在連林愛莉也開始担心起來了；她生怕自己和阿生的身體也受到影响。於是那一晚她在半夜醒來，悄悄到隣房叩門。

阿生就睡在隣房。

這些房間，都是大使館設在二樓的一列客房。

阿生從夢中紮醒，以爲發生了什麼事，開門後才知是林愛莉。

林愛莉進來後就說：「阿生，我想過了，我們還是逃出去。」

阿生道：「逃出去會更危險，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不！」林愛莉道，「明天他們還是不會讓我們離去。」

「那麼就等等吧。」

「但等到何時？」

「你急什麼？」阿生忽然又說：「我知道了，你掛住師父。」

「我固然掛念他，但我更關心我們的健康。」

「哦！原來你是指那些輻射微波。」阿生笑了笑，「你放心，醫生認爲只有長期受到輻射微波的影响，才會產生各種可怕的症狀！我們住上三幾天，大概不會有事的。」

林愛莉道：「但是，我們究竟要在這裏等到幾時？」

「這種事急也不急不來。事實上也只有這兒最安全。」

「但我們不能永遠獃在這裏。」

「我也知道，但我們做事必須按步就班。」

林愛莉道：「那麼，你自己留下來吧！我自己走。」

林愛莉說完果然就要走，但被阿生一手抓住：「愛莉姐，聽我說，我們要查清楚這件事，然後我才可以向總部報告。而且，即使我們逃了出去又如何？我你都不知師父在那裏，我們只有令到美國人尷尬而已。」

林愛莉想了想，無可奈何地，呻了一口氣。他們都十分了解雙方的心情；林愛莉掛念她丈夫。阿生對工作一向負責，事情沒有結果，他是不會走的。

林愛莉終於離開了阿生的房間。

她悶悶不樂地返回她自己的睡房去。

突然間，她感到有點不妙，一團黑影正在室內移動。

林愛莉立刻就想發難，但對方已開始說話了。

「呂太太，請不要聲張！」一個美國人的聲音。

「你是誰？」林愛莉問。

「我叫梅爾。」一個戴眼鏡的美國人，由黑暗中走了過來。

「你在這裏幹嗎？」

「對不起，剛才我在隣房門外，偷聽了你們二人的談話。」

「那你想怎麼樣？」

「我只想你們帶我一齊逃出去。」

「你爲什麼要逃？」

「我犯了過失，被送回國之後，一樣要受到審訊。」

梅爾於是說出他和布娃的故事。

林愛莉覺得他只是被人威迫、利用，即使解返美國，「叛國」之罪也未必可以成立。

但是，林愛莉既然存心要闖出去，阿生又不肯同行，她正是難得有這個人選。

於是她問梅爾：「你有辦法出去？」

「可能有的。」梅爾道，「不過，我們可能要等到天色將亮的時候。」

「離開大使館之後又怎樣？」

「我有辦法出境。」

「但我還不想離開蘇境。」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留下來，是不？」梅爾又說：「我可以帶你去找你丈夫。」

「你知他在何處？」

「我當然知道，那是一個車房，我們的外圍機關。但由蘇聯人協助駐守，不是自己人，不可能知道它的所在。」

「嗯！」林愛莉想了想，又說：「我們先來一個君子協定，離開這兒之後，暫時由我指揮。」

「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想你獨自行動。讓我會見我丈夫之後，我們再決定以後的行動。」

「嗯！」梅爾也愼重地想了想，終於也說道：「好吧！我們一言爲定。」

二人終於握了一下手。

林愛莉問：「然則我們如何出去？」

「你在這裏若無其事地等着吧，我在天亮之前，會再來找你。」

林愛莉答應了。

梅爾出到門口，又回頭低語林愛莉：「切勿對阿生說。」

林愛莉點點頭。

梅爾迅速消失於黑暗中。

以毒攻毒　以暴易暴

在美國大使館的周圍，不但佈滿了「

「KGB」的綫眼，也必然有不少敏感的偵察儀器，由隣近的建築物監視這裏。

所以林愛莉和梅爾商量過後，不敢在黑夜中冒險逃出來。尤其是有了紅外綫發明之後，從黑夜中睹物是易如反掌的事。

天亮了。

大使館之內，有許多下人已經起床；但是林愛莉與梅爾二人比他們起得更早。

梅爾指示着林愛莉，要她按時到樓下一間儲物室去等他。

那兒沒有人居住，但却有一個窗口。有窗簾，長年低垂。

梅爾告知林愛莉，只要按時到那兒去，就可以悄悄由該處窗口，窺見後門外面的情形。屆時會有人送食物前來。

那是大使館廚房部採購的，包括肉類，蔬菜和生菓等等。

通常是隔日送一次。

送貨的人會很早到，所以習慣上大使館的人也會早起等候。

因爲送來的食物須要簽收之外，通常還會進行抽驗。

那間儲物室並非「士多房」，不是要來儲存食物的。但門前的通道，則是送貨人入屋之後，必經之道。所以梅爾預算在此下手。

梅爾是大使館裏的人，他就算到處走動，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但林愛莉可不同了，故此梅爾要她提早到這兒見機行事。

林愛莉急於要見她丈夫，一切後果已管不了那許多。

她依時到樓下儲物室等候。

那兒一片黑暗，還有一陣陣發霉的氣味。

她走到窗後，輕輕揭開了少許的窗簾，往外面窺探着。

憑這少許的光綫，林愛莉發覺這兒有的全是一些備用的舊傢俬和一些用品。

不久，後門傳來了一陣汽車聲。

林愛莉發覺就是梅爾所講的送貨車。

車上跳下二名大漢，分別抬住兩大籃物品進入大使館來。

大使館廚房部和一名主管，早已在後門等候，然後引領他們入屋。

他們的目的是要步步監視住蘇聯人。

二名蘇聯大漢入屋之後，透過走廊，將食物放進廚房去。

其中一個先行離去，但當經過儲物室門前時，突然有人出其不意地，自背後將他擊昏。此人正是梅爾。

林愛莉協助梅爾，將那蘇聯大漢扶入儲物室來。

然後梅爾又重返走廊去。

剛才的情形，並無第三個人見到。走廊與廚房之間，由於距離角度問題，那裏的人更加見不到。

儲物室的門長年鎖上，但在林愛莉的玉手之下，這簡單的門鎖自然難不倒她。

第二名大漢又來了，林愛莉這時已迅速披上剛才昏倒的那名大漢的大衣。以及那頂鴨咀帽。

她從門縫間不但可以見到，也可以聽到梅爾和一名主管的談話。

主管要送走最後一名送貨人，但梅爾自告奮勇，代他去鎖上後門。主管還聲聲多謝他。

第二名送貨人走過儲物室門前時，梅爾又以同一手法把他擊昏。

林愛莉在他昏倒之前一秒鐘，突然出現，令到他分了心，在驚奇地瞪住林愛莉時，被梅爾由後面擊倒。

二人合力將他拖入儲物室之內，梅爾披上他的衣帽。

二人一先一後，由後門回到送貨車之上。

梅爾充司機，將車子開走。

整輛車子就只有兩個人，照計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車子開到街口時，突然有人揮手示意他們停車。

林愛莉暗自吃驚，道：「可能是KGB。」

梅爾一邊將車子停下，一邊已作好了心理準備，假如有什麼不對就立即開車。

果然是兩名「KGB」特務，他們早已在此必經之路等候。

其中一人掏出證件向梅爾示意道：「可是由美國大使館開出來的？讓我看看後面。」

梅爾回答道：「是的，我們剛才送貨到美國人那兒去，你可以隨便看。」

其實這時候另一名特務已將後車卡的門拉開了。

梅爾在莫斯科住了不少時日，那幾句俄語倒說得不錯。

特務看過後面只有貨物沒有人，於是示意放行。

林愛莉不敢正視他們，剛才她的確有點害怕，將衣領拉得高高的，帽子却扯得低低。加上天還未大亮，車頭的司機位又高，一切危機終又變成了過去。

梅爾匆匆將車子開到一條橫街，那是「CIA」一個秘密機關。

但是美國情報人員亦非傻瓜，他們爲了避免被蘇聯人找到藉口，用重金收買了一些蘇聯人做他們的爪牙。

所以，非到必要時，這車房之內是沒有美國人出現的。

梅爾開車入內，那些俄人很快就認出他是美大使館的人。

梅爾對一名俄人示意道：「那個跛足的中國人怎麼樣了？」

那俄人是這兒的主管，他領導一班俄人爲「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服務，對抗他們不喜歡的蘇聯現政府。

那俄人道：「那中國朋友急於要見他妻子，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准他離開這兒半步，我勸他耐心一些，等你們來。」

梅爾低聲道：「這就是他妻子，你先帶她去見她丈夫。」

俄人怔了一怔！這時他才發覺身邊的人原來是個女人。

俄人將林愛莉帶了入後座，梅爾去打電話。

梅爾爲什麼急於要打電話？

第一，他担心大使館的人及時發覺了儲物室內的秘密。那時就會有人致電這兒車房。他們很易功虧一簣。

第二，他要找一個人。因爲他們等一會兒離開了這兒之後，須要別人的協助，同時那些人必須是本地人。

他只須執起聽筒，電話就打不進來。

他已想過了，只要他用完電話，他會悄悄將電話綫弄斷，讓大使館的人，無法與這兒連絡，那麼，他們就可以安然帶着呂偉艮離去。

這計劃應該是天衣無縫的。尤其是難得的，就是這裏的人大部份未起來。

第一個電話搭通了。

梅爾要找的，正是那個「KGB」特務耶可夫。

雖然他的同事已警告過他，切不可上蘇聯人的當，蘇聯人「KGB」特務不會這麼容易變節的；尤其是在國內服務的。

但是，梅爾自問對耶可夫認識很深，他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不能「見死不救」；也許這個時候，耶可夫的確須要人協助他逃出生天的！所以梅爾一定要跟他連絡上。

電話搭通了之後，响了很久也沒有人接聽，梅爾差半秒鐘就要掛斷。

因爲他時間無多，他還要在離開這兒之前，撥出另外一個電話。

但是，對方終於有人接聽了；而且，梅爾認得出他是耶可夫。

在蘇聯國內，私人能擁有一具電話的並不多。但耶可夫却有，因爲他是一名「KGB」特務。

耶可夫顯然是剛剛睡醒。

梅爾說道：「我等會兒來找你，方便嗎？」

「嗯！」耶可夫頓了頓，「你有什麼事？爲什麼這麼早？」

「有重要的事，包括我們談過的，以及現在發生了的。」

「好吧！我等你。」

他們的談話就是這麼簡單。

梅爾沒有將聽筒放下，只用手指將電話按斷了，以免有人打入來。

然後，他又致電美國大使館。

他只在電話中低聲道：「你們樓下儲物室中有賊，小心！快通知警衞。」

說完就掛綫。

離開電話機之前，他還悄悄將電話綫扯斷。

他不知道大使館內剛才接聽電話的人是誰，應該是接綫生吧。

入到車房後座，呂林夫婦二人正傾訴着別後離情。

他們看見梅爾入來，彼此立即交換着眼色。

呂林夫婦二人剛才在俄人面前，以他們的中國方言交談時，林愛莉已交代清清楚楚，所以呂偉艮已有了心理準備。

梅爾於是對那俄人道：「我要一輛車子，將這位中國朋友帶走。」

那俄人主管道：「那輛送貨車呢？」

梅爾道：「派個人將它開到橫街扔掉，我有特別任務，來不及了，請你帮帮忙吧。」

「好吧！」俄人又問：「還有兩個膿包呢？」

「誰？」梅爾不知道李斯還扣押住二名KGB特務在這裏。

呂偉艮担心梅爾露出破綻，忙道：「就是那二名KGB，我看李斯是要來做人質的。」

梅爾立即會意道：「是的，那二個膿包，等會兒我的同事會來處理。請你們小心看管。」

俄人於是吩咐他的手下備了一輛黑色房車，又叫另外一人將剛才梅爾開來的送貨車開走。

梅爾開着黑色房車，將呂林夫婦二人載走，那俄人仍在夢中。

× × ×

在美國大使館之內，所有的人都被吵醒。

李斯和阿生等人，面對住二名蘇聯送貨人，不知所措。

他們已知道林愛莉和梅爾出走的事，也肯定林愛莉一定會在梅爾的引領下到車房去會夫。

但是，車房的電話却無法接通。

利域基已迅速帶人離開了大使館，匆匆趕到車房去。

阿生焦急得咬牙切齒，頓足咬指，他發夢也想不到林愛莉會有此一着。

她這樣做不但令阿生尷尬，也可能把事情鬧大了。

大使也來了，李斯正向他報告事情發生的經過情形。

大使也顯得萬二分焦急。

阿生向他道歉，同時要求李斯設法與他一齊離開大使館。

但大使不准阿生出去。他說：「KGB特務現在對你無可奈何，只要你離開這兒半步，他們就會拘捕你。」

李斯也從旁安慰阿生，叫人陪他返回他的房間去休息，其他事情讓他們來理。

阿生無可奈何，惟有耐心地，靜視其變。

× × ×

梅爾開着那輛黑色房車，載着呂林夫婦二人，到耶可夫的住所去。

呂偉艮非常了解他眼前的處境，只要他稍有差池，就會噬臍莫及。

尤其是聽說耶可夫原來是個「KGB」特務，呂偉艮更加有種「自投羅網」的感覺。無奈梅爾一再强調耶可夫與他相處日子很久，覺得對方是個有艮知的人。」

既然經過「布娃醜聞」事件之後，耶可夫更覺可疑。但梅爾竟然還對這個蘇聯人充滿了信心。

「人是有艮知的，我對他這麼好，他沒有理由陷害我！」梅爾一邊開車，一邊對呂林二人道。

呂偉艮道：「我不反對你的見解，人的確是有艮知的。但有時環境也會迫使他們失去了常性。尤其是在這種社會制度底下，他們可能連什麼是友情也不知道。」

梅爾說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屆時再請你們評論好了。總之，目前我們不但須要他的帮忙，他也可能等待着我的援手！」

呂偉艮無可奈何。

車子已開到了街口。

街上仍然很靜。

在街上匆匆駛過的，都是一些大巴士，裏面載住到工廠去上班的工人。

梅爾將車子開到一幢建築物門前，然後與呂林二人匆匆下車進入屋內去。

耶可夫早已在門前相迎，但呂偉艮發

覺他眼神中充滿了恐懼。

他仍然將各人招呼入屋內，然後有如驚弓之鳥似的，把門關上了。

耶可夫幾乎連門還未掩上就問：「梅爾，你不是出了麻煩麼？」

「是的。」梅爾道：「幸好這班中國俠士仗義相救。」

耶可夫並未請各人坐下來，只說道：「這幾天以來，情形有些不妙。我可能被人監視，甚至還會偷聽電話。」

梅爾這一驚非同小可。

呂林二人已竄至窗前，輕輕揭開窗簾往外張望。

梅爾道：「你還想離開這兒麼？」

「我恨不得立即就走。」耶可夫道，「我明知你出了事，但我仍冒險打電話去找你，你應該明白我心情。」

「如果我不了解你，現在我已經一槍把你殺死了，朋友。」梅爾開玩笑地說。

「你一定是指布娃的事！」

「是的，她怎麼樣了？」

「她至今仍被扣押在KGB總部。」

「她不是女特務？」

「絕對不是。」耶可夫道，「她是個高級妓女，我不知道我的同事如何會利用她令你受窘！」

「KGB的手段我是了解的，只要不是出自你的主意，我就不會怪你。」梅爾又說：「你有什麼地方可以暫時讓我們躲一下。」

「你們要躲多久？」

「最多三幾天。」

「我有許多親友，但禾必靠得住。」

耶可夫很認真地想了想，終於又說：「他們也要跟你一齊躲起來。」

梅爾點點頭。

「那麼，到我一個遠房表弟的家中去吧！」耶可夫說，「我知他比較可靠。」

「那就快些走吧，時間無多了。」梅爾說着，就想開門出去。但被呂偉艮叫住：「慢着！我發覺一輛車子裏有人，他們可能正監視住這裏。」

梅爾知道呂林二人不是平凡人物，他們正在窗口窺伺，所講的話必有根據。

「是的，前門不能走了。」耶可夫似乎早知有此一着，「各位請到後面來。」

呂偉艮等人跟住耶可夫轉到了屋後，但他們並非由後面出去。

耶可夫帶住他們攀出了屋頂，爬行到隣居，再由天窗進入屋內。

原來隣居只住了一名老婦，她仍在夢中，耶可夫沒有叫醒她。

各人在耶可夫的引領之下，進入了地牢。

原來地牢之內，又有隧道。

耶可夫亮了手電筒，在前面帶路。

呂林二人和梅爾，在後小心翼翼地，跟住梅爾前進。

這條秘密隧道並不太大，各人須要彎着腰走，稍不小心就會碰頭。

走不上十分鐘，耶可夫就沿住一把扶梯，爬了出去。

外面是一條馬路旁邊的草地。耶可夫推開那個鐵蓋之後，小心觀察一番，才敢爬了出去。

草地上的草雖然枯黃了，但四周有一叢叢的矮林，是最好的天然掩護物。

耶可夫先出去，然後又打手勢示意各人出去。

假如這是別的大都市，現在他們大可以順手在路邊偷一輛汽車。

但這兒要找一輛汽車可不容易。

各人徒步迅速轉進了另一條街道。

他們有如驚弓之鳥，那知什麼時候會有危機出現。

還好耶可夫對四周環境非常之熟悉，帶住他們轉彎抹角地，轉眼已離開了那一帶。

× × ×

在耶可夫住所之外，對面馬路邊停了一輛大卡車。

車內不但有人，還有許多電子儀器設備。這車子的外面雖然漆上國營公司的名稱，但實際上却是「KGB」人員控制。

「接通了嗎？」一名KGB特務頭目在旁，催促着一名戴上了耳筒的接綫生。

這車子之內不但有接綫的電話機，也有竊聽電話的儀器。

電話是接進耶可夫住所去的，因為根據在此監視的人說：剛才有一名美國人和二名中國人入內。

接到報告後，由「KGB」總部匆匆趕來的特務頭子懷疑二名中國人可能是逃脫了的三俠，所以顯得特別緊張。

但是，電話一直沒有人接聽。

車內的「KGB」人員均感愕然。

「快些入去看看！」特務頭子又問：「後門有沒有派人監視？」

車內有人答：「有的，照計他們逃不了，可能是故意不聽電話。」

二名「KGB」特務步向耶可夫住所的門前，先行敲門。

但裏面全無反應。

特務頭子下令撞門入內。

屋內空無一人。

這時候，有人發現屋內有天窗，於是隣居的秘密，亦隨即被發現。

隣居那老婦從夢中吵醒，她的確什麼也不知道，無奈「KGB」特務不會相信她，也不會因為她已是花甲高齡而手下留情。

× × ×

搜索人員發現地牢中堆積的廢物後面，是有隧道，於是那老婦更加百詞莫辯。

大批警方人員包圍一間車房。

因為「KGB」特務發覺有人由這兒打電話到耶可夫那兒去。

事後又查出一輛黑色房車是屬於這間車房的。

車房裏仍然有人，他們都是蘇聯人。有些剛剛起床，表示莫名其妙！

一名「KGB」特務問一個俄人：「你們的電話在何處？」

「在門角處。」那車房的技工說：「今天早上有個男人入來借用過後，就一直不通，我們已通知有關方面前來修理。」

特務人員又指示着門前一輛黑色房車：「這可是你們的？」

技工瞥了一眼，道：「人客交來修理的，小毛病，昨天已修理妥當。」

「但是，你可知道，我們在何處找到它？」

技工搖搖頭。

「你的主管呢？」

「還未上班。」

在蘇聯境內，這一類修車店都是國營，正如一切大小企業一樣。但是，國營並不表示一切都「可靠」。

「KGB」特務明白到最近蘇聯境內，包括他們的附屬國在內，先後發生過無數的「人心思變」的普遍現象。

因此，這車房中人暗中作反是不足為奇的事。

正當特務質問之際，車房一名主管回來了。這位主管是共黨黨員，也是這間車房的最高領導人。

他對「KGB」特務的突如其來，大表不滿。於是雙方言語間發生了衝突。

「KGB」人員自認為擁有無上權威，那名主管却自認身家清白。

吵吵嚷嚷之後，還是抓住槍桿子的人佔了優勢。於是特務頭子一聲令下，車房被徹底搜索，主管和一干人等也被帶走。

儘管警方和特務人員在這裏搜不到更多的可疑證據，但是，那輛汽車以及這兒撥出的電話，却被認為大有可疑。

車房人員雖然解釋，停放在門前的汽車，可能被人偷去，但「KGB」人員並不滿意。

× × ×

美國大使館召來莫斯科警方人員，將二名蘇聯食物供應站的人員交給他們。

根據大使館的人報案說：「二名送貨員是給他們在儲物室找到的，與此同時，大使館一名職員梅爾宣告失踪。」

大使館除了循慣例召警報案之外，還知會了蘇聯外交部。

被秘密派駐大使館隣近，負責監視美國人行踪的「KGB」特務們，正受到特務頭子阿力的苛責。

毫無疑問，在大使館隣近值班的人，最少也被梅爾騙過了。

但負責去檢查大使館出入車輛的人員却說，當時，該輛送貨車之上，的確有二個人——與送貨車駛入時的人數相同。

至此，阿力又想到除了梅爾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不知名的人溜出了大使館。

那個不知名的人是誰？

梅爾的證據——他與布娃發生的醜聞證據，已被消滅，所以，他的逃走是有理由的，因為稍後他可能被送返美國受審。

證據的消滅，只對「KGB」不利，因為如此一來，蘇聯特務就無法再要脅他。但身為一個外交人員，而犯上這麼大的錯誤，最低限度也會受到紀律處分。

因此，阿力對梅爾之失踪，反而不介意；他現在担心的，却是另外一個人；他會不會是「東方三俠」中之一？

然則，此人溜出大使館之後，又意欲何為？

阿力不可能直接向美國人查問「另一人是誰」，因為那樣等於承認他們曾派人在大使館外進行秘密監視。

不過，阿力早已懷疑東方三俠逃出了他們的掌握之後，藏匿在美國大使館中。

同時阿力和其他「KGB」頭目也都知道東方三俠的來頭，更知道他們派在海外的人員一再受到這三個中國人的挫敗。

有此種種前因後果，「KGB」特務便奉到了領導人的指示：寧枉毋縱！一定要查「東方三俠」的下落，不准他們離開蘇境半步。

於是被抓去問話的人，包括車房主管在內，便吃盡了苦頭。

同時莫斯科警方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大舉出動，四處搜索東方三俠與叛離份子耶可夫的下落。

就在莫斯科警方人員紛紛到達美國大使館進行調查之際，不少外國通訊社記者，也聞風而至，湧到採訪。

當時的情況相當混亂。

大使館保安人員指責蘇聯警方，警方反斥美國人故意挑剔。

就在擾攘間，有數名頸上掛有相機的「記者」離開了現場。

混在人羣中秘密監視的蘇聯「KGB」特務，立即跟踪。

他們認為這幾個「記者」形跡十分可疑。尤其是那個蓄髮留鬚的，無論膚色和眼睛都可以看得出他是個東方人。

那幾個人乘了一輛漆上外國通訊社名字的汽車，匆匆離去。

「KGB」人員担心他們就是東方三俠的化身，一步也不敢放鬆。

車子最後果然開返一間外國通訊社派駐莫斯科的辦事處。

特務人員監守在外面，一邊向上司報告。

特務頭子阿力越想越覺可疑，這時也駕車趕來一看究竟。

特務人員當時並未進入通訊社辦事處，只在門外把守住。

阿力見狀十分生氣，他質問道：「為什麼你們不在中途截停他們？」

一名特務人員辯稱，上司並未吩咐他們這樣做，所以他們怕打草驚蛇。

阿力担心又是棋差一着，於是立即帶人入內。

這家外國通訊社是合法的，有蘇聯外交部發出的執照，只要在合法範圍內，即可進行採訪和拍照等工作。

所以，當蘇聯特務人員出現該辦事處之後，立即受到主管人員的指責。

可惜這不是西方自由世界，特務人員入屋搜查，根本不必法庭手令。

阿力發現該辦事處之內，有許多長髮蓄鬚的青年人。有些簡直男女不分。

由此可見，這班人並不因為這是蘇境，而將自己的喜愛改變。

阿力看過各人並無化裝，頭髮與鬚都眞的。也就無可奈何。

表面上看來，阿力這班「KGB」的確機警，反應十分敏捷。

但是，他們一定發夢也想不到，竟然中了美國特務之計。

原來李斯為了自己的健康受到損壞而感到十分生氣。

他對蘇聯「KGB」人員的卑鄙，殘酷手段恨之刺骨，決心要溜出大使館，親自查清楚，看看蘇聯特務是否對美大使館進行干擾。

剛巧阿生也因為林愛莉溜出了那兒，而弄得焦慮不已。

於是二人便串謀瞞過蘇聯特務的耳目

，離開大使館。

假如這是平常的日子裏，只要有人由美國大使館出來，就無可避免地，被特務跟踪和監視。但當時情況却不同。

不管是美國人存心造成混亂局面，還是蘇聯警方維持秩序不力，總之到場採訪的外國報章與通訊社的記者，今天似乎顯得份外不守秩序，混亂亦因此而起。

年來蘇聯這個號稱「鐵幕」的國家，的確有了若干重要的改變，讓外國通訊社人員進行自由採訪，便是最顯著的。

西方國家的人，好奇心份外重，越顯得神秘的地方，越多人想去；於是年來在莫斯科設立辦事處的通訊社也越來越多。

李斯與大部份外國通訊社的採訪人員熟識，所以剛才那幾個「鬍鬚佬」就在李斯的敎唆下，故作神秘地，匆匆離去。

果然，多疑的「KGB」人員終於上當了；特務頭子阿力也急忙帶人去追踪那幾個人。

李斯和阿生他們，這時才混在另一批記者羣中，悄悄離去。

毫無疑問，李斯的調虎離山之計成功了。

他們離開了大使館之後，担心被人跟踪，小心翼翼地，仍然做了許多功夫，以防被人識破。

這時的李斯和阿生，確是化了裝，別人很難認得出他們是誰。

李斯知道車房出了事，但二名「KGB」人質早被帶至另外一個地方。現在李斯就帶同阿生等人，到這「第二號」秘窟去。

二名「KGB」特務一再被拷問。

負責拷問的，盡是俄人——他們是反蘇地下組織份子，與「CIA」——美國特工結盟，經常在蘇聯各地活動。

李斯介紹阿生給那班俄人認識。阿生最關心的，是他師父呂偉艮的下落。

但是，由車子溜出的俄人，只知道呂偉艮被梅爾帶走，當時林愛莉也在着，其他一概不知。

李斯勸阿生暫時不要去理會呂林二人，先協助他去偵查輻射微波的事。因爲梅爾在莫斯科也有不少俄人朋友，相信他們不會這麼快就被「KGB」特務找到。

阿生心裏有數。其實在他未溜出大使館之前，已想淸楚了，在眼前這種環境底下，要救呂林二人和令到其他人安然離開蘇聯國境，只有一個辦法。

這辦法必須令到蘇聯最高當局頭痛，自動批准各人離境。

同時另一方面，輻射微波的眞相，也正是他此行的任務。

因此阿生毫無意見地，答應李斯的要求。

李斯對這蘇聯首都的一切都顯得十分熟悉，現在他就叫一名俄人站到桌前來。桌子之上攤開了一幅地圖。

從地圖的地形和各種記號看，這分明是美國大使館隣近的形勢圖。

站在李斯一旁的俄人，分別在地圖上指示出一些建築物的用途。

那些建築物有些很高，有些距離大使館相當遠，但可疑之處，早已被加上了記號。

那名俄人很年青，他是反蘇地下份子，也是個小頭目。從談話中可以聽出，他和李斯合作做過不少不爲人所知的事。

這青年俄人對李斯逐一指出，有記號的樓宇，大都可能有問題，沒有記號的，則表示他們已悄悄派人去查過。

被他們查過的樓宇，大部份是民居。

那些被認爲有可疑的，多數是高層建築物，等閒人不易接近，而且多數在日間也垂下了窗簾，十分神秘。

阿生初步亦認爲這班俄人的資料值得信賴，因爲要監視美國大使館，居高臨下一定比較方便許多，所以那些高層建築物確有可疑之處。

但是，美國大使館門前馬路上有樹林，如果，要由馬路對面離遠監視大使館的一切，一定要有多種不同的角度。

因此，阿生認爲最好還是到現場——大使館對面馬路一帶，暗中視察一下。

李斯知道了阿生的意圖之後，立刻示意一名助手去安排。

不久，那助手回來說：「我們可以參加一個歐洲觀光團的市區遊覽節目？」

這是最佳的掩飾方法，在這兒莫斯科，如果不是遊客，又不是本地人，到處東張西望，一定會被人抓去問話。

在李斯助手的安排下，李斯和阿生終於參加了一個由歐洲人組織市區觀光團。

這班歐洲人原是自歐洲各地，由一間旅行社組織到蘇聯來旅行。

每一個旅行團幾乎無可避免地，必有一個「市區觀光」的項目，尤其是來到像莫斯科這一類大城市。

而「市區觀光」節目，亦並不限於「原團人馬」，往往容許一些臨時加入的遊客，只要有多餘座位就行。

一般到蘇聯觀光的遊客，人數不多，所以旅行社方面，爲彌補一下，多數容許臨時加入的個別遊客。

何況這一家旅行社根本就跟美國「CIA」極有默契。不過這些阿生並不知道，只有李斯和他的助手才明白。

市區遊覽節目包括有「美國大使館輪廓巡禮」項目，但遊客不准攝影。

於是阿生他們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那兒一帶小心觀察。

阿生胸前也掛有一個相機似的物體，但那黑色的皮套沒有打開。

其實那只是一具微波偵察器。

阿生的身體四處轉動，目的亦不外乎查出發射「輻射微波」的方向。

但是很奇怪，那儀器竟然沒有反應。

阿生正感到無限驚奇之際，突然有個蘇聯警察走過來。

李斯看見他直向住阿生走過來，也爲之大吃一驚——立即示意其他人等，小心戒備。

領隊看見有警察出現，也走了過來。

阿生儘管內心緊張，態度却表現得出奇的冷靜！

他担心自己的僞裝已被人看出，心理上早已作好了準備。

但在此時此地，非到迫不得已，非到最後一刻，阿生是不會動手的。

他看見那警員已到了面前，領隊的笑嘻嘻地問：「什麼事？」

警員指指阿生胸前的「相機」，說道：「這是禁區，不准映相，爲什麼你帶這個？」

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氣！

最少他的眞面目尚未被人揭破。

領隊忙賠稱不是，道：「是的，我已經警告過他們，只是他一時忘記將相機放在車內。」

阿生也說：「是的，我只是忘記放下，你瞧皮袋也未打開，證明我未映過。」

阿生說着，就舉步欲走向停車的路邊，但立即被那警員喝住：「等一等，我要檢查一下！」

阿生的心臟差些就要發生了爆炸。

目前形勢迫使阿生非站下來不可。

那是使館區的巡警，所以英語十分流利。他把阿生胸前的「相機」取下，打開了皮盒，小心地觀看了一番。

只有阿生才明白，那是一具僞裝成相機模樣的輻射微波偵測器。

國際特警組織能讓阿生把這儀器由美國帶入蘇境使用，原則上一定僞裝得十分好，問題只是担心這巡警太聰明。

那東西表面上的確是一具相機，即使拆開了，裏面也有非林。但是，一些袖珍的敏感儀器，却隱藏在空罅的部位。

就在那警員打開皮盒的刹那間，阿生渾身爲之一凜。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秘密已被人窺破了嗎？不！

最少至今爲止，那警員的態度也只顯得充滿懷疑而已！

阿生所以感到吃驚，是因爲鏡頭一旁的紅色燈號亮了，同時還隱約可以聽到一陣「支支」的音響。

阿生心裏明白：這是表示鏡頭對住的方向，正發出輻射微波——

剛才他試過多角度不同的方向，爲什麼現在才有反應？

阿生連隨仰頭一望，心裏也爲之恍然大悟。

原來他們當時站立的位置，正在一棵大樹之下。那豈不是說：發出輻射微波的地方，就在樹上？

阿生正感到無限驚愕之際，那警員又問：「這是什麼東西？」

領隊的不等阿生回答，已代爲解釋道：「這是電子相機，日本最新出品。」

「爲什麼有聲音？」警員問。

領隊其實也不知道相機另有妙用，他說：「它須要用電池發電，所以充電後就發出一些音響。」

領隊也知道目前的蘇聯，一切仍十分的落後，別說相機，就是收音機也停留於眞空管時代。所以，儘管他們宣傳如何上太空，那只不過爲了軍事上的用途。對人民生活的改善，一直以來就得過且過。

因此那巡警看見那相機有如見了怪物，無限驚奇。

領隊怕他阻碍參觀時間，索性把相機取過來，把兩粒「水銀電池」取了出來，「支支」的音響隨即停止。

再看看那小紅燈也熄了。

警員的疑心頓釋。

各人也爲之舒了一口氣。

相機由警員交回領隊手中，由領隊把它放回車內。

阿生不敢抬頭張望，他知道對面遠處一列屋宇之內，高層的窗口這時必有人張望過來。

他只有意無意之間，借故往樹上瞥一眼，從表面上看來，大樹就是大樹，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這些種植在道旁的大樹，冬天變得枯黃，殘枝落葉遍地，有時會有人前來修葺，大概就在那時候被人做了手脚。

不過，無論如何，現在阿生就看不出破綻。

「KGB」特務是全世界最狡猾的，他們已然懂得派人扮成市政園藝工人，自然也會將一些發射桿加以僞裝，讓它的外型看上去就像樹枝一樣。

當各人登上旅遊車之後，阿生才敢悄悄將他的發現告知李斯。

李斯透過車窗，朝對面一列窗戶張望過去，發覺其中一些窗門簾幃低垂，顯然其中另有乾坤。

在車子回程中，李斯默默無言。他一直在想，想着過去發生的事。

李斯是大使館保安人員，對大使館四周圍日常發生過的事，除了記錄下來之外，也對每一件事加以思索過。

他記憶中，那些大樹只有市政工人開車前來洒水和修葺，想不到他們竟也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做了手脚。

李斯不但留意那些市政工人的出現，也記錄過他們的周期性，大約是每星期一次，多數在星期日早上有時會在星期六。

在西方國家，工人多在星期日休息，爲什麼他們要在星期日工作？

李斯終於想起了，因爲星期日和星期六大使館的人員都休息，也是最少人出入的時候。於是僞裝成工人的「KGB」特務，就可以乘此機會進行維修工作了。

李斯想到這裏，已是心裏有數。

× × ×

莫斯科忽然之間變成一個恐怖世界。那並不是由於「KGB」特務到處捕人，而是來自民間的一連串怪事。

這等怪事層出不窮，起初蘇聯官方只歸咎於西方腐化生活方式的入侵，但發展下去，連克里姆林宮領導層也爲之震驚不已。

首先是醫院出現了一批婦人求診，他們的皮膚出現了疙瘩，表面看來可能是由於皮膚敏感所引致。

醫生在問過話之後，竟歸咎於此等婦女購買黑市的西方化粧品。但是求診的婦女有許多根本未用過任何脂粉。

後來又有一批學生送往醫院急救，證實所有求診者都屬於「食物中毒」！

家庭婦女因吃了麵包，學生因飲了「角子機」斟出的汽水，經化驗後，此等食物和飲料都被人滲進氰化鉀。

毫無疑問，有人存心下毒。

儘管當局發出了緊急警告，但被送往醫院的人却越來越多。

事實上飲食是民生必須的，每個市民不可能在飲每一杯水，食某一種食物之前，都先送去檢驗一番。

正當鬧得滿城風雨之際，「KGB」總部接到一個神秘電話！

接聽電話的是特務頭子阿力：「你是誰？」

「白俄聯盟駐莫斯科辦事處主任，你就叫我馬連諾夫好了。」

「反動派！」

「閉咀！你想莫斯科人都中毒麼？」

「哦！原來是你們搗蛋。」

「我們先談條件。」

「你想怎樣？」

「第一，停止向美國大使館發射輻射微波，那是不人道的醜惡行爲。」

「你敢帮美國人？」

「最少他們沒有你們這麼可恥？」

「好吧！你說下去。」

阿力的助手已在這邊追查電話來源。所以阿力拖下去。

對方說：「第二，放走五個人，讓他們自由離境，不准用詭計。」

「那五個人？」

「東方三俠。」

「他們不在我們手中。」

「但你們正要追緝他們。」

「還有其他兩個呢？」

「一個是梅爾。另一個是耶可夫。」

「梅爾和東方三俠可以自由離境，只有耶可夫是我們的人。」

「不！耶可夫已選擇了自由。」

「你如何能證明？」

「他就在我身邊。」於是電話中傳來耶可夫的聲音：「阿力對不起，我厭倦這種生活，放過我吧，我不會對他們透露國家機密，我只想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阿力認爲那的確是耶可夫的聲音。

他心裏於是想：好極了，這一回大可以一網成擒。

那一邊，阿力的助手寫了一張字條遞過來，他顯然已查出了電話的來源。

但是當阿力往字條瞥了一眼之後，原來上面寫住：「美國大使館」。阿力含怒將電話聽筒擲下，沒有再說下去。

憑外交條例，他們根本不能進入大使館去捉人。一怒之下，阿力令他的手下，加强對美國大使館發射輻射微波。

× × ×

其實馬連諾夫和耶可夫等人，這時並非眞的就在美國大使館之內。

只因爲「白俄聯盟」是目前莫斯科具有龐大勢力和反蘇地下組織，所以他們悄悄在電話街綫上面做了手脚。

也唯有如此，才可以氣煞那班「KGB」人員。因爲他們一定追查電話來源，但偏偏又無權入美大使館捉人，何況他們根本就不在大使館之內，又有什麼值得担心？只是苦了美國人而已！

馬連諾夫沒有再致電給阿力。

市區之內，怪事仍不斷發生。

十字車忙個不了，不斷有人中毒，不斷有人求救，也不斷發生火警。

過去莫斯科很少發生火警，但最近竟然燒到了海軍部去。

於是，繼羅西雅酒店發生火警之後，蘇聯海軍部也「神秘失火」的消息，立即被外國通訊社傳到了國外。

但是，上述消息只是表面的。有些內幕消息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們，根本就無獲悉，因爲蘇聯官方始終保密。

海軍部一場火警，事後發現一個收藏秘密藍圖的保險箱被人打開。

「KGB」特務奉命趕到現場調查，發覺保險箱結構精密，若非職業高手，無法可以將它開啓。

身爲特務頭子的阿力，被迫得喘不過氣來，他無權追問「失物」的內容，但却奉命在最短期限內，必須尋回失物。

海軍當局只告訴他：失物是一份檔案，編號是：「X1——F2Y」。

這彷彿數字遊戲，叫他如何去找？

他只能循例印指紋，搜索現場可能留下的綫索。莫斯科儘管在極權統治之下，仍有盜賊，也有阿飛。

但一般盜賊又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阿力想到這裏，不期而然又想起了那個電話——馬連諾夫的電話。

阿力懷疑這是「白俄聯盟」的人做的，也只有他們才可以。

阿力眞希望再聽到馬連諾夫的聲音，儘管他令人感到討厭。

爲了職責上的交代，爲了平息克宮頭頭的憤怒，阿力覺得只有馬連諾夫可以帮助他「走捷徑」解決此事。

但是，電話很多，就是沒有馬連諾夫的。阿力又急又氣，他再次下令派駐美大使館對面的的「KGB」人員，叫他們加强「輻射微波」的發射。

阿力甚至在電話中呱呱大叫：「美國人是罪魁禍首，我要他們一個個都死在不知不覺中，沒有了他們就天下太平了！」

沒有美國人是否天下太平就不得而知，但一旦沒有了美國人，蘇聯人就少了一個强有力的對手却是事實。

他的手下在電話中回答道：「已經加强了！」

「還要再加强！」阿力生氣地說：「加到最强。」

他的手下只好唯唯諾諾。

阿力剛放下聽筒，接綫生又將另一個由外間打入來的電話接給他。

阿力正在火紅火綠之際，所以那「喂」一聲，也覺震耳欲聾。

然而對方却是慢條斯理地說：「阿力先生，你一定受氣受够了，其實，你的頂頭上司還可能被槍斃，信不信由你。」

阿力認爲對方正是上次打電話來的馬連諾夫，他眞希望這「叛國者」也被輻射微波弄得神志不清。

阿力道：「你到過海軍部？」

馬連諾夫道：「何止到過，還參觀過秘密檔案的保險箱。」

「你小心聽着，那東西不能落入美國人手中。」

「我也這樣想，本人也是俄國人，雖然我不喜歡現政府，却不希望被美國佬統治。」

「對了，我們畢竟還是同祖同宗的兄弟。」阿力低聲下氣地說。

「好極了，兄弟，我的條件你考慮清楚沒有？」馬連諾夫道。

「都想過了。」

「有興趣嗎？」

「我們可以交易，但是——」

「但是，要連同海軍部的失物，也一併交還，讓你交差，是不？」

「對了對了。」

「不過，我也有附帶條件。」

「什麼條件？」

「除了先前提出的之外，我要你放出另一批人，就是你們在車房抓去的。」

阿力一怔：「他們也是你的人。」

「不！他們有些還是共產黨員，我那裏攀得上！」馬連諾夫道：「他們只是無辜者。」

「你爲什麼替他們求情？」

「我朋友爲他們難過，因爲他曾在該處借用電話，因此引起了你們懷疑。」

「你的朋友是誰？」

「東方三俠中第一個人。」

「呂偉艮？」

「對了。」

「他現在何處？」

「在我身邊。」馬連諾夫只是故意引起阿力的注意，其實借電話的是梅爾。

「哦——我明白了！」阿力恍然說道：「是他們與你一齊偷入海軍部！」

「不錯，但你們仍要保證他們安然離境，否則，失物會落入美國人之手。」

「千萬不可！」阿力說，「我們可以交易，但我要請示一下。」

「我不能等得太久了，因爲美國人的條件可能比你更好，最少他們有大量的美金，另外還可以供應我們一批新式武器，但我是個講義氣的人，想來想去，還是救人要緊。」

「好吧！我們再約一個時間，我立即去請示。」

「你要多少時間？」

「嗯，你不是在美國人那裏麼？」阿力說，「或者我打電話找你。」

馬連諾夫在電話中格格大笑：「你上當了，如果我此刻在美國大使館，相信你已不可能跟我交易。」

「好吧，那麼，黃昏時份，你再打這個電話找我。」阿力忽然又說：「但是，我如何證明你的確偷了那文件？」

「讓我讀出檔案編號：X1——F2Y。對不對？」

阿力沒有理由再懷疑。這麼秘密的檔案，等閒人不易一睹，更別說要讀出這麼長的古怪編號了。於是阿力匆匆離開他的辦公室，去向他的上司請示。

「X1——F2Y」究竟是什麼？

那是一張張的藍圖，放在一個印有「機密文件」的火漆封套之內。

內容如何儘管沒有人知道，但在美國國防部空軍設計發展局檔案中，也有同一編號的機密檔案。負責替美國空軍發展這種秘密武器的，是「蘭特公司」。

據說：「X1——」是一種性能優艮的小潛艇。而「F——2Y」，則是飛魚型戰鬥機的簡稱。

於是有人忖測，「X1——F2Y」正是小潛艇與戰鬥機的混合設計。

一些西方記者曾以此向蘭特公司查詢，但負責人守口如瓶。

不過軍事設計家也深信一種「入水能潛，出水能飛」的厲害武器，遲早也會面世。而上述設計正符合這想法。

但是，爲什麼美國國防空軍設計發展局的秘密檔案會出現於蘇聯海軍部？那眞的是只有天曉得。不過，馬連諾夫與阿力的交易，結果順利完成，這却是事實。

因爲蘇聯最高當局曾秘密下令：「不惜任何代價，取回失物。」命令中的「失物」，正是「X1——F2Y」檔案。

呂偉艮，阿生和林愛莉與東方三俠，連同梅爾和耶可夫他們，一行五人，在美大使館人員的陪同下，進入機場。

他們是獲得正式證明文件可以自由離境的。但是沒有人知道幕後竟然發生過這許多驚天動地的事。表面上，阿力已實踐了他的諾言，但是，美大使館是否仍受到「輻射微波」的影響？

李斯最近回到華盛頓，被證明的確受到輻射微波的影响，其他外交人員也染上各種不同的病症。李斯儘管公開指責，但他始終沒有說穿另一個秘密。

那就是：他秘密派人假扮成市政工人，偷偷將大樹上的射桿——改變了相反的方向——指向大使館對面的住宅，讓「KGB」人員在不知不覺中自食其果。

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卡達在聽取了李斯的秘密報告之後，也就「人權問題」發表公開聲明，目的正是爲了支持蘇聯國內的分離份子。儘管如此，蘇聯克宮的頭頭們，還是我行我素，甚至還叫美國人不要「干涉內政」。

總之，這是一場無形的戰爭，戰爭不但從未停止，而且正在加劇——不斷地加劇進行中。

（完）

馮嘉·文
盧令·圖

毒手獅王

（完）

虎將設計妙　獅王落阱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西北風終被獅王派出的殺手擊殺於海上，而司馬洛也終於找到了老洪和波比，他們同返老洪租賃的屋宇，司馬洛勸服老洪，大家合作，不再作單獨行動，也勸服波比退出這一次冒險行動，不久，媚媚到來，她稱讚了波比幾句後，走到老洪的身前像女兒對父親般，擁抱着他——

老洪輕撫她的肩，說：「別說什麼婆媽了，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我也知道你想說的是不容易用言語表達清楚的，所以別說了！」

「你明白就好了。」媚媚在他的臉頰上輕輕一吻。

「我們應該多謝她，」司馬洛說，「我們也跟到了崖上，我們看見那槍手放槍，我就讓她去對付那槍手，我自己下來。假如不是她，很可能我們都中槍了！你把那槍手怎辦了，媚媚，殺掉了嗎？」

「沒有，」媚媚說，「你也多謝得多餘了。他開了槍就馬上離開，也許根本不知道你們在下面出現。」

「你讓他逃了？」老洪說。

「我們來不及阻止他放那一槍，」媚媚說，「但我認得他是誰，他是羅得。」

「羅得？」老洪說，「他是零賣的，獨行俠。他並不屬於什麼人。」

「所以我也不追他了，開起槍來我鬥不過他的，」媚媚說，「這一次買他的人無疑就是獅王，但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這個人祇知道他要殺的人是誰，錢先到手就行了，付錢的人是誰倒沒有什麼所謂。不過他當然逃不掉的，我們已經通知了這裏的總部，他很快就會給捉起來了。反正他也是一個我們久已想得到的人，現在他自己出現，那正好了。」

「羅得祇是一隻小狐狸，」老洪說，「我們要的是獅子！」

「也許西北風已經告訴了我們怎樣可以捉到獅子了。」司馬洛說。

「西北風說了什麼？」媚媚問。

司馬洛微笑：「看來，我們又得把故事重講一次了！」

× × ×

當小江吼叫的時候，他可以吼叫得像一隻獅子，雖然他吼叫的對象是老洪，而老洪的年紀是比他大得多的。他有吼叫的理由，也有吼叫的資格。他年紀比較輕而能夠掌管這個部門，當然是有他的特殊才幹，所以他發脾氣的時候亦不會有人對他不服氣。

他發脾氣的對象少了一個，那就是波比。波比不是他的人員，因此也不會坐在他的寫字間裏了。事實上波比已經回家了，正如司馬洛所講的，波比沒有受過正式訓練，不應該參加這種事情，雖然到此爲止波比一直都幹得很好，但是到此爲止也就算了。

小江數出老洪犯了些什麼錯誤，以及他不應該亂去殺人，以及老洪這種行爲簡直是等於自殺。之後，小江的吼叫就停止了。他再沒有什麼好吼叫的。在他們這個組織裏並沒有紀律處分這回事，小江雖然是主持的人，但他的手下對他的服從也祇是基於合作精神而已，大家都知道假如不依他的命令做事，也不會受到紀律處分，除非是反叛，就可能受到處決的命運。他們服從，是因爲他們信服小江的決定。而即使不依指示去進行，通常也不過是爲了把事情做得好一點。他們甚至去殺人也不一定會受到處分，因爲他們不會濫殺，而殺的人是馮安以及一個著名的殺手，老洪當然更不會受到處分。

而且司馬洛與媚媚都是對老洪投以同情的眼光。小江的咆哮好像連珠炮似的，當彈藥用完了之後，炮就不響了。

小江坐回他的座位後面，忽然露出一個微笑，聲音也變得柔和起來：「老洪，我很不贊成你染上司馬洛那種壞習慣，我也不希望你以後再使用這種壞習慣，不過，我不能不承認，你這一次幹得很好。假如不是你這樣逼，西北風很可能永不會說出那幾句話！」

老洪，媚媚和司馬洛都微笑了，鬆了一口氣。

「不過，」小江的表情忽然又變成嚴肅，聲音也提高了，他伸起一隻手指，「這一次完全是運氣，電腦告訴我你能夠活着回來的機會是百份之十五！這完全是運

氣！運氣不是永遠用不完的！」

「那麼，」司馬洛說，「電腦有告訴我們西北風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西北風說的是：他的臉……馬剛……沙達城。」小江說。

「不一定是這個次序，」司馬洛說，「一個人臨死之時說話可能會把次序倒亂了的！」

小江點點頭：「我也知道，我們都知道，電腦自然也知道，而且電腦比我們知道得更多。電腦把所有的有關資料都配合到這句話上面來加以研究了，但是仍然研究不出馬剛的臉究竟是怎麼了！」

「馬剛是誰？」三個人都幾乎一齊問道。

「馬剛是一位醫生，」小江說，「也許應該說是一個醫生，因爲這個人是不大值得加以尊稱的。他並不是一個很有醫德的醫生，電腦告訴我們應該是馬剛，因爲馬剛與西北風是有過交易的。」

「哪一種交易？」司馬洛問。

「有些藥是醫學上禁止使用的，也有些方式是禁止使用的，但馬剛祇要有錢就行了，」小江嚴肅地說，「而西北風有好幾次就是僱用馬剛做這些事情。有一次馬剛用藥替一個西北風捉到的人注射，不能自制地招供。但這藥是有強烈的副作用的，那人事後就變成了白痴。他們交易的地方就是在沙達城。在醫學上，馬剛是個天才，但是他就是沒有醫德。他坐牢就是因爲非法墮胎而給拘捕了的！」

「馬剛現在就在監獄裏？」司馬洛問道。

「出去了一年，」小江說，「而且跟西北風也再沒有交易了。他們一度是相處得很好的，可能是情人，你知道，那種男人與男人之間的醜惡愛情。」

「哦，」司馬洛說，「我們倒不知道西北風原來也是好此道者。但爲什麼他們分手了呢？」

「因爲西北風不想跟一個坐過牢的人來往，」小江說，「西北風認爲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爲什麼馬剛沒有因爲用藥使人變成白痴那件事而被捕呢？」司馬洛問。

「沒有證據，」小江說，「這還是馬剛在監獄裏對同囚誇口說出來才傳到我們的耳中的。一個白痴的人不會作證。」

「馬剛現在在什麼地方？」老洪問。

「我們正在找他。」小江說，「照我們所知，他與西北風分手之前，他的臉並沒有什麼不對，但無論如何，馬剛一定能提供一點資料的。你，司馬洛，電腦說你可能知道馬剛在什麼地方。」

「你的電腦一定搭錯了一條綫！」司馬洛說。

「電腦說假如提起白痴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可能會抓抓後腦，那就表示你是知道的了。」小江說。

「這個——」司馬洛大爲尷尬，「我沒有想到你這東西是那麼靈的。」

「誰叫你去玩它？」小江微笑，「你玩過它，它對你有所認識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是打算說謊，你得明白，馬剛是一個相當普通的名字，我聽過的也有不少個，你提到醫生，我才能肯定你所講的究竟是哪一個。」

「總之你認識這個人了，」小江說，「因此你最好也帮帮忙，告訴我你認識的這個馬剛現在究竟又是在什麼地方吧。」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一年之前我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你明白的，這種人，一年之前在一個地方，一年之後就可能是在另一個很遠的地方了。但我替你去查查吧！」

「何不讓我們替你去查呢？」小江說「你的壞習慣又來了，難道你不知道你是不適宜露面的嗎？」

「我自己去查，」司馬洛說，「我有私人的理由。不是壞習慣！」

小江凝視着他。

「我不是騙你的，」司馬洛說，「我雖然喜歡自己行動，不受干擾，但是我並不喜歡隨時受到殺手的襲擊。這樣好了，你們去找這個布魯斯，馬剛的事情交給我好了。」

「我們已經在找布魯斯了，」小江說，「布魯斯這個人雖然不容易找，但是決不會比獅王難找！」

「我們來個競賽如何？」司馬洛說．「看看是我先找到馬剛還是你先找到布魯斯，而且我再讓一步媚媚跟着我走。」

「我並不覺得這是讓步，」小江說，「你知道反正我是會派一個人跟着你的，與其是一個你不認識的人，不如是一個你認識而且在你身邊的人了。」

「這也是電腦告訴你的？」司馬洛問道．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小江說。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司馬洛說，「就算我是這樣好了。」

× × ×

「你眞的是有私人的原因嗎？」媚媚問。

「眞的。」司馬洛說。

「不能告訴我？」媚媚問。

司馬洛搖頭：「因爲這是很私人的原因，關係別人的秘密，一位朋友。我這位朋友不會高興有別人知道，因此我亦不打算告訴別人了！」

「那麼，我們不談公事好了！」媚媚說。

她慢慢地伸手，解開司馬洛的睡衣的第一顆鈕子。

「很好，」司馬洛說，「還是熄了燈吧！」

媚媚伸手關燈掣，床一幌，她的手摸了一個空，差點仆在地上，司馬洛把她扶住了。

不是地震。他們現在是正在一艘客輪上。雖然世界上的交通是愈來愈進步了，但是仍然有些地方是飛機飛不到的，他們走的就是這樣一個地方，祇能夠坐船去，而且旅程要兩天兩夜。

兩天兩夜在一艘船上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幸好是兩個人。一個人就要悶死了。兩個人倒還有一件可以打發時間的事情好做。

當司馬洛扶住她的時候，她就可以伸手出去把燈熄了。

睡房中黑暗下來，她離開了司馬洛的懷抱，走開了。

「你在幹什麼？」好一陣之後，司馬洛問。

一陣閃亮使他看見她正在做什麼。那是窗外亮起來的閃電的電光。在電光中，司馬洛可以看見她正在把身上的最後一件衣服脫下來，正在遞起一條腿，把這最後一件衣服脫離脚尖。

跟着她又回來了，在他的身邊躺下。司馬洛的手輕輕放在她的小腹上，慢慢向上移動。

電光又閃，但是並沒有雷聲。也許雷聲是响在很遠，他們聽不到的地方。當電光閃的時候，她身上凹與凸的地方就形成了好些光面與暗面。祇有一個地方的黑暗不是由光綫形成的。

他把她輕輕擁進懷中，她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而他也是一樣。他的手的觸碰使她的呼吸急促起來，而他的指尖的感覺也使他自己的呼吸急促起來。

後來，當他的雙手都離開了她的身上時，她就知道他是正在幹什麼了。果然，當電光再閃的時候，她就看到最後一件衣服也正在離開他的身上。

跟着他們就貼住了，然後就是更進一步的緊貼。

外面，暴風雨祇是正在醞釀之中，但這裏面，則暴風雨是已經開始了。

× × ×

外面的暴風雨結果並沒有醞釀成功。第二天早上天是晴朗的，再第二天早上，司馬洛與媚媚還是在風和日麗之下踏上碼頭。那是一座島，而他們是與許多遊客一起登岸。

司馬洛和媚媚走向停在路邊的一列的士，一面揮着手：「看看這裏，這是一個游泳的天台，當然，我們很可能沒有空享受這裏的陽光沙灘和海水了。」

「我猜你是來這裏找卡佛爾的吧？」媚媚說。

「你對於地理課本上沒有的知識倒也相當豐富。」司馬洛瞥了她一眼。

「當然，」媚媚說，「我們是受過訓練的。這是他的島。」

「你說得很對，」司馬洛說，「我是來找卡佛爾。你在酒店裏等我！」

他們上了的士，司馬洛對的士司機說了他們住的酒店的地址，的士司機就把的士開動了，車子轉了第二個彎的時候司馬洛就覺得情形不對。他說：「唏，這條路走得不對！」

「這是一條新路，」的士司機說，「可以更快！」

「這並不是一條新路，」司馬洛說，「別當我是傻瓜，我以前來過的！」

那司機還把車子繼續朝着他所說的那條「新路」開去。

「聽我說，」司馬洛伸出一隻手掌去，「我這手掌就是一件可以致命的武器，你想不想我在你的頸上試一試？」

那的士司機苦笑着聳聳肩：「這不關我事的，先生，是老板要見你，你就是把我殺掉了，他還是會見得着你的。」

司馬洛與媚媚交換了個眼色。司馬洛也聳聳肩：「那很好，反正我也是要見你的老板了，你載我去，那我連車費都可以省回了。」

「誰是你的老板？」媚媚問。

「這裏祇有一個老板，」司機說，「你要見的老板，當然就是我的老板了！」

車子把他們載到了沿海的路上，後來登上山坡，到達了一座小山的山頂。那山頂上有一度潔白的圍牆，圍着一座巨大的住宅，住宅的壁牆也是白色，屋頂上則是鋪了橙色的瓦片。塗成金色的鐵柵已經打開了，車子直駛進去。到了屋前的陽台前面。陽台的陰影裏一個穿白色西服但沒有結領帶的人站起來。

他看來是一個墨西哥人，唇上有兩撇那種南美洲式的濃黑鬍子，身裁壯碩而微眸，樣子看上去是一個很隨和的人，但是眼睛並不隨和。而且他也不在微笑。

司馬洛下了車，然後替媚媚也打開了車門。

「兩位上來吧，」那人說，「歡迎之至！唏，你，司機，帮帮手把他的行李搬進屋子！」眼光又回到司馬洛和媚媚的身上來。

「讓我來介紹吧，」司馬洛說，「這是我的朋友張媚媚小姐，這位是卡佛爾先生，他是這裏的王——當然，是沒有冠冕那一類！」

卡佛爾微笑了：「張小姐，歡迎之至，請裏面坐吧，裏面有女人會帶你參觀你的房間，我跟呃——關先生有些生意要談的！」

媚媚服從地進了屋，卡佛爾又在白色的籐椅上坐下來了，司馬洛也在他對面的籐椅上坐下。一個僕人已經推來了一隻車子，車上有冰，有茶，有檸檬也有酒。

「來一點冰檸檬茶？」卡佛爾問，「這天氣喝這個最好的！」

「很好，」司馬洛說，「謝謝你！」

卡佛爾很殷勤地親自動手替他弄了一杯飲料，那個僕人退開了，卡佛爾拿起自己的杯子，再呷了一口，然後司馬洛問道：「究竟有什麼事呢？」

「這正是我想問的。」卡佛爾說。

「你想問我？」司馬洛顯得有點啼笑皆非地，「是你把我請來——簡直是綁架回來的！」

卡佛爾向四周圍一揮手：「這是一座美麗的海島，是我的，我沒有官職，但是連市長也要向我請命，所以我簡直是等於一位國王了。我也並不苛求，我不要去搶奪別人的地盤，祇要能够保持我這個小天地就算了，而我也很落力保持我這個小天地。我很有興趣知道有些什麼人來去。當我發覺一位老朋友改名換姓而化了裝駕臨時，我就感到很好奇了。你看，沒有人逃得過我的指縫而溜進來的！」

「我那位女朋友又如何？」司馬洛問道。

「你總是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在身邊的，」卡佛爾說，「這是你的招牌！」

「這不是招牌，」司馬洛說，「她不是普通女人。我看你的情報網似乎有加强之必要了！」

卡佛爾顯得頗為尷尬，不過他仍然强調：「即使我認不得的人溜了進來，要攪什麼事的話，我還是不會放過的！」

「我們並不是來這裏攪什麼事，」司馬洛說，「我之所以要守秘密就是因為不

想有人知道我來找你！」他很高興卡佛爾亦不知道他是已經「死掉」了，既然卡佛爾也不知道，那很多人都不會知道，這樣，有認識他的人看見他時，亦不會傳說他是還「活着」了。

「你找我有什麼事？」卡佛爾問。

「馬剛。」司馬洛說。

「我還以為我們已經忘記了馬剛！」卡佛爾說。

卡佛爾是利用過馬剛的。有一次司馬洛把一個卡佛爾渴望得到的人送來，卡佛爾就用馬剛替這人打了一針，而司馬洛也沒有反對，因為那個人把卡佛爾的一個手下全家都殺了，卡佛爾要他供出誰是同謀。卡佛爾是不喜歡殺人的，也更不喜歡有人殺他的人。他們都同意把這件事忘記！

「我已經忘記了馬剛替你幹過什麼，」司馬洛說，「我祇是想知道馬剛在什麼地方。」

「找他幹什麼？」卡佛爾問。

「談談，」司馬洛說，「與你沒有關係的，因為我知道他最後是替你做事。」

卡佛爾想了一會，然後說：「他並沒繼續替我做事，不過他還是在這裏的！」

「我可以跟他談談嗎？」司馬洛問，「我有些私人問題想問他的。」

卡佛爾想了一會，然後說：「我看你這些問題他大概是不大願意回答的吧？」

「假如他樂意回答，」司馬洛說，「他會去找我，用不着我來找他了。」

「讓我這樣說吧，」卡佛爾道：「我不喜歡馬剛，假如他是喜歡女人的，反而沒有所謂，但他喜歡男人。這是我的島，我的野心不大，而馬剛這種行為我不喜歡，所以，假如你把他帶走的話，我更加欣賞了！」

「那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告訴我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吧！」

卡佛爾伸手在司馬洛的腿上一拍，哈哈笑起來：「你在這裏享受好了！天氣這樣熱，我把他送來給你不是更妙了嗎？」

「這就更好了，」司馬洛說，「多謝你！」

× × ×

馬剛是一個看來很可憐的小人物，身裁矮小，頭髮禿禿的，打扮得很襤褸，鼻子上架着一副圓圓的鋼邊眼鏡。他給帶到那大花園中間一片圓形的空地上，陽光之下，他用一隻手遮在眼睛上面，就像這陽光對他是一種虐待似的。雙眼則是瞇成一綫的。

看見司馬洛站在那裏，他的嘴巴咧成一個相當牽强的微笑：「呀，司馬洛先生，許久沒有看見你了！」

「坐下來吧！」司馬洛說。

「我們不能在一個陰凉一點的地方談嗎？」馬剛說，「我——有點怕陽光！」

「這是卡佛爾先生的好意，」司馬洛說，「這裏，祇有天知地知我知，沒有別人知道我們談什麼。」

「我們——要談些什麼？」馬剛惶恐地問着，坐下來又立即站起，就像坐在燒紅的炭上似的。事實上也是差不多。那石櫈已經給太陽晒得很熱了。他不坐了，寧可站立着，也怪不得司馬洛不坐下來！

「馬剛，」司馬洛說，「你一生都沒有做過一件好事，我現在就是給你一個機會做點好事！」

「我——近來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呀，」馬剛說，「我簡直已經是退休。」

「你記得你的朋友西北風嗎？」司馬洛問。

「我們已經不是朋友了。」馬剛說。

「他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你知道嗎？」

「我知道，」馬剛說，「我——很為他難過。」

「不值得為他難過。」司馬洛說，「你知道他是為誰工作的嗎？」

「我不知道。」馬剛說，「他從來沒有講過。」

司馬洛說：「讓我簡簡單單對你講一次吧。我們正在找一個叫獅王的人，結果我們祇找到了替他做事的，他可能知道獅王的所在，但獅王及時把西北風殺了。我們祇知道西北風死前講了幾句話。」

他把那幾句話告訴了馬剛。

「但……我不知道，」馬剛說，「我不明白，這……一點意思都沒有。」

「你最好動動腦筋想清楚，」司馬洛說，「這也是為了你自己的好事，假如你知道什麼不說出來，那獅王不會感激你的，你祇會成為黑名單上的下一個！」

「我眞的不知道什麼！」馬剛苦惱地掩着臉，不，司馬洛的恫嚇的確是有效的，馬剛果然正在開始用腦了。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走來走去，等待馬剛用腦。

「這一點道理都沒有，」馬剛說，「我的臉，怎麼扯到我的臉上來了？」

也許不是別人的臉？」司馬洛說。

「問題是在他與我分手之後才替獅王做事的。」馬剛說。

「你不是說不知道他替獅王做事的嗎？」司馬洛問。

「是你告訴我的，」馬剛解釋，「你提過他替獅王做事，他跟我分手的時候就是有了一份新的工作，這份工作顯然也就是替獅王做的工作了。因為他顯得那麼高興，又是那麼神秘的，似乎認為他大展鴻圖的機會已經來到了。這當然就是他開始去替獅王工作的時候了。」

「那即是說，」司馬洛說，「你是在他開始替獅王工作之前才認識他的了。」

「是的。」馬剛說，「照你現在的講法，我猜就是這樣的了！」

「那麼，」司馬洛說，「很可能獅王也不知道他是認識你的了！」

馬剛聳聳肩：「除非是他自己提起或者獅王查出來了吧？總之我一直就沒有再見過他了！」

「但你一定知道一些關於獅王的事情，」司馬洛說，「不然他不會提起你的名字的！」

「我跟獅王有什麼關係？」馬剛說，「為什麼我會知道關於他的事情？」

「也許你替他做過什麼工作？」司馬洛問。

「我知道我沒有。」馬剛說。

「你見過獅王嗎？」司馬洛問。

「當然沒有，」馬剛說，「我跟這個人毫無關係，我怎會見過他？」

「那你看見他也不會認得了?」司馬洛問。

「我不相信我會認得他，」馬剛說，「我聽過有這個人，如此而已，但我並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的。」

「那麼你可能見過他而不知道是他了。」司馬洛說。

「這個——我不知道，」馬剛愕愕地看着司馬洛，「究竟他是什麼模樣的?」

司馬洛拿出一張照片遞到他的眼前，馬剛用手擋着陽光，細細看着那張照片，司馬洛則細細地看着他的表情。馬剛終於說：「這是一張很久以前的照片了，我是說，那髮型，那身衣服——」

「十年以前吧，」司馬洛說，「許多年來一直沒有人見得到他，自然，見得到他的話，就已經把他抓起來了！」

馬剛搖搖頭：「我不相信我見過這個人！」

「想清楚一點，」司馬洛說，「你能帮我這個忙，其他的事情我會忘記的。」

「你得讓我知道得詳細一點，」馬剛說，「我不是不想出力，但，你得讓我知道得詳細一點，西北風的死究竟是怎麼回事?」

司馬洛告訴了他這件事情的經過，馬剛一直在傾聽着，當司馬洛說完了之後，他揮揮手：「等一等！讓我想清楚一點，讓我想清楚一點！」

馬剛在那太陽光下兜着圈子，第一次沒有用手去遮着陽光，也許是暫時忘記了。他那樣子倒像是一隻沒有了頭的蒼蠅，已經不辨方向了。不過最後，他卻還能辨別方向而回到司馬洛的身邊來。他說：「至於這張臉，我祇有一個印象，我記得我祇跟西北風談過一次有關臉的事情。但這件事情似乎沒有什麼關連的。」

「什麼臉?」司馬洛問。

馬剛露出一個相當自豪的微笑：「你大概也知道的，司馬洛，在醫學方面，我是一個天才，有許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我都可以辦到！」

「你的意思是別人不肯用的藥你肯用?」司馬洛諷刺地道。

「不，不，」馬剛說，「我的意思是，我簡直可以創造這個奇跡。你知道，假如我做整容師，我也可以賺很多錢的，現在也許不行了，我老了，手會發抖，但是以前——我的確創造過奇跡。一個人來找我，他的臉給燒得完全壞了，一隻眼睛也瞎了，我替他動手術，換一隻眼睛，換臉皮，使他恢復原來的樣子，一模一樣。世界上有別人能夠這樣做嗎?我就對西北風講過這件事。我們互相吹牛，誇耀自己的最高成就。他告訴我他的樣子雖然不好看，但不知有多少女人追他，他都不屑一顧。他說的這些，當然是吹牛，但我所講的卻是眞事！」

「這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他的。」馬剛說。

「你不認識他，那你怎知道你是替他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司馬洛問。

「照片。」馬剛說，「他帶來了照片。我就按着照片做。這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得——」他忽然不說下去。

「你得什麼?」司馬洛問。

「我——我得找眞人的皮膚代替，這人的臉上已經沒有皮膚，我找到了兩個剛剛死去了的屍體，把皮膚剝下來——你說過你會忘記這些事情的。」

「這兩個屍體，是你殺的?」司馬洛問。

「不，不，」馬剛說，「你有辦法又有錢就可以買到了。我眞的沒有爲了這件事而殺人。有些人窮，在醫院快死了，價錢適合，就把自己的臉賣掉。假如換了是我，我也沒有所謂，人都要死了，死後臉皮反正也是要腐掉的，假如能賣錢，爲什麼不賣?」

「這就是西北風所講的那張臉?」司馬洛問。

「應該是的，」馬剛說，「他說臉，一定是一張很特別的臉，當然不是我的臉，我的臉一直都是這樣的，又沒有什麼特別。」

「那這張臉跟獅王又有什麼關係?」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馬剛迷惘地搖着頭，「你說臉，我就祇能告訴你這些了！」

「我看，你還是跟我走吧。」司馬洛問。

「跟你走?」馬剛又大爲慌張了，「走——走到什麼地方去?」

「回到我們那裏去好好地談談，」司馬洛說，「這裏是談得不詳細的。」

「我——我再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了！」馬剛說。

「你可以告訴我們那個人是什麼樣子的。」司馬洛說。

「我怎麼記得起?」馬剛說，「已經這麼久了！」

「別跟我來這一套吧，」司馬洛說，「這是你的傑作，你會不記得?尤其是這種特別的傑作，照着一張照片把一張臉的每一個部份一點一點地重新製造出來。不，你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這……難道你要我再替你改一張這樣的臉?」馬剛吶吶着。

「這倒也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說，「就依你好了！」

「我——我——」馬剛苦着臉。

司馬洛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微笑着：「你應該慶祝自己的運氣好，馬剛，是我先找到了你，假如是獅王先找到了你，那時你會怎樣?」

「但——他的事情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呀！」馬剛說，「他捉我有什麼用?」

「就是這樣才糟糕，」司馬洛說，「他不相信你會不知道，他一定會用各種方法使你招出來，你愈不招，他就會多用幾種手段，也許最後他會用你那種藥也說不定！」

馬剛不由得一陣發抖。他自己會用那種藥，他當然是最明白那種藥對人的作用。他說：「你已經答應過，忘記了那件事的！」

「那你自己決定好了，」司馬洛說，「假如你不願意走的話，那你大可以留下來！」

「你在開玩笑！」馬剛說，「我不跟你走，你不還是要把我捉走嗎?」

「所以，」司馬洛說，「很好，既然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走吧！」

他扶着馬剛的肩，向屋子走回去。卡佛爾正在廳子裏跟媚媚談着話，司馬洛知道他大概是講什麼了。

他是這裏的王，他沒有野心，不打算向外發展。單單做一個地方的王就够好了，何必這樣複雜?他不喜歡去犯人家，但是也不喜歡人家犯他。卡佛爾就是喜歡來這一套。

× × ×

第二天晚上，馬剛已經在小江的總部裏，在小江的面前。

那張椅子其實是一張很舒服的椅子，然而馬剛坐在上面則是一點都不舒服，就像上面滿佈了釘子似的。

他已把他與西北風之間的故事對小江講了一遍。

「很好，」小江說，「我們現在還不明白爲什麼西北風死之前要提起你，不過，假如我們談得詳細一點，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我們的忙的！」

「我得先要知道，」馬剛說，「假如你們用完了我之後，你們又會怎樣處置我！」這就是椅上的釘子。

「我記得你以前好像有過一些不名譽的事情，」小江說，「不過，我已經記不清楚，而且記錄也已經失掉，再也找不到了。」

那張椅子似乎舒服得多了。

小江又說：「至於以後，你既然是一位天才，也許我們這裏也有點工作可以給你做的。」

「你能够保證嗎?」馬剛問。

「馬剛先生，」小江說，「我不保證你什麼。」

「讓我來保證好了，」司馬洛說，「我保證他剛才的話，不是說着騙你的，江先生，你對我保證，我對他保證，這樣如何?」

「我相信你。」馬剛對司馬洛說。

這似乎又使小江的椅子變得不大舒服了。

馬剛信任司馬洛而不信任他，這件事實在有點不是味道。但司馬洛則不大重視味道與否。他說：「現在行了，我們可以進行了！」

小江也祇好忘記了滋味的問題了。他說：「很好，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工作了。我相信最好的辦法就是用警局找尋犯人那種砌圖的幻燈片，你知道，先是面型，然後其他的五官。這之後我們祇要把砌好的圖片放進電腦——」

「不，」馬剛說，「這樣太浪費時間了！」

小江瞪目瞪着他。也許這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批評他的電腦是浪費時間的東西，而他一直都認爲電腦是他的部門之中最有用的設備，而最有用的地方就是節省時間了。他說：「你認爲有更節省時間的辦法嗎?」

「祇要給我一些黏土。」馬剛說。

「什麼黏土?」小江問。

「你的意思是雕塑用的黏土?」司馬洛馬上心領神會地問道。

「對了，」馬剛說，「正是。我不是一個雕塑家，不過我能够把皮肉弄好，黏土應該不成問題的。我祇要照樣弄一張臉就行了。」

「這——也是一個辦法，」小江說，「不過黏土的顏色……」

「你們這裏總有畫家的吧?」司馬洛插嘴道，「黏土的臉譜弄好了之後，再請畫家添上顏色，繪成眞人似的，拍一張照片——」

「對了，」馬剛說，「這正是我的意思！」

小江紅着臉瞪着他們：「你們是在跟我開玩笑嗎?也許你們是早已經商量好了這個辦法了的?」

「我們並不是早已經商量好了這個辦法，」司馬洛說，「也許毛病還是在你的方面。假如你不是太倚賴你的電腦——」

「別提了，」小江不耐煩地說，「你要黏土，我給你黏土好了！」

「並且給我一間房間，和三天時間，」馬剛說，「我不想受到打擾！」

「我們有的是房間，」小江說，「但是，假如你企圖逃出去的話，那你是做夢了。」

「我並不是企圖逃出去，」馬剛說，「當我工作的時候，我不喜歡有助手，也不喜歡有人打擾。你可以在房裏裝一隻電視眼監視着我，但是不要擾我。這也許是我的最後一件傑作，我要好好地完成！」

「我祇是希望你快點完成，」小江說，「很好，我現在替你安排好了！」他按動了桌上的喚人鈴。

有二個人員進來，小江向他們吩咐了，他們就把馬剛帶了出去。

馬剛出去了之後，司馬洛問：「你眞的打算用電視眼監視着他嗎?」

「當然了，」小江說，「他給帶去那間房間就是有電視眼設備的。他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人，總不能够他說怎樣做我們就隨他怎樣做的。」

「外面消息如何了?」司馬洛問。

「假如是你問的關於你自己的凶吉的話，」小江說，「並沒有人傳說你並沒有死去。」

「但根本就沒有很多人知道我是死掉了的呀！」司馬洛說道。

「不錯，但沒有傳說你沒有死，也等於說你去找馬剛這件事還沒有傳到獅王的耳中，獅王還沒有派人來對付你。」小江說。

「和老洪。」司馬洛說。

「老洪倒是不值得担心的，」小江說，「在這件事情解決之前，我禁止他出外，讓他在總部裏做坐桌子的工作。沒有人能進這裏來謀殺他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我倒眞希望馬剛能帮得到我們一些忙！」

「也許布魯斯更能帮我們的忙。」小江說。

「爲什麼這樣說呢?」司馬洛問。

「因爲——哦，我還沒有告訴你，是不是?」小江說，「我們已經找到了布魯斯。」

「抓回來了?」司馬洛問。

「當然沒有！」小江說：「我們要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老板，因此我們現在就是等着他與獅王聯絡。目前我們祇是在監

視着他而已。」
「幹得很好，」司馬洛說，「還需要我的帮忙嗎？」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的地方，」小江說，「當然，你是可以參加監視的，但這不一定需要你去做，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假如你再出去，那是你自己去身陷險境了，所以我奉勸你還是留在這裏，看着我們的馬剛先生工作好了。」
司馬洛打個呵欠：「我認為我先睡一覺再看也不遲，他還是剛剛動手，也看不出什麼瞄頭的。」
「對了，」媚媚挽着司馬洛的手臂，「睡覺，這是一個好主意。」
小江乾咳起來，司馬洛站起來對他微笑：「這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了——我好像從沒有聽說過你睡覺的，你實在需要不需要睡覺？」
「逼不得已的時候才睡，」小江說，「我不能說這是一種我所喜愛的運動！」
「怪物！」媚媚批評着，便挽着司馬洛的手臂，把他拉走了。他們當然就是回到他的臨時宿舍裏，由於司馬洛暫時是還不方便回家睡覺的。
「別睡得太落力，」當他走出門口時小江忽然在後面叫起來。
「呀，」媚媚說，「起碼他懂得什麼是睡覺的藝術，但也不能太不落力的，是不是？」
「當然了。」司馬洛說。

× × ×

他們給電話鈴聲吵醒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不過他們已經睡了五個鐘頭。
那就是小江打進來的電話，小江說：「你下來一趟，司馬洛！」
「你果然是不需要睡覺的！」司馬洛嘆口氣道，「但這却並不就是說別人也不需要睡覺！」
「我要你來看看馬剛的傑作！」小江說。
「哦，」司馬洛說道，「他提早完成了？」
他趕忙穿上了衣服，走到馬剛工作的房間，馬剛似乎正在向小江抗議，而房中果然已經有了隻初步塑好了的黏土臉譜，司馬洛出現，馬剛便轉向他去爭取同情。
「我的工作還不曾做好呀，」馬剛說，「還有許多細節，還有顏色。」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說：「我看你的傑作是到此為止了，馬剛，這個人就是布魯斯。」
「不是你們要找的人？」馬剛問。
「是我們要找的人！」司馬洛說，「不過已經找到了。」
馬剛的兩肩也垂低了兩吋，顯得相當洩氣。
司馬洛說：「但你還是帮了我們的忙，我們答應了你的，我們也不會反悔！」
馬剛聳聳肩：「那麼讓我完成好了，反正你們現在也沒什麼工作要我做的。」
這時候一個人員走進來，把一隻雞皮紙袋交給小江，小江從裏面抽出布魯斯的照片來：「這就是那個人，對不對？」
馬剛凝視了那照片好一陣：「這是一個洋人！」
「對了，」小江說，「這當然是一個洋人，小孩子也看得出來，這是一個美國人，他的名字就叫布魯斯。」
「我不知道我那個人是不是叫布魯斯，」馬剛說，「但他不是一個洋人。」
「什麼？」司馬洛和小江都一齊驚愕地問。
「我替他改容的這個人，」馬剛說，「他並不是一個洋人！」
「你肯定嗎？」司馬洛和小江一齊問。而當他們一開了口之後，便又同時感覺到這是愚蠢的一問了。
馬剛也馬上指出他們這一問是多麼愚蠢。馬剛說：「我是一個醫生，西方人的皮膚色素與東方人是不同的，我替他把皮膚割開過來，小心處理過，難道我看不出來嗎？而且還有那頭髮，亦不是深咖啡，而是黑頭髮，那不是一個洋人！」
「那你替他動手術的人就不是布魯斯了，」司馬洛說，「而是一個像布魯斯的人。」
「我不認識這個布魯斯，」馬剛說：「雖然他不是金髮碧眼，但是我看他的輪廓和頭髮顏色，我就知道他是洋人了。」
小江和司馬洛面面相覷着。馬剛說：「這個布魯斯究竟又是什麼呢？」
「他就是獅王的手下！」司馬洛說：「懷疑是獅王的手下，獅王總是退居幕後，從不出面的，他需要一個人代替他死去了的兒子，與各方面做聯絡的工作，我們懷疑布魯斯就是這個人。」
「那麼現在證實他就是這個人了！」馬剛說，「西北風想告訴你們的就是這一點。」
「那麼他並沒有帮我們什麼大忙了，」小江說：「我們也是差不多已經肯定了的！」
「我却不認為這是西北風想說的，」司馬洛說，「他眞要告訴我們的話，他提起布魯斯的名字就行了。」他搓着自己的下頷，在房中走來走去，自言自語似的，「這裏面一定有點關連。有一個人叫馬剛替他整過容，然而這人雖然像是布魯斯，却實在又不是布魯斯，偏偏西北風替我們指出來……西北風逃走之後，獅王並沒有派人去殺他，祇是把他放棄，證明認為西北風不知道獅王什麼秘密，直至西北風的情形令他有點不安了，他才派人來殺他。但西北風實是知道一點秘密的，而獅王並不知道他知道。這秘密就是有一個與布魯斯樣貌相同的人去找馬剛整過容——」他轉向馬剛問，「你說那人的臉是給火燒壞的？」
「是的。」馬剛說。
「你有問他是怎樣發生的嗎？」司馬洛問。
「我不問這些問題的。」馬剛說。
「以你醫生的意見，」司馬洛說，「你認為是在什麼情形之下發生的呢？」
「他是這裏——這裏也有一點給燒了的，」馬剛在身上指點着，表示那個人是面部受了火燒，而此外也有肩部和頸部都有一點，「照我看，他並不是火災逃出來的人！」
「那麼是怎樣的情形之下受傷的呢？」司馬洛又問。
「我看是化學的爆炸！」馬剛說，「很強烈的火撲面一噴，就是這樣。我認為他活得下來實在運氣很好了。那是熱度很高的火，燒得快也熄得快，假如他的頭近前一呎，可能他整個頭部也要給燒掉了，我沒有問他，但我相信他是研究什麼化學時受傷的，他痊癒了，但臉沒有了。」
「布魯斯以前是研究化學的，」小江說，「他是個科學家，後來有一段時間把他的所學用以製煉海洛英上！」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布魯斯是什麼人，」馬剛說，「但我經手那一個並不是洋人！」
「科學家……」司馬洛皺着眉頭。
「而且，」小江說，「記錄上也指出有過這樣一次爆炸，後來屋子着起火來，救火車趕到時人都逃了。但那是布魯斯研究的地方，時日也是差不多你所講的那個時候。」
「似乎愈講就愈證明了西北風要指出來的人就是布魯斯了，」司馬洛沉吟着，「唯一的矛盾就是，你那個布魯斯却不是洋人！」
「假如弄錯，是你們弄錯了，」馬剛說，「不是我，我是個醫生，而且這種事情就是剛剛唸完醫科出來的大學生也不會弄錯的，何況是像我這樣老資格？」
這時一個人員匆匆走進來了：「江先生，布魯斯要離開了，他正要放棄那間屋子離開，到別的地方去，羅偉他們請示要不要制止。」
「讓我去跟他講，」小江說。他馬上走出去了，把司馬洛和馬剛留在房間裏。
現在既然沒有人制止他，馬剛便又繼續去弄他那隻黏土的頭像了，他還是認為這是一件傑作，把黏土一點一點加上去，以使那輪廓更細微和更分明。
司馬洛則祇是在那裏走來走去，動着腦筋，腦子裏很亂，似乎有一個答案，正呼之欲出。
他却不知道不祇他正在用腦，馬剛也正在用腦。
半小時過去了，馬剛忽然說：「我是壞人，也許我習慣了總是向歪處想吧，但，司馬洛，你憑什麼認為這個什麼布魯斯就一定是美國人呢？」他伸手向那張照片指指，顯得不屑地。
司馬洛的腦子裏就像有一度電光閃過。「對了！」他叫起來，「正是這個問題。這不是一個洋人，為什麼他叫你替他整一張洋人的臉。」
「也有一些人的輪廓是像洋人的！」馬剛說：「但是反過來說，這樣一張照片，假如叫修照片的專家修過，改為黑色的頭髮，黑色的眉毛，黑色的眼睛，那我就不會認為他是個洋人，我祇會以為他是一個輪廓有點洋化的東方人而已！」
「問題正是這裏！」司馬洛一手指着他，「你的唯一根據是一張照片而已。來找你的那個人是沒有臉的，你怎麼知道他本來的樣子就是照片的樣子？」
「這正是我所想的，」馬剛說：「你所想的跟我所想的一樣！」
「這個來找你的人根本不是布魯斯。」司馬洛說，「他本來的樣子也根本不是布魯斯的樣子，他祇是要改成布魯斯的模樣。」
「那麼他是要冒充布魯斯了，」馬剛說，「假如從壞處想的話，他改成了布魯斯的模樣之後，把頭髮染一染，皮膚加點化裝品，變得白一點之類，他就是布魯斯了。不過，除非原來的布魯斯是已經死掉了，不然冒充沒有什麼好處的。一眞一假兩個人，一碰頭的時候——」
「你所想的跟我一樣！」司馬洛興奮地猛拍着馬剛的肩，震得馬剛鼻子上架的眼鏡也快要掉下來了。「現在你去完成你的傑作好了，沒有人會打攪你的，回頭再見你！」
司馬洛匆匆跑出去了，轉進了小江的寫字間，小江皺着眉頭對着一副無綫電對講機。
「布魯斯怎麼了？」司馬洛問。
「他要離開了！」小江說，「他正在機場，我正在考慮好不好制止他登機。這樣一個人登上飛機可能會弄失踪把戲，看見他上飛機，下飛機時就不見他了。」
「讓他走好了，」司馬洛說，「祇要別把他失掉！」
「為什麼？」小江問。
「別問為什麼了，」司馬洛說，「吩咐他們別阻止。」
司馬洛當然沒有權命令小江做什麼，不過小江對司馬洛是有很充份的信心的，司馬洛這樣急叫他做一件事，一定有道理，所以他照做了，吩咐不要制止，但是千萬不要讓布魯斯失踪。
然後他抬頭看着司馬洛：「現在如何了？」
「布魯斯究竟從什麼地方離開？」司馬洛問。
「B城。」小江說。
「他在B城住的是什麼地方？」司馬洛問：「酒店？」
「不，祇是一座別墅，」小江說，「很可能是他用另一個人的名義買下的。」
「我們假如找部直升飛機，三個鐘頭應該可以到達那別墅了！」司馬洛說。
「他人已經不在那裏了，我們還去幹什麼？」小江懷疑地道。
「我們沒有那許多時間了，」司馬洛說，「找飛機，找齊用具和人手，途中再講吧！」

× × ×

他們在四個小時之後就到達了那間布魯斯的別墅，直升機，就在花園的草坪上降落下來，由於附近沒有別的屋子，所以他們這樣做是不會惹起什麼人的疑心的。至於屋子裏的人，則不必担心，屋裏祇剩下了一個老僕人在看守着，而小江手下的負責監視布魯斯的人員早已進佔了屋子，因此這個老僕人是不能向已經離去了的布魯斯報告的，而事實上，現在要向布魯斯報告，可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魯斯已經上了飛機，正飛行在空中了。
這民航機前頭的每一站都已有人在等着監視他。布魯斯是不容易逃出這個無形的網的。
司馬洛與小江帶着另外兩個人員下了直升機，屋中進佔着的人員已經出來迎接了。
「有動過屋裏的東西嗎？」小江問那人。

「我們盡可能不去碰，」那人回答：「我們來到這裏時這老僕人正準備打掃，但他還沒有機會動手。」

「你們快動手！」小江吩咐他帶同的兩個人員。

那兩個人員匆匆向屋子走過去，司馬洛與小江則比較慢地跟在後面。

「假如這主意不對，」小江說，「那我們不是要把布魯斯捉下來，就是要失去他了。我們闖進屋子，這件事是不能保守秘密的。」

「我看我們是要把他捉下來了，」司馬洛說，「因為我認為這主意是對的。」

他們到達了屋子，那兩個隨直升飛機帶來的人員已經正在工作了。他們正在屋中的各處套取指紋。

迎接小江和司馬洛那人表示困惑：「這是不需要的，我們知道誰來過這裏。」

「也許你不知道來過這裏的人實在是誰。」小江說。

他們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下來，那兩個人員很快捷地工作，首先用粉把一批還沒有機會洗的水杯酒杯上的指紋顯出來，用特種攝影機拍下了，又用一間睡房臨時充作冲晒的黑房。

大約半小時之後，他們拿着一疊照片出來了。

從其中揀出幾張，與他們帶來的一張指紋的照片放在一起。

「一樣的？」小江問。

那兩個人都點點頭：「一樣的，絕對肯定！」

「那麼，」小江說，「獅王是到過這間屋子了。」

「這是不可能的，」那個早已在屋中的人員說，「我們一直在這附近監視着，我們看不到獅王出現。即使他化了裝，我們也應該知道的。在獅王的面前，布魯斯的態度一定不同。」

司馬洛說：「這是獅王的指紋。這是我們帶來的記錄，這是在屋裏發現的，比較下來同是一個人，這是你們的專家，他們的鑑定大概不會錯吧？」

「這……這是不可能的！」那人瞪目結舌着。

司馬洛又轉向那二個指紋專家：「關於布魯斯的指紋又如何呢？」

那二個專家的其中一人拿出一張照片：「這就是布魯斯的指紋記錄，是我們帶來的，但是，在這裏並沒有找到他的指紋，照我們的看法，布魯斯沒有在這裏逗留過。」

「這——這是不可能的！」那個負責的人員又抗議起來，「我們親眼看着他離開，從望遠鏡裏，親眼看到他在這裏面走動！」

「也許，」司馬洛對那專家說，「布魯斯本人是一直戴着手套之類。」

「這是不可能的，」這一次輪到那個專家這樣說了，「假如他是戴着手套，那麼他會把別人的指紋揩掉，而且這樣，就起碼會有一隻杯子上是沒有指紋的了。」

那個負責監視的人目瞪口呆地看看他們。

「那麼，」小江說，「司馬洛主意是並沒有錯了。」

「什麼——什麼意思？」

「我們已經這許多年沒有見過獅王，也沒有聽到有人見過他，」小江說，「那是因為他本人已經不存在了，或者應該說，他的臉已經不存在了。」

「你在說什麼？」那人問。

「布魯斯就是獅王。」小江說，「自從我們決心要把他捉到手之後，獅王就忽然不見踪影，自那時開始，就從沒有聽見說有人見過他本人的。而大約在那個時候，馬剛替一個臉給完全燒壞的人整過容，整成與布魯斯一模一樣。但這個人卻不是布魯斯，因為馬剛知道這不是個洋人。」

「起先我也不相信馬剛，」司馬洛說，「但是後來我在想，馬剛說得對，他是醫生，他替這個人動過手術，不會分不出這個人是洋人抑或是東方人的。反而現在你們監視着的這個布魯斯，我們不能肯定他一定是洋人。假如他就是當日整容的那個人呢？他把頭髮染一下，臉皮經常用化粧品之類弄得白一點，他看上去就是一個洋人了。現在指紋就證明了果然如此。」

「意思就是，」小江進一步解釋道：「布魯斯根本已經不存在了，獅王借用了他的臉。不論我們怎樣找，我們找的都是獅王的臉，但他已經變成了布魯斯，而此事祇有他的兒子知道，因此我們無法找到他，也一直找不到見過他的人！」

「那一次發生爆炸，我猜布魯斯與獅王是一起在場的，」司馬洛又說，「布魯斯炸死了，獅王則幸運一點，祇是燒壞了臉。他後來一定覺得，布魯斯死掉太浪費了，不如讓布魯斯活下去，而他自己隱形吧。反正一張全燒壞了的臉是比他本來的臉更容易認出來的。於是他就找馬剛替他把臉改一改。」

「而他並沒有殺掉馬剛滅口？」那人問。

「他不需要。」司馬洛說，「他大概也會考慮過這一點的，殺了馬剛，也許會有人追查究竟為什麼。讓馬剛活下去，就沒有人懷疑了。可惜他後來僱用了西北風這個人，而西北風以前是跟馬剛要好的。西北風很可能見過布魯斯，與馬剛改容的事比一比，他知道了。但他沒有做聲，因為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不會升級，祇是會短壽而已。結果，當他知道他活不下去時，他才說出來——也僅僅有機會說出來！」

那人還是目瞪口呆着。

「因此，獅王多年來一直在幕後逍遙着。」司馬洛繼續說下去，「雖然好幾次我們似乎很接近了，結果却還是毫無道理地給他狡脫，那就是因為我們在找的是獅王的臉，但是他已經變成了布魯斯。很可能連在他身邊的人亦以為他就是布魯斯而已。」

「我們一直看着他，而我們也不知道——？」那人目瞪口呆地。

「這也怪不得你們，」小江說，「我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

「他一直用兒子出面做聯絡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自己根本不能出面，」司馬洛說，「他充其量祇是能打個電話，用他的聲音而已。跟着他的兒子死去了，他一時不能够委派別人，所以祇好派出布魯斯來代替，實在就是自己暫時代替自己，也許當他物色到適合的人選時，這個重任又會從布魯斯的肩上移開，而給別人了。」

「你看，」小江說，「我們的電腦果然是不同凡响的，簡直像是有靈性一樣，雖然布魯斯這個人不太够資格名列在嫌疑人物的名單上，但還是把他列出來了！」

「那我們還等什麼？」那人說。

「我們用不着太急，」小江說，「現在布魯斯仍然是在空中，他還有幾個鐘頭才會降落的，我們還有很足够的時間佈置一切。」

× × ×

布魯斯果然在幾個鐘頭之後才降落，而那時已經是下午了，因為那是世界的另一邊。

布魯斯下飛機的時候已經有一部汽車在機場門外等着他了。他和隨行的幾個人。他的保鑣一起走向關口。

他雖然是一個相當有勢力的人物，但他的勢力在關卡的方面是行不通的，他還是要出示護照才能通過，像其他的普通旅客一樣。

當他出示護照的時候，那個移民局人員小心地看了一遍護照上的照片，又看看他的人，然後說：「布魯斯先生，請你打一個指模給我們好嗎？」

「為什麼？」布魯斯問。

「這祇是例行手續，」那人說，「布魯斯先生，今天我們奉命比對護照上的指紋和護照持有人的指紋。」

「這——這是荒唐的！」布魯斯吶吶着說，「我沒有空，我有重要的事情趕着要辦！」

「這用不着花你很多時間的，布魯斯先生，」那個人員說，「你祇要——」

布魯斯一擺手，他的幾個保鑣馬上衝上前來，紛紛跳過關卡的桌子，向門口衝出去。

這可以說是時代與他作對，在這個經常發生刦機事件的時代，機場的保密措施是特別嚴密的，要帶槍經過，很容易會給探測出來。即使是真正的布魯斯，也不願意惹這個痲煩，更何況這還是一個並不簡單的布魯斯，他的手下沒有帶槍，就祇能徒手採取行動了。

幾個人紛紛躍過了關口，其中一個人把那個留難布魯斯的入境事務人員一拳打得從高高的椅子上翻跌下來。

附近有保安人員走過來。

布魯斯通過了。他大聲叫起來：「有炸彈！逃走！快逃！」

他的保鑣們也會意，一齊這樣在叫。

這個時代，在機場，炸彈這個字的作用就可以像真的炸彈一樣，航機的旅客多數有這種敏感病。這樣一叫，人們就紛紛向出口處逃走了，好像潮水一樣，即使那些保安人員們也抵擋不住人潮。

他們在混亂之中大叫：「沒有炸彈！沒有炸彈！」

但是沒有用，人們總是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的，他們不能够接近布魯斯，而布魯斯在人潮之中逃出了機場大廈。

他那部黑色的大汽車已經在等着他了。

布魯斯打開車門跳了上去，吩咐那個穿着制服的司機：「開車！快！」

那幾個保鑣他也等不及了。他們自己會想辦法逃走的。

車子開動了，離開機場。布魯斯掏出手帕來，抹着額上的汗。

「天！」他說道，「天！這真豈有此理！」

那部車子駛進了交通之中，後來進入了一條空曠的路上，加速前進，沒有車子從後面追來。

布魯斯正鬆了一口氣時，却看見前面十字路口的兩旁有四部汽車出來了。一部在他的車子的前頭，另外三部跟在後面。隨即，後面的其中兩部也追上前來了，駛在左右祇剩下一部在後面。

換句話說，他的車子是給前後左右都圍住了。

「快逃！」布魯斯又對司機叫道：「你看不見嗎？我們給圍住了！」

「怎樣逃呢？」司機問，「向天上飛嗎？」

「把他們撞開——唏，你是誰？」布魯斯第一次發覺司機的聲音是陌生的。

「你應該認得我呀，」司機把帽子脫下來，「你研究過我的照片。」

布魯斯從車內的照後鏡中一看，就認得了。「司馬洛！」他叫起來，就馬上伸手向司馬洛的頸子。

但是前座與後座之間的一塊玻璃升起來了。

這玻璃本來的作用就是隔住前後座，使開車的人聽不到後座中人的談話，現在這玻璃不但把布魯斯的手擋開了，而且還把他的一隻手夾在車頂。由於有他的手擱在那裏，那玻璃不能够完全升起，所以聲音是並未隔絕的。司馬洛可以聽到布魯斯在尖叫。

布魯斯極力要把手拔出來，但是辦不到。他連忙用另一隻手去把玻璃按低，也不行。那玻璃是齒輪控制的，齒輪轉向這邊時就是進了另一檔，這一檔是轉不回頭的，布魯斯的手擱在那裏，玻璃雖然不會很猛的力量升上去，但是，也不能再降下去了。痲煩的是這按鈕是由司機那邊操縱的。

「布魯斯，你的手看上去多麼漂亮，」司馬洛微笑，「所以我們現在就帶你去檢驗一下，看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們在想，你也許有布魯斯的臉，却有獅王的手。」

布魯斯仍極力要把手抽出，但是抽到手腕關節凹進之處時，玻璃再升上去一點，更加無法再動了。

布魯斯的另一隻手握成拳頭向這玻璃擊過去，但是沒有用。這玻璃與窗門的玻璃一樣，也是避彈的，拳頭自然擊不破。這是一部化了很多錢下去的車子，現在這些錢的功用顯出來了，不過却是顯在對布魯斯沒有利益的方面。五部車子繼續在公路上馳行。

「告訴我，布魯斯，」司馬洛說，「你究竟是誰？你是布魯斯得到了獅王的手，還是獅王得到了布魯斯的臉！」

布魯斯在後座瘋狂了似的向司馬洛大罵着。他等於自己提出了答案。沒有美國口音，也不是用英語了。

「哦，原來你就是獅王，」司馬洛說，「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

「我要殺死你，殺死你！」後座這個身份古怪的人，瘋狂地叫着，不再企圖把手拔出來了，而是企圖把手伸過來，抓司馬洛的頸子。

這一點也當然是祇能想想而不能實行的。他的手腕之後比手腕之前的部份更要粗大。

「我也發過這樣的誓，」司馬洛說，「我要殺死你。我通常也不愛殺人的，我也發誓要殺死你。結果，我殺不成功，但我還是贏了，你會死的，你會死得很慢、很慢！」

布魯斯仍然叫嚣着，按着玻璃，而車子越開越快。

接着忽然之間，司馬洛看不見布魯斯了，而且兩旁那兩部車子也退去，不見了。司馬洛頸上的汗毛直豎起來，連忙把車子刹住。

那玻璃終於關攏了，有血從車頂上流下來，是從一片皮肉上流下來的。後座的車門打開着。

司馬洛推開車門跳下車。

布魯斯已經在幾十碼的後面的地上。

那是因爲他推開車門就這樣跳了下車，身子在地上一拖，手就從那玻璃上脫出來了。停在司馬洛兩旁的那兩部車子之所以忽然不見了，就是因爲車上的人看到這個情形而連忙刹車，司馬洛的車子則是仍然向前，所以就不見了。

現在那三部車子（包括跟在後面的那一部）已停了下來，而且車上的人也下來了，趕到布魯斯的身邊。

司馬洛也飛步跑過去，雖然他也可以把車子倒開而更快到達那裏的。

但一個人情急起來時候，擧動往往是不由自主的。

當他到達的時候，他們正在檢驗着布魯斯。

「他怎麼樣？」司馬洛問。

「死了。」其中一個人回答道。

「他不可能死了！」司馬洛大聲叫道：「他不能死的！」

「他已經死了，」另一個人說，「死得很快，也死得很澈底。頸骨折斷了，腰骨也斷了，沒有醫生能救他！」

司馬洛也可以看得出，布魯斯的身子是伏在地上，但臉部則是朝着天空的。這是一個不可能的角度。一個人不可能用這種的姿勢躺着而仍然能活下去的。

「他究竟想證明什麼？」司馬洛吼叫道。

× × ×

「你究竟對他講了些什麼？」小江坐在桌子後面問，雙手架成塔形。

「我當然不會稱讚他是英雄好漢了，」司馬洛說，「我祇是問他，他究竟是布魯斯得到了獅王的手，抑或是他是獅王而得到了布魯斯的臉！」

「我猜他是想證明他是一個硬漢，」小江說，「假如是的話，那他的確是證明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是一流的硬漢，也不一定有勇氣跳下車的。」

「他證明了他是一個懦夫，」司馬洛說，「他不敢面對現實。他知道以後他的身上會發生什麼，而他知道他受不起！」

「起碼他這樣做，已經證明了他是獅王得到了布魯斯的臉，」小江說，「我們的電腦告訴我，布魯斯絕不會這樣跳下去的！」

「爲什麼你的電腦又不早告訴獅王這樣跳下去呢？」司馬洛說。

小江聳聳肩：「我事前沒有問。」

「他不應該死得這樣早，」司馬洛說，「這樣太便宜他了。」

「他反正是要死的！」小江說：「你知道他斷氣之前說了一句什麼嗎？」

「他說什麼？」司馬洛問。

「他說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小江說，「那時他會再來跟你算賬！」

「他要跟我算賬，那證明他果然是眞的獅王了。」司馬洛說，「十八年後，那時我是一個老人了，但是，我還是會贏他的。」

「我知道，」小江說，「你總是贏的，你這一次贏了他，下一次，你一樣會贏他。」

一個人員進來了，把一份很厚的報告放在小江的面前，出去了。小江用手拍那份報告：「化驗的結果證明了他果然正是獅王。」

「這樣厚一叠報告，」司馬洛說，「你一眼就看完了？」

「祇是封面上告訴我的。」小江說，「裏面是詳細的資料！」

「需要這樣大叠資料？」司馬洛詫異地問道。

「這不是具普通的屍體，」小江說，「我們得小心地把它解剖，此外還有很多人的口供綜合起來！我們得絕對肯定，你明白的，我們不想他日會有另一個獅王出現。要不要看看？」

「用不着了，」司馬洛說，「我猜這些資料一定也經過你那電腦的審查，而你這電腦是不會錯的。」

「對了，電腦總是對的。」小江說。

「那就再沒有什麼可做的了。」司馬洛說。他站起身來，走了出去。

走了一段曲折的走廊，他終於到達了外面的一座大厦，媚媚也從另一條走廊中出來了。她跟上了他，挽着他的手臂道：「聽說已經驗出來了，你殺死的人確是獅王。」

「錯了，」司馬洛說，「我並沒有殺死他，是他自己殺死自己的。」

「總之，他是死於你的手的。」媚媚說。

「別提了，」司馬洛說，「獅王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把他忘掉吧！我們談些別的。」

「我就是想跟你談別的，」媚媚說，「老洪要把他的女兒的屍體好好安葬。」

「這個當然了，」司馬洛說，「現在獅王既已死了，他就用不着裝死，他可以做他喜歡做的事情，而他第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這一件事。」

「他還準備做一番法事，」媚媚說，「你知道，他是很虔誠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一個人有信仰是一件好事。讓我們去找他吧。我也要幫助他安排這件事。」

「我也是的。」媚媚說。

（續完）

俠義傳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騰梭答允了萬綠師太的要求，一俟尋得父母，當稟明尊長，娶玉簪爲妻，萬綠師太立將解藥賜予，三日後，黃騰梭毒解功復，萬綠師太並爲易容，前往開封，那日在新店鎮遇上鐵羽，正挾持二武當道長返武林盟主壇，黃騰梭義伸援手，把鐵羽的手下殺死，但鐵羽却乘機逃去，而二武當道長也遭暗算倒斃，翌午，鐵羽率四白袍鐵衞追踪而來，雙方激鬥片刻，鐵羽忽發嘯率衆撤走，黃騰梭等急追，在一山林中失去鐵羽等踪迹，此時，天沂黃昏，玉簪勸黃騰梭止追安歇，黃騰梭反問身處山嶺，何從覓居停——

搜秘父子會　臨危婆媳逢

萬綠師太道：「我想此地是有人居住的咱們仔細找找，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黃騰梭道：「前輩瞧出什麼來了？」

萬綠師太說道：「你瞧瞧右邊那片山坡。」

右側是一片較爲平坦的山坡，只見山石縱橫，草木雜生，除了坡度較爲平坦，與其他的山坡並沒有什麼兩樣。

黃騰梭道：「前輩是說它有什麼岔眼之處？」

萬綠師太道：「不錯，你瞧那株巨槐的樹幹。」

黃騰梭道：「啊，樹幹上有傷痕！」

他們奔到巨槐之下，果然樹身之上留有一道鮮明的傷痕。

萬綠師太道：「少俠，你猜這是什麼傷痕？」

黃騰梭道：「如若是獸爪，傷痕決不會只有一處，依晚輩猜想，可能是石塊所擊。」

玉簪姑娘道：「如果當眞是石塊所擊，這就耐人尋味了，石塊本身不能移動，難道這荒山野嶺之中眞有人居住不成？」

黃騰梭道：「這也並不盡然，以石擊樹猿猴也可以辦到，咱們先到四處瞧瞧，看能不能發現什麼蛛絲馬跡。」

玉簪姑娘道：「好的。」

他們分散開來到四處尋找，片刻之後，忽然揚起一聲駭怪的驚呼。

山野寧靜，萬籟俱寂，這一聲驚呼尖銳震耳，具有扣人心弦的震撼之力。

黃騰梭等迅速循聲奔到驚呼之處，只見四野靜寂，瞧不出半點異狀，及淸查人數，玉簪兩名婢女之一小瑰已失踪不見。

小芹忽然撲身一躍，撲到一條山溝的邊沿，她俯身查看一陣，道：「姑娘，快來瞧瞧，小瑰只怕掉進山溝去了。」

玉簪奔到山溝，但見雲封霧鎖，溝內一片混暗，不僅瞧不出任何事物，連深淺也無法估計。

於是她柳眉一皺道：「妳如何斷定小瑰是掉到山溝去了？」

小芹道：「姑娘請看這兩塊山石。」

這兩塊山石緊靠溝邊，石面頗爲光滑，好像有人時常攀着它上下山溝似的。

難道小瑰當眞掉下了山溝？

那麼她是自己掉下去的呢，還是遭到別人的暗算？

玉簪無法對目前的狀況作出決斷，螓首一抬，以詢問的目光向黃騰梭瞧去。

黃騰梭道：「這條山溝必有蹊蹺，咱們最好下去查看一個究竟。」

小芹道：「我去。」

黃騰梭道：「不，山溝之內可能十分凶險，還是我去較爲相宜。」

玉簪姑娘道：「咱們一起去吧，這樣好歹也有個照應。」

黃騰梭道：「好吧。」

玉簪姑娘再請示萬緣師太，這位世外高人也同意下溝一探，因爲救人如救火，總不能不顧小瑰的生死。

於是黃騰梭用雙手攀着溝邊的石塊，垂下身子，以雙脚向下面試探，他猜想崖邊必有落脚之處，否則住在溝裏的人如何能够上下。

結果他猜錯了，崖邊並無落脚之處，只有一條附在石壁之上的繩索。

「玉妹，有了……」

「梭哥哥，你發現了什麼？」

「這兒有一條繩索，必是他們上下懸崖的工具，我先下去，妳們再一個一個的來。」

「好，你可要當心一些。」

「我知道。」

黃騰梭首先垂繩而下，玉簪姑娘，萬綠師太，及婢女小芹一個跟着一個進了那雲封霧鎖，禍福難測的山溝。

今晚的夜色原本混暗，山溝之內更是黑如潑墨，此時如若遭到襲擊，防範將十分不易。

好在他們都有一身高明的武功，以耳代目，仍可查出十丈以內任何一點異動。

但黃騰梭首先遭到暗算，連萬緣師太也未能逃過敵人的暗襲。

其實這不能算作暗襲，只是一種十分奇特的劇毒，他們剛剛脚踏實地，便一個個暈倒下去。

不知經過若干時辰，黃騰梭終於醒了過來，及睜目向四週一瞥，原來他存身之處是一間寬大的石室。

石室光綫昏暗，仍可瞧出室中的景物，只見萬緣師太及玉簪主婢一個不少，祇不過他們已成爲別人的階下之囚。

此時萬緣師太及玉簪主婢先後醒來，當他們明瞭處境之後，萬緣師太喧了一聲佛號道：「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原來咱們當眞已在地獄之中了。」

黃騰梭道：「晚輩適才運功試過，似乎毒力已解，穴道也未被制，那獅王鐵羽爲什麼對咱們如此仁慈？」

玉簪姑娘道：「他知道咱們無法逃出絕地，自然勿須多費手脚了。」

黃騰梭道：「難道他就不怕咱們反客爲主，奪下他這個秘密基地？」

玉簪姑娘道：「鐵丐身爲武林盟的供奉，自非等閒之輩，咱們身在虎穴，千萬不可大意。」

黃騰梭道：「玉妹說的是，但無論處境如何凶險，咱們總不能坐以待斃，走，咱們出去瞧瞧。」

他語音甫落，室門忽然呀然而開，一名年約六旬，身着灰色長衫的老者擧步跨了進來。

黃騰梭見這名老者面目慈祥，决非邪惡之輩，不由一怔道：「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武林盟竟有閣下這等人物！」

灰衫老者哈哈一笑道：「老朽不敢往臉上貼金，武林盟的確沒有老朽這樣的人物。」

黃騰梭道：「哦！那麼前輩是……」

灰衫老者道：「老要飯的海濤，少俠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黃騰梭啊了一聲道：「你是海伯伯？我是梭兒。」

海濤愕然道：「什麼，你是梭兒？」

黃騰梭說道：「是呀，海伯伯，我爹呢？」

海濤雙目圓睜，打量黃騰梭半晌，突然面色一沉道：「朋友，忘憂谷雖非龍潭虎穴，可也不是任人矇混的地方，依老朽良言相勸，你最好實話實說。」

黃騰梭道：「海伯伯，你不認識梭兒了？我的確是黃騰梭。」

海濤哼了一聲道：「朋友今年貴庚了？你可知道我那侄兒今年多大年紀？」

黃騰梭哦了一聲道：「海伯伯，侄兒是易了容的。」

海濤道：「當眞麼？快恢復你本來面目讓老要飯的瞧瞧。」

黃騰梭應了一聲，立即去掉僞裝，現出一副英挺無比的面頰。

海濤瞧看良久，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果然是你，梭兒，快跟伯伯去見你爹。」

這位滿懷忠義的丐帮長老，興奮得一路大叫，還沒有到達住處，就將黃九峯叫了出來。

「九峯……九峯……快來，梭兒回來了……」

黃九峯豐神如昔，只是面頰之上添了一些歷經風霜的痕跡罷了。

歲月不饒人，人總是會老的。

不過，黃九峯並未衰老，而且正當盛年。

因此黃騰梭一眼就認出了他生身之父，口中喊了一聲「爹」，眼淚就像噴泉似的射了出來。

這是親情，是一對失散幾達十年的父子在重逢中所表現的感人場面。

黃九峯久經世故，瞧到過不少悲歡離合之事，但妻離子散，與刦後重逢，畢竟是扣人心弦的大事，無論他如何堅强，也忍不住灑下幾滴傷感的淚水。

「梭兒，眞是你，這些年你在那裏？你娘呢？」

「爹，孩兒沒見到娘，孩兒是……」

海濤哈哈一笑道：「九峯，有話慢慢說，別忘了咱們還有客人。」

黃九峯啊了一聲，立即抹乾淚水，向萬緣師太雙拳一抱道：「請恕在下失態，師太是……」

萬緣師太道：「貧道萬緣，她們是小徒玉簪，及婢女芹香瑰瑤。」

黃九峯道了一聲久仰，同時自我介紹

道：「在下黃九峯，這兩位是丐帮海長老，及拙荊史小敏。」

海長老萬緣師太適才見過，至於黃夫人史小敏却是前所未聞。

據萬緣師太所知，黃九峯的夫人是皇甫菁菁，也就是黃騰梭的生身之母，如何又鑽出一個小敏來了？

不明內情之人，自然會感到懷疑，但要詳細解釋也頗爲不便，於是他指着史小敏對黃騰梭道：「爲父身中奇毒，如非你二娘遠赴邊疆，出生入死的替爲父尋求解藥，我父子那裏還有重逢之日？」

黃騰梭早已瞧到跟在乃父身後的史小敏，當時雖是心有所疑，但無暇顧及，此時經乃父介紹，急趨前兩步參拜道：「梭兒拜見二娘。」

史小敏微微一笑道：「不必多禮，你們必然餓了，我已準備了飲食，請。」

在一間膳堂之內，果然擺了一桌頗爲豐盛的飲食，可見他們雖是寄身溝壑，生活並不怎樣淸苦。

飯後海長老史小敏邀請萬緣師太師徒閒聊，讓黃九峯父子有一個單獨相處的機會。

這是必要的，刦後重逢的父子，必須明瞭彼此分離後的情形。

經過一番懇談之後，他們對皇甫菁菁的生死有一個共同的看法，認爲皇甫菁菁必然尚在人間。

因爲他們父子都暗中訪問過隣居，以及埋葬死難者的有關之人，無人能斷定那些被人燒了的屍體是皇甫菁菁，更無人發現她的獨門兵刃玉鐲刀。

於是黃騰梭提出一項疑問道：「爹，你老人家爲什麼不到江湖上去找娘？」

黃九峯一嘆道：「我何嘗不想，但因所中之毒十分奇特，你二娘雖是出生入死，仍有一種配置解藥的主藥無法找到，所以爲父必須找一陰寒之地，以內力煉化奇毒以補藥力的不足，就這樣一幌多年，直至近日才將奇毒清除，如果你晚幾天來，咱們父子就會錯過了。」

黃騰梭道：「這當眞是上蒼的安排，如非鐵羽把孩兒引到亂山之中，孩兒又不知何日才能見到你老人家。」

一頓接道：「爹，咱們明天就去找娘，好麼？」

黃九峯道：「不行，要等百日之後咱們才能離開山溝。」

黃騰梭道：「爲什麼？爹。」

黃九峯道：「你娘跟咱們分離已這麼多年，也不在乎遲延百日，可是這百日却對你十分重要。」

黃騰梭道：「孩兒不明爹的意思。」

黃九峯道：「江湖動蕩，禍患日深，咱們如非習得絕頂功力，怎能掃蕩邪惡，伸張正義？」

黃騰梭道：「爹是要以百日之期爲孩兒增强功力？」

黃九峯道：「爲父的啞蟬神功，堪稱獨步武林的無雙絕藝，只因必須藉地寒之氣才能習成，所以未曾傳授於你。」

黃騰梭道：「這山溝之內難道有地寒之氣？」

黃九峯道：「不錯，否則爹所中之毒就永無排除之日了。」

黃騰梭大喜道：「多謝爹。」

黃九峯笑笑道：「梭兒，那萬緣師太師徒是怎樣與你相識的？」

黃騰梭面色一紅，說道：「是在伯牙湖……」

他適才敍述往事，對玉簪師徒之事語焉不詳，現在經黃九峯一問，他只得將奪劍中緣毒之事說了出來。

黃九峯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玉簪姑娘美麗溫柔，將來必然是一個好妻子，此事爹答允你。」

黃騰梭道：「可是……爹……」

黃九峯道：「怎麼，你不願意？」

黃騰梭道：「不是，只因……」

黃九峯道：「瞧你，別吞吞吐吐的，跟爹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黃騰梭道：「孩兒跟師姐劉薇怡，已經……已經……」

黃九峯道：「你跟劉薇怡已經結爲夫婦了？」

黃騰梭道：「是的，爹。」

黃九峯問道：「此事，萬緣師徒知道麼？」

黃騰梭道：「知道。」

黃九峯道：「那你就不必顧慮了，爹明天再跟萬緣師太談談。」

其實，不必等到明天，當晚史小敏已經轉達了萬緣師太替玉簪姑娘求婚的意願，既是良緣天定，黃九峯自然答允收這個兒媳。

次日當萬緣師太前來會晤之際，黃九峯雙拳一抱道：「聽拙荊說師太願將令高足下嫁犬子，在下就此謝過。」

萬緣師太道：「黃大俠是答允了？」

黃九峯道：「玉簪姑娘風華絕代，只怕犬子匹配不上，在下焉有不允之理。」

萬緣師太道：「令郎英武奇偉，人間罕見，黃大俠就不必謙虛了，貧道還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黃大俠能够俯允。」

黃九峯道：「師太不必客套，有話請說。」

萬緣師太道：「貧道原是世外之人，只爲小徒俗緣牽連，致無法擺脫塵俗，侍奉三清，現在小徒終身已有依託，貧道自應還我本來了。」

黃九峯道：「師太世外高人，的確不宜爲塵俗所累，不過尚請暫留鶴駕，使黃某夫婦得遂仰慕之忱。」

萬緣師太道：「任何事都是一個緣字，施主勿須客套，只是貧道希望能目覩小徒完成婚事，以遂平生之願。」

黃九峯道：「好，黃某當即擇日使犬子與玉簪姑娘完婚。」

萬緣師太道：「今日就是黃道吉日，勿須另作選擇，如果施主同意，即刻就可擧行婚禮。」

萬緣師太的提議，似乎太倉促了一點，不過，江湖人的性格是爽朗的，何況他們已然無家可歸，在那裏擧行婚禮都是一樣。

因而黃九峯答允了萬緣師太的請求，當日擧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儀式，爲黃騰梭及玉簪完成了法定的夫婦關係。

三朝之後，萬緣師太飄然而去，黃騰梭也奉父命閉關百日，研習獨步武林的啞蟬神功。

× × ×

人事無常，瞬息萬變，縱然智慧如海，也不見得就能盡如人意。

公孫小小就是一個絕頂聰明之人，當日玉簪與黃騰梭訂下伯牙湖之約，她就有一種被人橫刀奪愛的預感。

於是她買通了舟子，將玉簪載往下游，然後蒙面截擊，以流雲手將玉簪擊成重傷。她以爲玉簪必然不能赴約，誰知她却促成了這件婚事。

因爲如非玉簪身負重傷，她縱使敵不過黃騰梭，以她那神奧快速的身法，雙劍也不致被奪，那麼黃騰梭也就不會身中緣毒了。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這自然不是公孫小小所能預料的。

在她來說，擊傷玉簪是情非得已，因爲「愛」是自私的。

她完成傑作之後，就在家中等候黃騰梭歸來，及黃騰梭一夜未歸，她又慌了手脚。

一幌兩天過去了，她更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翌日一大早她就找上了施玉磬，希望師哥替她拿一點主意。

「師哥，黃哥哥幾天未歸，這該如何是好？」

「哦，他不是應白衣姑娘之約去了的麼？」

「正是，所以我放心不下。」

「這個妳不必担心，以黃兄弟那身武功，我想不會出事的。」

「可是他爲什麼幾天不歸？」

「這就難說了，也許因爲白衣姑娘功力太高，到現在他們還未分出勝負。」

「這是不可能的，那狐狸精根本就未去。」

「什麼？師妹，妳說白衣姑娘並未赴約？」

「這……」

「說實話，師妹，此事關係黃兄弟的安危，妳可不能瞞我。」

「不嘛，師哥……」

公孫小小噘着嘴，跺着脚，分明是在向師哥撒嬌耍賴，但玉面漲紅，顯出一股無法掩飾的焦急之色。

施玉磬何等人物，他察言觀色，已經知道其中必有蹊蹺，而且必然與公孫小小有關。

不過他心中雖是急欲知道，表面上却不動聲色，他斷定公孫小小既來向他求助，不必追問她自會和盤托出。

他果猜對了，公孫小小不打自招。

「師哥，你說那女人多不要臉……」

「師妹指的是那一方面？」

「哼，你裝傻。」

「哦。」

「要比鬥麼？那兒都可以，爲什麼偏偏要到伯牙湖去？」

「嗯，好像有點道理。」

「本來嘛，再說，比鬥爲什麼只能他們兩人？孤男寡女，相約在風光綺麗的伯牙湖相會，這那裏是比鬥？分明……分明是……」

「分明是談情。」

「難道不是？」

「就算是吧，後來呢？」

「我叫船家佯稱舵壞了，將她送到下游……」

「然後呢？」

「我在岸上等着她，給了她一記流雲手。」

「啊，妳打死她了？」

「沒有，只將她打成重傷，師哥，你說，她必然趕不上約會，黃大哥爲什麼不見回來？」

「糟了，師妹，咱們快到伯牙湖去瞧瞧。」

「怎樣糟了，快說嘛，師哥。」

「時間急迫，咱們邊走邊談。」

於是這對師兄妹急如星火的趕往伯牙湖，在途中施玉磬說出了他的看法。

「白衣姑娘功力頗深，她雖然身負重傷，仍有趕往伯牙湖的能力，再說她登岸之處與伯牙湖相距仍不算遠，如果黃兄弟耐心等候，他們仍有相見的可能。」

「果然糟了，黃大哥偏偏是個極有耐心的人。」

「所以妳的方法並未成功，而且適得其反……」

「爲什麼適得其反？」

「她爲赴約，身負重傷，必會博得黃兄弟的同情，妳如此做法，豈不是帮了他們……」

「可是黃大哥爲什麼還不回來？」

「這有幾種可能。」

「那幾種？你快說。」

「第一種是黃兄弟送她回家……」

「啊，那不行！」

「別急，師妹，這只是愚兄的猜想，再說，如果黃兄弟當眞送她回家，妳說不行也沒有用。」

「師哥說的是，唉！就算黃大哥送她回家也不能到現還瞧不到他的人影。」

「如果黃兄弟替她療傷呢？」

「這個……」

「要是黃兄弟當眞送她回家，當眞替她療傷，倒也沒什麼要緊，怕的是……」

「咳，師哥，怕的是什麼？說呀。」

「怕的是黃兄弟遭到她的暗算！」

「不，這決不可能。」

「爲什麼不可能？」

「她中了一記流雲手，縱然逃得一死，也應該身負重傷，以黃大哥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她如何能够暗算？」

「這就難說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何況她還有兩名身具武功的婢女。」

「哼，那妖女……」

「不要担心，師妹，黃兄弟吉人天相，我想他不會怎樣的。」

公孫小小憂心如焚，却也無可奈何，及趕到伯牙湖，搜遍附近的每一寸土地，仍找不出一點可供參攷的蛛絲馬跡。

最後，施玉磬失望的長長一吁道：「沒有用了，師妹，咱們還是回去跟大家研究一下再說。」

公孫小小道：「我不回去。」

施玉磬一怔道：「爲什麼？師妹，難道妳想守在這兒？」

公孫小小道：「我還想找找。」

施玉磬道：「妳還想找什麼？咱們只差沒有將這兒的地皮翻轉過來。」

公孫小小道：「不管怎麼說，我還是

要獨個兒找找，也許適才咱們百密一疏，漏掉了也不一定，你先回去吧，跟爹合計合計，說不定黃大哥已經回來了。」

施玉磬道：「這麼說咱們更應該一道回去了，縱然黃兄弟還沒有回來，師父他老人家一定可以替咱們拿個主意。」

公孫小小道：「不，師哥，小妹主意已定，你快走吧。」

施玉磬說不動公孫小小，只得長長一嘆道：「那麼小兄就先回去了，不過妳千萬不要走開，小兄會即刻趕來的。」

公孫小小道：「你放心，我不會走開的。」

起先她的確沒有走開，只是在附近繼續尋找，當她認爲山窮水盡，感到絕望之時，忽然又獲一綫曙光。

因爲她問了一個行路之人，使絕望有了轉機。

那人說他瞧到一位公子，攙扶着一位姑娘。

那公子固然是長像不俗，被攙扶着的姑娘也像天仙一般。

被人攙扶，可能是生病，也可能是負傷，由他們的長像與情景推想，跟黃騰梭及白衣姑娘頗爲脗合。

不過那姑娘是身着紫衣，又出現在距離漢口四十里的勝家集。

其實白衣紫衣沒有什麼要緊，衣衫是可以更換的。

至於他們出現在那裏更不必驚奇，如果黃騰梭是護送白衣姑娘，如果勝家集正是白衣姑娘回家的必經之路，他們不出現在勝家集才叫怪事。

不管怎樣，這總是尋找黃騰梭的一條綫索，不管這條綫索是否可靠，公孫小小決心要前去瞧瞧。

於是，她渡過漢水，向北急趕，約莫未初時份，便已趕到勝家集。

她找了一個酒館打尖，順便打聽黃騰梭的行跡，據店小二稱，他瞧到過一位公子，與一位十分美麗的紫衣姑娘，他們於晨間聯騎北上，離開此地已經大半天了。

店小二說不出他們的姓名，也記不清他們有什麼特徵，究竟他們是不是黃騰梭與白衣姑娘，實在難以作準。

這可難倒公孫小小了，追麼？如果不是黃騰梭呢？不追麼？她實在不甘心放棄這條綫索。

在幾經思考之後，她決定追趕下去，半天的距離不算太遠，追快一點在入暮之際也許能追上他們。

於是，她也買了一匹馬，立即揮鞭狂馳。

由黃陂而浠水，經黃梅至宿松，她追得心頭冒火，總算追上了他們。

二郎河是宿松以北的一個山鎮，公孫小小就在這個山鎮的附近追上了一對青年男女。

此時夕陽西沉，暮色蒼茫中响起一陣陣清脆的蹄聲。

前面並轡而馳的是一名藍衫青年，及一名紫衣少婦，他們似乎早已發覺後面有人跟踪，却毫不在意的相視而笑。

「妹子，她跟着咱們幾天了，妳猜她想做什麼？」

「那還不簡單，她想報密想邀賞。」

「想邀賞？這我就不懂了，她向誰邀賞？」

「還有誰？哼，她早就想擠掉我，現在瞧到了咱們，她怎肯輕易的放過。」

「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除掉她！」

「這……」

「怎麼？你捨不得？」

「誰說我捨不得了，我只是想用她變個花招來增加咱們的情趣罷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了，我幾時騙過妹子你了？」

「好，你說，變什麼花招？」

「這個麼，只可意念，不可言傳，你只要配合我的動作別的妳就不必管了。」

「好吧。」

前面這一對男女在存心算計別人，後面的公孫小小全然不覺。

不過公孫小小並不傻，她已經查覺她追到的並非黃騰梭及白衣姑娘，而是無雙國士南拓與劉薇怡。

劉薇怡是黃騰梭的妻子，無雙國士南拓是她的朋友，依常情推斷，他們多半也是出來尋找黃騰梭的。

那麼彼此目的相同，她應該招呼他們也好有個照應。

只是她感到南拓與劉薇怡的關係過份親密，已超過朋友之間的距離，她如若與他們招呼，可能有些不便，倒不如隨後觀察，看他們玩的是什麼花樣。

她知道南拓劉薇怡功夫頗高，雖是一路追踪，却不敢太過接近。

此時天色已然入暮，南拓劉薇怡却策馬進入山區，不管他們爲了什麼，公孫小小必須看個究竟。

忽然，南拓在馬上拔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劉薇怡的身後，他一把摟着她的纖腰，用另一隻手在馬背上一按，以巧燕雙飛之勢，投向道旁的一塊密林。

公孫小小愕然道：「這是作什麼？」

沒有人知道他們要做些什麼，除非去到密林之中瞧瞧。

不知道的想知道，人就是這麼好奇。

爲了滿足好奇，公孫小小躍下坐騎，將馬匹拴在樹上，彈身急躍，奔向那塊密林。

這塊密林頗大，如若藏身其中，尋找極爲不易，但公孫小小勿須費事尋找，就被一股聲浪引了過去。

女人十七一枝花，公孫小小正是這花樣的年華。

十七歲的少女見聞不能算多，却也有分辨各種音响的能力。

只是此種聲浪她却前所未聞……

如慕如怨，如訴如泣，像無病呻吟，像秋窗夜雨，她似乎不願聽它，却身不由己的向那聲浪走去。

最後，她瞧到了一幅不堪入目的畫面，她的一顆芳心幾乎震駭得由口腔之內跳了出來。

黃騰梭頂天立地，是人間奇男子，大丈夫，他爲何娶了這麼一個鮮廉寡耻的女人？

公孫小小只瞧了一眼就迅速擰轉嬌軀，她雖是面紅耳赤，芳心狂跳，但她無意

離開，她要手刃這對狗男女，爲黃騰梭解除心頭之恨。

但一縷指風忽然悄悄的向她身後襲到，她剛剛有所發覺，已然遭到別人暗算。

一聲哈哈長笑，南拓已出現在她的身前，他雖是穿上了衣衫，仍是一副邪惡的形象。

「公孫姑娘，久違了。」

「姓南的，你待怎樣？」

「不怎樣，姑娘，在下只是一片赤誠，與衷心的感激而已。」

「此話怎講？」

「這話十分簡單，姑娘喜愛在下，在下自然要感激姑娘。」

「不要臉，誰喜愛你了？」

「別不好意思，小妹子，妳如是不喜愛南某，爲什麼一路的跟隨下來？」

「別臭美，我是來找黃大哥的。」

「黃騰梭？嘿嘿，他只是一個不通事故的傻小子而已，姑娘找他，豈不是一朶鮮花插到牛糞上了！」

「你說黃大哥是牛糞，我看你才是一堆狗屎，你欺侮了黃大嫂，如果讓黃大哥知道，你姓南的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妳錯了，姑娘，咱們是兩廂情願，誰也沒有欺侮誰，不信妳問問她！」

南拓叫公孫小小問劉薇怡，應該是一種錯誤的打算，因爲人要臉，樹要皮，劉薇怡無論怎樣淫賤，也不會在別人面前承認她偷人養漢。

但……

「他說的對，公孫妹子，咱們誰也沒有欺侮誰。」

劉薇怡居然當面承認，居然侃侃而談，她不止是鮮廉寡恥，而是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羞恥。

公孫小小無論怎樣也想不到劉薇怡會這樣，因而神色爲之一呆。

南拓笑了，兩股邪惡的眼神，由她的粉頰移到了她的前胸。

「別傻，姑娘，妳可知道薇怡這樣是爲了什麼？」

「這還不簡單，因爲你們兩個都是無恥的小人。」

「拍」的一聲脆響，公孫小小挨了一記沉重的耳光。

「小賤人，妳罵姑奶奶無恥，難道妳會是一個好東西？哼，一個大姑娘居然跑到外面來找男人，你爹的臉都叫妳丟盡了，南拓，剝光她，給她幾記狠的，叫她嚐一點甜頭，老娘要看她是怎麼個浪法！」

「小生遵命。」

自從公孫小小出現賭館的那片刻起，南拓就在打她的主意，可惜無雙國士的銜頭引不起公孫姑娘的興趣，所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只好將野心暫時隱藏起來。

現在喜從天降，公孫小小送上門來，劉薇怡叫他動手，他自然不會客氣。

他伸出一隻魔掌抓向公孫小小的胸衣，準備來一個生剝活羊。

但一縷黑影來勢如風，帶着一股輕嘯，直奔他的脈門。

他可以抓到公孫小小的胸衣，却須付出一條手腕的代價。

「誰？」

縮腕飄身，暴退八尺，反應之快，果然是國士無雙。

他躲開了暗器，却忍不住向暗器投下一瞥。

「啊，一片枯葉！」

「雕虫小技，朋友不要見笑。」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白髮如霜，但風華猶存的半老徐娘，她雲髻高挽，却穿着一件寬大的僧袍，右袖隨風飄盪，敢情還少了一條手臂。

白髮皤皤，右臂殘廢，如此一個女人，江湖上十分少見。

但她那片枯葉竟然帶着輕嘯，功力之高幾乎駭人聽聞。

而且枯葉射過南拓兩尺就勁力消失，自動落地，運勁使力之巧已達隨心所欲的境地。

南拓細數當代武林，就是找不出這樣一個巾幗高人，因而雙拳一抱道：「前輩功力驚人，請問尊稱是……」

白髮婦人冷冷道：「老身久違江湖，說出來南少俠也不會知道，再說老身無意與南少俠攀交，又何必說名道姓。」

南拓道：「前輩不說，晚輩絕不敢强求，但咱們是在了斷私人過節，請前輩不要插手。」

白髮婦人道：「南少俠這話就說差了，江湖人管江湖事，老身既然巧遇，焉能袖手不管！」

劉薇怡道：「南拓，咱們聯手。」

南拓何嘗不知道聯手，只是兩軍對敵，應該知己知彼，別人一口道出他的姓氏，他却對白髮婦人毫無所知，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敵人，他不能不多加考慮。

於是他搖搖頭，表示不同意劉薇怡的意見，同時當機立斷，再度抱拳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前輩既然要管，咱們不得不放她一馬，薇怡，咱們走。」

南拓委曲求全，十分不願的放掉公孫小小，誰知白髮婦人忽然哼了一聲道：「南少俠儘管請，但劉薇怡必須留下來。」

南拓面色一變道：「咱們並非當眞怕事，前輩不要欺人過甚。」

白髮婦人道：「那麼咱們就不必多說廢話了，兩位請。」

南拓知道今日之事決難善了，連忙回顧身旁的劉薇怡道：「恭敬不如從命，咱們上。」

無雙國士南拓使的是一柄描金鋼骨摺扇，扇面收合之間，已連續攻出三招。

劉薇怡長劍一順，由一側急攻而上，長劍吞吐無不指向白髮婦人的要害大穴。

這兩人的功力不弱，在年青一代之中，可以名列頂尖高手之林，此時聯手搶攻，分明要置白髮婦人於死地。

只是白髮婦人武功過高，他們連攻數十招，依然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白髮婦人似乎也有顧忌，對無雙國士南拓，手底下總是忍讓幾分。

因而鬥過百招，仍是一個不了之局。

不過，無論南拓劉薇怡怎樣搶攻，只要白髮婦人獨臂一揮，一股無可拒抗的暗勁必然迫得他們收招逃避。

顯然白髮婦人的功夫比他們强得太多，不必再鬥下去，勝負之數已成定局。

兩百招之後，南拓突然扇面一張，一招玄鳥划沙，攻向白髮婦人的右肩，但他

一吐即收，同時大喝一聲道：「走。」

他這招攻勢十分强悍，只要被他沾上一點，必然落得骨斷筋折。

白髮婦人想不到他會拚命，更未想到他是以進爲退，摺扇一吐即收，已然飄遇丈外。

此人夠狡猾，也夠幸運，碰到像白髮婦人這等罕見的高手，能夠全身而退的實在不多。

只是他並不滿足，因爲他是無雙國士，如果他輸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豈不砸了他那國士的招牌！

於是他收起摺扇，雙手齊吐，六點烏光分別向白髮婦人及公孫小小奔來。

烏光飛行迅速，不亞於彈丸划空，而且它在急劇的旋轉，還帶着扣人心絃的銳嘯。

白髮婦人面色一變道：「指中箭，好，老身踏破鐵鞋，終於發現你了。」

她與指中箭似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是使用指中箭的她都不願放過。

但無雙國士南拓是使用指中箭絕頂高手，此時六箭齊施，具有無可比擬威力。

最糟的是有三隻指中箭奔向穴道受制的公孫小小，如若白髮婦人不予搶救，公孫小小必死無疑。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何況她旣已出手相助，就得貫澈始終。這是白髮婦人處世的原則，她怎能讓公孫小小爲指中箭所害。

那麼她除了自救還得救人，而面臨的又是一種獨步江湖的暗器。

所幸白髮婦人功力極深，指中箭雖是獨步江湖，仍被她大袖揮舞之間輕易的捲了下來。

同時單身急躍，捷逾閃電，奔向公孫小小的三枚指中箭也在間不容髮之際被她以大袖捲落。

她伸手拍開公孫小小的穴道，再轉身尋找南拓，公孫小小嘆了一口氣道：「多謝前輩，但便宜了那對不要臉的男女。」

白髮婦人擧目一瞥，南拓劉薇怡果然已逃得無踪無影，不由長長一吁道：「不要緊，過了今日還有明天，老身會找到他的。」

語音一頓，忽然目光一轉瞅着公孫小小道：「姑娘，老身有幾句話想問妳。」

公孫小小道：「前輩請問，晚輩當知無不言。」

白髮婦人道：「姑娘的芳名及師門能否告訴老身？」

公孫小小道：「晚輩公孫小小，家父公孫介，是武當俗家弟子。」

白髮婦人道：「姑娘原來是萬里流雲公孫大俠的千金，當眞失敬得很，適才聽姑娘說妳是來找黃騰梭的，請問是那一個黃騰梭？」

公孫小小道：「黃大哥的尊翁是十三把刀的龍頭老大，黃九峯伯伯名滿武林，前輩應該有過耳聞吧？」

白髮婦人忽然雙目暴睜，一把扣着公孫小小的玉腕道：「快說，公孫姑娘，他們父子現在那裏？」

公孫小小愕然道：「請放手，前輩，我的腕骨快要折斷了。」

白髮婦人鬆開手指道：「對不起，姑娘，老身一時情急，弄痛妳了。」

公孫小小道：「不要緊的，請問前輩，妳跟我黃大哥是什麼關係？」

白髮婦人不勝感慨的一嘆道：「老身皇甫菁菁，是黃騰梭的生身之母。」

公孫小小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黃伯母，侄女這廂有禮了。」

皇甫菁菁道：「姑娘不必多禮，老身的居處距此不遠，公孫姑娘可否隨老身前去聊聊？」

公孫小小道：「侄女遵命。」

在一片松林之內，聳立着一座攏翠尼庵，庵主慈心是一個年約七旬的老尼。

攏翠庵除了庵主，還有一個年青女尼名叫妙蒂，這雙師徒相依爲命，過着與人無爭的世外生活。

皇甫菁菁與慈心庵主是故交，她此次能夠大難不死，應歸功於攏翠庵的這對師徒。

她將公孫小小帶到她寄居的禪房，歉然一笑道：「尼庵簡陋，無物奉客，我給妳倒一杯開水吧。」

公孫小小道：「不敢當，伯母，侄女自己來。」

她倒了兩杯開水，先奉給皇甫菁菁，然後自飲，動作恭謹而伶俐，頗獲皇甫菁菁的好感。

接着皇甫菁菁問起黃騰梭，她就將結識的經過毫無保留的全盤托出，最後才關切的詢問道：「黃大哥日夜都想着伯父母，妳老人家既近在咫天，爲什麼不到漢口走走？否則豈不早就與黃大哥團圓了。」

皇甫菁菁一嘆道：「老身何嘗不想如此，唉，當年風雨殘陽的薄暮時分，十三把刀遭到滅門的橫禍，老身雖能負傷逃出火窟，但以中毒過深，如非幸遇慈心庵主，只怕墓木已拱了。」

公孫小小道：「就是這座尼庵的庵主麼？」

皇甫菁菁道：「是的，慈心庵主是老身的故交，也是一位身懷絕學的世外高人，在她悉心醫治下老身雖然失去一條臂膀，總算保住了生命。」

公孫小小道：「那……這些年……」

皇甫菁菁道：「慈心庵主雖是身懷絕技，對醫道及療毒的知識却不甚高，老身掙扎八年能夠保住殘身已難能可貴了。」

公孫小小道：「請伯母原諒，侄女並無追問伯母何以遲遲不出山之意。」

皇甫菁菁一嘆道：「這個老身知道，賢侄女只是關心罷了，唉，老身夫離子散，存亡莫卜，這一頭白髮，就是憂傷的賜予……」

公孫小小感動得淚洒衣衫道：「這幾年當眞苦了伯母了。」

皇甫菁菁道：「老身在療傷期間，苦思破解指中箭之策，今日總算獲得了一點安慰。」

公孫小小道：「家父也爲破解指中箭費了不少苦心，他老人家創造了一種手法，也傳給了黃大哥。」

皇甫菁菁道：「哦，賢侄女使出來讓老身瞧瞧。」

公孫小小道：「遵命。」

她在禪房之內將流雲手演練兩遍，手勢剛剛一收，門外忽然響起一股蒼老的笑

聲道：「好手法。」

語聲甫歇，一名年約七旬，精神矍鑠的老尼已緩步跨了進來。

皇甫菁菁微微一笑道：「原來是庵主，小妹巧遇世侄女公孫小小，爲了敍舊，所以擅自帶她進庵，僭越之處，請庵主鑒諒。」

這位老尼敢情就是慈心庵主，別看她年歲已高，却具有年青人的爽朗性格。

她先向公孫小小打量一眼，然後對皇甫菁菁道：「公孫姑娘的這種手法的確高明，接下三枚指中箭大概沒有問題。」

公孫小小向慈心庵主檢衽一禮，道：「庵主是說三枚以上的指中箭就無能爲力了？」

慈心庵主道：「這又是貧尼的想法，小施主不要見怪。」

公孫小小道：「晚輩不敢。」

皇甫菁菁道：「庵主沒有說錯，賢侄女的手法練至極限才能一舉接下三枚指中箭，不過此一手法兼具火中取栗及拈花手之長，手法十分霸道，如若用以對敵，敵人將非死即傷，今後對敵之際，賢侄女不宜輕於使用，以免有傷天和。」

公孫小小道：「多謝伯母指教。」

慈心庵主道：「貧尼適才替皇甫施主起了一卦，是特來恭喜的。」

慈心庵主佛法高深，對易理尤爲擅長，她說恭喜，八成是可喜之事，因此皇甫菁菁道：「請庵主指點迷津。」

慈心庵主道：「貧尼見施主晦氣已經消失，前途光明在望，因而替施主起了一卦。」

皇甫菁菁道：「多謝庵主。」

慈心庵主道：「這是一個泰卦，小往大來，吉亨，初九，拔茅茹，此卦上坤下乾，陽健於內，陰順於外，健順如一，陰陽相應，故謂泰，今後施主未泰者能泰，已泰者長泰，吉亨俱備，放之四海而皆準矣。」

皇甫菁菁道：「庵主道行高深，卦無虛言，小妹正要辭別庵主，偕同世侄女去尋找拙夫及犬子，庵主隆情大德，只好另圖後報了。」

慈心庵主道：「人生聚合，各有因緣，施主勿須耿耿於懷，他日施主重振門庭之時，貧尼當親來致賀。」單掌舉手爲禮，轉身告辭而去。

皇甫菁菁一嘆道：「世外高人，六根皆淨，他們那無憂無慮，無牽無掛的生活，不是咱們凡夫俗子所能領會的。」

語音一頓，回顧公孫小小道：「姑娘請坐，老身還有些話要問妳。」

公孫小小道：「伯母請問。」

皇甫菁菁說道：「姑娘說，梭兒失踪了？」

公孫小小道：「是的，十日前，他跟一位白衣姑娘相約在伯牙湖畔了斷過節，但……」

皇甫菁菁道：「怎樣？姑娘。」

公孫小小道：「侄女守在途中以流雲手將那女子打傷，她可能不會赴約。」

皇甫菁菁愕然，道：「妳爲什麼要這樣？」

公孫小小螓首一垂，道：「侄女是……是……」

皇甫菁菁微微一笑道：「那白衣姑娘美麼？」

公孫小小道：「美，不，伯母……」

皇甫菁菁道：「怎麼啦？姑娘。」

公孫小小道：「侄女是說黃大哥跟她並無過節，她的約鬥八成是別有居心。」

皇甫菁菁哦了一聲道：「結果妳黃大哥赴約去了？」

公孫小小道：「去了，但也因此一去不返，眞是急壞人了！」

皇甫菁菁道：「所以，妳就出來找他了。」

公孫小小道：「是的，伯母。」

皇甫菁菁道：「適才那個女人似乎與梭兒有關，她是誰？」

公孫小小道：「她叫劉薇怡，是黃大哥的師姊，也是他的妻子，哼，這女人水性楊花，居然跟南拓做出無恥之事，侄女本想除去他們，誰知反被他們所制。」

皇甫菁菁道：「梭兒投過師了，他師父是誰？」

公孫小小道：「聽說是青竹絲。」

皇甫菁菁道：「青竹絲是武林前輩，比老身的輩份還高，這怎麼可能？」

公孫小小道：「詳細內情侄女也不大明白，這些是劉薇怡說的。」

皇甫菁菁道：「梭兒未奉父母之命，老身不承認姓劉的這門婚事，何況她蕩檢逾閑，也犯了七出之條，咱們以後就不必再提她了。」

公孫小小道：「是，伯母。」

皇甫菁菁道：「好，此時時間已晚，妳到木榻上睡吧。」

公孫小小道：「伯母呢？」

皇甫菁菁道：「老身喜歡打坐，多年已成習慣，床榻對老身無用，妳就不必客氣了。」

公孫小小恭聲道：「如此，侄女就有僭了。」

翌晨天剛破曉，皇甫菁菁就領着公孫小小向慈心庵主告辭，然後沿山道直通二郎河。

在二郎河打了一個尖，再經宿松奔向黃梅，她們是想先去漢口找黃騰梭，然後赴青海找瘋大師了斷無雙國士南拓過節。

這天晌午時分，她們由黃岡渡江到達鄂城。

此地背山面水，是武昌以東的戰略要地，歷代都有重兵駐守，作爲武昌首府之藩籬。

皇甫菁菁找了一個飯莊與公孫小小共進午餐，由於時間還早，她們想飯後再趕一程。

但飯莊之內似乎有一股特殊的氣氛，進入飯莊之人會感到氣壓迫人，誰都不願意在這兒逗留下去。

其實偌大的一爿食堂已經上了六成座，縱然不再有人進莊，生意也算不俗。

皇甫菁菁久走江湖，飯莊內異於尋常的氣氛自然瞞她不過，只是她絲毫不以爲意，逕自選了一張臨窗的食桌與公孫小小坐了下來。

「伙記，給咱們來點吃的。」

「是，客官，可是……」

這位店伙是怎麼啦？說起話來竟這麼顚三倒四的。

（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

（十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帶領日山二童和海月二女前往劉家莊，制服劉恭正，脅令宇文雷交出搶去的鏢銀，宇文雷設伏偷襲，又爲二童和二女破去，宇文雷迫不得已約南宮俊往西跨院一決勝負，在前往西跨院途中，宇文雷手下又施故技，射出染有無影毒的白布，日童將白布抹在劉恭正臉上，宇文雷這一陰謀又告失敗，只得投來二顆解藥，日童給一顆給劉恭正服下，同時又將毒液沾上侍候劉恭正的少女小紅手上，最後將解藥逐小捏下一小撮給小紅吞服，他自己却握着解藥的大部份，離得遠遠的，叫小紅在前面帶路——

去邪成正果　作繭自遭殃

日童語畢又示意月女跟海女，叫她們在劉恭正與那個叫小綠的女郎人中處捏了一下，把他們激得甦醒過來，笑笑道：「對不起，二位受驚了，這可不能怪小可，是你們的自己人在整你們，希望二位打個招呼，最好別再施什麼毒了！」

「不行！你們是闖關而來，在下把守這一關，而且在下是以毒爲擅長，因此你們要想通過這一關就得經過毒的考驗！」

說話的是一個中年文士打扮的人，這時正從一堵短牆的上面探出半個身子。

日童迫前一步笑道：「毒蜂子馬成，你這一關對我們恐怕沒什麼用，剛才的情形想必你很清楚，我們都有了百毒不侵之能！」

馬成冷笑一聲道：「我用毒一生，倒還沒有遇見過有百毒不侵的人！」

日童笑笑道：「今天，你就可以開開眼界！」

馬成冷笑道：「敝人正想領教一下，我相信你的確有些鬼門道，能拒我的七步追魂無影之毒，但是，我不相信你們能夠抗住我的穿腸散，小紅，把他們帶進來好了！」

於是小紅引着一衆人，穿過一道洞門，來到一座廳堂前，馬成當門而立，身前放着一張茶几，几上有三隻杯子，斟滿了三杯酒，他用手一指道：「無影之毒着於肌膚，你們能擋過最厲害的七步追魂，其他的就不必相試了，這是有形之毒，入口穿腸，你們把這三杯酒喝了就算通過！」

日童看了一眼，道：「我們非喝不可嗎？」

馬成道：「不喝當然也可了，只要繞過桌子就行了，我絕不阻攔，那就算不得闖關，到時我們不交出鏢銀，你們也怪不得誰了！」

日童笑道：「是每人一杯呢，還是一

個人喝三杯呢？」

「隨便，只要有人把這三杯酒喝下肚去就算數！」

日童道：「喝下後有解藥沒有？」

「有！如果你們挺不過，可以開口，我立刻就會奉上解藥，不過闖關之舉，就到此為止，你們再也無法索取失鏢了！」

「這不公平，條件全由你們開。」

「這是江湖規矩，你們如果不遵江湖規矩而行，我們也可以耍個賴！」

日童笑道：「耍賴，也要有耍賴的本事。」

馬成一笑道：「我們不要別的本事，只要撒腿一走就行了，如果你們敢再追纏不清，咱們就到南宮世家講理去，現在還是南宮老夫人在當家，她如果也說我們不對，我們就認了，雙手把鏢銀交上，看看她是否有臉收下來！」

這一着倒的確够狠的，南宮俊道：「好！高明；看來我們只有喝你三杯了。」

日童却上前道：「公子，且慢，他們先前矢口否認是江湖人，現在看了情形不對，却又搬出江湖規矩來約束我們了！」

南宮俊道：「日童，這是沒辦法的事，他們可以反覆無常，我們却必須守着江湖規矩，這就是正邪不同，否則我們與他們一樣，又憑什麼向他們索取失鏢呢？」

日童笑笑道：「公子，小的不是要擺脫江湖規矩，小的所受的教訓，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違背江湖道義……」

劉恭正冷哼道：「你們對老夫手段就大大地違背了江湖道義！」

日童笑道：「老爺子，這話可不上路了，假如您老爺子眞是一位優遊林下的老封翁，我們找上您是我們的不是，可是您在做知府的任上時，就已經是百花宮的總管了。身為民牧的父母官，居然與盜賊同流合污，站在武林的道義而言，對您這種人，眞該殺而無赦，我們對您已經够客氣了。」

劉恭正被堵上了嘴，日童又道：「我今天不是要規避江湖規矩，而是要强調一下我們的立場，你們以江湖規矩擺下了道兒，我們也以江湖規矩來應付而已。」

馬成道：「很好，在下恭聆高論，只要你能說出個不喝這三杯酒的道理，在下自然也不敢勉强！」

日童道：「我沒說這種話，江湖規矩，講究的是公道，你擺下這一個飲毒的陣勢，就得要自己也準備接受同樣考驗，道兒是你劃的，至少你自己就先走一遍！」

馬成哈哈大笑道：「小友的意思是要我也喝一下這種毒了，這個當然沒問題，我擺下了這毒陣。自己當然能撐得過。」

「沒這麼簡單，你自己出的題目自己做，那還稱什麼公道，要公平，你就得也接受一下我們的考驗！」

「你們的考驗？」馬成不解地問。

「不錯！你既然以毒為題，我們應在這個上面來較量高低，你喝下一盅我給你準備的毒酒，我也喝下一點你的毒酒，看看我們兩人誰能撐得過，這才算本事。」

馬成道：「你也懂得用毒？」

日童一笑道：「南宮世家的人不會用毒，但是對付你們這種用毒的人，另有一套辦法，我只要隨便找點東西，也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馬大成笑道：「我馬某人一輩子窮研用毒之道，不敢說獨步天下，但是還沒聽說過能毒死我的毒藥，這倒要試一試！」

日童笑道：「好，那就是咱們兩個人賭這一場就行了！」

馬成道：「我這兒是三杯酒！」

「你說過並不限定要多少人喝！」

馬成道：「不錯，你們兩個人合飲一杯也行！」

「我一個人喝三杯行不行？」

「那……當然行，可是這種毒藥一滴穿腸，你一個人要喝三杯，那不是……」

「既然一滴就可穿腸，我喝三杯不過也是一死而已，如果一杯酒毒不死我，那麼三杯酒也未必有用，對嗎？」

馬成道：「好！好，我們就賭一杯好了！」

日童拿起一杯酒，潑在地下，立刻冒出一縷青烟，可見毒性之烈，他却毫不在乎，由身邊取出一個小瓶子道：「我借這個杯子用一用，立刻就來相試！」

他也沒跑遠，只是到水池邊端了一杯水，把瓶中的藥投入一粒，然後把杯子旁邊擦乾了，端了酒杯同來道：「就是這一杯！」

馬成拿起那一杯水先放在鼻前聞了一下，又嗅嗅它的氣味，最後甚至於伸出舌尖，舐了一舐杯口上的水漬，緊皺着眉頭，似乎弄不清楚這杯中的毒藥是什麼？

日童端起另一杯毒酒，一直笑哈哈地望着他，馬成沉吟良久，最後還是顯得有點猶豫地道：「小朋友……這究竟是什麼毒？」

日童笑道：「你不是自誇用毒無雙，無毒不識嗎？怎麼連這一點，都認不出來了！」

馬成有點訕然地道：「這個……我的確是沒見識過，似乎是在一千另九種毒之外！」

南宮俊雖不知日童在搗什麼鬼，但也的確為馬成的淵博而吃了一驚，怎麼也沒想到天下之毒，居然有一千多種，自己扳着手指數，也不過是十來樣而已。

日童道：「這是毒經之外的第一千一十種毒，叫做逍遙津！」

「逍遙津！這是什麼毒呢？」

「嚴格說來，這不能算是毒，因為它對別人都沒有多大的害處，最多只能昏睡一陣而已，但是對你而言却不同了！它一入你的肚子，你就永遠也不會醒來了！」

「你說這是一種迷藥，那不太像吧，迷藥的目的在於使人失去知覺，自然要在不知不覺間使人服下才行，因此必須調具有香甜之味，你這藥又痲又辣，還帶有苦澀之味，既不好聞，又不好吃，誰肯吃它呢？」

「我有辦法使人不能不吃，比如現在吧，你就非喝下不可，因為我們是比賽服毒，除非你認輸！」

馬成道：「笑話，我沒有輸，為什麼要認輸！」

「你若是不敢服，就是認輸了！」

「我不敢服你的毒不算輸，還得等你服下我的藥才能分勝負呢！若是你也不敢服我的毒，最多我們是平手，只要你勝不了我，就不能算過關！」

日童笑道：「我不敢服你的毒，可是敢拿在手中，咱們乾脆比一下，誰拿得久好了！」

馬成聞言一震，連忙看自己的手，但見上面已經泛了一陣黑色，大吃一驚，連忙把手中的杯子摔了叫道：「好狡猾的小鬼，你居然敢在酒杯上弄鬼！」

日童微笑道：「這我可不承認，酒杯是你的，我只不過用了塊布去擦了一擦，這布也是你的……」

他取出一塊濕布，正是先前綁在響箭桿上，用來示警的那一塊，也是沾上了七步斷魂的那一塊！

馬成急忙從身上取出了一個瓶子，倒出了幾顆藥吞了下去，然後又拔出自己的腰刀來，一刀剁下了自己的右手，忍痛點了自己的經脈，止住了噴血，切齒道：「小鬼，你居然對我使這一手毒計！」

日童淡然道：「馬成，你要不要臉，你擺下了毒陣為關，我以毒制你，正是以毒攻毒之計，這七步斷魂之毒是你先施出來的，我用手抓了一點不在乎，你自己手抓了却抵擋不住，憑這一手，我就比你高明了……」

馬成道：「我……只是……」

日童搶着道：「我知道你的解藥只得兩顆，剛才都拿了出來，因此你自己中了毒，也來不及再去配解藥施救了，憑着這一點就勝過你多了！」

「你怎麼知道解藥只得兩顆！」

日童微微一笑，道：「是這位大姐告訴我的！」

說着用手一指小紅，急得她連忙否認道：「胡說！我幾時告訴你這個的！」

馬成也道：「她的話每句我都聽見了，的確沒有告訴你關於解藥之事！」

日童笑道：「她只是沒有形之言詞而已，但是有些話並不須要用嘴說出來的，她既是總宮所派，可見地位也頗為重要，但是她發覺自己中了七步追魂之毒後，急得不得了，甚至於把所知的機密都說了出來，以求換得我手中的那顆解藥，這就很明顯了，如果你還有多餘的解藥，絕不會吝於再給她一顆的！」

馬成不禁嘆道：「小子，你實在太精明了！」

日童道：「毒藥害人，並不足為奇，像我身上不帶毒藥，照樣能整得你死去活來，憑這一點，你就該認輸了，天下最厲害的毒藥是人的智慧……」

馬成嘆了口氣道：「小子！算你高明，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眞有百毒不侵之能！」

「我回答之後，你是否就認輸了？」

馬成想了一下後才道：「行！」

「好！那我就告訴你，這是假的，你這杯毒酒，我就不敢喝，喝下去也非死不可！我跟你打那個賭，根本沒有喝毒的打算！」

「你能不懼七步追魂，却不敢喝這杯毒酒？」

「我之所以敢摸你的七步追魂，只是手上戴了一副魚皮的手套，那是一種香鯨經過煉製後做成的，戴在手上，完全看不出來，也沒什麼特殊的用處，只能隔毒而已！」

馬成道：「能隔毒？」

日童笑道：「毒的施發只有四種方法，一是肌膚的沾染，一種是染在兵刃上，見血而封喉，一種是烟霧之類經由人的呼吸而傷內腑，一種就是經由飲食而入腹，我這一副手套就足以摒除百毒了！」

「那祗能隔除肌膚的沾染！」

「已經足够了，我可以不吃你們的東西，只要肌膚不沾染，我還怕什麼毒？」

「還有兵刃淬煉那一種！」

日童笑道：「這是最笨的一種，也只有下五門的江湖人才用的，我的氣功多少已有點根基，尋常刀劍暗器，根本就傷不了我，如若對方的內力深厚，能够以兵刃使我流血，憑武功也能殺得了我，何必用毒呢！」

馬成怔了半晌才道：「好小子，我毒蜂子闖了一輩子江湖，以毒技害了不知多少人，今天還是第一次栽了……」

日童笑道：「你別難過，你是栽在自己的毒上，用毒之能，我是自嘆不如。」

馬成道：「不！我是栽在你手上，而且栽得口服心服，你的話很對，天下最烈的毒藥是人的智慧，所以我是輸了，把這個拿去吧！」

他取出一張紙條，丟了過來道：「這是你們闖過了一關的收穫！」

日童接在手中，却是一紙收執，寫着一個地址，以及兩行文字。

文字很簡單：「憑條交付來人，白銀五十萬兩！」

日童道：「這麼簡單就行了？」

「不錯！你們拿了這張條子，到上述地點去起出所失鏢銀就行了，這只是一部份，但絕不會賴賬！」

南宮俊道：「你不通過宇文雷就可以作主了嗎？」

馬成道：「是的，我不屬於宇文雷，在我的這一部份內，我有權作定奪！」

南宮俊不禁搖頭嘆息道：「你們眞是一個奇怪的組合，我越往裏深究，越覺得迷惑了！」

馬成道：「南宮少主，也許我可以解答這個迷惑，告訴你有關百花宮中更多的事，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必須先回答我的問題！」

「什麼問題？你先問問看，如果我能回答，我自當盡量回答。」

「我的問題很簡單，不會超過三個，但是却與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有關，所以你能回答多少，我也透露多少，這倒不是我有意要挾，而是你如果對我的問題不能答覆，就無法知道我要說的那些事情的來龍去脈。」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好吧！你問好了！」

馬成道：「你需不需要叫這些人迴避

一下。」

南宮俊道：「不必，我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有些是對人的承諾而已，既要說出來，我就毫無顧忌地說：：」

馬成想了一下才問道：「聽說你的武學是師承了東僧的全部絕學。」

南宮俊笑道：「不是全部，東僧的武學共分二十一項，我只學了其中的十七項，其餘過於邪惡，我只了解了一個大概，根本沒有去涉及，而且那也不是東僧的絕學，他出身少林，有五項是佛門絕學，後來又因故西行，跟西方的魔教發生了關係，得到了魔教十三種秘技的經籙，然後有三項武功，是他晚年參照東西兩方的武學而加以融會自創的。」

他在說的時候，每個人都豎起了耳朵在聽，因為這是武林中的一個絕大秘密，而且跟他們每個人都有關係，所以聽後的表情也絕不相同。

馬成顯然是十分滿意，笑笑道：「多謝少主坦誠相告，那麼我也可也敘述第一部份了，東僧西渡時，跟西方魔教的教主忽而迷星起了衝突，被擒入了魔宮，那時他正當中年，長得很英俊，被魔教忽而迷星的三個寵姬看中了，他經不起她們的色身相誘，落入了她們的脂粉陷阱，不過他畢竟是有根底的佛門高人，雖然破了色戒，却因而感化了魔宮中的三個淫娃，居然為了他而篡弒了忽而迷星，取出了魔宮中的秘藏功笈，跟他一起參研！百花宮的高手，就是三大魔姬之一南麗娃，另外還有兩個是孿生姊妹，叫沙麗文，沙麗姬！他伴着她們三人在西方足足住了二十年！」

南宮俊點點頭道：「這些細節我大部份是已經知道了，只是略有出入而已，不過我相信你所說的是較為正確的，目前這魔宮三姬都在中原嗎？」

馬成道：「在，沙麗文受到東僧的感化較深，已經棄惡就善，她將自己所學，教授了一批女弟子，就是崛起江湖不久的紅粉金剛，南麗娃則在中原暗植勢力，以圖創開一番事業，她就成立了百花宮，一方面廣事培植人手，一方面則積聚財富，橫江一窩蜂就是她訓練出來的殺手與心腹成員！」

「還有一個沙麗姬呢？」

「這個女人半正半邪，沒有一定的性型，所以她有時到姐姐那兒，帮沙麗文訓練一下那些女孩子，有時又到百花宮來，帮南麗娃訓練蜂羣殺手，她在百花宮的地位是副宮主，在止水谷的身份却不知道，有關於百花宮跟東僧的淵源大抵如此了，現在我要問第二個問題了！」

南宮俊道：「第二個問題想必一定是要問東僧是否尚在人世了！」

「是的，南麗娃等三人與東僧在西方厮守了二十年，藉東僧之助，把魔教的武功秘技都學齊了之後，就靜極思動，不肯安份了，她們曾經密謀暗算東僧，想拔去一根眼中釘，先給他服下了劇毒後，又聯手合攻，結果把東僧逼下了天竺的恒河。照理說，東僧應該必死無疑，但她們在恒河上下五十里大舉搜尋，却沒有找到屍體，由此推斷東僧可能沒有死！」

南宮俊道：「的確沒有死，沙麗文在動手時，忽又於心不忍，在交手之間，暗中遞給他一份解藥。不過由於中毒太深，解藥服得太遲，東僧在墮河之後，為了躲避她們的追殺，以龜息法隱身河底三天三夜，結果雖然留得一命，却把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給消失了，僅留了半成的功力，他知道那三個女的必將會到中原來謀發展，所以易容回到中原，隱姓換名，寄身在一所小廟中做個火工道人，同時也把所參研的東西武學，覓取一個人研練，以俾她們肆虐中原時，好有人去阻止她們！」

「少主就是他覓得的傳人！」

「是的，不過我不是他的傳人，我們沒有師徒的名份，因為我原本無意習武的，是他再三央求，以中原武林安危重任見托，我才勉強答應下來，所以嚴格說來我只是他的代理人！」

馬成道：「這都沒有關係，反正我知道他把武功交下來就成了，他現在自己人還在嗎？」

「兩年以前就寂然而逝！」

馬成黯然道：「那我對他的一番歉咎之心，就永遠無法彌補了，只有在少主身上略盡棉薄：：」

「你欠他的恩情？」

「是的，廿年前我也因為在中原結仇太多，無法立足，逃到西方去，在那兒被魔宮中的人擄去，充作面首，幾將精枯髓乾而死，幸而他念我是同為中原一脈，傳授我培本固元之術，使我在那一羣如狼似虎的女人中留下了性命，而且我還有一件最對不起他的事，他服下的劇毒，就是我製煉的！」

南宮俊道：「你怎麼恩將仇報呢？」

「我起初根本不知道是對付他，後來知道了，才把解藥給了沙麗文，托她代為送給東僧！」

日童道：「你這個人心術太壞，既然知道了我家公子是東僧的傳人，就該報恩才是，怎麼還把那種毒藥，拿來害我們公子！」

馬成道：「我只是聽宇文雷說而已，却不能確定，不過我也作了最好的測試，南宮少主果真是東僧的傳人，就不會被我這杯毒酒毒死！」

日童道：「這話怎麼說呢，東僧都着了你的道兒，我家公子雖然得到他的傳授，却不見得有他那麼深的功力，難道會不受你的毒藥影響！」

馬成一笑道：「我當年把解藥暗傳給東僧時，同時也附上了解法，我這穿腸劇毒的確是神仙難逃，但是解毒方法却最為簡單，而且隨處可得：：：」

「既是隨處可得，東僧為什麼當年未能逃過？」

「那是他不知道，我的解藥只能減輕毒性，壓住毒性漸緩發作而已，並不能解毒，眞正解毒的方法却簡單之極，少主想必知道的！」

南宮俊搖頭道：「我不知道。」

馬成道：「難道東僧沒有告訴你？」

南宮俊道：「沒有！他對自己的過去極少談到，想是十分悔恨，而且他對魔宮

三姬的看法也跟你不同！」

馬成道：「他有什麼看法？」

南宮俊道：「他並沒認為她們不對，只是恨自己太過執着，未能運用恰當的方法去感化她們，因此留下了武功，希望阻止她們為惡，却不想殺害她們！」

馬成一怔道：「這個老和尚究竟是打什麼主意呢？難道當年的教訓還不够！」

南宮俊笑笑道：「是非善惡的看法各有不同，他交給我的責任只是阻止她們為惡，却沒有一定要我如何，而且他也無權要求我如何，因為我並不是他的弟子，我學了他的武功，是他欠我的情，我不必感他的恩！」

「他從沒有談起我什麼？」

「沒有，他認為我一生負人多矣，百死莫贖，所以雖然身受其害，却沒有恨過誰！」

馬成道：「不去管他了，反正我欠他的情，却必須要有以報答，今後將盡此餘生，為少主効力！」

南宮俊笑笑道：「你若是自認為過去所行不當，自己應該找條該當如何補救之處，却不必牽扯到我！」

馬成道：「可是我若明白地叛離了南麗娃而不找個託庇的地方，百花宮一定放不過我的。」

南宮俊笑道：「我相信不會的，閣下忠心耿耿地為她盡力多年，不至於為這點小事就容不得你！」

「背叛可不是小事，在百花宮中，那是很重的事！」

南宮俊道：「我相信沒有這麼嚴重，閣下如果還要擺陣，我就領教一番，如若無意相阻，就請讓開一步，容我闖第二關去了！」

「我——我可以為少主引路，帮助少主過關！」

南宮俊道：「盛情心領，我想還是我自己闖的好，宇文雷既然設下了這三道關口，就是要考驗一下我的功夫，能否接下他的布置，我也必須用自己的力量來過關，才能要他把刦走的鏢銀吐出來。」

馬成道：「在下目的也在帮助少主一戰：：：」

南宮俊道：「你若是橫插了一手，宇文雷又將藉故推托，賴着不肯交還鏢銀了，這次純粹是他跟我兩個人的爭執，所以我不希望有別人介入！」

馬成道：「在下可以脫離百花宮而追隨少主効力！」

南宮俊道：「那對閣下而言，不是太冒險了嗎，據我所知，橫江一窩蜂對叛離的人，判裁非常嚴厲，他們將盡全力來對付你！」

馬成道：「少主別看我一手已殘，眞要對付我還沒有這麼容易，少主如果是怕因我而惹怒橫江一窩蜂，在下可以提出一項保證，凡是指名找上我的人，都由我自己來應付好了！」

南宮俊笑道：「那倒不必，我如果答應了你，我就會全力負責你的安全，只是有一點，跟着我之後，就得恪守南宮世家規矩的約束，我怕你不太習慣！」

馬成道：「能够列名南宮門客，是武人的一項莫大光榮。自然要因此謹愼言行，我馬成一生中，雖然沒做過太大的惡事，却也贏得了一身的惡名，為江湖道所不齒，靜夜自思，常汗流浹背，能够在有生之年，一洗惡名，為正義略盡棉薄，無忝所生，實乃馬某此生之願望，萬仰少主勿棄。」

南宮俊道：「先生既然這麼說了，我若再拒絕就太過矯情了，那就請先生作一個交代：：：」

馬成道：「在下孑然一身，了無牽掛，說走就走，沒什麼可交代的！」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話不是這麼說，先生在百花宮中，效力多年，而且看情形還獨當一面，手下多少總還帶着幾個人，對他們，總該有個安排，這是做人的道理！」

馬成道：「我只管十幾個人，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角色，也無所謂交代！」

南宮俊道：「那就請先生跟他們說一聲！：：：」

馬成道：「不必了，劉恭正是此地的總管，他在這兒，對我們的談話聽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交代了！」

劉恭正在旁閉口不言，南宮俊道：「劉老先生對這件事有何意見？」

劉恭正這才說道：「老夫沒有意見，毒蜂子馬成在百花宮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只是跟着宮主多年，有點苦勞而已，他要走就走，老夫日後知會總宮一聲就是了！」

南宮俊道：「老先生似乎對這件事漠不關心！」

劉恭正道：「百花宮用人一向是採取自由放任的，來去自便，倒是要加入百花宮，恐怕還不容易，若沒有特殊的淵源或是出奇的技藝，百花宮還看不上眼呢！加入百花宮都是自願的，在百花宮中，有享受不盡的好處，所以對離去的人，從不挽留！」

南宮俊道：「是這樣嗎？」

話是問馬成的，馬成想了一下道：「表面上的確是如此，不過百花宮的確有蠱惑人的一套，投奔加入的人極少離開！」

「那麼先生又何以肯毅然放棄呢？」

馬成道：「我是因為加入太久了，看透了他們的底細，一直在想個脫離他們的途徑！」

南宮俊道：「先生既是早有去意，何以要等到今天才見諸行動呢？」

馬成一嘆道：「少主有所不知，要想脫離百花宮，到底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像我這種多年的老人，對宮中的秘密知道得太多，只要我稍有不滿之意，立刻就會身首異處，死得不明不白，此其一也，再者，我也找不到機會，在外面，仇我者衆，要殺我的人也不在少，在百花宮中，還有一份保障，我如單獨一人，只怕也是寸步難行，所以我一定要少主答應收留，以南宮世家：：：」

南宮俊道：「假如人家有正常理由來找上你，南宮世家是不便為你出頭的。」

馬成道：「這個我知道，不過我可以

跟他們說，我現在是爲南宮世家効力，請他們寬貸我幾年，容我爲已往之所爲稍盡贖愆之心，再還他們一個公道！」

南宮俊道：「這話對正人俠士而說，或者還有用！」

「我欠缺的人情，大概只有一兩個是够得上正人俠士的，對他們我只有情商，其餘的一些人，行止有虧，作惡多端，死有餘辜，這樣的人，我並不怕他們找了到來！」

日童忽然道：「公子，屬下以爲馬先生既然立意歸正，不管再有什麼事，都應該由南宮世家擔了起來！」

南宮俊道：「這個我知道，但是總要在道理上說得過去，南宮世家的責任是在維護武林道統，總不成我們自己先去破壞它！」

「有一個最好的理由，就是馬先生在百花宮中可以得到十分安全，他們不敢去報仇，投到南宮世家來，他就來了，這種行爲就可卑！」

馬成連忙道：「小友！話可不能這樣說。南宮世家行仁仗義，以仁義爲先，可不是跟人爭强鬥勝……」

日童笑道：「我不是這意思，我只認爲馬先生在助人爲惡時沒有麻煩，一心向善時，就有人來尋仇了，那種人就可惡，南宮世家更應該制止他們，否則豈不是叫人永遠都在罪惡中沉淪了！」

南宮俊道：「你究竟是個小孩子，爲善爲惡，全在方寸之間，求善之念，乃爲求心之所安，不是爲了誰去做這些事，更不是爲了求身之所安，你們若明白……」

馬成立刻道：「我懂了，少主不必再說，以後的事，馬成自己會處理，毋勞少主煩心了！」

南宮俊只笑了一笑，道：「我們向第二關去了，海女，去爲馬先生的手包紮一下！」

馬成道：「這個我自己會來，毒蜂子會用毒，倒不完全是害人的，毒藥一樣可以用來救人，神效還更超過一般的藥物，只是如何應用得宜，知之不易而已！」

他取出了兩個小瓶子，先倒出一種白色的粉末在斷腕之處，立刻冒起一蓬焦烟，燒得吱吱直響，然後又倒出一撮黃色的粉末在上面，在一蓬烟霧之後，斷處的皮肉已經燒乾成爲一片平面，不再滴血了，他再從腰下解下一隻五爪鐵手，套在上面，用後面的細索鍊細緊了，那五隻鋼爪，居然還能收縮抓物。

大家都看得十分新奇，南宮俊道：「馬先生好像早就準備好砍斷那隻手了？」

馬成道：「是的，使毒的人，必須隨時作此準備，因爲誰也無法逆料，什麼時候會不小心，沾上一點劇毒，而立刻作斷然的措施，這個爪是我平時在幾種毒液中撈取東西用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準備在缺少一隻手時，能代替一隻手之用。」

日童忽而問道：「它能代替到什麼程度呢？」

馬成笑了一下道：「有些時候，它當然不如眞手方便，但是有些時候，它却比一隻眞手管用得多，因爲我平時就是使用它作爲武器，如果我雙手俱全，取出這隻手時，自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現在它就安在手腕上，別人乍然望去，不會知道它是鋼鑄的，但是要到發現時，却已來不及了。」

說着他忽地伸手抓去，日童猝不及防，倒是嚇了一大跳，連忙移步後退。

他只退了兩步，已是手臂不及之處，可是，他的脚步才退，那隻鋼手錚的一響，居然脫離了手腕飛出，抓向了日童的臉部。

日童防不勝防，而且動作也太快，整個臉都被抓個正着，幸好馬成無意傷害他，笑笑把手收了回來，而且再度彈出，這次是抓向一塊青石，錚然聲中，五枚鋼指抓進了石塊中，陷進五個深孔。

他再度收回鋼手道：「就是這個樣子，剛才我如存心要傷害你，只要如此就行了，小朋友，不管你的武功再高，恐怕也經不起這一抓吧！」

日童的臉都嚇白了，只有故作從容地一笑道：「是的，馬先生，你這隻飛爪的設計眞精巧！」

馬成微笑道：「那倒不算什麼，只是風磨銅所鑄，並沒有別的機關，完全是靠着內勁的運用而已！」

他說來輕鬆，別的人却更爲之驚心，因爲風磨銅是用來鑄造寶劍用的鋼母，也是最堅利的一種金屬。馬成能運用內力控制自如，它就成爲一項最厲害的兵器了！

日童乾笑一聲道：「馬先生能够用內力把它控制得如此靈活，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事！」

馬成輕輕一嘆道：「我雖然以擅用毒而創下毒蜂子的外號，如果沒有相當的武功底子，只怕也活不到今天了，武林中對用毒的人，一向是不太寬大的，我若非有着這點憑仗，也不敢托附在南宮門下，替少主增加麻煩了，不過已往，大家都只注意我的毒而忽略了我的武功而已！本來，我並不準備亮出我的底子，因爲在很多時候，這種隱藏往往會使我得到很大的優勢，只是現今既然列身武林第一世家門下，就不能再以毒去對付人，祇有靠武功來保護自己了！」

這一番輪誠的談話，使得南宮俊十分感動地道：「先生放心，我既然答應了你爲南宮世家的一員，就負起了全部責任，以後任何的恩怨糾紛，都不是一個人的事了，自然由我們大家來……」

馬成笑道：「那倒不必了，我知道南宮世家向以道義爲重，所行所爲，無一不合乎天心地道，而我本身的某些糾紛，會使少主十分爲難的！」

南宮俊笑道：「沒有的事，南宮門客並非都是出身正道的！」

馬成倒是頗感意外地道：「南宮門客，也有出身黑道的？」

南宮俊點點頭道：「不錯，甚至於有幾個還是惡跡昭彰，滿身血腥之徒，但是他們一念之易，立志改善，所行所爲更是令人欽敬，南宮世家從先祖父開始承膺了武林盟主這一責任後，對邀約的志同道合之士，共爲武林盡力一事，向來是抱着不

計以往，只看目前與將來，只要知道一個人確有行善之心，不管他過去做了什麼，都由寒家替他擔負起來！」

馬成說道：「那要具有很大的魄力才行！」

南宮俊道：「是的，而且也的確增添了不少困擾，但先祖父認爲是值得的，更認爲這是件十分有意義的事，除掉一個惡人，最多只能使別的人不受其害，但是能驅使一個已入歧途的人，回頭向善，則還有無數的人蒙受其利，先祖父最感欣慰的就是那些人，沒一個使他失望過，而且那些人在日後的表現上，比別的人更可敬可佩！」

馬成道：「南宮世家知人之明，是一向有名的，所以，南宮門客才會具有如此的盛譽，而江湖人，也莫不能以列身門中爲榮！」

南宮俊道：「先祖棄世有年，先父母及叔伯等人也都中道而崩，南宮世家却一直沒有放下擔子，由家祖母在負責着，事情雖然沒少錯，但是南宮世家在這幾年却沒有再添人進來，先生當是第一個新進的人……」

馬成激動地道：「在下既感且愧！」

南宮俊笑道：「先生不必客氣，我對先生的過去一無所知，今天也才第一次見面，但是我對先生却十分的信任，在知人識人上，我是毫無經驗，不過我却秉承了先祖的一點長處，就是相信人，那已經够了！」

馬成感動地道：「在下多謝少主的抬愛關顧，今後唯以有生之年，鞠躬盡瘁瀝血以報！」

南宮俊忙道：「先生不必如此說，我之所以在一開始拒絕先生，倒不是對先生不信任，而是在寒舍爲客，食少事煩，終年奔波不得停歇，出生入死，終日與危機爲伍，却沒有一點好處，祇有一個沉重的責任……」

馬成道：「却可以博得舉世欽敬！」

南宮俊苦笑道：「那些欽敬是靠不住的，只有受到好處的人，在口角春風幾句，那却是幫他們賣命的代價，至於一些吃了虧的人，不知道在背後如何咒駡呢！」

馬成笑道：「但求心之所安，笑駡一概由他！」

南宮俊欣然道：「先生能有這個想法，我就眞正的放心了。因爲寒舍的那些出死力幫忙的人，既不爲名，也不爲利，所爲的祇是求心之所安而已，若是沒有這個胸懷，我實在還不敢太有勞大駕的！」

日童忍不住道：「公子，您也是的，一開始就把話說明了，不是直接了當，繞了這麼大的圈子……」

馬成道：「不！小朋友，少主的用意至深，這種胸懷，是無法言喻的，只有本身有這種感受的人，說出來才能見到眞心，好了，我們往第二關去吧，別讓宇文雷等急了，又另生枝節，跟這個傢伙交涉辦事，最好是立作了斷，他隨時都可能會變卦而另出新花樣的！」

於是一行人再度向前行去，劉恭正仍是被架着，小紅與小綠跟在後面，却換了馬成在前領路了！

他走得很小心，不時還告訴大家，要注意那些地方不能觸及，那些地方應加避免。

南宮俊頗爲心驚地道：「我們進入第一關的時候，佈置形式都跟這兒相同，怎麼沒有設伏呢？」

馬成道：「少主可是不相信這裏有機關？」

南宮俊道：「那倒不是，我相信先生的指點絕不會錯，祇是不明白何以在第一關前不設機關？」

馬成笑笑道：「這正是我們這位劉大總管的精心設計，第一關前，大家都會提高警覺，小心翼翼，結果却什麼都沒有，於是來人通過了第一關，戒備之心鬆弛了下來，正好就着了道兒！」

南宮俊笑道：「劉老先生的心思果然過人一等，居然能設下這些虛實莫測的佈置變化！」

劉恭正冷着臉道：「這次是你們運氣好，遇上了這個毒蜂子臨時叛帮，給你們指點了一條明路，否則單憑這些佈置，就能叫你們焦頭爛額！」

南宮俊不加答辯，日童却忍不住道：「老爺子，我家公子天資奇才，早已看出你這所莊院內的五行生尅變化，處處凶險，一點都不會疏忽，如果這些機關佈置發動了，傷不到我們一根汗毛的，倒是你自己第一個遭殃，因爲你要在前面帶路！」

劉恭正冷笑道：「老夫是帶路的人，還會傷到自己麼？這些機關的觸動消息，隨處皆是，只有徑尺之地是安全的，老夫自己踏上了那一塊地方，自然不會受到波及！」

日童笑道：「老爺子你也許已經忘了，通過第一關時，是我們架着你走的，那一塊地方是安全的，也由不得你自己去選，倒霉的是誰呢？」

劉恭正這才不開口了，馬成笑道：「看來是我多慮了，這老兒怕死得很，如果要他首當其衝，他一定會把所有的機關消息都先行封死，因此還是這位小朋友厲害，我費了兩天工夫，才記住了這些出入門戶的路，他只略費一點手脚，照樣也能通行無阻了！」

南宮俊笑道：「任何機關，陣圖，佈置，都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用死的機關去困活的人，本就是最笨的事，所以像這種陣圖之舉，我雖經涉獵，却不願在上面多費心思！」

劉恭正忍不住道：「南宮俊，你別看不起老夫這些建設，老夫先前是不知道你會來得這麼快，又被你亂闖了進來，制住了老夫，才弄得無所施展，否則的話，你連大門都進不來！」

南宮俊笑道：「我根本就不進來，要是我看到情形不對，就把你們轟出去！」

「笑話，老夫的機關消息，若是全部發動的話，別說你們這幾個人，要多十倍，也別想進得來！」

「我說過了，我不進來，把你們轟出去！」

「轟出去，怎麼個轟法，我們閉門堅

守……」

「我只要放上一把火，還怕你們不一個個地出來！」

話才說完，忽然嗄嗄連聲，夾着一團團的火光從遠處飛了過來！

那是許多枝長桿的火箭，箭桿上縛了浸過桐油的棉花，點上了火，遙空飛射過來！

方向是從西北角上來的，而火箭所指的目標，正是他們要前去的那棟宅子。

劉恭正驚道：「這是什麼人，怎麼在這兒胡亂發火箭，此地正是火德之宮，藏有很多引火發火之物，還有很多炸藥，如是燃燒起來，可怎麼辦？」

南宮俊也驚道：「劉老丈，你說這兒有炸藥！」

劉恭正急了道：「是的，像前面的夾牆引道中，都埋設有炸藥及引綫等物，如果不愼點着了，連我們也要被炸得粉身碎骨！」

南宮俊慍然道：「老丈怎麼在住宅中埋設此等凶險之物，這太危險了！」

劉恭正道：「此地雖是私宅的名義，實際上却是百花宮的分宮，而且為主要貯積財貨之地，自然要防範得周密點，南宮公子，請你快去制止他們射火箭過來。」

南宮俊道：「對方是些什麼人我都不知道，又如何制止呢，再說，人家也未必肯聽我的。」

日童道：「會不會是宇文雷他們施的手脚，想把我們毀在這個地方了。」

劉恭正忙道：「不會，埋設炸藥的事情十分秘密，連他都不知道。」

馬成也道：「這一點倒不錯，若論百花宮與宇文雷的關係，還不如我密切呢，連我都不知道，他們更不會知道了，再說宇文雷他們都在後進院宅中，這火箭却是由外面射進來的，一旦火發他們自己的危險較我們更大，宇文雷不至愚笨若此。」

日童道：「公子，會不會是家裏支應你的人來了。」

南宮俊道：「更不可能，別說我前來沒有通知家中的人，就算他們知道了，也不會做那種事，南宮世家又不是橫江一窩蜂，怎會做出縱火之舉。……」

這時宅中也亂了，紛紛有人出來搶救火勢，撲滅火苗，可是火箭仍然不斷地射進來。

劉恭正急得滿頭大汗道：「南宮公子，請你叫他們立即恢復我的行動吧，只有老夫才知道那些地方藏有火藥的引綫，要是有一處燃上了，那可不得了。」

南宮俊還沒開口，海女道：「公子，這可沒辦法，我們用的制穴針上有一種使人行動緩慢無力的藥物，進入血管後生效，無藥可解，只有等時間到了後，藥性自解。」

劉恭正頓足道：「你們可害死老夫了，多年心血眼看着被毀於一旦，而且還要賠上老夫的一條命，不好！那一枝箭所中的位置，正是火藥引綫安放之處，現在去撲滅也遲了，大家逃生吧！」

於是一行人在劉恭正自己的指點下，折向了另一處院落，而且還把小紅遣去通知那邊的人趕緊撤退！

才到達該處，已經聽出了轟轟的爆炸之聲，接着是烈焰冲天，那一片院落，已在烈火熊熊之中。

劉恭正頓足長嘆，南宮俊看着也覺得心驚道：「要是我們深入宅中，你再放起火來，火勢向四面包圍，再加上地底的火藥，焉有命在。」

劉恭正道：「炸藥之設，是為了對付入侵的敵人，老夫被你們拉住在一起，怎會做這種損人損己的事呢！」

南宮俊道：「假如我們不拉着你在一起，你就會考慮到縱火引發火藥了，否則你這些火藥之設，就沒有別的用處了，你總不會是用來對付自己人吧！」

劉恭正道：「老夫對這件事秘而不宣，自然也包括了自己人在內，老夫此地雖然只是分宮之一，但是有時的權責是很重的，百花宮下的徒衆，若有叛離等情事，老夫尚負有清理門戶，肅除叛徒之責！」

南宮俊笑道：「所以你練了一身好武功，也不肯讓人知道，大概就是為了此故吧！」

劉恭正居然坦白承認了道：「不錯，如若是一兩個人，本宮就自行處理了，如若來的人數過多，就用那些火藥去對付，那些人以為分宮的人不懂武功而好欺侮，他們就打錯了主意了。」

馬成道：「以前有幾個人，私行逃出百花宮，結果大概都是在你這兒被處決了的吧！」

劉恭正傲然一笑道：「不錯，他們都知道本分宮為藏金要庫，而且防守力最薄，老夫又不擅武功，以為最好欺負，所以都要在臨走前，想從這兒刮走一票，老夫那有這麼好欺負的……」

正說之間，宇文雷帶了一批人，縛着小紅，怒忽地趕了來，怒容滿面地叫道：「南宮俊，你怎地如此卑鄙，一面明言拜山闖關，一面却着人縱火！」

南宮俊笑笑道：「這個我可不認賬，因為在地下埋設火器的人不是我。」

宇文雷轉向劉恭正道：「劉老，你對這點最好作個解釋，我們都在那兒……」

劉恭正傲然道：「本座既然身為分宮總管，對如何安排分宮防範事務，自然有權決定……」

「那至少也要告訴我們一聲！」

劉恭正冷笑道：「一件事有兩個人知道就不算秘密了，像這種設施，更是不可入第二者之耳……」

「那你是打算連我們也計算在內！」

劉恭正道：「必要時確無不可，因為你們工蜂羣的責任就是要保護分宮安全而與敵偕亡，你別忘了，蜂螫雖有毒，但只能用一次，每一頭工蜂在用尾針刺傷對方後，自己也要死亡的，今天是因為南宮俊等人未曾有進入那個地方，所以我才要小紅去通知你們撤離，否則的話，我很可能就讓你們在那兒一起挨火炮了！」

宇文雷不禁默然，劉恭正道：「你自己是工蜂羣領隊，對百花宮規矩，知道得比誰都清楚，這些話本不該問的，現在你的事還沒了，你看着辦吧！」（未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烈如火（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棠的兩名手下在雲海鎮上被殺，小斗子懷疑蠻妞的爹是裝癱，暗施辣手，但經試探後，證實這一懷疑不對，翌日天剛亮，劉棠把江福奎綁在土崗上的木柱上，以脅迫雲海鎮的人交出黃金，而小斗子却擒住馮超以要脅劉棠，然而劉棠似不受威脅，僵持間，蠻妞的爹爬到崗下，自認他是劉棠以前的拍檔宋祿天，黃金是他吞沒後埋在鎮上，但因時移勢易，且身染癱症，致無法把藏金掘出，劉棠以閃電身法衝至癱瘓老人面前，伸手揑開他咀吧，由牙齒上認出那殘廢者並非宋祿天，殘廢者傻眼了，他似沒想到劉棠會出這一着——

金光炫肉眼　驃勁動芳心

劉棠道：「當年宋祿天押解這批黃金是個天大的秘密，他不見了踪影，黃金沒有下落，也是一個秘密，你是怎麼知道的？快說！」

蠻妞衝過去擋住她爹冷冷地說：「我爹是有病的人，請你說話不要這樣兇。」

姑娘，昨天咱們在山上曾見過面，當我知道令尊本身癱瘓，我立即就派人將他送回，是不是？」

「我很感激。」

「現在，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令尊為什麼要冒充宋祿天，他怎麼會知道宋祿天玩了一招金蟬脫殼之計？我非追個水落石出不可，姑娘，請妳站開。」

「不，如果你想傷害我爹，就先殺了我。」

「蠻妞！」老人頑強地吼叫着：「妳閃開，看看他能把我怎麼樣？」

「爹……」

「站開，聽見沒有？」

在她父親叱斥下，蠻妞只得站開了。

「說吧！」劉棠獨脚跳到老人的面前。「你為什麼要冒充宋祿天？」

「劉棠！你確定我是冒充宋祿天？」

「不錯。宋祿天是我的兄弟，不管怎麼變，我不會不認識。」

「你說你知道那批黃金埋藏在什麼地方？」

「我知道。」

「那你就趕緊去挖，趕緊去找，找到了黃金就一走了之，也好讓這些老百姓安心過日子！」

「你說得太輕鬆了！」劉棠聲色俱厲地說：「我現在要你說，你為什麼要冒充宋祿天？快說！」

「坦白告訴你吧，是為了宋祿天臨終所托。」

「哦？宋祿天仍然死了？」

「不錯。他在雲海鎮巧設金蟬脫殼之計，可是他仍舊逃不過病魔的糾纏，臨終的時候他說出了這番經過……」

「想必也說過藏金地方，是不是？」

「不錯。」

「你已經來到鎮上好幾年，爲什麼還不挖掘藏金？」

「宋祿天知道你從來都沒有放鬆這件事，因此他一再交代，在你，和你的黨羽沒有死光死絕之前，絕不能去動藏金，不然就有殺身之禍。」

「因此你耐着性子等。」

「是的。」

「結果，你還是忍不住了。」

「那是因爲你濫殺無辜，逼得我非出頭不可。」

「老頭兒，我早在好幾年前就知道那批黃金藏在什麼地方了，可是我沒去動，因爲我也在等。」

「等什麼？」

「等宋祿天露面。」

「哦？制裁一個叛徒比那批藏金更重要嗎？」

「同等重要。不過，我自信一定活得比宋祿天要久，要長。」

「劉棠！宋祿天已死，你應該可以去挖那批藏金啦！」

「宋祿天已死，只是在你嘴裏說出來的，我並沒有見到。我又怎知你說的是眞話？還是假話？」

「要怎樣你才相信？」

「我問你，宋祿天的後事是你辦的，對嗎？」

「當然。」

「我要見屍。」

「屍首已腐。」

「那麼，我要見骨。」

「幾根枯骨頭你又怎能確定那是不是宋祿天？」

「就是堆白骨我也能把他認出來。」

「路途遙遠，我又是行動不便。」

「有僱大車載送你去。」

「往返費時。」

「我願等，即使是十年八年都行。」

「你親自去？」

「不，馮超陪你去，他也照樣認得出宋祿天的骨骸……馮超！」

馮超仍在小斗子的控制之下。

「小斗子，你可以鬆手了嗎？」

「劉棠，你們江湖人物勾心鬥角，不應該牽扯到善良老百姓，我有一個要求，先放掉所有的人質。」

劉棠毫不猶豫地說：「可以。」

說完後，他向山岡上打了一個手勢。

江福奎立刻從木樁子上放了下來。

另外那對老夫婦，鐵匠的老婆孩子也都由人護送到岡子下面來了。

小斗子這才鬆了手。

馮超一旦恢復自由，立刻趨前聽命。

「馮超！」劉棠沉聲交代：「僱一輛大車，帶這位老大爺前去認屍骨，宋祿天骨頭受過傷，你不會認不出的。」

劉棠吩咐完畢之後，立刻轉身，蠻妞她爹原在衆人的扶持之下，此刻，他突地飛身躍起，一腳踢向劉棠的腰際。

馮超飛身前撲，老人的一腳正好踢上他，馮超的身子立刻像雪球般滾了出去。

一個身裁魁梧的彪形大漢，竟然被一個形容枯槁的老頭兒一腳踢飛，這實在令人大感意外。

小斗子却一點兒也不意外。

他早就猜到了蠻妞她爹是個假癱子，他不但不意外，反而暗暗佩服，昨兒夜裏這刁鑽老人竟然把他給瞞過了。

小斗子很鎮定，他在等待情勢變化。

劉棠像尊石像，一動也不動，這固然是表現了他的威嚴，其實也是被突發的情況嚇呆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話：「你不是癱子？」

「癱子會好，而且我也不是白痴。」

「這話什麼意思？」

「你教我帶你的人去察看宋祿天的枯骨，這根本就是一個幌子，我一離開鎮上，他就要殺我。」

「你太多疑啦！」劉棠輕描淡寫說。

「劉棠，我可不是剛啄開蛋殼的小鷄——雛兒，你也不問問我去那兒，路途有多遠，來回要多久，而且對你的手下沒任何交代，這不是很明顯要殺我滅口嗎？」

「好啦，說這些也沒有用，你打算怎麼辦？」

「劉棠，首先讓你了解一件事，你的手下死了兩個人，是我幹的。」

小斗子心頭一震，暗道：這老人家可不簡單哩！

江五爺走到了小斗子的身邊，輕輕地說：「小兄弟，你的想法可眞正確，蠻妞她爹竟然……」

小斗子打了個手勢，示意江五爺不要再說下去。

蠻妞站在那裏發呆，她不知該喜，還是該驚，一切都太突然，她好像在夢中。

「說吧！」劉棠仍是慢吞吞地發問：「你想幹什麼？」

「宋祿天臨終時交代我一件事。」

「什麼事？」

「他說，人生在世，不可貪份外之財，他千叮萬囑，教我把那批黃金作爲濟貧之用，我在他面前發過重誓。」

「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

「你是尋金而來，咱們有了衝突。」

「別說這些廢話，我問兩遍了，你想幹什麼？」

「我要你帶的人立刻離開雲海鎮。」

「這麼說，你就先後矛盾了，你剛才說過，宋祿天曾經千叮萬囑，如果我不死，我的手下沒死光，你就不取藏金，你如今却又教我走，你不怕我以後找你。」

「不怕。」

「爲什麼不怕？」

「等你找到我，我身上連一道金光都沒有，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老頭兒，別把我劉棠當作傻子，大概咱們一出雲海鎮，就會死無葬身之地，你以爲我會上當？」

「劉棠，你手下有多少人。」

「如今連我九個。」

「有九個人，還怕我打你的埋伏？」

「我突然發現你非常陰險，咱們要解決就在這裏解決，誰勝誰就是那批黃金的得主。」

「劉棠，你以爲你有九個人就能贏我，是嗎？」

「試試看。」劉棠猛地一揮手。

山崗上有七個大漢，全部飛身而下。

「各位鄉親，」劉棠作了個羅圈揖，

「請讓讓，這是江湖上的事，請各位不要過問……多謝，多謝。」

「小斗子！」蠻妞衝到了小斗子的面前。「他們那麼多人對付我爹，你怎麼站在一邊不管呀？」

「蠻妞，妳怎一點也不了解妳爹？」

「小斗子，我突然發覺他老人家是那樣陌生……」

「蠻妞，放心吧，妳爹要是沒有把握，他就不會冒冒失失地蠻幹，妳等着瞧，好戲在後頭哩！」

「小斗子，我爹都是些莊稼把式。」

「蠻妞，昨天晚上鎮上有兩個人被殺，都是劉棠的手下，也都是被妳爹幹掉的，妳爹的本事可大哩。」

「小斗子，我一點都不知道。」

「蠻妞，妳爹有許多事瞞着妳那也是迫不得已的……蠻妞，妳放心，有這麼多人在，妳爹不會吃虧的。」

這時，那七個大漢已把老人圍住了。

老人昂然而立，毫無懼色，冷冷地說：「劉棠，你想以多勝少？」

「什麼叫做以多勝少？」

「你們九個人，我只一個。」

「可是，我們九個人也未必有你一個厲害。」

「何以見得。」

「因爲你一個竟想消滅我們九個。」

老人冷笑，但沒有再說什麼話。

「怎麼，不是因爲你的同黨不在鎮上，是嗎？」

老人仍然不說話。

「當你有了危險時，他們就會出面救你的！」

原來劉棠故意圍剿老人，是想把老人的同黨引出來。

問題是——老人眞有同黨埋伏着嗎？

劉棠自己並沒有參與這一場惡戰。

他打了一個手勢，那七個大漢立刻展開攻擊。攻勢相當猛烈，老人應付裕如。

蠻妞緊張得連氣都喘不過來，可是，看在小斗子眼裏却一點兒也不緊張，因爲那七個大漢都沒有用殺招。

爲什麼，劉棠並不想傷害老人嗎？

「小斗子！」蠻妞嚷起來：「七個年輕大漢對一個老人家，你都不主持公道，你還有正義感嗎？」

「蠻妞，他們不會傷害你爹的！」

「就算他們無意傷害，累也把他老人家累壞了呀！」

江五爺也關心了：「小斗子，昨天那兩個人眞是蠻妞她爹幹的嗎？」

「我想是的！」

「那麼，他是在爲咱們雲海鎮作事，咱們怎能袖手旁觀，不管他呢？」

「五爺，剛才那個獨脚人已經打過招呼了，這是江湖上的事，你們最好少管，五爺，別爲地方上惹麻煩？」

「小斗子，只是爲了怕找麻煩，咱們就……」

「五爺，我說別管就別管。」小斗子竟然吼了起來。

「小斗子！」蠻妞沒好聲地說：「我看你不是好人。」

「蠻妞，你誤會了……」

「小斗子，你一定是劉棠他們一夥的，你故意裝好人，好讓我們相信你……小斗子，你休想騙我。」

小斗子的面頰肌肉在牽動，顯示他的內心很激動，但他什麼話也沒說，他似乎不屑解釋。

「蠻妞！」江五爺連忙叱斥：「不許這樣說，小斗子絕對是個好人，他這樣作，一定有他的理由。」

「蠻妞相信我。」小斗子聲音很低。

「算了！」蠻妞似乎已經失去了理性，「連自己的爹都沒法子信賴，我還能去相信誰呀？」

這個女孩子現在已經傷透了心！

那邊一對七的戰鬥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內行人看得很清楚，那七個大漢的合圍之陣非常强勁，可是，一直都沒有施展殺招，因此老人還能在驚險中求穩定。

劉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呢？

他肯定老人有伙伴，在用這個方法逼那些伙伴出面嗎？

這好像是個笨法子，未必有效！

小斗子所等待的又是什麼？

戰局一持久，老人就吃虧了，他的身子仍然矯捷，但已經可以看出他頗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小斗子仍然沒有動，看上去他是那樣冷酷，如果說他有什麼心願，那麼他的心願一定是等待老人早些失敗。

他眞的希望老人快些失敗嗎？

也許他在默禱，老人很快就失敗了！

他被打倒在地上，七隻有力的脚踩在他身上，七雙眼睛則集中在劉棠的臉上，等待他的一聲令下。

「爹！」蠻妞發出一聲淒厲的喊叫。

當她要往前衝出時，小斗子抓住了她的手臂。

「放開你的髒手！」蠻妞聲嘶力竭地吼着。

「蠻妞，聽我說，」小斗子的聲音很低：「妳爹不會受到傷害，冷靜，請相信我，千萬冷靜。」

「放開你的髒手。」蠻妞重覆着這句話。

小斗子只得以目光向江五爺求援。

江五爺連忙攔住蠻妞，輕言細語地說：「蠻妞，妳應該相信江五爺，我認爲小斗子的話不錯。」

「五爺，七個大漢對付一個老人，還說……？」

「蠻妞，」小斗子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妳沒看見嗎？那七個大漢在動手之間從沒有施展殺手。」

蠻妞平靜了一些，不過，她仍然掙脫了小斗子那隻手。

劉棠目光看着冉冉昇起的太陽，他似乎還在考慮。圍觀的人則看着江五爺，如果他打一個手勢，這些人都會往上衝，不過，江五爺絕不可能如此作。

劉棠的目光開始轉移到老人的身上，緩慢地說：「你應該想想清楚，只要我一擺頭，你就死無葬身之地。」

老人很倔强。「你爲什麼不擺頭？」

劉棠冷冷地說：「那是因爲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

「問吧。」

「你還有多少同黨。」

「很多。」

「他們埋伏在那兒?」

「每一個可以藏人的地方。」

「老傢伙,別逞英雄,英雄在我眼裏狗屁不如,說,你的同黨有多少人?他們埋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劉棠打了一個手勢。

那七隻有力的脚開始增加壓力。

老人的臉孔開始充血,脹紅。

蠻妞又想衝出,江五爺立刻阻止了。

「蠻妞,冷靜!」

「五爺,我是他女兒,我怎麼能站在這兒……?」

「蠻妞,妳衝上去又有什麼用?」

「小斗子!」蠻妞轉移了目標。「你說句話行不行?告訴我內情行不行,我爹在受折磨……。」

「放心,」小斗子的語氣仍然十分平靜。「他受得了,這點折磨在你爹的心目中,根本就不算什麼。」

蠻妞心中充滿了恨意,但她還是隱忍下來,她似乎突然發現這個年輕人的冷靜,沉着超出了常情,他的話該可以信賴。

就在這時鎭頭上突然起一陣塵烟。稍有經驗的人就知道有一支馬隊正疾馳而來。

小斗子疾聲說:「五爺,快敎大夥兒回到屋裏去,爭奪黃金的人將要展開一場殺伐,千萬不要被誤傷啊。」

江五爺立刻大聲疾呼,將小斗子的話傳了一遍。

看熱鬧的人立刻一鬨而散,跑得無踪無影。

「五爺,你也走。」小斗子疾聲說。

「不,我要待在這裏,看個清楚!」

「蠻妞,」小斗子又催促她。「別待在這兒。」

「小斗子,我爹在這兒你敎我走!」

「蠻妞,我負責保護妳爹的安全還不行嗎?」

「不,我要待在這兒,別想攆我。」

這幾句話的工夫,那支馬隊巳經到了面前。六匹馬,六個人,六個催命煞星。

他們的鞍子邊都掛着大刀,腰裏也別着攮子。爲首的一個頭髮巳經花白,但他的兩眼烱烱有神,馬兒一停步,他那兩道目光就找上了劉棠。

「原來獨脚大仙。」語氣異常森冷。

「沒見過。」劉棠的口氣非常冷淡。

「管你見過沒見過,劉棠,你在這兒欺負人呀。」

「隨你怎麼說,你想管管閑事嗎?」

「這不敎管閑事,爲了朋友,我不得不出面。」

「爲了朋友?這兒誰是你的朋友?」

「就是被七隻脚踩住的那老頭兒。」

「哦?這個老頭兒,眞是你們的朋友嗎?」

「不錯。」

「放人。」劉棠倏地沉叱一聲。

他這一聲吼可眞管用,那七隻脚都收回去了。

老人倏地跳了起來,動作非常矯健。

小斗子輕聲說:「蠻妞,我沒有說錯吧?」

「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這的確難以令人置信,在那七隻有力的脚踩踏下老人的一身骨頭早該散掉了。

老人站起,望着那六人六騎直發楞。

半晌他才開口:「你們是什麼人?」

那五旬老者說:「你的朋友呀?」

「別逗啦,我根本不認識你們嘛!」

怎會有這種傻驢呢?就算不認識,也不必說出來呀!

劉棠沒吭聲,他的手下也都靜靜的!

那五旬老者說道:「老宋,你是怎麼啦?難道是被獨脚大仙嚇呆了麼?連老朋友都不認識了嗎?」

叫他老宋,那不是把他看成宋祿天了嗎?

「我不認識你們,我也不姓宋。」

「老宋,我看你是被劉棠嚇呆了。」

「胡扯,我根本不姓宋,我也不認識你們。」

五旬老者皺皺眉頭,似乎無計可施。

劉棠仍然冷靜地站在那兒,看樣子,他正在欣賞這場精彩好戲,在沒有揭開謎底之前他絕不會插嘴。

老人觀察了一下情勢,又恢復了他的嚷叫:「你們到底是救我?還是來跟我搗蛋的?」

五旬老者冷冷地說:「我們不是救世軍,也不是普渡衆生的觀世音,我們不是來救誰,我們是爲了來帶走二千兩黃金,明白嗎?金光閃閃的那種硬東西。」

又是找黃金的,黃金的誘惑力眞大。

老人向劉棠一指:「在他那兒。」

「別逗啦,老宋,黃金是你埋葬的,怎麼向別人身上推呢?放心,咱們會照人數分配,你也可以得到一份。」

「別老是叫老宋,我不是宋祿天。」

「你不是宋祿天,宋祿天在那兒?」

「在陰曹地府,宋祿天早就死了。」

「兄弟們,聽見沒?」五旬老者怪腔怪調地說:「他不是宋祿天,如咱們早知道他不是宋祿天,就該眼看着他被那七隻脚給踩扁啦!兄弟們,去把他給剁了。」

聽他口氣,殺一個人就像宰一隻鷄。

果然,立刻有一個大漢策馬前行,同時拔出了腰刀。

那漢子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馬兒踏着小碎步到了老人的旁邊,他手中的腰力立刻向老人的頭頂砍去。就好像那老人是棵蘿蔔,青菜,動也不會動。

當然,那老人絕不是蘿蔔或青菜。

他一閃躲開,動作非常矯捷,靈活。

沒有動的是劉棠,他那隻獨腿像一根屹立的旗桿。

五旬老者又怪聲怪氣地說:「兄弟們,看見沒有?還是個會家子,再上去一個,看看能不能剁下他的腦袋。」

另一個大漢也拔出腰刀,策馬前衝。

現在有人動了,是小斗子。他的行動就像一根離弦而出的疾矢,射到了老人的身邊,同時大吼了一聲。他那聲吼不代表任何意義,却有無比的威力。

那兩個騎在馬上漢子却都退了回去。

小斗子冷冷地說:「劉棠,你還在等待什麼?」

劉棠終於開口:「這話什麼意思?」

「你知道黃金埋在那兒,爲什麼不挖

了就走?爲什麼一定要在雲海鎭演出血腥的爭奪?這是個平靜的地方,住在這兒的也都是安居良民,打擾他們,你不覺得過意不去嗎?劉棠,你是個有身份的人,作這種事太丟臉了。」

「小斗子,我早就看出你是一股可以燎原的烈火,而你却有法子遮掩住不讓人家嗅到一點烟火氣。現在,你終於讓我們看到火苗了。小斗子,如果我不聽你那一套,你打算怎麼樣?」劉棠的語氣極盡挑釁之能事。

「劉棠,別想套我的心意。我小斗子算不了什麼,希望你尊重那些住在這兒的人,早些離開。」

「小斗子,强敵當前,如果我挖出黃金,我能走得掉嗎?那時候,一場血腥的殺伐可就眞的開始了。」

「劉棠,如果你挖出黃金,離開雲海鎭,我保證在雲海鎭的範圍之內你不會遭受任何的攻擊。」

「小斗子,你保證?憑什麼呀?」

「憑我是股烈火,可以燒燬任何邪惡的人。」

烈火這兩個字就好像眞有燒炙的力量,使得劉棠的軀體跳動了一下,他那兩道目光也突地明亮起來!

「小斗子,你的話好像提醒了我。」

「哦?提醒你什麼啦?」

「省城緝查處來了一個緝查官,外號叫做火神兒,因爲他性如火烈,動如烈火,莫非你與他有什麼關係。」

小斗子的目光閃動了一下。

劉棠並非信口胡謅,的確有這個人,四鄉八鎭早就傳遍了,可是誰也沒有見過這個人是副什麼模樣兒。

小斗子會是火神兒緝查官,他是專門來緝查那批黃金的嗎?

劉棠冷笑道:「小斗子,如果你眞是那位緝查官,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點。」

「劉棠,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眞不明白?」

「不明白,你所說的什麼火神兒我聽都沒聽過。」

「沒聽過就算了,我來雲海鎭是爲了找宋祿天,既然宋祿天死了,我就算白跑一趟,咱們走啦。」

劉棠突然要走,爲什麼?只因爲他懷疑小斗子是那位綽號火神兒的緝查官麼?

五旬老者一直沉默着,現在他終於開了口:「劉棠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吧?」

「怎麼?你想攔住我?」

「劉棠,你跋涉千里,來到雲海鎭,而且窮兇極惡,以鎭民生命威脅,耍盡了花樣,用盡了手段,如今空手而回,你怎會甘心?」

「一句話——識時務者爲俊傑。」

「這句話我聽不懂。」

「競爭者太多,異日再來,就是這個意思。」

「劉棠,我方才就說過了,你想走,沒那麼容易。」

劉棠不再說什麼,他只是打了一個手勢。馮超立刻撮唇發出一聲尖銳的呼哨。

一陣奔雷般的蹄聲立刻响起,只見十幾匹空鞍快馬,一前一後由兩個馬夫子押着,如閃電般奔馳過來。

劉棠眞打算撤退走人了。

那五旬老者這時也揮臂打了個手勢。一個健壯的漢子立刻從馬鞍的革囊中抽出一支長約二尺的短茅,策馬前衝,短茅脫手飛出。短茅正好刺中頭一匹馬的馬頸,馬兒一聲長嘶,前蹄掀起,然後倒地死去,這樣一來,馬隊陣營大亂,其餘的馬匹紛紛四散奔逃。

劉棠面現驚色,不過,他還是很穩定地站在那兒。馮超,以及那七個大漢却巳怒容滿面。

馮超跑到劉棠身邊,悄聲說:「劉大哥,你看這老傢伙是什麼來路。」

「看不出。」

「劉大哥,爲何不下命令幹一場?」

「我有顧忌。」

「顧忌什麼呀?」

「小斗子。」

「他?」

「他令我高深莫測,老實說,這幾個人根本就不在我眼下。」

在他們低聲密語的時候,江五爺也走到小斗子的身邊。「小斗子,你眞是他們說的那個……?」

「五爺,你看我像麼?劉棠一定又在玩弄什麼詭計。」

「小斗子,你務必要帮一個忙。」

「五爺,你吩咐好了,我定盡力。」

「劉棠說,他知道黃金埋在那兒,就敎他挖走吧,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讓他把雲海鎭的麻煩帶走。」

「五爺,剛才我巳表示這態度了。」

「可是……」

「五爺,强敵當前,他絕不會挖出黃金。」

「逼他呀。」

「怎麼逼法?」

「馮超曾經打聽過曹家酒坊後院那棵老槐樹,我看,黃金一定埋在曹家酒坊的後院裏。」

「五爺,這可能是一着聲東擊西的詭計。」

「小斗子,你這麼說,有憑據嗎?」

「五爺,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劉棠,你知道黃金埋在曹家酒坊的後院裏,你會怎麼處理這件事?」

「我會不聲不响地進行挖掘,然後悄然離去。」

「對,我也會這樣作,而且很簡單,只要暫時將當家的制服就可以。可是劉棠却選擇了天怒人怨的手法,爲什麼?五爺,你想想。」

「爲什麼?」

「這只有兩種解釋:一是劉棠並不知道那二千兩黃金在什麼地方,一是他有意聲東擊西,故意引開別人的注意。」

「小斗子,你分析得够清楚,而我却愈聽愈胡塗。唉,我眞是老了,老眼昏花,什麼事情也看不清啦!」

江五爺又走到一邊去了,蠻妞忙上去扶持,她發現這老人有些搖搖欲墜樣子。

「五爺!你……沒事吧?」

「我只是有些頭昏而已。」

「我扶你回祠堂去歇着……」

「蠻妞,妳照顧妳爹吧,我自己走回去。」

「不要緊，五爺……」

「不，妳留在這兒照顧妳爹吧！」

「五爺！你瞧瞧，這麼多年來，我爲他熬藥煎湯，原來他一點毛病也沒有，想想眞氣人。」

「蠻妞，不許埋怨妳爹，一個人有了病痛，固然受罪，沒有病痛要去裝，那更受罪，他一定有苦衷。」

「唉！」蠻妞嘆了一口氣。

「蠻妞，我回祠堂去了，反正他們爭來鬥去的，我也管不着。」

江五爺一個人回到鎭上東頭的祠堂，看看沒人跟着，立刻又轉到曹家酒坊去。

酒坊的門虛掩着，江五爺輕輕推開，躡腳走進。

店堂裏沒有人，却有一張板櫈翻倒。

江五爺繼續往內走，過了店堂是左右數間耳房，那是曹金貴的家人和伙計們住的，江五爺彷彿聽到咿咿唔唔的聲音，他順手推開一間耳房的門。

江五爺立刻看到一幅令人難以相信的景象。

地下，床上，有十幾個人，都是四馬鑽蹄地綑上了，嘴裏還塞着布。

江五爺跑過去，找到曹金貴，將他口裏的破布扯了出來，疾聲問道：「金貴，這是怎麼回事？」

「五爺！快替我鬆綁……我受……不了啦。」

江五爺忙不迭地爲曹金貴鬆綁，也來不及去解救別人，又忙不迭地問道：「金貴，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別問，問了惹火燒身，我來解救別人，你帮忙看看，那夥强人走了沒有？」

「强人？」

「是呀，難道咱們是自己綑自己？」

「有多少人？」

「七八個。」

江五爺立刻離開了耳房，他是從前面進來的，現在，他要察看的地方是後院，那裏堆着好些大酒缸。

匆匆跑過中庭時，江五爺就已經聽到了異常的聲音。探頭一看，江五爺瞠目結舌，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

原來，有七八個大漢在大後院挖地。

如果在平常，江五爺絕不會覺得有什麼稀奇，可是，由於劉棠的尋金行動，江五爺就難免觸目驚心了。

那批黃金會埋在曹家酒坊的後院嗎？

後院已經挖了一個一丈見方的大洞，黑色的泥土仍是一鏟一鏟地鏟出來，顯然，他們想挖的東西還沒有出土。

江五爺猶豫了一下，又悄悄地溜了回來，他甚至連跟曹金貴打聲招呼的時間都沒有，就匆匆出了曹家酒坊。

江五爺雖然心情緊張，仍然朗健如昔，只一晃眼，他就又回到了鎭口上那座小山崗子的下面。

小斗子還在，蠻妞父女倆也在，劉棠那夥人在，後來的那幾個勁裝騎士也在，一個也沒走。

他們並沒有打鬥，情勢仍然僵持着。

小斗子依然在和劉棠說話：「我代表雲海鎭所有的人請求你，帶走那批黃金，讓此地永遠安寧。」

「小斗子！」劉棠臉上流露鄙夷的冷笑。「當你吃一個蛋，頭一口咬下去發現這個蛋是壞的，你還會一直吃下去嗎？」

「當然不會再吃下去。」

「我也一樣。」

「我不明白你說這句話的意思。」

「小斗子，當我發現有一個陷阱在等待我，我尋金的行動就該終止了，不然，我豈非和繼續吃壞蛋一樣的愚蠢？」

「你打算異日再來？」

「是的。」

「雲海鎭不知何年何月還要經歷一次驚濤駭浪？」

劉棠表示歉意地笑笑。

小斗子轉頭想看看另一夥人的反應，正好和江五爺的視綫接觸，江五爺立刻向他作了一個不起眼的手勢。

小斗子不動聲色地說：「劉棠，我已經爲地方盡了力，你既然不聽勸，我也沒法子啦，你看着辦吧。」

小斗子緩步走到江五爺的身邊。

「五爺，有什麼吩咐？」

「小斗子，有七八個大漢在曹家酒坊的後院挖掘。」

「哦？」

「酒坊裏的人都被四馬鑽蹄地綑了起來。」

「五爺，還有別人知道這件事嗎？」

「除了我，再也沒有別人知道啦。」

「五爺，這也許是劉棠聲東擊西的策略，他故意在這兒將別人吸引住，他的另一批人却在進行掘金工作。」

「小斗子，我也不敢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五爺，他們挖出什麼來了嗎？」

「沒有，還在繼續挖。」

「五爺，你去酒坊繼續監視他們，如果他們挖到了什麼東西，你就給我一個消息。」

「要我跑來告訴你嗎？」

「不，你回到祠堂燒起一把濕草，我會看到烟。」

江五爺又立刻快速跑回鎭上。他們的言談，舉止應該令人生疑，可是，劉棠顯然沒有在意。

當在場的人仍在僵持中時，蠻妞到了她爹的身邊。

老人撫着她的頭髮，感嘆地說：「孩子，這幾年眞是把妳騙苦了，不過，妳要原諒妳爹，爹有說不出的苦衷。」

「爹，難道黃金比親情還重要嗎？」

「蠻妞，爹不是貪財的人，妳將來就會了解。」

「爹，擺在眼前的，就是一個爭奪財寶的戰場，如果你眞的沒有貪念，就跟我離開這兒。」

「不！」老人顯得很吃力地搖着頭。

「爹，爲什麼你要捲入這場……」

「孩子，妳不懂，但妳將來明白……快走，站到小斗子那兒去，或者回到客棧去……孩子，一定要聽爹的話，妳在這兒，會使爹分心……快走……」

「爹！」一向性格倔强的蠻妞這時竟然落下了眼淚。「你豁出性命也要爭奪這批黃金嗎？你不想想你的女兒是多麼担憂嗎？你再瞧瞧，你有多少敵人？」

「蠻妞，讓爹告訴妳一個秘密。」

「我對任何秘密都沒有興趣。」

「我告訴你，這兩起人馬只有一起是我的敵人。」

「哦？」蠻妞發現自己愈來愈對她爹陌生了。

「蠻妞，妳該安心了吧？爹不會受到傷害的。」

「爹！你是說，其中有一起人馬暗中跟你有聯繫？」

「妳該說其中有一起是我的朋友。」

「爹，鎭上的人待我們不薄，我們却爲他們帶來驚惶和恐怖，爹，你良心過得去嗎？這幾年我們生活過得很苦，可是我的精神却很愉快。爹，作人要光明磊落，爲爲什麼要偷偷摸摸，要是被江五爺知道了。」

「好啦，蠻妞，妳快些走吧，僵持的局面就要打開啦，快去，快去……」

蠻妞也發現情勢有變化，有一個大漢正走向劉棠的身邊，這個大漢一直都沒有露過臉。

那個大漢在劉棠的身邊低語了幾句，只見劉棠的臉色大變，並抬頭望向鎭內。

小斗子很注意這一情勢的發展，如果這個大漢所報告劉棠的消息與江五爺告訴他的相同，那麼，在曹家酒坊後面挖掘的那人就與劉棠不同路了。

那個五旬老者似乎也在注視劉棠神情的變化，可是，劉棠很快又恢復了鎭定，他輕輕地揮揮手。

那個大漢立刻又向來處而去。

五旬老者也一揮手。

兩匹快馬放轡奔出，像把剪刀似的將那大漢夾住了。

這邊，五旬老者開了口：「在這種節骨眼兒上，絕不容許有任何秘密存在，請問：有了什麼新的消息？」

「私事。」劉棠很沉穩地回答。

「自欺欺人。」

「信不信由你。」

「我有法子讓那小子一字不改地再說一遍，如果你老兄要我試試功夫，就不妨拭目以待。」

劉棠的反應很冷淡，既沒有憎厭的表情，也沒有反擊的意念，那五旬老者的話對他根本就無關重要。

五旬老者高高坐在馬上，大有君臨天下之威，他將韁繩一帶，策馬衝了過去。

大漢在兩名騎士的挾持下仍然冷靜地站着，現在，五旬老者帶馬衝過來，他的臉色仍然未變。

五旬老者一來就成了三面夾擊之勢，那大漢插翅也難飛。他不經意地看了劉棠一眼，劉棠默然。

「聽着，你剛才傳來什麼消息，源源本本地說出來，要不然，我就用最嚴酷的手段對付你。」

大漢望望劉棠，似在請示。

「告訴他。」劉棠很平靜地說。

他的決定連小斗子都感到意外。

大漢緩緩地說：「前面岔口發現有十幾個携帶刀槍的人埋伏，來路不明，我傳報的就是這個消息。」

劉棠沒有作任何暗示，這個消息應當不會假。

五旬老者的臉上掠過一絲驚詭之色。

劉棠的神色却非常平靜。

五旬老者又策馬來到劉棠的面前。

「你很鎭定。」五旬老者冷冷地說。

「我沒有什麼好怕的。」

「岔口那批人是什麼來路？」

「管他什麼來路。」劉棠不屑地答。

「說不定是火神兒手下你不在乎？」

「我爲什麼要在乎？」

「如果你不在乎，爲什麼不挖取那批藏金。」

「這是我的事，黃金不是贓物，我的來路正當，就是那位緝查官查到我頭上，我也不怕什麼。」

「劉棠，問題就出在這裏了，那批黃金是贓物。」

「憑據呢？」劉棠的神色稍有改變。

「省城官庫有一批黃金押過官塘縣，在官塘西邊的『黃角椏』被刦，那是清朝宣統元年的事，算起來已經有十來年。清朝退位，民國成立，可是在省城官庫的移交賬册中仍是一筆懸案，歷任的治安首長也視爲重大懸案。數目是二千兩，當初你的手下宋祿天在雲海鎭路過，正好是案發後的第三天，而黃角椏離此正好是三天的路程。」

他說得非常詳細，小斗子也聽得非常清楚。

劉棠的神色微變，不過，還沒有到達驚惶的程度。

「劉棠，你敢說那二千兩黃金不是贓物？」

「官庫中的金銀都有烙印記號，是不是？」

「當然。」

「那不就結了嗎？二千兩黃金咱們那有出處。」

「什麼出處？」

「山西太原萬泰金號的出品。也許你會說是萬泰重新熔過再鑄的，不過，你算算路程就會發現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不管你用什麼方法，黃金今天絕不會出土，好；咱們再見啦！」

說到這裏，劉棠向馮超打一個手勢。衝散的馬匹又集中起來，馮超在接受劉棠的手勢之後，立刻牽了一匹馬來到劉棠的身邊。

劉棠獨腳上馬，姿勢乾淨俐落。

五旬老者似乎面對一場嚴厲的挑戰，他到底是擋住對方離去？還是使用武力將對方留下？

如果兩軍對峙，那是六對十二，也許劉棠在暗中還有埋伏。就算勝了，又怎麼樣？他還是沒法子迫劉棠去挖掘黃金。

因此，他沒有任何表示；儘管那五個手下眼光炯炯在注視他，而他却連一個暗示的目光都沒有發出。

走了，劉棠那夥人在轉瞬間便消失了踪影。

五旬老者走到蠻妞她爹的面前，冷冷問道：「老頭兒！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你假裝癱瘓，潛伏在雲海鎭，目的何在？」

「我自己知道。」

「單是你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也很想知道。」

「憑什麼？」
「你定要我亮出眞身份，是不是？」
「的確有這個必要。」
「我是宋祿天哥哥，名叫宋祿君。」
「那麼，你一見面就知道我不是宋祿天了？」
「當然。」
「可是，你仍然把我當成宋祿天，爲什麼？」
「因爲我只知道一開始的情況……你在劉棠面前冒充宋祿天，我當然不願你穿帮，沒想到你早已穿帮了。」
「我是宋祿天的朋友，我潛伏在雲海鎭，是受了宋祿天臨終的囑咐……請問，你來，是爲什麼？」
「爲了黃角椏那個刦案。」
「就是你剛才所說官庫黃金被刦？」
「不錯。」
「擒盜？還是追贓？」
「都不是。」
「那是爲什麼？」
「我要爲舍弟祿天雪寃，那件刦案他絕對沒有參與。」
「剛才劉棠的話我都聽到了，他根本就不認曾經刦過官庫的黃金，事實上官庫的黃金都有烙印。」
「這只是劉棠的說法，不足取信。刦案是眞的，事先祿天並不知道，後來祿天奉劉棠之命押解贓物，才發現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於是將黃金埋藏，暗中跟我聯繫，再與官捕連絡，交出黃金，將功贖罪。那時劉棠追查很緊，祿天一直都沒有跟我連絡上，到最後含恨而終。」
小斗子雖然站得很遠，却是字字入耳，但他沒有任何反應。他眞像是一個與此毫無牽涉的旁觀者。
「如今宋祿天已經過世多年，黃金又不知下落，你又如何爲令弟雪寃？」蠻妞她爹又提出疑問。
「既然舍弟臨終托你，你就應該知道藏金所在。」
「我是知道。」
「那麼，我們可以請官府派人來監督掘金。」
「這與宋祿天臨終的交代不符。」
「他怎麼交代的？」
「首先，他不想那些黃金交官，他要我用那批黃金去濟貧爲善；再者，他要我確定劉棠那夥人已經絕對死絕，才能去掘那批藏金。」
「他寧願永遠背負盜賊的罪名嗎？」
「他說，人已經死了，又何必求那些虛名？」
「這是不對的，黃金既然刦之於官庫，當然應該歸還官庫，私自去處理這批黃金是不對的。」
「我不管是非，我只知道忠於友人的囑托。」
「老兄：我很佩服你，你本來可以偷偷挖走那批黃金，成爲鉅富，可是你沒有。但你太迂腐，太固執……」
「不必再說了，說破嘴唇也沒用。」
小斗子一面聽他們談話，一面注意那邊的動靜。終於，他看到祠堂上空昇起一股嬝嬝輕烟。
他向蠻妞輕聲說：「招呼妳爹……」
話聲未落，人已向鎭上跑去。
宋祿君看在眼裏，難免會起疑，他隨口問道：「那個小傢伙到鎭上多久啦？」
「三、兩天。」
「劉棠怎麼會猜測到那小傢伙是火神兒緝查官？那麼點兒年紀，够格嗎？」
蠻妞她爹似乎無心跟他搭訕，目光也望向鎭內。
小斗子飛奔到鎭內，江五爺站在祠堂門口等着。
「五爺！」小斗子像疾矢般衝過去。
「小斗子，那夥人挖出了兩隻小木頭箱子。」
「他們還在……？」
「他們還在曹家酒坊，正在冲洗木箱上的泥砂，好像要撬開木箱，看看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小斗子沒問什麼，立刻向曹家酒坊跑去。
酒坊門虛掩着，曹家的人雖已解開了繩索，却沒有一個敢露頭。
小斗子直往後院，掩身偷覷，他先數人，八個，有四個在警戒，另外四個正在動手撬開木箱。
木箱正好撬開，不過，很令人失望，不是金光閃閃的黃金，而是一塊，一塊生滿綠苔的磚頭。
掘金的人相顧失望，連小斗子也大感意外。
那八個大漢內中有一個發現了小斗子，一個暗號，大夥兒湧了出來。
「你是什麼人？」
小斗子出奇地鎭定，他緩緩地說：「我正要問你們是什麼人？把人家的後院掘得亂七八糟。」
有人要動武，却有人制止了。
那個人似乎是個頭兒，他走到小斗子面前，冷冷地說：「小兄弟！如果你只是好奇，看看熱鬧，現在趕緊走。如果你想管閑事，那就太不自量力了。」
「我不是好奇，也不是看熱鬧。」
「哦？這麼說，你是要管閑事囉？」
「我也不是存心想管閑事。」
「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只想知道你們在挖什麼東西。」
「黃金。」
「可是，你們挖出來的却是石頭。」
「你的話中好像有弦外之音。」
小斗子沒理他的碴兒，自顧自地說：「這兩隻箱子裏面原應放着黃金，却是石頭，那只有兩種原因：第一，當初埋藏的人要了花樣，第二，被人捷足先登。」
「小兄弟；你好像知道底蘊。」
「的確知道一點。」
「那就說來聽聽，如何？」
「可以，」小斗子竟然答應了。「不過，你們必須先亮出身份；我從來不跟來路不明的人打交道。」
「咱們的老大是獨脚大仙劉棠。」
小斗子絲毫不感訝異，這似乎早在他意料之中。
「劉棠已經離鎭，你們早就已經約好了見面的地點嗎？」
「是的。」對方有問必答，他當然不會把小斗子這種其貌不揚的人看在眼裏。
「如果你們挖到了黃金，當然是立刻趕去跟他們會合。如果你們沒挖到黃金，應該怎麼辦，劉棠有指示嗎？」

「有。」
「說來聽聽。」
「小兄弟；你大概也明白一個道理，知道別人的秘密太多，並不是一件太妙的事。」
「我不在乎。因爲我聽了許多秘密之後，我也會告訴你們許多秘密，相互交換，並無惡意。」
「好，」那大漢用力地一點頭。「讓我告訴你，如果我們挖不出黃金，我們將要帶三個人離開。」
「那三個人？」
「江五爺，蠻妞她爹，還有酒坊主人曹金貴。」
「將他們帶到那兒去？」
「帶他們見咱們老大。」
「劉棠在什麼地方等你們呢？」
「楊樹頭。」
楊樹頭因全是楊柳而得名，在雲海鎭西南方五里的地方，小斗子也許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地名。
「你老兄答應得太詳實了，最後還有一個問題，爲什麼要帶走曹掌櫃？」
「據咱們劉老大得到的消息，當初宋祿天在酒坊後院埋藏這批黃金時，曾得到曹掌櫃的支持。」
「哦，劉棠因此認爲曹掌櫃可能會中途背信是嗎？」
「世上沒有不貪財的人。」
「錯了。」
「小兄弟，你有多大年紀？在雲海鎭待了多久？怎麼敢說得如此肯定？」
「因爲我知道那批黃金在誰手裏。」
「誰？」
「你問了等於白問，我說了等於白說，因爲你不會相信我的話。」
「你說歸你說，信與不信全在我。」
「如果我說，那些黃金是被月中嫦娥偷走了，你們會相信嗎？」
那大漢先是一楞，接着，臉色沉了下來。
「小兄弟，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
「如果我再說，那批黃金在我手裏，你們相信嗎？」
十六道目光突然變成了十六把利刀。八個人的位置閃電般移動，將小斗子包圍了。
「這是幹什麼？」小斗子的神色十分安詳。
「小兄弟，我差一點看走眼啦！」
小斗子的態度仍然很安詳，他所面對的不是一羣歹徒，而是一羣頑童。他的語氣更是輕飄飄的：「你老兄的確是看走了眼，我最後這一句倒眞的是說了笑話。」
「小兄弟，我可不當笑話聽。」那人在話聲中右臂微微一抬，連同他在內的八個人立刻欺身而上。
小斗子雙脚連環踢非常俐落，可是最多也只能同時對付兩個人，現在，他面對的却是八個兇神惡煞。
他應該如何施展他雙脚上的功力，才能化險爲夷？
他沒有動；似乎他明知動也是白費力氣。
事實不然，就在那八個大漢一齊發動的那一瞬間，只聽颼颼連聲，牆頭上竟然飛進來六個人。
就是以五旬老者帶頭的那六個不速之客。
他們出現就像如來佛施展了無邊的法力，那八個大漢的攻擊行動整齊劃一地突然停止，轉身迎向新的目標。
這是一場不動拳脚的戰爭，因爲那六個人的手裏都各自端着一支馬槍，這些人都認識馬槍的威力。
他們本是血肉之軀，現在却變成了泥塑木雕的偶像。
小斗子從腰間摸出一塊木牌，約莫三寸寬，四寸長，木牌上用火紅色的油漆寫了一個鮮紅的「火」字。
「各位，見過這樣的木牌嗎？」
八個人當中，有人搖頭，有人木然。
「各位，聽說過那位性如烈火，具有燎原之威的『火神兒』緝查官嗎？」小斗子的語氣仍是那樣安詳。
八個人的臉色都變了，他們當然聽說過。
小斗子眞是那位四鄉八鎭所傳說紛紜的「火神兒」緝查官嗎？果如此，劉棠倒是挺有眼力的。
「各位，論罪，你們還不至死，不過，苦獄三、五年的活罪却是免不了的，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那八個大漢竟然同時跪了下來。
求倖免，苟安的心理是古今皆同的。
「起來，起來，同是父母生養，何必比別人矮一截？」
「官長；」那個帶頭的以哀憐的語氣說：「你一定要饒恕我們，劉老大邀請我們，只答應給每人十兩黃金，如今連金光都沒見着，就要關上三、五年苦獄，那太寃啦！」
「起來！」小斗子突發出一聲沉叱。
那八個人立刻又都站了起來，唯恐遲了一步似的。
「我可以給你們一個自新的機會，因爲你們犯罪的情況並不嚴重，不過，不是無條件的，你們必須作一件事。」
「官長；我們什麼事情都願意作。」
小斗子擺了擺手，端着馬槍的漢子當中立刻有兩個人將馬槍揹在身上，向牆角落走過去。
那裏堆着許多缺口破裂的大酒缸，他們很快地清除那些廢物，不久，牆角落處出現兩隻木箱。
那兩隻木箱與那八個大漢掘出來的木箱完全相同。
「這兩隻木箱裏裝的東西，才是你們想要挖掘的東西，現在，按照原訂計劃給劉棠送過去。」
那個帶頭的大漢立刻拒絕：「不，我們不送，我們不送……官長，我們決心不再爲劉棠作任何事。」
「聽着，這是你們唯一的機會，立刻送過去，交到劉棠手裏之後立刻就向劉棠索取你們應得的酬金。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別說你們被發現，要絲毫不露風聲。如你們稍露破綻，就會招來殺身之禍。」
那八個大漢你看我，我看你，七道目光全集中在那個帶頭的臉上；他適時地打

出了一個手勢。

小斗子也招手將那個五旬老者叫到面前，低聲囑咐一番，那五旬老者很威武，在小斗子面前却是畢恭畢敬。

在那山崗子下面，現在只剩下蠻妞父女二人了。

蠻妞看着她爹，似乎有千言萬語要說，但她一個字也說不出來，甚至喊一聲「爹」都沒法子張嘴。

「蠻妞，」老人輕喚。「恨爹嗎？」

「爹，我爲何要恨你？我只得……」

「蠻妞，別再往下說，現在我求妳爲爹辦一件事。」

「求我？爹，你怎麼說這種話呢？」

「蠻妞：我心裏藏着秘密，逼不得巳非要欺騙我自己的女兒，我覺得不配作你爹，更不配敎妳作這作那。」

「爹快別這麼說，我扶你去客棧。」

「不，蠻妞，妳定要爲爹作件事。」

「爹，你儘管吩咐吧，我什麼事都願意作。」

「去爲爹揀一匹馬來，客棧的馬房裏就有。」

「爹，你要上那兒？我陪你去——」

「不，」他輕撫女兒的頭髮。「妳一定要聽爹的話，留在客棧裏，快去牽馬，愈快愈好。」

「爹，不管你要作什麼，都請你帶我一起去……」

「蠻妞，」老人那張慈祥的面孔突然又變得獰厲起來：「快去牽馬，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

「爹！你別發脾氣，我這就去。」

「記住，別跟客棧的掌櫃打招呼，也許他不肯。」

這不是牽馬，而是偸馬，可是蠻妞仍然答應了。

老人神情焦灼地東張西望，就在這個時候，鎮上突然响起奔雷般的蹄聲。馬隊轉瞬來到鎮口。

老人行動矯捷地將自己掩藏起來。

首先過去的是八匹，間隔約莫百丈，又是六騎，老人彷佛看見小斗子也在馬上，但他不很有把握。

緊接着，蠻妞騎着一匹棕色馬飛馳而至。

她騎的馬無鞍，顯然是由馬房中偸牽出來的。

她爹一把拉住馬韁，疾聲說：「蠻妞，聽爹的話，好好待在鎮上，爹去去就回……快下馬。」

蠻妞一面躍下馬背，一面說：「爹，千萬小心呀。」

老人飛騰上馬，疾馳而去，從他上馬的姿勢看來，蠻妞實在沒有担心的必要，這個老人太雄健了。

在楊樹後的一遍柏楊樹林中，劉棠正在翹首遙望，他顯然在等待什麼。

遠遠有一匹快馬，奔馳而來，馬蹄上想必包了稻草，四蹄如飛，却沒有一點聲音。

馬兒很快到了面前。

馬上人報告說：「方才的探查有誤，那夥人只是路過歇息的行商，現在又巳經上路了。」

劉棠點點頭，似乎鬆了一口氣。

過了一會兒他又問：「鎮上的情況怎麼樣？」

「還沒有動靜。」

「繼續瞭望，特別注意附近動靜。」

「是，」那大漢又兜馬疾馳而去。

「劉大哥，」馮超將馬兒靠到劉棠身邊。「我總覺得有些兒不對勁。」

「那一方面？」

「小斗子。」

「嗯，我也覺得這個小傢伙沉靜得可怕，可是，若說他就是那位緝查官，未免過份抬擧他了。」

「爲什麼？」

「因爲他太年輕，不够那個格。」

「大哥，俗話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

「話是不錯……不過，我聽到的傳說是，那位緝查官嫉惡如仇，性如烈火，這與那小子的外表不符。」

「那麼，另外六人六騎，又是什麼來路？」

「大概是耳朶長的人，聽到了消息想來橫插一脚。」

「劉大哥，我發現你的言行，有些反常。」

「哦？」

「請恕小弟大胆，以後，你要謹愼小心爲行事原則，現在你却胆大，狂妄，忽視任何危險性的存在……」

「馮超，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看得眞準。」

「大哥，這麼說你也自知犯了錯？」

「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馮超不解地重覆着這四個字。

「以往，我凡事謹愼，就拿這二千兩黃金來說，我竟然忍耐了將近十年。馮超，謹愼的反面是什麼？」

馮超摸了摸腦袋，他顯然答覆不出這個問題。

「謹愼的反面就是胆小。」劉棠用力地說。

「胆小並不丟人。」

「也許並不丟人，却引起我强烈的自卑，我爲什麼要怕這怕那？這是我最後一次在江湖上行動，我突發豪性，決心狂放一點，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劉棠臉上浮現血騰的神彩。「當然也包括那位『火神兒』緝查官。」

「大哥，這話我不該說，但我非說不可，什麼人你都可以不放在眼裏，唯獨他，却千萬不能忽略。」

「哼，」劉棠流露鄙夷的冷笑。

遠處揚起了一陣塵烟，在高處守望的一匹快馬也奔馳到了劉棠面前，馬上人大喊着：「來了，來了。」

「有幾騎？」劉棠疾聲問。

「八騎。」

「幾人？」

「八人。」

「馮超，成功了。」劉棠激動地說：「成功了。」

馮超一帶馬韁，竄出柏楊樹林，迎了上去。

八人八騎沒錯，其中一匹馬二人共騎，一匹馬馱着那兩隻木箱。

馮超迎上這八人八騎之後，也沒有說什麼，只是策馬繞到馬隊的後面，爲這一支馬隊斷後。

向後望，原野寂靜，並沒有追兵。

馬隊進入楊樹後，劉棠立刻下令：「跟我來！」

那八個大漢當中有一個帶頭的，他打了一個手勢，大夥兒都停了下來。

「走呀，」劉棠揮動着他的右臂。

「劉老大，」頭兒冷冷地說：「咱們事先有約定，只管挖掘黃金，並不管押運，咱們是到此爲止。」

「馮超，將那兩隻箱子拿到咱們馬匹上去。」

「慢，」頭兒一揚手。「咱們的酬勞呢？」

顯然，他巳經在聽從小斗子的吩咐在行事。

「我劉棠說話一向算數，我們先離開這兒。」

「不，」頭兒斬釘截鐵的說：「咱們就在這兒了斷，從此分道揚鑣，互不牽涉，怎麼樣？」

劉棠稍作猶豫，就下了命令：「馮超，立刻開箱，拿出八十兩黃金給他們，動作要快。」

兩隻木箱離開了馬背，其中一只却還在那八個大漢的控制之中，劉棠在冷眼觀察，但他沒有發現任何破綻。

木箱很快打開，黃澄澄的金條立刻呈現在眼前。

難怪黃金如此具有吸引力，因爲它永不腐朽，永遠存在，永遠放射出黃澄澄引誘人類的光芒。

馮超取出八條黃金，交到那個頭兒的手裏。

另一隻木箱也到了馮超的面前。

「劉老大，」那個頭兒在作最後的交代：「請你將另一隻箱子也打開，驗看一下裏面的東西。」

劉棠打了一個手勢，馮超立刻動手打開另一隻木箱。

不錯，裏面也裝滿了黃澄澄的一箱金子。

劉棠還够冷靜，但他那些手下巳經一個個氣喘吁吁，情緒激動不巳，這是一筆多麼大的財富喲。

「劉老大，咱們現在可以走了嗎？」

「請。」

八人八騎立刻兜馬離開。如果在事先小斗子沒有露面；如果他仍不知道除了他們每個人還可以得到十兩黃金之外，別人將一無所得，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會這樣輕輕鬆鬆地一走了之嗎？絕不，這是最正確的答案。他們必定爲了爭奪這批耀眼的黃金而展開一場血腥的殺伐，不死不休。

這就是人性，貪婪的人性，永不會滿足。

「馮超，」劉棠突然叱斥一聲。「你還在發什麼呆？」

馮超這才將目光從黃澄澄的金條上收回來。

「快將木箱蓋釘好，整隊出發。」

「是，」馮超重新釘好那兩隻木箱。

突然，劉棠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

那張面孔突然在樹木的枝葉間顯現出來。

是小斗子。

他懷疑是自己的幻覺，搖搖頭，再看，小斗子整個人都出現了。

小斗子的神色是那樣從容，步履是那樣輕緩，他走向那兩隻木箱，拿起一根金條，仔細察看。

馮超巳被小斗子的氣勢所震懾，楞楞地看着對方。

「殺他。」劉棠突然沉聲下令。

竟然沒有人動。

「殺他，快。」劉棠咆哮着：「聽見沒有？」

就在這一瞬間，又有六個人在四週出現，他們手裏各自端着一根馬槍。

「劉棠，」小斗子緩緩地說：「時代變了，江湖也變了，靠拳脚利劍要狠的時代巳經過去，再狠的人也抵不過一粒槍子兒。最厲害的是社會有了秩序，有了法律。劉棠！不信你可以試試，槍聲一响，你就會從馬背上跌下來，從此不起……」

劉棠像一塊沒有生命的石像般一動也不動。

「金條上有記號，」小斗子幌動着手裏的金條。「的確是官庫的東西，劉棠，吩咐你的手下束手就擒吧！」

「哼，」劉棠悻悻地說：「我總算沒有看走眼。」

「劉棠，你看錯了。」

「我沒有看錯，我早就知道你是那位『火神兒』緝查官。」

「我不是。我只是向他討了這一件差事。」

樹林中有一匹馬，馬上坐着蠻妞她爹，他輕輕抖韁，馬兒緩緩後退，馬蹄踏着腐葉，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 × ×

溪水清澄，映出一雙倒影。

蠻妞的兩隻脚浸在水裏，小斗子坐在她旁邊，他的神情肅穆，遙望天際，似乎在追念什麼。

「小斗子！」蠻妞輕輕地呼喚。「不！這不是你的眞名……你現在能告訴我，你姓什麼？叫什麼嗎？」

「我叫宋紀倫，先父名叫宋祿天。」

「哦？你是宋祿天的兒子？」

「嗯，那幾年，官庫的解車常常被刦，我爹受命清查這件事，所以，他途中將這批黃金埋藏起來，死在客棧中的那個人是劉棠派來監視我爹的……沒想到，劉棠的動作很快，他立刻派人堵塞我爹的行動，到後來我爹還是被劉棠派人殺害了。」

「哦，現在你可報了仇啦。」

「我不是爲報仇而來，只是爲了完成我爹沒完成的使命而巳。」

「事實你也報了仇。」

「蠻妞，你說我的仇人是誰？」

「劉棠呀。」

「錯了。」他神色肅穆，字字有力的說道：「我的仇人是惡罪，我心中有股烈火，我發誓要用這股烈火燒盡人間所有的罪惡。」

老人在林間窺伺，他的臉上流露出一絲笑意。

笑得最甜的當然是蠻妞。　（完）

劉三眼橫掃虎豹山莊

湖海異事／海雲・文　盧令・圖

威名揚百粵　絕藝永留芳

南粵的名拳師多數歸入五大門派，所謂「洪、劉、蔡、李、莫」，五大名家當中屬於劉的一個名家比較少人知道，原來劉家的武功擅長棍法，劉家棍在英德馬霸等地，十分流行，因爲該處的劉三眼是開山地祖，有一套古怪的拳術稱做「三眼拳」，就是他創造出來。

說到劉三眼，他本來是英德的獵戶，世代住在大庾嶺，家傳一路刺虎叉，這種武器不但能够跟強敵交手，必操勝劵，老虎也可刺死，他能够在粵北稱雄，實在不容易。

劉三眼本名劉英，天生神力，年紀很輕的時候，他跟四個少年結伴同行，仗着刺虎叉法，深入荒山，捕猴射鹿，五人綽號五虎將，他是第一條好漢。

劉三眼是五虎將中武藝最強的一個，可以說是第一條好漢，他沒有跟人結伴，登山獵虎之前，某天，跟隨父兄入山打獵，碰着一頭黑熊，碩大無朋，那時黑熊已經迎面撲來，避無可避，於是，他迫着跟父兄數人合力與黑熊搏鬥，殊不料熊爪銳利，一爪向他的額角抓去，連皮帶肉剷去一塊，後來黑熊給他的父親用刺虎叉攔腰插死，殺了黑熊，急用草藥敷在他的傷痕上面，跟着帶返家中急救，雖然他後來痊瘉，額上仍有一條黑痕，深入骨內有一分過外，看來好像多了一隻眼睛，故此有劉三眼之稱。

他一直是獵戶，父兄先後喪生，他仍在粵北與幾個朋友合作，經常入山打獵，每到一處，先行探問鄉間有無虎踪，特別喜歡捕虎。

那時，五虎將除了靠武功打獵，還在山中佈置陷阱，先行在獸類走動的野徑掘地，上面鋪着野草，地坑之內放下尖刀，任何野獸踏着野草跌下，隨即飲刄身亡，因此劉三眼跟同伴過活得很好。

不知不覺，劉三眼活到二十五歲，本來他們數人合作得很愉快，但因打獵總是一種危險的行徑，其他各人先後死於虎狠的牙爪之下，劉三眼獨力難支，還因同伴先後喪命，他略爲胆怯，不敢再靠打獵這一門手藝過活了，打算離開英德，南下廣州找生活。

有一天，恰當有事，他在英德的大山走出時，忽然聽到一陣風聲，林木震動，風裏略帶腥味，他是一個獵戶出身的人，經驗豐富，用鼻吸氣，即時覺察有猛虎出現，根本上他有一柄三叉在手，便即站着守候，轉眼就看見一頭吊睛白額虎在林中躍出。

老虎的來勢極兇，劉三眼閃過一邊，揮動三叉，這種三叉用來鬥虎，一向是要迫老虎把前爪踏在叉上，然後能够把牠刺死，原因是三叉的中間那一支尖刺特別長，一刺就到喉，任由老虎如何兇猛，咽喉刺破，便即身亡，一向劉三眼能够用叉鬥虎，贏了九成，殊不料那天他揮動三叉刺虎，雖然一個尖刺插入虎頸，但却不是刺中咽喉，老虎仍然能够呼吸，再又因爲牠發生劇痛，兇勢更狂，雙爪撲向鋼叉，立刻把它打落，跟住向劉三眼撲去，那時，劉三眼已經無力保護自己，一陣劇痛，整個失魂落魄，就此暈倒。

他覺醒之際，才知道自己躺在一間和尚寺內，附近有些敲打木魚念經之聲，身邊有一個僧人正在替他敷生草藥的藥膏，細看那個僧人，已在花甲過外，童顏白髮，臉貌慈祥，劉三眼正想向他道謝，剛剛開口，那個僧人就對他說：「虎爪有毒，必須用金創膏替你拔毒，不宜開口，盡量休息，閉上眼睛睡覺，過了幾天，然後說話。」

劉三眼無法可想，爲了要活，不能不依照和尚的話去做，索性把心事拋開，閉上眼睛。

過了若干時候，他睜眼一看和尚已經不在身邊，但有一個小和尚伴坐，劉三眼乘機跟小和尚扳談，知道那個老僧法名五

經，稱做五經僧，至於他置身的地方，竟然是八排山的青草寺，根本上他是青草寺的主持，經常四出遊覽，那天在南山看見人虎相鬥，險些死在虎爪，他才挺身而出，把老虎逐去，因此獲救！

劉三眼聽了這番話，回憶當時的情形，不覺驚奇起來，他有鋼叉在手，還是鬥不過那頭猛虎，險些死在虎爪之下，那個老和尚沒有帶叉，居然能够把他救回，而且把老虎驅逐，毫無所懼，實在非常困難，由此可以反映出五經和尚的武林必然是登峯造極，想到此處，心上一喜，便趁着老和尚不在身邊，向小和尚再三查問。

兩人談了很久，劉三眼就從小和尚口中獲悉五經僧一直住在少林寺內，因爲官方派兵圍攻，深夜縱火，寺僧十居其九喪命，不是死於烈火之下，就給箭陣所殺，他冒死逃出，仍怕官兵追捕，愈逃愈遠，到了八排山，在青草寺立足，後來變成該寺的主持，由於武功極好，附近的傜民捧他爲首，向他學習武功，於是他就變成青草寺的主持，不過，他始終是苦心練武的，因爲他仍怕官兵追殺，事隔多年，關於少林寺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已經逐漸寧息，事實上少林寺經過一場大火之後，已遭焚燬，再也無法像以前那麼聚着和尚誦經禮佛兼練武，官兵不再追究，於是，他有空的時候就到處遊玩，偶然到英德，在南山欣賞風景之際，發覺有人險些死於虎爪之下，他便把少林眞傳的六角鏢拋出，打中老虎，使牠受傷逃去，這才救了劉三眼一命。

劉三眼一向就聽到少林寺的大名，早就想找個武林高手學習少林門的拳脚，既然有此機會，當然他是不肯放棄了，他跟小和尚談話略久，就覺得氣滯血凝，無法支持，倒頭便睡。

雖然他的體力仍差，但因他是練武之人，兼且血氣壯旺，不怕損傷，在青草寺裏面居留了一個時期，大概十天，便即復元，他給老和尚在禪房召見，談及鬥虎之事，他說了一個梗概，便即跪地拜師。

五經僧點了點頭，說：「你想拜師學習武功抑或想投身寺門，學習成仙成佛的道理呢？」

劉三眼說：「弟子在塵世活得不耐煩了，盼能皈依佛門學習成仙成佛之道。」

五經僧說：「你跪着不動，讓我摸摸你的後枕有沒有仙骨，如無仙骨，便跟佛門沒有緣份，我教你武功好了。」

劉三眼依了他的話，跪着聽候他伸手在後腦的一處摸索，過了一會，五經僧嘆息一聲，說：「你沒有仙骨，還是學武算數。」

就是如此，劉三眼留在青草寺內以掛簞和尚的姿態出現，雖然他不是佛門中人，但仍誦經禮佛，此外，他有空的時候，就學習武藝。

有一天，五經僧對他說：「劉三眼，你該懂得我爲甚麼教你武功，根本上我跟你是毫無關係的，不過偶然看見你跟老虎相鬥，不忍你死在虎爪之下，才給你驅逐老虎，救回一條性命，現時，我坦白點對你說，如果你學會了武功之後，應該秉承我的志向，到處驅虎。」

劉三眼說：「是的，師傅，我一定帶

備三叉入山找尋虎踪，替民除害。」

五經僧哈哈大笑，說：「賢徒，你想錯了，世上凡有荒山野嶺之處都有虎踪，怎能把所有老虎殺掉呢？我之所以說你最好爲民除害，驅除老虎，指的是人間之虎，亦即一方之霸，你明白了沒有？」

劉三眼說：「弟子明白這一層道理，應該義俠爲懷，到處搜索虎踪，把他們趕盡殺絕。」

因爲他說得十分爽快，故此五經僧非常滿意，便繼續教授武功，不必細表。

時光過得很快，轉瞬就是三年，劉三眼的武術根底不弱，苦練三年之後，已得少林門的眞髓，五經僧對他另有一番指點，說：「劉三眼，每人的體質不同，你有打虎之勇，而且習慣了用三叉，這是不容易的，我就順着你的身型手法指點你少林門的絕技，專門以背貼地跟强敵搏鬥，此外，三叉方面也教你怎樣倒地發招，因爲老虎飛撲過來，你用三叉刺牠，未必刺中，老虎的頸子很是靈活，萬一牠卸開，沒法刺中牠，便會死在虎爪之下，故此，你應該在老虎飛撲過來之際，突然倒地，把三叉豎高，那一柄叉尖，便可插中老虎的胸部或腹部，把牠活活的刺死，不然的話，牠從你的頭上飛撲過去，你亦無損傷，準可以轉身再鬥，這一路三叉法是由少林棍演變出來的，至於少林棍，以前是陣上交兵的槍法轉變而成，你學過這種叉法，亦即學到少林寺的眞傳棍法，盼你把一路棍法苦練成名，找到可傳的弟子然後教授給他。」

說完，五經僧就指點如何使用少林棍法跟敵人作戰，分做棍門棍，棍門刀劍，棍門槍各種，特別是棍門棍更加重視，反覆指點，說得非常詳細，後來還對他說知，凡是武林高手，威震四方，多數擅長棍法的，故此，高手過招往往用棍不用刀，不要輕視那一條棍，如果用棍橫劈，打中身上，只受損傷，但以棍尖向對手刺去，化棍爲槍，內力直透棍尖的話，捱了一棍，此人不死，亦受重傷，因此，兩個高手用棍鬥棍，就要有些奇特招式，才有把握取勝。

跟着五經僧還教他許多奇妙棍法，俱是劉三眼沒法想像到的，不過，這一路棍法不容易學習，非從頭練起不可，爲了苦練棍法，劉三眼雖然拳脚精通，仍要在青草寺多留兩年。

五年之後，劉三眼只有三十歲，但已渾身武藝，一個深夜，五經僧召他到青草寺的後院，各持一棍，叫他盡量施展棍法進攻，看看他的武藝有沒有斤兩。

五經僧初見他的一年已經是花甲，一住五年，那就是是六十五歲，比前更加蒼老，就算內力保留，身手也是不够靈活的，故此，劉三眼略爲躊躇。

他沒有開口，五經僧已經不耐煩，說：「劉三眼，你爲甚麼躊躇不決呢？是否怕傷了我呢？坦白點說，你再練十年棍法，仍然沒法把我擊倒，我不過測驗你的武藝，有沒有成就而已，請你放心，隨意發招。」

既然他這樣說，劉三眼就不再客氣，兩人相距二丈過外，劉三眼大聲說：「師傅，門徒發招了，請看招！」

最後那一句剛剛離開嘴巴，劉三眼已經人到棍到，突然出手，標馬上前，用中平槍的棍法向五經僧當胸刺去。

本來是槍法的一招化而爲棍，當然有些分別，這一招似乎向對手胸部刺出，但却在快要刺中敵人身體之際，突然把手腕一震，就使棍頭震出一個面盆大小的棍花，如果對方用棍接招，兩棍相交，這個棍花準會把敵人之棍打落，因此之故，對方不能接招，只好向斜裏閃避，一閃即追打，把那條棍忽左忽右的打去，甚至攔腰直掃，處處佔盡上風。

當時劉三眼依照五經僧平時教授的棍法連環施展出來，實在想不到五經僧如何能够招架，而且必佔上風，一經交手，他就大吃一驚，因爲五經僧始終沒有正式接招，只是把一雙手握住靠近棍頭棍尾之處，留出中央那一截，而且把那條棍垂直，以姜太公釣魚的姿勢出現，憑着這一手釣魚棍，不管他直刺橫劈，抑或攔腰掃來，都是擋格得住，非常準確，如是者鬥了一會，他已經筋疲力盡，微覺喘氣，五經僧却毫不爲動，不但如此，甚至沒有移動脚步，始終站着不動，只是用棍左閃右閃，就把來勢消解。

原來棍法登峯造極，有此神妙的演出，劉三眼佩服極了，大聲說道：「師傅，你說得對，門徒確是再練十年仍是無法用棍打中你的，如果你發招進攻，我必然打輸。」

說完這句話，他把那條棍插入平地之上，入地兩尺，棍尾仍然搖曳不停，可見他的功力也是相當深厚的，至於他無法打贏五經僧，並非功力深淺，而是他對那條棍的靈活運用還差一綫。五經僧的手裏仍然握着棍，但却放鬆了許多，只用一手握它，有如拐杖，走前幾步，五經僧說：「劉三眼，你大概忘記了，從頭到尾我只用釣魚棍閃避你，看來似乎比你更加高明，實際上這一招姜太公釣魚的棍法我早已傳授給你，不過你沒有特別留心學習而已，你如果使用這一招跟强敵對抗，必然身受重傷，我却游刃有餘，就因爲我的眼睛比你出手之法更快，你的肩膊一動，我已經知道你那條棍是直刺抑或橫劈，立刻用身型遷就，使自己的棍可以擋格，你想學習這種眼法，便要再留一年，你的意下如何呢？」

聽了這番話，劉三眼喜出望外，說：「師傅，如果我想下山除暴安良，非有超人的絕技不可，從今晚開始，我就精心研究，學習眼力，直到我能够施展這一路釣魚棍法跟你過招，然後下山。」

難得他有此豪氣，五經僧當然是喜形於色的，於是把他留在青草寺內繼續研究棍法，兼且練眼。

隨後這一年的時光全部集中在身型轉變和目光靈活方面，每天黎明即起，向初升的太陽注視，目不交睫，强光在前，也不覺痛，黑中視物，目力尖銳如鷹，而且眼前飛針也看得出來，這種眼力當然要長長的時間然後學習得到。如是者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劉三眼然後正式謝師，離開山門。

劉三眼從八排山走出，先行回到故鄉，他進入英德境內，剛到南山就發覺有一

名惡霸侵佔民居，把他們以前一般獵戶居住的屋舍全部霸佔，改用磚瓦木石建築起來，稱做「虎豹山莊」，那個人姓吳，叫做吳大虎，另有一個親弟叫做吳大豹，兄弟二人在該處居住，魚肉良民，劣跡昭彰，劉三眼認爲這兩個武林敗類必須剷除，昂然登門求見。

虎豹山莊的家丁看見一個獵戶模樣的人進門求見莊主，欺他僅有一人，無法作惡，便將他引入大堂。

過了一會，吳大虎從中門走出來，跟他拱手爲禮，說：「兄弟似乎沒有跟老哥見過面，老哥姓甚名誰呢？此來有何指教呢？」

劉三眼很冷靜的說：「我姓劉，叫做劉英，綽號劉三眼，一家人在此地以獵戶過活，已經有三代，這個地方本來是我們的祖居，另有族內兄弟多人，俱是靠打獵爲生，一別數載，回到此地，竟然無法找到舊日的祖居，故此登門查問，沒有別的意思。」

吳大虎哈哈大笑，說：「你是個獵戶，怎會拋棄祖居，忽然躲起來呢？是否殺人放火，給官兵追捕呢？」

出言不遜，劉三眼忍不住說：「這是我的事，你不必過問，我既然回到舊居，就要把它收回。」

吳大虎也生怒了，大喝一聲，說：「劉三眼，你的舊居只是用幾塊木頭加上茅草，如此簡陋，根本就不是一座房屋，還有甚麼東西值得你留戀的呢？看在你是此地的人，我不想加害於你，還是快些滾出去吧，免得大爺動手。」

劉三眼說：「我正想吳大爺動手，把我驅逐。」

他說得如此豪氣，吳大虎反而詫異起來，向他從新打量幾眼，說：「劉三眼，我吳大爺武功蓋世，那一枝銅棍重二十四斤，恐怕你拈也拈不起，如果你知道我曾經用一枝棍殺退一百二十多人，你就不敢大聲說話，言盡於此了，如果你想拆骨就跟我交手，否則，你仍可保存性命，離開山莊的大門。」

劉三眼聽了這句話，忽然微笑起來，說：「我從師傅學到一路少林棍法，沒有對手，正想找人試試我的棍法是否有些份量，既然吳大爺肯賜教，再好也沒有了，你該明白這一點，用棍較量高下，用的是勁，並非那條棍的輕重，棍愈重就愈難使勁，看來你非輸不可。」

吳大虎突然發怒，說：「阿豹，叫人把我的銅棍拿來。」

吳大豹那時已經走出大堂了，聽了這句話，就叫家丁張貴從速入內，兩人合力把那枝重達二十四斤的大銅棍拿來，吳大豹走近向劉三眼打量一下，說：「我的大哥擅長銅棍，此棍重達二十多斤，你這條鼠尾棍恐怕僅有兩三斤重，碰着它一棍就斷，你如何接招呢？看來你輸定了，還是早些滾吧！」

劉三眼絕無懼容，反而冷笑一聲，說：「這個地方是我的，你們應該滾。」

吳大豹怒不可遏，大喝一聲，從背後拔出雙刀來，作狀廝殺，可是，他還沒有殺上去，銅棍已經送來，吳大虎叫他的弟弟走開，由他自行收拾這傢伙，因此，吳大豹應聲退後幾步，但仍手握雙刀。

兩人依照武林的規矩，在堂分東西位站定，吳大虎認爲他是主，對方是客，故此，他所站之處，臉孔向外，兩人相隔三十尺，吳大虎說：「請發招！」

語聲很客氣，可是，那枝銅棍却是不客氣的，給他迎頭打落，立刻命喪黃泉，故此，劉三眼不敢怠慢，說了一聲：「獻醜！」便立即標馬上前，用伸縮棍進攻，所謂伸縮棍，即是長短棍，一會兒棍尖放長，一會兒收短，由於他的內勁深厚，長達八尺的鼠尾棍居然可以握着棍尾，向前一標，標到盡之後，收回一半，再用短棍出擊，如是者一收一放，使對方感到吃力，那是少林棍的絕招之一，吳大虎雖然握着銅棍，佔了上風，但因他從未看見過有人使用伸縮棍的，不免有點慌張，由於他的銅棍威力極强，既然他看不透對方的棍法是何種門路，索性把那條棍左右揮舞，要出大放梅花這一招，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罩住自己，使劉三眼無從攻入棍花之內。

那麼沉重的銅棍，吳大虎居然舞得有聲有色，實在不容易，可見他確是氣力沉雄，非等閑之輩可比，劉三眼認爲如此打鬥，吃虧的必然是他自己，只好施展打老虎的絕技，忽然之間標馬上前，詐作走得太快，仰臉跌倒，棍也豎不起來。

果然不出所料，吳大虎看見他跌倒，十分高興，握着銅棍，向他的胸部使勁一插。

劉三眼並非閉上眼睛的，那雙眼半開半閣，銅棍剛插下來，他就微微滾開，銅棍落空了，如是者忽左忽右，銅棍一起一落，插了十多次，總是無法插中他，忽然之間，劉三眼變招出擊，趁着滾動之際，把那條棍由下邊伸到上邊去，使勁標起，跟着乘勢跳起來，雙脚離地，收棍再標第二次。

第一次標出，這一招叫做白蛇吐信，只是恐嚇性質，同時在百忙中看準對方左右兩邊腰部的部位，第二招才是眞招，雖然雙脚離地，但仍有力向對方的左腰戳去，因爲他的人整個彈起之際同時發力，並非跳到空中然後發招，故此，那一招的威力極强，化棍爲槍，向對方左脇刺下，再又因爲他那一招美女撑舟，有如撑船，它是從右脇向背後彈出去的，故此，吳大虎更難防禦，竟然給他一招插中，整個仰臉倒下來，銅棍也抛在一邊。

本來他已受傷，應該搶救，吳大豹看在眼裏，怒不可遏，不再理會哥哥的死活，猝然標馬上前，雙刀齊起，向劉三眼迎頭斬下。

劉三眼在青草寺已經習技多年，當然是身手極端敏捷的，他就地一滾，橫棍擋格，拍的一聲，險些把吳大豹雙刀震落，只是過了這一招，吳大豹就對他另眼相看，事實上用棍擋格是不容易制服雙刀的，何况棍尾有力，使雙刀發生震撼之感呢？更加不容易了，由此可以反映出劉三眼的武功實在厲害，無怪吳大虎用銅棍交手仍然打輸。

至於橫棍擋刀，有幾種方式，最有份量的一手握着棍尾，使勁一震，棍尖由低處彈向高處，看來好像橫棍擋格，實際上

用棍風彈出，如果對方沒有相當的武功，雙刀震落，並非奇事。

單是練習這一路彈棍，巳經花了兩年工夫，劉三眼使用它跟雙刀對抗，所以生效，他喜出望外，打得更加出色，順勢直落，把十路彈棍的絕招搬演出來，迫住雙刀，反而佔了上風。

鼠尾棍有許多種妙用，彈棍就是其中的一種，因為這種棍頭大尾細，有如老鼠的尾巴，故稱鼠尾棍，普通的棍頭尾同樣粗壯，難以把它彈出勁來，鼠尾棍則不然，握住棍頭使勁把棍尾彈出，就像是彈棉花一樣，手上的勁可以透過棍尖，對付短兵器，例如雙刀，雙鐧，雙劍等，最為合用，除了彈棍之外，鼠尾棍還可以施展葉底穿針的一招，把棍尾由前面穿到後面去，一收一穿，左穿右插，彷如葉底穿針，其快無比，因為一枝棍從腋下向背後刺去，非常快速，身型一閃，棍尖巳到，擅長鼠尾棍的人，僅握多少棍頭，便可將它刺盡，一刺就是六尺，劉三眼施展這一招，吳大豹迫於用刀擋格，勉強能夠招架得住，但却無法爭取上風。

苦鬥了一會，一時不慎吳大豹的雙刀竟然給棍尖在左腕點了一下，一陣痲痹，就此跌下來，雙刀跌了一把，僅剩單刀，根本上他握雙刀苦鬥，仍然給對方佔上風，何況僅有一把刀呢？他心上一寒，便即改變主意，把那一把刀看做暗器使用，猝然飛出，拋擲到劉三眼的臉孔那邊去，使劉三眼窒步，暫時無法追上，他可以奔入後院，從兵器架上抓出一條方天畫戟來。

那枝方天畫戟正是槍或棍的尅星，有兵器在手他就勇氣倍增，轉身飛奔出來。

劉三眼避過那一刀沒有追上去，他知道吳大豹詭計多端，並非鬥輸，一定不服氣的，很快就會再鬥，不必追趕，故此，站着休息，然後厮殺，那時大虎巳經家丁搶救，抬入後堂，轉入寢室，放在床上，由跌打醫生灌飲藥酒，另外用藥施救，總算脫離危險關頭，但仍神志迷惘，故此，大豹抓着方天畫戟奔入大堂，跟劉三眼再戰，仍是單對單的局勢。

吳大豹對於刀棍之外的武器頗有研究，因為方天畫戟的近頂之處有個月形刀，好像井字中間留着空位，如果有辦法把對方刺來的花槍或長棍用井子空位套住，使勁一扭，便把對方的長兵器折斷，隨手一戟刺下，對方無法閃避，故此，用戟跟雙刀或雙劍作戰，無利可圖，雙方都是長兵器，那就戟勝過槍棍了，憑着這種經驗，他走到大堂再鬥，很有把握，威風凜凜，跟剛才敗陣而逃的大豹判若兩人。

用方天畫戟尅制長棍的道理，不止是吳大豹明白，劉三眼也懂得很清楚，不過，形勢比人強，他決不會因此怯戰，再又因為他所握的棍與別不同，頭大尾細，不容易給對方方天畫戟的井口套住，故此他認為自己仍有把握取勝，主意打定，便即佈陣，跟吳大豹展開另外一場龍虎鬥。

吳大豹的一枝戟長達一丈二尺，揮舞起來，寒光閃閃，刀頭除尖刺，還有月形刀，上下俱是極為尖銳的，碰着就會受傷，加上月形刀與戟相連之處，構成一個井口，能夠套住長兵器，故此，劉三眼打得十分吃力，幾次施展葉底穿針的絕招，總是失敗的，因為那枝戟比較他的鼠尾棍長得多，無從發招刺傷對方，至於臉對臉的戰鬥，他想用釣魚棍取勝，却因對方的長兵器並非普通槍棍，而是一枝方天畫戟，月形刀可以把他所握的鼠尾棍拖住拉走，如果一個不當心，釣魚棍剛剛插入對方那枝戟的井口，給它套住，立刻就會使鼠尾棍脫手飛出來，因此，他覺得很難取勝，愈是苦鬥，愈加沒有把握。

兩人相鬥，總是如此，愈是有自信心就愈加容易取勝，反之，怯戰的一邊，往往鬥輸，那時劉三眼的處境就是這樣，一再苦鬥，他所担心的事情竟然發生，用釣魚棍往地上垂下的時候，戟口巳到，剛剛插入井形的空位，就給對方使勁一拖，他再也無法握住鼠尾棍了，迫於棄棍，就地打滾，避過刺來的一招，再行定奪。

他所料不差，大豹果然拖走了他的鼠尾棍，就把方天畫戟向地上刺去，一刺就是三戟，但因劉三眼在地打滾，極為快速，三招也刺不中，跟着劉三眼滾到牆邊，把剛才吳大豹向他飛擲的一棍單刀拾起來，那時對方的長戟刺到，用刀擋格，然後逃過這一關。

吳大豹看見他握着的鼠尾棍巳脫手飛出來，只有單刀，無濟於事，略有輕敵之心，發招進攻，愈來愈密，殊不料劉三眼在青草寺苦練的滾堂刀，一邊滾一邊用刀擋格，跟着向上削去，多次使用白蛇上樹這種絕招，企圖削斷對方握戟之手，打得非常出色，那時吳大豹才知道劉三眼不止棍法厲害，刀法也是出神入化的，不敢輕敵，集中精神繼續用長戟決鬥。

這是很奇怪的，方天畫戟能夠尅制長兵器，但却受制於刀劍之類的短兵器，因為井形的陷阱無法把單刀套住，就算套住單刀，也未必取勝，因為長兵器難以發力，單刀可以發力跟長戟相鬥，故此，他們兩人苦鬥了半個時辰，仍不分勝負。

後來吳大豹舞戟狂攻之際，一戟刺去，劉三眼倒地打滾，把單刀擧起來，剛剛插入長戟的空位，喜出望外，他使勁一撥，連刀也不要，滾了滾就站起來，雙手抓住長戟的木柄，跟大豹僅有四尺距離，互相發力，希望拉跌對方，劉三眼那股天生神力，當然勝過吳大豹，兩人鬥力，剛剛交手，他就把吳大豹連人帶戟扯過來，順勢踢出連環穿心腿，大豹就整個飛起來，跌在地上，口吐鮮血，連戟也無法抓住，拋在一邊。

劉三眼沒有再攻，讓他給家丁救起，冷然對各人說知，此地是他的，叫所有虎豹山莊的家丁把兩個主人帶走，否則，剷為平地。說完他就轉身走開。

劉三眼在附近的古廟居住了兩天，然後到該處看看，出乎意外的吳氏兄弟全家搬走，家丁也去得無影無踪，他懷疑那是一種詭計，如果他入居，夜半縱火，他也不敢入內居住，就此離去，總算是洩了一口寃鬱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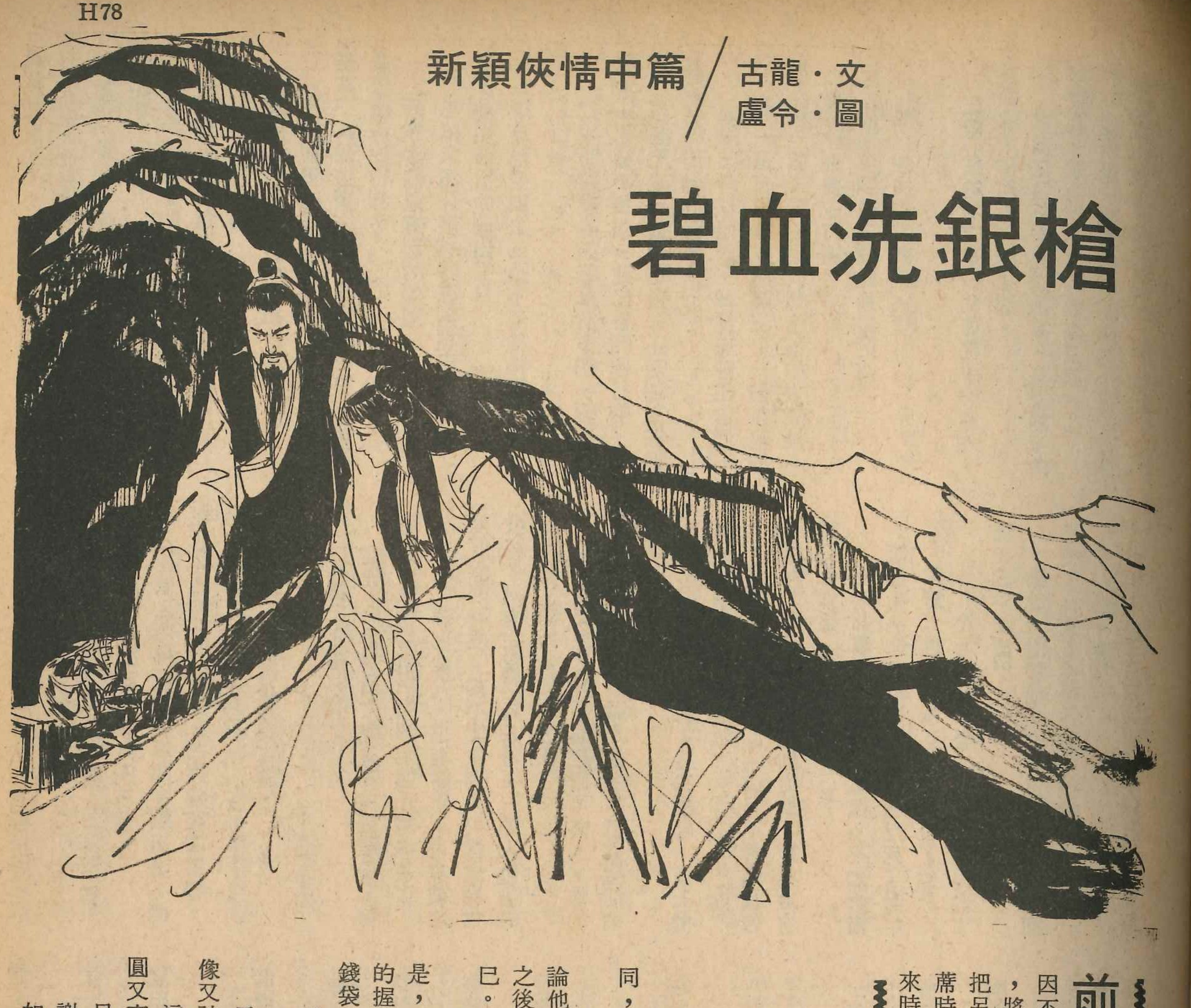
後來劉三眼在嶺南各處，百戰揚威，不但棍棒稱雄，而且拳脚也極出色，有十多個拳師敗在他的拳下，故此，他的名氣僅次於洪門，直到現在，還是廣東五大名家，洪，劉，蔡，李，莫之稱，他的大名僅排在洪門之下。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如龍等七人得俞六之助，從地道中逃出無十三的包圍網，那晚他們寄住在一所剛蓋起的大房子中，謝玉崙因不服氣大婉對她所施的手段，她要報復，是以她在大婉不防的時候點了大婉幾處穴道，將大婉的衣服脫光，她也要讓馬如龍看看沒穿衣服的大婉，當她將大婉放置草蓆上，把另一床草蓆蓋上後，立往找馬如龍到來，詎料馬如龍隨她走進房間，依言掀起一頭草蓆時，竟整個人呆住了，謝玉崙本以為他會吃驚的，殊不知在馬如龍把整張草蓆掀了開來時，謝玉崙也不禁驚呆了，草蓆下的並不是大婉，而是那聾啞的看屋人——

空屋數驚魂　死谷揭眞相

▲惡夜驚魂

（一）

現在這個殘廢巳經和別的人沒什麼不同，因為他巳經死了。

每個人都會死，死人都是一樣的，無論他生前是英雄也好，是美人也好，死了之後就變成一樣的了，只不過是個死人而巳。

這個死人和別的死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人雖然巳死，一雙手却還是緊緊的握着，就好像一個守財奴在握着自己的錢袋。

他手裏握着的什麼？

× × ×

馬如龍扳開了他的手，臉上的表情好像又被人砍了一刀。

這個殘廢手裏握住的是一塊石頭，又圓又亮的黑色石頭。

只有死谷中才有這種黑石。

謝玉崙失聲驚呼：「無十三！」

如果無十三眞的來了，大婉到那裏去了？

這問題馬如龍和謝玉崙都不能回答，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俞六的計劃絕對周密，無十三是用什麼法子找到這裏來的？

（二）

鐵震天睡着了。

像他這樣的老江湖，只要有機會能睡下時，通常總是能睡着的，他也認為俞六的計劃很周密，這地方很安全的。

只不過，像他這樣的老江湖，也很容易被驚醒。

他被一種很奇怪的聲音所驚醒，醒來時王萬武巳經不在屋裏，連鋪在地上的那張草蓆也不見了。

屋子裏唯一的一道門和兩面窗戶却還是栓得好好的，他也沒有聽見王萬武開門開窗的聲音，何況門窗都是從裏面栓上的，王萬武出去之後，絕不可能再把門窗從裏面栓上。

可是現在門窗的栓明明沒有動過，王

萬武却不見了。

他是怎麼離開這屋子的？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屋子裏另外還有秘密的出口。

大戶人家住的地方，本來就常有地道暗室複壁，何況這屋子又是俞六蓋的。

× × ×

鐵震天却找不到這個出口。

所以他更奇怪，王萬武也跟他一樣，是第一次到這裏來，他找不到出口，王萬武怎麼能找得到？

另外當然還有別的問題。

王萬武爲什麼不好好的在屋裏睡覺？爲什麼要悄悄的溜出去？

就算他要出去，也不必從地道中走。

× × ×

這些問題鐵震天都沒有多想，想不通的事，他從不多想，他已經開始行動。

他開門走出去的時候，正是謝玉崙把馬如龍叫出去的時候。

鐵震天看見他們，却沒有叫住他們。

在一個夜涼如水的晚上，一個年輕的男人和一個年青的女人想悄悄的去談談心，他爲什麼要去打擾？

他從不願做這種煞風景的事。

他只想找到王萬武。

× × ×

他們住的地方是一個跨院中的廂外，外面就是佔地極大的後園。

庭園也還沒有經過佈置，在這靜寂的春夜裏，顯得說不出的陰森荒涼。

他走過一條用圓石鋪成的小徑，忽然聽見假山後有人在呻吟。

他聽不出是誰在呻吟，却聽得出這個人的聲音中充滿痛苦。

假山後只是個荷塘水池，雖然還沒有荷花，池水却已從地下引入。

一個人赤裸裸的從水池中鑽出來，倒在池畔的泥地上，全身已因痛苦而痙攣。

這個人不是王萬武。

這個人赫然竟是絕大師。

× × ×

鐵震天怔住。

他從未想到絕大師會變成這樣子，可是他很快就看出絕大師是爲什麼痛苦了。

絕大師也是人，也有慾望，也有被慾望煎熬的時候，却不能像別人一樣去尋找發洩，只有在夜半無人時，一個人偷偷的溜出來，用冷水使自己冷下來。

鐵震天忽然發現他是個可憐人，他的冷酷和偏執，只不過是他多年禁慾生活的結果。

絕大師已被驚動，忽然躍起，披上僧袍，吃驚的看着鐵震天。

鐵震天嘆了口氣：「你用不着怕我告訴別人，今天晚上我看見的事，絕不會有第三者知道。」

絕大師驚惶，羞怒，悔恨，不知所措，忽道：「你知不知道鐵全義已死了？」

鐵震天握拳雙擧：「是你殺了他？」

「不管是誰殺了他，你要爲他報仇，現在就不妨出手。」

鐵震天看着他，非但沒有出手，反而又嘆了口氣：「現在我不能殺你。」

「爲什麼？」

——因爲現在他對絕大師只有憐憫同情，沒有殺機。

這些話鐵震天並沒有說出來，就聽見了一聲尖銳的驚呼。

呼聲正是謝玉崙看見那殘廢的屍體時發出來的。

（三）

屍體上沒有血漬，也沒有傷口，致命的原因是因他心脈被人用內家掌力震斷。

一種極陰柔的內家掌力，震斷人心脈後，不留絲毫掌印痕跡。

鐵震天趕來時，俞六也來了，顯得驚惶而惱怒。

「是誰殺了他的？」俞六問：「爲什麼要來殺一個可憐的殘廢？」

鐵震天也同樣憤怒！「那兇手要殺人從來用不着找理由。」

「你說的是無十三？」

「除了他還有誰？」

俞六更驚奇：「他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難道我的計劃有什麼漏洞？」

這問題每個人都想過。

謝玉崙忽然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什麼？」

「那惡魔連烏龜生蛋的聲音都能聽見，怎麼會聽不見你在掘地道？」謝玉崙道：「他一定早就等在那地道的出口外，一直都在釘着我們。」

「不對，」俞六說得很肯定：「他絕對聽不到我在掘地道。」

「爲什麼？」

「如果他將耳朵貼在地上，專心一意的去聽，也許能聽得見，」俞六道：「他一定也是用這種法子才聽見烏龜生蛋的聲音。」

何況「烏龜生蛋」這句話，也只不過是種形容描敍的詞句而已。

烏龜生蛋是不是有聲音的？誰也沒有聽見過，誰也不知道。

「我掘地道的時候，他所注意的只不過是那雜貨店裏的聲音，怎麼會聽見遠處地下的聲音？」俞六保證：「我們的行動都非常小心，幾乎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對自己有信心，別人也對他有信心，所以問題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

「如果無十三沒有聽見挖掘地道的聲音，這計劃也沒有漏洞，他怎麼在半天之間就找到這個地方來了？」

鐵震天忽然道：「這計劃只有一個漏洞。」

「漏洞在那裏？」

「在王萬武身上。」

俞六立刻道：「你認爲他是奸細？在路上做了暗記，讓無十三追到這裏來。」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答案。

除了王萬武之外，這裏沒有第二個人可能會做奸細，如果沒有奸細，無十三也不可能追到這裏來。

「王萬武的人在那裏？」

「他的人已經不見了，」鐵震天道：「我醒來時，他就已不見了。」

「你怎麼會醒的？」

「被一種很奇怪的聲音驚醒的，」鐵震天道：「本來，我也分不出那是什麼聲音，現在才想到，很可能就是開地道的聲音。」

俞六立刻證實了這一點：「那間房本來是準備做主人的書房的，他在位時一定得罪了一些人，所以特地要在那裏造了條秘道。」

鐵震天道：「可是我一直找不到。」

俞六建造的秘道，別人當然找不到，幸好他自己是一定能找得到的。

（四）

那間廂房本來既然準備做主人的書房的，當然不會太小。

王萬武本來睡在靠窗的一個角落裏。

秘道的入口，就在他睡的地方下面，只要機關消息一開，他就可以從翻開的「翻板」上溜下去。

鐵震天找不到開翻板的「鈕」，只因爲那個機鈕只不過是雕花窗台上的一條浮雕花紋而已。

俞六將雕花一扳，翻板就翻起，地道的入口就出現了。

× × ×

地道中陰暗潮濕，出口在一口井裏。

這口井當然也是沒有水的井。

雖然沒有水，却有人。

有一個死人。

一個用草蓆包裹起來的死人。

草蓆就是他們睡的最廉價的草蓆。

死人就是王萬武。

（本章終）

▲三更後

（一）

屍體上也沒有血漬傷口，王萬武也是被那種陰柔之極的掌力震斷心脈而死的。

「他怎麼會死？」

問話的人是謝玉崙，回答的人是鐵震天。

「他當然要死，」鐵震天道：「做奸細的人，本來就是這種下場。」

「你認爲是無十三殺他滅口的？」

當然是。

這個問題本身也就是答案，唯一的一種可能，唯一的一個答案。

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是：

「無十三在那裏？大婉在那裏？無十三會用什麼手段對付大婉？」

這問題大家是連想也不敢去想。

× × ×

遠處的更鼓正在敲三更，三更時總是令人最斷魂斷腸的時候。

他們忽然想起了絕大師。

聽到謝玉崙的驚呼，鐵震天就衝去了，絕大師却還留在那水池畔。

他和鐵震天同時聽到了那聲驚呼，應該知道這裏已經發生了可怕的事，應該來找他們的。

可是他沒有來。

——難道他也跟王萬武一樣，被人無聲無息的擊殺在這華厦中某一個陰暗的角落裏？手裏也緊握着一枚黑石。

這地方現在已完全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每個人都隨時可能被撲殺。

第一個死的是那殘廢，第二個是王萬武，第三個很可能就是絕大師。

下一個會輪到誰？

× × ×

三更剛過，夜色更深，下半夜裏死的人可能更多，殺人的兇手就像是鬼魅般倏忽來去，現在就可能在黑暗中選擇他下一個對象。

馬如龍知道現在又到了他應該下決定的時候了。

「你們走吧。」

「走？」謝玉崙問：「到那裏去？」

馬如龍道：「隨便到那裏去，只要趕快離開這裏。」

「我們走，你呢？」

「我……」

謝玉崙忽然大聲道：「我知道你要幹什麼，你要留在這裏找大婉，找不到她，你是絕不肯走的。」

馬如龍承認。「難道我不該找她？」

「你當然應該找她，」謝玉崙冷笑：「但是你爲什麼不想想？你是不是能找得到她？找到了又怎麼樣？難道你能從無十三手裏救她出來？難道你以爲無十三不敢殺你？」

她越說越激動：「你一心一意只想找她，除了她之外，別的人難道都不是人？你爲什麼不替別人想想，爲什麼不替你自己想想？」

說到最後兩句話時，眼淚珠子，已經開始在眼睛裏打滾，隨時隨地可能掉下來了。

每個人都看得出她是爲什麼而流淚的，馬如龍當然也應該看得出。

但是他却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不說話的意思，就是他已經把話都說完了，不管別人怎麼說，他還是要留在這裏。

謝玉崙咬着咀唇，跺了跺脚：「好，你要找死就自己一個人去死，我們走。」

她明明已經決心走了，却偏偏連一步都沒有走出去。

她在跺脚，可是她一雙脚彷彿已被一根看不見的柔絲綁住，連一步也走不開。

馬如龍終於嘆了口氣，柔聲道：「其實你也該明白的，如果失踪了的不是大婉是你，我也一樣會留下來找你。」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謝玉崙的眼淚已經流了下來。

鐵震天忽然仰天而笑，道：「我也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麼？」

「本來我總以爲，不怕死的都是無情人，現在我才知道我錯了，」鐵震天道：「原來有情人更不怕死，因爲他們心裏已經有了情，已經把別的事全都忘得乾乾淨淨。」

他用力拍了拍馬如龍的肩，又道：「你不走，我們也不走，不找到大婉，誰都不會走。」

但是他這句話剛說完，他的身子已經竄起，急箭般竄了出去。

馬如龍和謝玉崙也跟着他竄出。

因爲他們又同時聽到了一聲驚嘶，不是人在驚嘶，是馬在驚嘶。

（二）

大門又已洞開。

但馬驚嘶，車輪滾動，他們趕來時，車馬竟已絕塵而去。

趕車來的車夫，却已倒斃在石階前，手足已冰冷，手裏也緊握着一枚黑石。

是誰趕車走的？載走了什麼人？

× × ×

晚風中隱約還有車輪馬嘶聲傳來，要追上去還不太難。

「追！」

鐵震天雙臂一振，竟施展出「八步趕蟬」的輕功身法，向車馬聲傳來的方向撲了過去。

江湖中每個人都知道這種輕功，每個人都聽過「八步趕蟬」這名字。

但是能練成這種身法的人卻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少得多。

幸好馬如龍的「天馬行空」也是武林中享譽已久的輕功絕技。

他很快就趕上了鐵震天。

能够和名滿天下的鐵震天並肩齊驅，無疑是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

鐵震天也爲他驕傲，甚至還拍了拍他的肩，表示讚許。但是他們很快又覺得自己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值得驕傲了。

因爲謝玉崙也已追了上來，輕飄飄的跟在他們身旁，完全沒一點費力的樣子。

被玉大小姐的玲瓏玉手醫治過之後，她的功力已經完全恢復。

合他們三人之力，是不是已經能够對付無十三和那拔刀如電的波斯奴？

（三）

輕功最大的用處不是攻擊，而是「退」，是「守」。

無論在那一種戰鬥中，「退守」的作用絕不比「攻擊」低，需要溜轉的力量有時比攻擊更大。

施展輕功時所消耗的體力氣力長力也絕不比任何一種武功少。

謝玉崙居然還能很從容的開口說話。

「我們絕對追不上的。」她說：「拉車的四匹馬都是好馬，不但經過訓練，而且很有耐力，我坐在車上的時候，已經算過牠們跑得有多快。」

她也需要喘口氣才能接着說下去：「開始的時候，我們比牠們快，所以現在我們好像還能追得上去，但是再過三五里之後，我們就會漸漸慢下來，牠們卻反而會越跑越快。」

× × ×

人是萬物之靈。

人騎馬，人鞭馬打馬踢馬，有些人甚至吃馬肉，啃馬骨，着馬皮，可是有些地方卻比不上馬。

這是人類的悲哀？還是種諷刺？誰知道答案？

× × ×

馬如龍也知道謝玉崙算的不錯，可是他還要追，追不上也要追。

這就是答案。就因爲人類有這種百折不回，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決心，所以人類才能永存。

（四）

他們果然追不上。

前面的馬車越來越遠，漸漸聽不見了，後面卻有一陣馬車聲响起。越來越近。

趕馬追來的人是兪六。開始時他雖然比較慢，可是現在他已經追上來了，趕着一輛四馬六輪的大車趕上來的。他讓本來遠比他快的人却上了他的馬車。

「我們一定可以追上去的，」兪六保證說：「這是條直路，他們只有這條路可走。」

「這條路是到甚麼地方去的？」

「死谷。」

× × ×

追到死谷去之後又怎麼樣？如果他們根本不是無十三的對手，追去了豈非也是送死？

這問題他們連想都沒有想。

現在每個人好像都被染上馬如龍的脾氣，做事只講原則，不計後果。

他們的態度可以用謝玉崙的一句說話來說明。

「不管怎麼樣，死谷總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我們能去看看也算不容易。」

× × ×

誰也沒有去過死谷，誰也不知道死谷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但是每個人都可以想像得到，那裏已經不是以前那種荒凉無人的地方。

因爲那裏已經有了黃金，人類從未夢想到的大量黃金。

黃金無疑已改變了那裏所有的一切，已經有無數健康優秀的年青人被吸引到那裏去，建造起無數華美雄奇的宮室。

這是他們的想法，每個人都會這樣想的。

可惜他們全都想錯了。（本章終）

▲死　谷

（一）

死谷還是死谷，沒有黃金，沒有宮室，什麼都沒有。

他們追踪的那輛馬車，一入死谷的隘口，就忽然神秘的失踪了。

× × ×

凌晨，太陽升起。陽光照在晶亮的黑石上，閃動着黃金般的光采。

可惜黑石還是黑石，無論它閃出什麼樣的光采都是黑石，不是黃金。

黃金呢？

如果這裏根本沒有黃金存在，無十三是用什麼收買那些人的？

如果這裏眞是有他們所說的那些黃金，他們爲什麼連一錢金砂都看不見？

× × ×

馬如龍關心的不是黃金，是大婉，他相信，只要能找到那輛馬車，就能找到大婉。

——馬車到那裏去了？

——一輛四馬六輪的大車，怎麼會忽然像一陣風一樣消失在陽光下？

馬如龍忽然說：「在下面。」

「什麼在下面？」

「車馬，黃金，人，都在下面。」馬如龍道：「他們一定在地下建造了一個規模很大的秘窟。」

這不是幻想。

黃金可以毀滅很多原來無法毀滅的事，也可以做到很多本來做不到的事。

如果說這裏地下眞有秘窟，那麼唯一能找到入口的人就是兪六。

兪六却在搖頭。

「你錯了，」他說：「他們絕不在下面，他們在上面。」

「上面？」

馬如龍回過頭，順着兪六的目光看過去，就看見了那柄斜插在血紅腰帶上的彎

刀。

那個揮刀如電的波斯奴正站在隘口旁陽光下的一塊危石上向他招手。

「馬如龍！」波斯奴的聲音生澀而响亮：「誰是馬如龍，你想找大婉，你就跟我來，有別的人跟來，大婉就死。」

（二）

天空澄藍，陽光燦爛，生命如此多姿多采，誰願意死？

但是這世界上偏偏有種人，偏偏要去做非死不可的事。

只要他們覺得這件事是非做不可的，明知必死也要去做。

馬如龍就是這種人。

他慢慢的轉過身，面對他的朋友，他們當然都瞭解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鐵震天本來也不想說什麼，因爲無論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但是有些話是非說不可。

「那個人是個瘋子，」鐵震天道：「他殺人從來都用不着找理由的。」

「我知道。」

「何况他這次有理由殺你。」鐵震天道：「因爲你已騙過他一次，這次他絕對不會放過你，他殺了你之後，還是一樣可以殺大婉。」

「我知道。」

「你還是要去？」

馬如龍凝視着他：「如果你是我，你去不去？」

鐵震天嘆了口氣：「我也會去，一定會去。」

他走過來用力握了握馬如龍的手，兪六也過來握住他另一隻手，然後就默然的走開了。

他們都知道謝玉崙一定還有很多話對他說，他們都不願再聽，也不忍再聽。

× × ×

陽光正照在謝玉崙的臉上，陽光如此燦爛，她的臉色却蒼白如冷月。

「我也知道你一定會去的。」這次她居然沒有流淚，居然還笑了笑：「如果我落在他們手裏，你也一定會去。」她又說：「我只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不管你是死是活，不管你心裏喜歡的是誰，我都已是你的人了。」謝玉崙又笑了笑：「你有沒有問過你自己，除了你之外，我還能嫁給誰？」

× × ×

馬如龍走了，連一句話也沒有再說就走了，他不能回答她的問題，也不忍再看她的笑。

他走了之後，天空依然澄藍，陽光依然燦爛，地上的黑石也依舊閃耀着金光，這個世界絕不會因爲任何一個人的生死而改變。

他去了很久很久都沒有回來。

謝玉崙忽然道：「你們走吧。」

鐵震天道：「你要我們走？爲什麼要我們走？」

謝玉崙道：「你們都應該知道他絕不會回來的了，還等在這裏幹什麼？等下去又有什麼用？」

兪六忽然大聲道：「有用。」

謝玉崙再問：「有什麼用？」

兪六道：「我已經找到了！」

謝玉崙道：「找到了什麼？」

兪六沒有說話，他以行動作回答——他已經找出了死谷的秘密，已經找到了秘密的樞鈕。

（三）

黑石在太陽下閃着光，千千萬萬枚黑石看起來彷彿都是一樣的。

其實却不一樣。

如果你也有兪六一樣的經驗和眼力，你就可發現這千萬枚黑石中，至少有七七四十九枚是完全不一樣的。

馬如龍沒有錯。

死谷的秘密確實在地下，地下秘室的入口，就在這四十九枚不一樣的黑石間。

兪六已經找出了這秘密的樞鈕，只可惜馬如龍已經看不見了。

（四）

荒山險徑，寸草不生。

馬如龍默默的跟着波斯奴往前走，既不知要走到那裏？也不知走了多遠？但却知道他們一直追踪的車馬在什麼地方了。

車馬既沒有消失，也沒有入谷，却轉過危石，馳上了這條山徑。

想不到這條自古以來就很少有人行走的山徑，寬度竟然剛好容車馬駛過。

換一種方式說，那輛堂皇華麗的馬車居然能駛上這條山徑，也同樣是件令人想不到的事。

這條山徑的寬度，坡度，好像都是經過特別設計，是與車馬配合的。

那輛馬車的寬度，速度，好像也經過特別設計，來與這條山徑配合的。

但是山徑的盡頭並沒有華麗的宮室，甚至連房屋都沒有，只有個看來彷彿很深的洞穴，剛好也能讓車馬直駛而入。

陽光照不進洞穴，馬如龍也看不到洞穴裏的情況，只看見無十三一個人背負着雙手，站在洞穴前，看來彷彿很悠閑。

× × ×

現在馬如龍終於看清楚這個人了。

無十三也在看着他，兩個人面對面，互相凝視了很久，無十三臉上忽然露出種誰也沒法子解釋的詭異笑容，忽然說出句誰也想不到他會說出來的話。

他忽然問馬如龍：「我們這齣戲是不是已經應該演完了？」（本章終）

▲疑雲重重

（一）

地下也沒有黃金，沒有宮室，那輛失踪了的馬車也不在。

地道的入口建造得雖然巧妙，下面却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狹小簡陋得多。

地室中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張大椅，都是用泥土砌成的，外面再砌上一層黑石。

難道這就是無十三的居處？

那麼樣一位不可一世的武林怪傑，怎麼會住在這麼樣的地方？

每個人都覺得很驚奇，很失望，甚至不能相信。

但是他們如果仔細想一想，就會明白這地方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這裏是死谷，什麼都沒有的死谷，無十三畢竟是個人，不是神，雖然能用他的

智慧決心毅力技巧和一雙有力的手建造出這樣一個巧妙的秘道，却絕對沒法子憑空變出一張床來。

他想要一張床，只有用泥土和黑石來做，因爲這裏只有泥土和黑石。

這一點每個人都應該看得出，每個人都應該想得到。

令人想不通的是——

他屬下那些健康優秀，訓練有素的青年人是怎麼會來的？從那裏來的？住在那裏？

更奇怪的是，他雖然沒法子找到一張眞正的床，也沒法子找到眞正的桌椅，可是床上居然有被，桌上居然有燈。

床上的被居然是非常柔軟舒服的絲棉被，被面還是用湘繡做成的。

桌上的燈居然是價値最昂貴的波斯水晶燈，燈裏居然還有油。

如果這裏眞的什麼都沒有，燈是從那裏來的？被是從那裏來的？

× × ×

兪六用隨身帶着的火摺子點亮了這盞水晶燈，等到燈火照亮了這地方的時候，每個人都忍不住驚呼出聲來，連一向被江湖中人認爲是鐵心鐵胆鐵手的鐵震天都忍不住要驚呼出聲來。

他們又看見了一樣他們連做夢也想不到會看見的事。

他們看見了一個人。

在這自古以來就少有人跡的死谷地下密室裏，居然還有一個人。

× × ×

床上不但有被，赫然還有一個人，用繡花的絲棉被蓋着，睡在床上，顯然已睡得很沉，連有人進來都聽不見。

他們也看不見這個人長得什麼樣子，只能看見他露在棉被外，落在枕上的一頭已經花白了的頭髮。

鐵震天搶先一步，搶在謝玉崙和兪六身前，厲聲喝問：「你是什麼人？」

他的喝聲除了聾子之外誰都聽得見，就算睡着了的人也該被驚醒。

這個人却還是完全沒有反應。

如果他不是個聾子，就一定是個死人，這個死人是誰呢？這裏怎麼會有死人？

（二）

鐵震天不是鐵打的，可是他的胆子却好像眞是鐵打的。

他忽然一個箭步竄過去，掀起了床上的被。

被裏的人已經不能算是一個「死人」，被裏的人已經變成了一副骷髏，除了那一頭花白的頭髮外，只剩下一副枯骨，一身衣服。枯骨上斜插着一根削尖了的竹子，從後背刺進去，一直穿透心臟。

× × ×

這個人無疑是在熟睡中被人從背後暗算而死的，完全沒有掙扎反抗，一刺就已斃命。

暗算他的人，出手準，下手狠，如果不是行動特別輕捷，就一定是他很熟悉，而且絕不會提防的人。

——這個人是誰呢？

——無十三爲什麼要把一個死人留在這裏？

謝玉崙忽然說道：「這個人就是無十三。」

鐵震天，兪六吃驚的看着她，簡直不能相信她會說出這句話來。

「你說這個死人就是無十三？」

「絕對是。」謝玉崙的口氣很肯定。

「你怎麼看出來的？」

「他到碧玉山莊去過。」

「那時候你出世了沒有？」

「沒有。」

鐵震天嘆了口氣，苦笑道：「那時候你還沒有出世，怎麼能看得到他？」

兪六道：「就算你以前見過他，現在也沒法子認出來了。」

誰也沒法子從一副枯骨上判斷出一個人的身世姓名來歷。

謝玉崙却還是顯得很有把握。

「雖然我沒有見過他，也一樣能認得出來。」

「爲什麼？」

「因爲我母親曾經跟我說過有關他的很多事。」謝玉崙道：「只憑其中一件事，我就能認出他。」

「一件事？」兪六問：「那件事？」

「牙齒。」

「牙齒？」

「不錯，牙齒，」謝崙玉道：「一個人的容貌雖然會改變，牙齒却絕不會改變的，而且每個人的牙齒長得都不一樣。」

牙齒當然也絕不會腐爛。

謝玉崙道：「我母親常說：天下牙齒長得最奇怪的人，就是無十三。」

兪六和鐵震天都在看着這個死人的牙齒，都看不出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鐵震天忍不住問：「他的牙齒有什麼奇怪？」

「他的牙齒比別人多四顆，」謝玉崙道：「他有三十八顆牙齒，加上智慧就是四十顆。」

她問鐵震天：「你以前有沒有見過長了四十顆牙齒的人？」

鐵震天沒有見過，兪六也沒有。

雖然他們很少注意到別人的牙齒，但是他們也知道每個人都只有三十六顆牙齒，就好像每個人都有兩隻眼睛一樣。

這個死人却有四十顆牙齒。

「我已經數過，數了兩遍。」謝玉崙道：「所以我才能確定他就是無十三。」

× × ×

鐵震天怔住，兪六也怔住，過了很久他們才能開口。

「如果這個死人就是無十三。」他們幾乎同時問：「那個無十三是誰呢？」

「是假的。」

「假的？」

謝玉崙答道：「這裏根本就沒有黃金，無十三也根本不可能找到那麼多人爲他効力。所以那個無十三當然是假的。」

她又補充：「何況誰也沒有見過無十三，誰也看不出他是眞是假，每個人都可以冒充他的。」

「爲什麼要冒充他？」

謝玉崙還沒有開口，忽然聽見另一個人說話的聲音。

地室中本來只有他們三個人，她聽見的却是第四個人說話的聲音。聲音很輕，彷彿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但是她却

聽得很清楚。她清清楚楚的聽見這個人在說：「我們這齣戲，是不是已經應該演完了？」

（本章終）

▲解　答

（一）

每個人都要呼吸，所以每個地室一定都有通風的地方。

就因爲這個地室也有通風的地方，所以無十三的屍體才會腐爛風化。

將一根巨大的毛竹竹節打通，從地面上通下來，就是這地室的通風處，他們聽見的聲音，就是從通風口裏傳下來的。

剛聽見的時候，他們聽不出這是誰的聲音，然後，他們又聽見一個人用一種驚訝的口氣問：「演戲？誰在演戲？演什麼戲？」

這個人說話的聲音，他們每個人都很熟悉，立刻就聽出他是馬如龍。

他在跟誰說話？

「當然是我們兩個人在演戲。」

「你不是無十三？」

「我當然不是，」這人笑道：「明明是你花了五千兩銀子要我來扮這個角色的，你還裝什麼糊塗。」

「是我叫你來扮無十三的？」馬如龍顯得更驚訝。

「當然是你。」

「我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因爲你要別人都認爲你是天下無雙的大好人，所以要我來扮一個天下無雙的大壞蛋，要我去殺人，讓你去救人，讓別人都能親眼看見你的英雄氣概。」

「那些人難道不是你殺的？」

「當然不是我。」這人笑道：「我有什麼本事殺人？是你收買了他們的同伴，先故意做成混亂，讓他們在混亂中乘機出手暗算，再讓你這位波斯奴乘機斬斷他們的頭顱，我只不過是個傀儡而已。」

「跟你去拆房子的那些人呢？」

「他們當然也是你的人，天馬堂有錢有勢，什麼事辦不到？」

這人笑道：「我實在不能不佩服你，你居然能假造出那麼樣一個故事，硬說死谷裏有黃金，你實在是個天才。」

馬如龍不說話了。

這人又笑道：「更妙的是，我手上明明連一點力氣都沒有，你却能製造出一個專門打石子的機筒，叫我藏在袖子裏，把那些黑石頭一個個打出來，讓別人都認爲我的手力很强勁。」

又過了很久馬如龍才問：「難道你根本不會武功？」

「雖然會一點，可是跟你們連比都不能比。」

「那麼你怎能聽見我們在那雜貨店裏說的話？」

「我聽見了什麼？」這人道：「你們說的話，我連一句都沒有聽見。」

「那時候在外面的人也不是你？」

「當然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馬如龍問。

「我怎麼知道是誰？那時候外面根本沒有人說過話。」這人道：「這齣戲都是你安排的，其中的巧妙我怎麼會知道？」

他嘆了口氣：「不管怎麼樣，現在這齣戲總算已經演完了，那位大婉姑娘和那個老和尚都在山洞裏，你趕快把他們帶走吧，這一來你不但可以扮一次英雄救美的角色，連你那個對頭老和尚都會佩服你，感激你一輩子。我只不過收了你五千兩而已，如果你有良心，就應該再多……」

他的聲音忽然停頓。

就在他聲音停頓的同一刹那間，只聽「卜」的一聲響。

然後就沒有聲音了，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二）

地室中也沒有聲音，沒有人開口說一句話，一個字。

馬如龍是他們的朋友，現在居然做出了這種事，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也不知過了多久，兪六才長長嘆息。

「想不到他居然會是個這麼樣的人。」

這眞是誰都想不到的事，如果不是因爲他們找到了這地室，聽到了那些話，他們定然要被他騙一輩子。

幸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現在總算已眞相大白。

鐵震天忽然道：「有件事我還是不明白。」

「那件事？」

「那個假冒無十三的人既說聽不見我們在雜貨店裏說的話，那時我們聽見無十三的那些話，是什麼人說出來的？」

「如果我猜得不錯，一定是本來就在那雜貨店的人。」兪六沉思着道。

「可是那時雜貨店也沒有人開口。」

「有些人不開口也可以說話。」

「那些人？」

「會腹語的人，」兪六說：「我見過這種人。」

「不錯。」鐵震天恍然道：「我也見過這種人，可以用肚子說話，你明明見到聲音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其實却是從他肚子裏說出來的。」

他嘆了口氣：「難怪那時我就覺得他說話的聲音很怪，而且說話的人就好像在我耳朵旁邊一樣。」

「你猜不猜得出這個人是誰？」

「當然是王萬武。」鐵震天道：「絕對就是他。」

「爲什麼？」

「他本來根本不必去自投羅網的。」鐵震天道，「他到那雜貨店去，爲的就是要去故弄玄虛，讓我們相信無十三有些非人所及的神通，讓我們相信那個無十三就是眞的無十三。」

「所以他後來才會被殺滅口。」

鐵震天冷笑：「這種人本來就應該是這種下場。」

馬如龍應該得到什麼樣子的下場呢？

「我們到上面去等他，」鐵震天握緊雙拳：「我們看看他還有什麼話可說。」

他正想拉兪六一起走，一直沒有開過口的謝玉崙忽然道：「等一等。」

「還等什麼？」

「我有樣東西掉在這裏了。」謝玉崙道：「我一定要找到才能走。」

× × ×

她怎麼會有東西掉在這裏的？掉的是什麼？

（三）

她居然眞的掉了東西在這裏，掉的是三顆珍珠，好像是從一串珠鍊上斷落的。

她在門旁邊的一個角落裏找到了。

鐵震天和俞六都覺得很奇怪，都忍不住要問：「這是你的？」

「是。」

「你的東西怎麼會掉在這裏？」

謝玉崙的回答更令人吃驚。「因爲我到這裏來過。」

× × ×

鐵震天和俞六都怔住，怔了很久，才能開口：「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來幹什麼？」

「來找我的舅舅。」

「你的舅舅？」鐵震天失聲問：「無十三怎麼會是你的舅舅？」

「他是我母親的嫡親兄弟，怎麼會不是我的舅舅？」

謝玉崙嘆息着，接着道：「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因爲碧玉山莊從來都不准男人逗留，就算是我們的嫡親骨血都不例外，男孩子一生下來就要被遠遠送走。」

現在鐵震天才知道無十三爲什麼要叫無十三了。

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後，當然難免悲傷憤怒，所以自稱無父無母，所以一心要找到碧玉山莊去，爲自己爭一口氣。

只可惜他還是敗了。

現在鐵震天也明白，爲什麼碧玉夫人破例留下了他的性命？怎麼會知道他有四十顆牙齒？

謝玉崙道：「我母親雖然將他放逐到死谷來，可是並沒有忘記這個兄弟，所以才會常常在我面前提起他，所以我才下決心要來找他。」

「你既然早就知道他已經死了，當然也早就知道那無十三是假的。」

「不錯。」

「你爲什麼不揭穿他的陰謀？」

「因爲我要乘這個機會找出暗算我的舅舅的兇手，」謝玉崙道：「這是唯一的一個機會。」

——只有暗算他的兇手，才知道他已經死了，才敢叫人冒充他。

謝玉崙道：「所以我只要能查出這陰謀是誰主使的，就能查出兇手是誰了。」

俞六也不禁長長嘆息：「你一定想不到兇手就是馬如龍。」

謝玉崙忽然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盯着他，過了很久才一個一個字的說：「你錯了。」

「我錯了？什麼事錯了？」

「兇手不是馬如龍，」謝玉崙說得極肯定：「絕不是。」

「不是他是誰？」

謝玉崙盯着他很久，眼睛裏竟彷彿充滿了悲憤怨毒：「是你！」她指着俞六：「兇手就是你！」

（四）

俞六笑了。「你一定是在說笑話，可惜這個笑話一點都不好笑。」

「這、笑話當然不好笑，因爲這根本不是笑話。」

「你眞的認爲我是兇手？」

「我本來也想不到是你的，」謝玉崙道：「幸好我碰巧知道一件別人都不知道的事。」

「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俞五沒有弟弟，」謝玉崙道：「絕對沒有。」

她一個字一個字的接着道：「因爲俞五碰巧也是我的舅舅！」

× × ×

鐵震天又怔住，俞六居然還在笑！

「就憑這一點，你就能夠證明我是兇手？」

「這不能，」謝玉崙道：「幸好大婉也碰巧看到一樣她本來不該看到的事。」

「什麼事？」

「她看見你殺了王萬武！她親眼看見的。」

俞六終於笑不出了。

謝玉崙道：「那時候我沒有讓她揭穿你的陰謀，因爲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你是誰。」

俞六忍不住問道：「現在，你已經知道？」

「現在我已經知道，你計劃這件事，爲的只不過是要陷害馬如龍。」謝玉崙道：「因爲你知道大家漸漸都看出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了，都漸漸相信他不會做出那種事，所以你才想出這計劃陷害他。」

她忽然問鐵震天：「你知不知道誰最想害他？」

鐵震天當然知道，毫不考慮就回答：「邱鳳城。」

「是的，」謝玉崙道：「當然是邱鳳城。」

她指着俞六，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他就是邱鳳城！」

（五）

這個「俞六」居然又笑了。

「你已然好像已經全都知道了，我好像也不必再否認。」他居然說：「不錯，我就是邱鳳城。」

謝玉崙嘆了口氣：「這倒眞是一件讓人想不到的事，連我都想不到你居然會這麼痛快就承認。」

「還有一件事你一定想不到。」

「什麼事？」

「我也是無十三唯一的一個徒弟。」

× × ×

他眞的是。

他從小就有野心，稱霸天下的野心，可是他也知道就憑鳳城邱家的銀槍，是沒法稱霸天下的。

有一次他在無意中聽到了無十三的故事。

「他實在是個奇人，」邱鳳城道：「他的身世奇，遭遇奇，我實在被他迷住了，想盡千方百計，終於找到死谷來，碰巧那時候，無十三也正想收個徒弟，爲他出氣。」

無十三眞的收了他這個徒弟，把一身本事都教給了他。

無十三的本事不止一種。

「挖洞的本事也是他教我的，」邱鳳城道：「奇門遁甲，消息機關，使毒易容，這些本事他無一不通，無一不精。」

「爲什麼你要殺他？」

「我的行動他處處要限制，他的本事

我却已學全了，」邱鳳城居然又笑了笑：「我不殺他殺誰？」

「你不但殺了他，也殺了和你齊名的杜青蓮，沈紅葉，而且將馬如龍也引入死路，你已經應該很滿意了。」謝玉崙又問：「你爲什麼還要這麼做？」

「因爲你說的不錯，我的確已發覺你們漸漸開始信任他了。」邱鳳城也不禁嘆息：「馬如龍的確是個很不簡單的人。」

「其實你什麼事都不必做的，我們根本找不出你的破綻，抓不到你的證據。」

謝玉崙也嘆了口氣：「只可惜你太聰明了一點。」

「太聰明了一點也沒什麼不好，你們找不找得到我的證據都一樣。」

「一樣，怎麼會一樣？」

「因爲你們反正都已經快死了。」邱鳳城忽然問：「你們知不知道剛才那『卜』的一聲響是什麼聲音？」

「好像是刀鋒砍進脖子上的聲音。」

「是誰的脖子？誰的刀？」

邱鳳城自己回答了這問題：「如果你們認爲是那個冒牌無十三的脖子，你們就錯了。」

「哦？」

「脖子是馬如龍的脖子，刀是彭天高的刀。」邱鳳城又解釋：「彭天高就是那波斯奴，也就是彭天霸的弟弟，他的刀法遠比彭天霸的高得多，只可惜他是庶出的，她的母親是個波斯女奴，所以他永遠都不能接受五虎斷門刀的道統，彭家的萬貫家財，他也只有看看。」

「所以他才會被你說動，做你的幫手，而且替你殺了彭天霸。」

邱鳳城微笑點頭承認，却忽然改變了話題。

「無十三活着的時候，我曾經問過他，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邱鳳城道：「我實在想不到他最想要的居然是一床棉被和一盞燈。」

「你當然替他送來了。」

「我替他送來了最好的棉被和最好的燈，燈蕊燈油也是最好的，只有最後一次是例外。」

「最後一次你送來的是什麼？」

「是滲入了迷藥的燈油和燈蕊。」邱鳳城笑道：「迷藥當然也是最好的，就是你們剛才在不知不覺間也被迷住了的這一種。」

他笑得非常愉快，可惜笑的並不長。

忽然間，「叮」的一響，桌上的燈滅了，門外却有一點火光點起。

閃動的火光下已經出現了一個人，一個他認爲已經永遠看不見的人。

他又看見了馬如龍。

（六）

馬如龍是和大婉，絕大師，一起出現的。

他們當然沒有死，大婉的被擄，也是她和謝玉崙安排好的圈套。

謝玉崙最後才告訴邱鳳城：「我故意對大婉說那些話，故意讓你聽見，讓你認爲我要報復，」她說：「當然我又故意去找馬如龍，給你機會，其實那時我早已解開大婉的穴道。」

大婉淡淡接着說：「所以你們聽見刀鋒砍在脖子上的聲音時，刀確實是彭天高的刀，脖子也是他的脖子。」（本章終）

▲尾聲

每件事都有結束的時刻，這件事的結果是這樣的子——

邱鳳城當然得到了他應該得到的制裁，絕大師遠赴崑崙絕頂去面壁思過，鐵震天和馬如龍痛飲了三日之後，就在一個有風有月的寒夜飄然而去，不知所踪。

江南俞五依然領袖江南武林，玉大小姐依舊行踪飄忽，神出鬼沒。

大婉和謝玉崙呢？她們和馬如龍的結局應該是種什麼樣的結局？

× × ×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結局究竟如何？可是關於他們的傳說却有很多種。

有人說，大婉其實並不醜，却故意扮成一個醜陋的女人，等到眞相大白時，她才恢復本來的容貌，而且嫁給了馬如龍。

有人說，大婉本來就是個很醜的女人，可是馬如龍並不嫌棄她，還是娶了她，因爲容貌是隨時都能改變的，愛情却永遠不會變。

有人說，既然謝玉崙的淸白之軀已經被馬如龍看見了，而且和馬如龍一起生活了很久，當然非嫁給他不可。

在他們那個時代，沒有人會反對兩個女子同時嫁一個丈夫的，只要她們自己覺得快樂，馬如龍也覺得快樂，她們爲什麼不能一起做馬如龍的妻子？娥皇女英都能同事一夫，她們爲什麼不能？

× × ×

關於他們的說法有很多種，誰也不知道究竟那一種是眞的？

在某一年的除夕之夜，曾經有一個人見到了馬如龍，曾經問過他。

可是馬如龍並沒有回答，他只對那人笑笑，只對那個人說：

「恭喜發財。」他說：「恭喜大家明年都發財如意。」

（全書完）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彤得崔奇為他化去一場厄難後，返回房中，有雪山魔女之稱的畢無霜忽地到來，着他在這幾日間切勿離開房門，以保安全，並要他轉告崔奇勿多管閑事，因據她觀測，崔奇絕非向陽君之敵，免致數十年英名喪於一旦！翌日，向陽君在酒樓獨據一桌，漢陽府差人在一名異人率領下到來要將向陽君拘捕，首由一名徐天雷者把一罈酒向向陽君擲去，被向陽君用筷子頂着擲回來，把徐天雷擊摔倒地，三班捕頭李序、江濤雙雙撲到，要向陽君跟他們返回衙門，這時，那被擊倒地的徐天雷已慢慢爬了起來——

技高敢拒捕　藝絕迭傷人

徐天雷原是決心要在府台大人那位貴客面前，存心顯派顯派他的威風，卻沒有想到威風沒有顯成，反倒大大出了個洋相，差一點連老命都貼上了。

這個臉他如何丟得起？這時眼看李江二位代自己出面，居然與對方以禮相待，徐天雷這口氣萬萬是捺忍不下，當下怒吼一聲，倏地打了一個箭步，已衝到了向陽君座前。

「呔！小子，看拳！」

這一聲怒叱，可真是聲驚四座，叫聲一出口，他的兩隻拳頭掄圓了，就像是一雙鐵錘，陡地直向着向陽君的頭上砸落下來。

向陽君不過是抬了一下頭而已。

妙的是「大力神」徐天雷的那雙鐵拳，看上去是那般着力，落下來眞有「雷霆萬鈞」之勢，可是就在距離向陽君當頭半尺左右之處，忽然間遭遇到了甚麼阻力。

徐天雷的兩隻拳頭就像是擊在一個空氣墊上，砰然一聲作响，高高跳了起來。

隨着向陽君的身軀向前微微一挺，放出了一如頭頂之上的那股內勁彈力，徐天雷這一下子苦可是吃大了。

就見他身子大大的搖幌了一下，驀地彈了出去，噗通一聲，再次摔倒地上。

這一次較諸上一次可要厲害得多，即見他倒在地上的身子，連連的打了好幾個滾，身子才自坐起來一半，噗！的噴出了一口鮮血，登時就昏死當場。

這番情景，看在各人眼中，俱都由不住嚇了一跳，卻除了那邊座頭上，府台大人官邸的那位清客以及那個白鬍子老頭以外，別的人似乎還看不出這番微妙情勢。

翻穿皮襖的那個瘦削漢子「嘿嘿！」一笑，大聲道：「好個扎手的小子，晏老大，這下你可是遇見了厲害的對頭了。」

敢情那個白鬍子姓晏，名叫晏長川，人稱「鐵羅網」，身任漢陽府三班總捕頭，由於早年出身正宗武林門戶，手底下確有幾分眞實功夫，自從投効公門之後，很為上司看重，在地方上也確是幹了幾件事，破了些重大案子，是以江漢地面上，一提起「鐵羅網」晏長川，鮮有不能道其詳者！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鐵羅網」晏長川一經着眼對方「向陽君」的那般身手，頓時知道今天這個差事可是不好當，弄不好自己這半世盛名可就得埋葬於此。

這時再被那個府台大人的貴賓出言一激，心裏那份懊惱，可就不用提了。

他這裏剛要站起來，親自應敵，「旋風雙刀」李序，「玉面哪吒」江濤已雙雙代他出手。

「旋風雙刀」李序首先出手，只見他身子向前一掠，怒叱一聲：「大胆！」

李序練有「鷹爪」功，兩隻手往下一分，直向「向陽君」前胸抓來。

只聽見「噗！」一聲，兩隻手抓了個正着。

「旋風雙刀」李序心裏一陣高興，十指上倏地一陣用力，猛地往上一掄。

他心裏滿打算對方既已被自己十指抓住，萬難再也逃開，只消把對方舉起拋出，就算傷不了他，也必能為自己這邊長些威風。

事情萬萬不如他所期望的那麼簡單。

「旋風雙刀」李序兩隻手方自運功扳起，猛可裏透過自己的雙手，只覺得對方軀體內一陣子發熱。

這種感觸，極其特別，迅若閃電，等到李序覺出不妙時，已如同着了電殛般，全身一陣疾抽，那股子傳入體內的熱流，簡直有如一鍋沸湯潑入內臟，一任李序他是鐵打的漢子也是担當不起。「啊呀！」兩字一經出口，整個身子已直挺挺的向後方倒了下去。

眼看着他倒下的身子打了一個滾兒，突然間縮成了一團——就不再移動。

最稱奇怪的是，眼看着他身上的肌膚，由原來的淡黃色，迅速的轉變成深黃。

不及交睫的當兒，那種深黃色又變成了一片枯黑——那番形樣，簡直就同火堆裏燒焦了的屍體一般無二，不由得每一個目睹者不自內心深處打上一個寒顫。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李序慘叫倒地的一剎，那個叫「玉面哪吒」江濤的捕快，卻已由向陽君左側面疾閃而進。

人到劍到。

這也許是他比那個李序高明的地方，一口青鋼長劍，夾帶着一股尖銳的風聲，颼然聲中，直向着向陽君當頭頂門上直劈了下來。

看到這裏，座上的那個白鬍子老頭——「鐵羅網」晏長川，忽然大叫道：「不行——」

話聲出口，江濤的劍已幾乎劈在了向陽君頭上。

這可眞是危機一瞬。

面對着爍目的這片劍光，就見坐着的那個向陽君霍地昂首挺脊，盤繞在他頸子裏的那條大辮子，突地怪蛇也似的掄了起來。

「嗆啷！」一聲脆响。

辮子纏上了劍鋒——

緊接着向陽君一聲喝叱道：「去！」

辮勢輕甩之下，江濤偌大的身子怪鳥也似的騰了起來，忽悠悠足足拔起來有丈許高下，碰！的一聲，撞在了屋頂上。

整個食堂大大的震動了一下，緊接着是江濤的一聲悶叫，掌中劍「嗆啷啷！」脫手撒出，整個身子忽悠悠直落了下來。

座口那個「江陽府」的大捕頭——「鐵羅網」晏長川一聲吆喝道：「呔！」

喝聲出口，人已飛身而起，雙手突出，已把由空直墜的江濤接到手上。

「玉面哪吒」江濤總算比他那個夥伴「旋風雙刀」李序有點出息，人雖然沒有當場昏過去，卻也嚇得臉上發青，一時噤若寒蟬！悶不吭聲的走到一旁坐下來，只管連連喘息着，卻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整個食堂裏，壓根兒連一聲大氣兒也沒人喘！卻只見向陽君那雙烱烱放光的虎眼，直直的盯向對方那個白鬍子老頭晏長川身上，大有逼其出手之意。

晏長川果然是非出手不可了，冷冷笑了一聲，這個老頭兒慢慢的來到了向陽君桌前站住——

「好高的身手！」

晏老頭一面說時，發出了一聲乾咳，拱了一下手：「金當家的，光棍一點就透，咱們是幹什麼的，兄弟你一過招子就清楚明白，用不着老夫再多說！」

頓了一下，他才又接下去道：「朋友你是五湖四海長跑的好漢，不能不知道這『殺官拒捕』是個什麼罪名吧？老夫看你還是束手就擒的好，要不然，嘿嘿！只怕彼此有個不便！」

向陽君哼了聲道：「怎麼個不便？」

晏長川一隻手捋着胸前長髯，那雙細長的眼睛，緩緩在對方身上轉了一轉。

「老弟台，我認識你，知道江湖上有你這麼一號，可是老夫要提醒你，嘿嘿，這個地方可是不同別處，老弟台，你要仔細盤算盤算，最好不要在這裏惹事生非才好！」

「哼——」向陽君冷冷的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那可就不一樣了！」

冷笑了兩聲，他接下去道：「不要說這小小的漢陽，就是皇帝老子的腳跟底下北京城，在我金某人眼睛裏也沒有什麼兩樣！」

「哈哈——」

一陣子怪笑，發自斜刺裏的那個角落裏——

各人目光遂即循聲望去，才發覺到這陣子笑聲，敢情發自那位府台大人清客之口！

笑聲一頓，就見這個翻穿羊皮襖的瘦削漢子翻着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滴溜溜的在向陽君身上一轉，打着一口關外的生硬口音道：「年輕人，話可不能說的太狂了。」

說到這裏一連噴了兩口烟，用力的把烟袋鍋子裏的烟蒂吐了出去。

這漢子翹起那隻穿着老棉鞋的腳來，一面用烟袋鍋子用力的在鞋底上敲着——

「桀桀——小夥子，不是我姜某人說一句大話，今天，我看你有什麼辦法，能夠脫離這個飯莊子！」

「向陽君」似乎這時才開始注意到對方這麼一個人。他臉上毫不在意的笑着。

「噢——這麼一說，金某人倒不得不試一試了。」

「你就試試看吧。」

「還沒請教足下的大名？」

「我姓姜——」姓姜的大腿翹在二腿上，滿臉不屑的道：「我的名字你也不必問了，在長白山練過幾年功夫，人家都管我叫『姜四』先生！」

「姜四先生？」向陽君莞爾一笑，道：「我看，閣下很快就會變成『殭屍』先生了！」

自稱「姜四先生」的那個瘦削漢子，驀地臉色一陣驟變，卻又立刻緩和下來。

「足下死在目前還有如此好的采興，佩服！」目光一掃那個白鬍子老頭：「晏老師可以動手了，我倒要看看他有什麼通天徹地的能耐！」

「鐵羅網」晏長川黯然的點了一下頭：「四先生請放寬心，晏某人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不愁他插翅能飛！」

話聲一落，就見他上身一抖，披在肩上的那一領披風已自行脫落！

大家夥也都看見，就在此老左面肩頭

上，斜搭着一細怪物件，熟悉此人的，俱都認出來，正是此老仗以成名江湖的鐵羅網。

——「鐵羅網」晏長川這個外號，正是因此而來！

認識此人的，當然也都知道，晏長川這麼些年以來，仗着這面鐵網，不知折了多少武林朋友的萬兒，多數人也都知道，此老在這面鐵羅網上可是有眞功夫，一經撒開來，三丈方圓內外，不要說是偌大的一個人了，就是一隻飛鳥，也難以逃開！

晏長川更有個奇怪的習慣，平素外出，身上那一襲短披風向不離體，即使居家也是一樣，什麼時候見他做開披風，必然也就是出手對敵的先聲！

——是的，就在眼前晏長川卸下披風的這一刹，大家夥內心都禁不住怦然大動了一下——

果然，那領披風方自一脫的刹那只聽見「唰啦啦！」一陣子疾响，間帶着一陣細密的銀鈴聲响，空中忽然已像是散開了一大片黑雲——

就在大片黑雲之間，點綴着點點銀星，有如深宵雲漢的一天星斗！

晏老頭這一手「鐵臂撒網」的功夫，端的是厲害之極，果然有驚人之處！

這一面大鐵網一經散開來，不要說向陽君這個人在其控制之下，就是他坐的那個圓桌面，也在網羅之下，要是在露天野地裏，可以任意縱高竄矮，或許還有閃躲的餘地！

然而眼前偈處在堂室之內，想要從容化解，可眞是「談何容易」？

事情幾乎是接二連三的出人意料！

眼看着這面鐵羅網高雲蓋空般，直向着向陽君當頭落下來的一刹，猛可裏，像似由向陽君身坐之處，猝然昇起一股奇異的力道！

這股奇異的力道，竟然使得那面落下的鐵網一時難以落下，先是就空停頓，網上百十鋼鈴「嘩楞楞」吵得震天價般的响個不休，繼而就空團團打起轉來。

眼看着這面大鐵網轉動得其速驚人，網內數十枚銳利的小小鋼鉤，一枚枚清晰在目，可以想見這面鐵網已經落在人身上，亂鈎分屍的凄慘情景，眞禁不住令人不寒而慄！

然而這時那面大鐵網，竟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落下，晏長川怒嘯聲中，一連帶動了手上鋼網無數次，鈴聲大噪，奇怪的是空中的大網除了團團打轉之外，仍不能落下分毫！

各人目睹之下，俱不禁發出了一陣驚亂，衆目交投下，但只見坐着的向陽君一隻手掌緩緩揚起，五根手指作力彎曲，像是施展着極大的力道；在向空中抵擋着什麼，連續不停的在抖動着，每一抖動之下，空中的那面鐵網即發出叮鈴鈴一片銀鈴脆响聲，却不見下落分寸！

看到這裏，發網的晏長川猝然間臉上浮現出一片鐵青，想是忽然間悟出了對方這番功力的厲害，足下由不住一個踉蹌，向後倒退了一步。

緊接着即見坐着的向陽君，霍地向外用力一抖手掌，空中的那面大鐵網「唰啦啦！」一聲大响之下，倏地反落下來，反朝着晏長川自己當頭直罩了下來！

這一手非但出乎現場各人意外，簡直也出乎發網的晏長川本人意外！

——黑色的網面，有如一片烏雲般，沒頭蓋臉的直向着晏長川當頭罩落下來，總算這個老兒熟悉這扇鐵網的收發手法，一經發覺不妙，趕快運用手法，用力的向後一帶網帶，呼啦！一聲疾响，那扇大黑網已被帶出兩丈開外——人沒有網着，倒網着了挺大的一個圓桌面！

隨着晏長川的手勁力帶之下，只聽見「呼！」的一聲，整個的一個圓桌，連四五張板櫈一併都騰空飛起來。

緊接着「砰通！」大响聲中，砸在牆上，整個飯店都爲之大大的搖幌了一下！

「鐵羅網」晏長川憤怒之下，用力的一振手上鐵網，把網中已經稀爛的圓桌給倒了出來。

——他那一雙眼睛，刹時間變得血也似紅，「好小子——算你有種！」

嘴裏喝叱着，這個老頭兒足下一個箭步，猛的躍身而起，却把手上的鐵網，合成了胳膊粗細的一條長軟鞭，隨着他的這聲喝叱之下，掄圓了直向着向陽君當頭直打下來！

向陽君鼻子裏厲哼一聲，右手倏地往中一舉，「噗！」一聲，已經抓住了下落的那截鋼鞭。

「鐵羅網」晏長川身子霍地直落下來，這老頭兒一身伎倆顯然不止於此，就見他身子一經落下，大吼一聲，右手倏地向後一帶。

這一帶之力，顯然大有可觀，只聽「呼！」的一聲，眼看着向陽君的身子，有如「空中飛人」也似的，順着晏長川帶動的手勢之下，足足飛出去丈許以外！

食堂內的這班子捕快，看到這裏，俱都由不住大聲的叫起好來！

他們俱都曾眼見過晏長川過去施展這面「鐵羅網」的威風，那是一撒，二收，三掄，端的是厲害之至，這麼多年以來，他們可還從來沒有見過晏老班頭給人家動手而走過下風，尤其是在老班頭使展這面大鐵網時，當者無不爲之披靡，而疏於招架。

即以眼前晏老頭一收之勢而論，可稱得上有千斤之力，接下去的那一掄更是力道絕猛，就算你是個鐵人也能給摔扁了！

果然，就在大家夥心裏方一動念及此的當兒，「鐵羅網」晏長川已施展出他最稱厲害的第三式殺手，握着此一刻時機，就見他手上的鐵網猛力的向後一帶，作勢掄起！

「帶」是沒有帶動，「掄」更沒有掄起來！

眼看着晏長川鐵臂着力之下，「嗡！」的一聲作响，那面大鐵網在他力帶之下，竟然綳了個畢直。

衆人這才注意到，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個被稱爲「向陽君」的漢子，非但沒有被摔起來，反倒是好好的站在地上。

——扭成了軟鞭似的大鐵網一端，緊緊的抓握在他手裏，却把一雙亮光烱烱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向晏長川！

那條鐵網所化成的軟鞭，被扯得畢直

畢直的，間或的顫抖一下，而發出「叮鈴鈴！」一陣細微的响聲——敢情這兩個人借着手上這面網子，而較量起內力來了。

不過是極爲短暫的一段相持不下，緊接着這位「漢陽」府的三班大捕頭，可就明顯的顯出了不支，身子先是打了一個哆嗦，倏地發出了一聲輕咳，足下由不住向前蹌了一步。

——這只不過是個開頭而已！

「鐵羅網」晏長川足下不動尚可，這一移動，頓時，再也難以把持住均衡的力道——

隨着向陽君右臂一振之勢，「鐵羅網」晏長川的身子忽的騰空直飛了起來！

這可眞應上了「作法自斃」這句話！

向陽君這一帶之力，稱得上「足以驚人」！「鐵羅網」晏長川「呼！」的飛身而起，「砰！」的撞在了窗框子上，「嘩啦啦！」——整排長窗，俱都變成了稀爛片碎，晏老班頭的身子，可就像元寶也似的翻了出去。

——只看見他出去，可沒看見他進來，原來這位漢陽府的大班頭；身子才一摔出去，登時就四平八穩的擺平在地上，當場昏死了過去。

這番情景，瞧在每個人眼睛裏，可眞是吃驚不小！

接着食堂外面起了一陣子亂囂，敢情不知什麼時候，食堂外早已聚集了大羣的官兵捕快，裏三層外三層，把這座食堂圍了水洩不通。

很快的上來了幾個人，把負傷的總捕頭給摻了下去！

一番新的恐怖氣氛，很快的在食堂裏蔓延了開來！

十數名武功傑出的捕快，在眼睜睜的看見老捕頭負傷暈死的全部過程之後，一個個就像石頭人也似的愣住了。

現場人數雖多，看來竟然沒有一個再敢向對方出手！

——這話也不盡然，起碼有一個人心還不死！決計要給向陽君幾分顏色瞧瞧。

——坐在角落裏，翻穿皮襖的「姜四」先生，忽然像是山鷄叫喚那般的發出了一陣子怪笑！

一陣子烟袋鍋子敲在桌面上的「噹噹！」聲音之後，才見他慢條斯理的自位子上站了起來。

「咳！金朋友，好功夫！」

嘴裏說着，脚下邁着一雙八字脚，慢吞吞的走了過去。

「向陽君」圓睜着一雙眼睛，狠狠的瞪着他，臉上顯現着無比的剛毅氣色。

姜四先生在他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昂然氣宇之下，不得不定下了脚步。

「姓姜的！」向陽君冷冷的笑着：「我知道你身上有眞功夫，只是我還是要奉勸你安份一點的好。」

「哈哈——」姓姜的仰天打了個哈哈：「請教！」

「很簡單！」向陽君直率了當的說：「因爲你還不是我的敵手。」

「何以見得？」

——說到這四個字時，「姜四先生」手指用力的一收之下，眼前一根大木柱上，頓時簌簌落下來大片木屑，被抓下了拳頭大小的一團破痕，由此可見這個人指掌上該有何等驚人的功力了。

然而，向陽君看在眼中，却如同未覺一般。

——他冷冰冰的接下去道：「我知道你使的是『太乙清波』功——」

「姜四」頓時神色一變——

向陽君接着一笑：「雖然這門武功，目前可以稱得上『武林絕响』，可是在我來說，並非沒有幾索痕跡可尋。」

「哼！」姜四冷笑一聲：「閣下好像無所不知，倒要洗耳恭聽。」

向陽君「哼」了一聲，「太乙清波功起自北宋，爲淮南世家盧鐵九所創始，自此開始，武林天下，就僅有盧家一系列單傳，除了盧家嫡系子孫外，只規定由其掌門人傳給一個傑出的本門外姓弟子。」

冷冷一笑，向陽君直直的逼視着他道：「話雖如此，盧家却在傳與這一外姓弟子的手法中，留下了一兩手絕活兒，是以就『太乙清波』功而論，盧姓與外姓之間就此一門功力而論，的確在成就上有甚大差別。」

姜四先生嘿嘿一笑：「你果然知道的不少，只是却未盡神髓——因此也就可以猜想到，你不可能會是這一門神秘武功的對手。」

「爲什麼？」

「爲什麼？」姜四先生齒牙笑着：「正如你剛才所說，因爲這一門功力，目前在江湖上，已是絕無僅有。」

他遂即把手上旱烟袋桿子，往頸子後面一插，拱了一下手：「恕我姜某人說一句狂話，當今天下，除了我姜某人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能够得擅這類罕世絕功，閣下要想防躲我這一門功力，也只怕很難。」

「一點也不難！」向陽君冷笑一聲，道：「足下想必是盧氏第十七代嫡傳的弟子了？」

姜四由不住後退一步，那雙細長的眸子情不自禁的睜大了許多：「姓金的，你敢情是個有心人呀，更不然不會知道這麼多。」

「你說的不錯，我的確是個有心人。」他冷笑一聲接下去道：「既然這一切我都沒有說錯，那麼我猜想足下你就是『遼東豹』盧飛的嫡傳弟子了？」

姜四登時又是一驚。

「倒是看不出來，」他緩緩的說道：「你年歲不大，却有這番閱歷，不錯，盧飛老劍客，正是先師，你應該知道他老人家在三年以前，已經作古了。」

「當然我不會忘記！」向陽君嘆息一聲道：「事實上令師在世之前，與區區在下還曾經有過一段相當時間的盤桓——」

「胡說！」姜四陡然擰起了雙眉：「這件事我怎麼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多的很。」向陽君接下去道：「我只問你，令師在去世之前，可曾在『碧竹堡』停留過一段相當時候？」

姜四想了一下，不動聲色的道：「不錯，碧竹堡原是本門武術發源地，那裏有本門數代先人留下的房舍，先師在彼亦有修眞之處，這又有什麼不妥？」

向陽君道：「本來沒有什麼不妥，只不過我要告訴你的是金某人曾在那裏與令師相聚了十日，同作高深武功的探討。」

姜四聆聽之下，怔了一怔，搖搖頭道：「這件事我可是難以置信。」

「不容你不信！」向陽君接下去道：「我與令師在碧竹堡十日盤桓之中，頭五日較量內功，雙方不分勝負，第六日較量劍術，令師以清波劍術，略勝一籌。」

說到這裏，他停住話頭，嘆息一聲道：「貴門清波劍功，果然厲害，堪稱蓋世無雙——」

「哈哈……」姜四狂笑一聲道：「你才知道麼？」

話聲一落，他身子已陡然騰身而起。

一起一落，快若鷹隼——

等到他身子方一落下之初，一口冷森森的長劍，匹練般已由背後擊出。

這一劍其快如風，閃亮如電，果然當得上劍術中的上乘手法。

劍光一閃之中，一點銀星直取向陽君咽喉部位。

向陽君似乎早已留意及此，在對方劍尖直襲咽喉的一剎間，但見他左手倏起，「錚」的一聲，已拿住了對方的劍尖。

這眞是觸目驚心的一刻。

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看見這位姜四先生是怎麼出劍的，因爲手法太快了，然而比姜四的劍更快的是向陽君的手。

——手指觸拿在劍尖的一剎，毋寧是快若電光石火。

「唏哩哩！」一聲輕顫裏，泛起了大片寒光，眼看着持在姜四手裏的那口長劍，彎得就像是一盞弓——一任他施出了渾身之力，却休想能够把這口長劍向前推進分毫。

「哼哼！」向陽君眼睛裏交熾着怒火：「足下這一手劍法較諸令師可差的太遠了。」

姜四長眉頻挑，掌中劍徐徐又向前推進了一些——可是不及交睫的工夫，却又被向陽君運施在手指上的力道，將他這口劍又逼了回來。

姜四再經着力，把劍身又向前推進了一些，可是立刻又被逼了回來。

如此三度進退之後，姜四臉上，又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片赤紅，緊接着沁出了汗珠。

忽然他輕叱一聲道：「看打！」

——左手翻處，五根手指形成鷄啄形狀，直向着向陽君當頭頂門之上猛力「啄」了下來。

這一手依然不出向陽君意料。

姜四的手指下啄的一剎，正是向陽君另一隻手揚起的同時——一下一上，也不知他們雙方到底是否接觸到了，總之，那個姜四先生嘴裏驚呼了一聲，陡地身軀向後面一個倒側——「哧！」射出了兩丈開外。

眼看着他身子落撞在一張圓桌面上，却於此時，就見他單手在桌面上按了一掌，施了一式「貍貓戲簷」，一個疾滾之下，已把身子飄了出去。

摔是沒有摔着，却也飽嚐虛驚。

眼看着他那張瘦臉上，忽然變得雪也似的白，更有甚者，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原先執在他手裏的那一口長劍，這時却已到了對方向陽君手上。

向陽君仍然保持着他原先拿劍的姿態——只用兩根手指頭緊緊的夾着劍尖，眼看着那口光華四溢的長劍顫顫悠悠，就像是一條蛇似的在他的手上顫着。

姜四看到這裏，再也按不住心裏的怒火，再次發出了一聲怒嘯，第二次把身子直向對方身前撲縱了過去。

這一次較之上一次更顯得輕鬆——就見向陽君左手平着向外一遞——五根手指頭倒有三根是彎曲着的——像是表示着一種奇異的手法。

這個手訣果然具有無窮的威力。

姜四身子原先已電閃而進，在面迎着對方這般手勢之下，倏地倒退了五六步，一連打了好幾個踉蹌，却仍然未能把身子站穩。

「啊——」他極其驚惶的道：「這是我『太乙清波』門的『如意金指』手法，你……怎麼會學得的？」

「哼哼！」向陽君目射精光道：「不錯，這正是你們太乙門中的不傳絕技，也正是破你們這門功力的不二手法，姓姜的，你如果不信，可否現在就來試一下它的威力，看看是眞是假？」

姜四這一剎顯然吃驚到了極點。

「你……」他緊緊的咬着牙，臉色青黃不定：「說，你是怎麼偷學的？」

「偷學？」向陽君仰天狂笑了一聲：「金某人生平，絕不會幹什麼『偷鷄摸狗』的勾當，姜老大，你一定要問這事的根由，我不妨告訴你，這是令師心甘情願的傳授給我的，你可相信？」

姜四那雙眸子一下子瞪大了許多，却又緩緩的收成了一道縫。「你以爲我會相信你說的這些鬼話？」

「信不信由你，」向陽君冷冷笑一聲道：「令師以打賭輸了我，自願甘心以你們『太乙門』十樣絕技傳授與我，自然我也不會白佔他便宜，也傳授了他幾樣本門絕技，只可惜天不假年，想不到他這麼快竟然故世，對於整個武林來說，令師的死，實在是一件難以補償的損失……」

姜四微皺了一下眉，眞有點「將信又疑」。

「你說的這些……是眞的？」

「你以爲呢？」

「我……？」姜四搖搖頭冷笑道：「簡直太也難以令人置信。」

「那你就來試試看吧！」

「我當然要試試！」

——話聲剛一落，姜四已陡地騰身而起！

顯然他還有點不敢相信對方那一招手訣的眞實性，不惜再次以身相試。

隨着他落下的身子，右掌一領，用「劈掛單掌」，「哧！」一掌直向着向陽君面門上力劈直下。」

向陽君決計要給他吃些苦頭，倏地手式一翻，依然使出先時那一招所謂的「如意金指」手法。

——兩隻手甫一交接的當兒，只聽見「向陽君」吐氣開聲的輕輕「嘿！」了一聲！

猝然間，那個姜四先生就像是一隻鷹也似的翻了起來，「呼！」一聲，就如同先時一般模樣，「噗通！」一聲再次摔在了一張圓桌上。

姜四右足一點桌面，身子快速站起來，再一次的彈了起來，依然是沒有摔着！

對於一個類如像他這般自視極高的人來說，這種羞辱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掩忍。

果然，就在他一招失手的同時，身子已第三次撲了過來——嘴裏一聲喝叱，兩隻手就像是兩把利劍，一左一右，同時向着向陽君兩肋上插了下來。

姜四原先手中長劍，早已到了對方手上，而現在他竟然無視於那口劍正在對方掌握之中，身子向前一欺，兩隻手同時遞到，其速度之快有若電光石火。

向陽君一聲朗笑道：「好！」

身子輕輕一幌，已退出丈許以外，來到了食堂正中，姜四足下一點跟勢疾進。

向陽君身子方一落下，姜四也跟踪來到了面前。

向陽君一聲叱道：「看劍！」

他手上原就執着姜四的長劍，話聲出口，劍光一閃反向着姜四臉上直劈下來。

——然而，這個姜四果然有難以預料的奇特技巧。

迎着向陽君迅若閃電的一口長劍，就見他雙掌陡地向前一探，「叭！」一聲合在了一塊。

妙的是向陽君手中的這口劍，竟然會不偏不倚的落在了對方的雙掌之間。

向陽君一聲叱道：「好招法！」

姜四得勢不讓人，這一手「陰陽雙合劍」，顯然是他們「太乙門」中不傳之秘，而接下去的一手「飛足點天燈」尤其是妙絕武林。

——眼看着他身子向下一收，有如一條河鰻般的靈巧，緊接着挺身現足——一腳直踢向「向陽君」面門。却是兩眉之間的「祖竅」一穴。

這一手，果然奇妙，手足併施，令人防不勝防。

眼看着姜四的腳，砰然着响中，不啻帶有千鈞之力，二人面對面，這麼近的距離，實在是不易躲防。

智者不惑！

對於向陽君來說，姜四的這一連兩手絕活兒，似乎都早已在他算計之中。

迎着姜四飛來的這一腳，向陽君凌厲的哼了一聲：「好招法。」

——捨棄長劍不用，就見他身子驀地向下一矮，右手如潛水魚向下一沉，緊接着飛抛而起。

「噗！」一聲，可就拿住了姜四的腳頸子，不等着姜四再施花招，就見他向上一抬手，已把姜四這隻腳拿在了手上——同時他左手向外一展，一口明幌幌的寶劍，已經壓在了姜四的肩頭上。

這些動作，向陽君施展的極爲快速，簡直不給姜四以任何緩和之機。

姜四所施展的手法不謂不快，奈何在向陽君這般傑出快速的手法之下，却是無能防止——利刄加項之下，一任他一等一的高手，也不能不張惶失色，頓時神色大變動彈不得！

最使姜四感到尷尬的是，一隻腳還在對方手上，自己單脚站地，成了不上不下之勢，那副樣子簡直就別提有多狼狽了。

「怎麼樣！」向陽君一雙眸子隱隱作怒的盯着他：「姓姜的，你可認栽了？」

姜四臉上一剎間變幻了好幾次顏色，只急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却是無論如何也收不回這隻脚。

向陽君冷笑一聲道：「看在令師與我的一番情誼上，我暫時放過了你，你心裏應該有個數，凡事可一不可再，再要碰到我手裏，可就不會這麼輕鬆好說話了。」

一面說，他緩緩鬆開了抓住對方的那隻脚。

姜四身子一個踉蹌，後退了一步，一時面紅耳赤，正要說些什麼，只見面前劍光一閃，身後劍匣「鏘」的一聲作响，敢情自己那口長劍，已吃對方退了回來，不偏不倚的正好插落在身後劍鞘之內。

這一手意外的舉動，却使得姜四到口的話又吞到了肚子裏——

老半天，他才陰森森的冷笑一聲道：「金朋友你先慢一步高興，這趟子差事可不是由我姜某人所差遣，你就算勝過了我姜四，却難以逃得開眼前上千的官兵，況且——」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即爲向陽君仰天的一陣子朗笑聲打斷，因而中止——

「怎麼！你莫非不以姜某人之言爲然麼？」

「姜老四！你最好還是少造些孽！」向陽君笑聲一停道：「快點傳下話去，吩咐這些人，要他們趕快退下去，我當可念在彼輩無知，不與計較，要不然哼哼，他們可就倒了霉了。」

「你還敢怎麼樣？」姜四色厲內荏的道：「莫非你還敢殺官拒捕不成？」

「還是那一句話，」向陽君慢吞吞的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管敢他橫屍當地！」

姜四咬了一口牙，忽然，雙手往上一抬，「哧哧——」兩縷尖風，直由他雙手發出——

出手的是一對精巧細小的瓦面透風鏢，每一支鏢尾之後皆繫有一塊紅綢子鏢衣，只見紅光一閃之下，兩支透風鏢已臨眼前。向陽君眼光微張，兩隻手於此時倏地翻起，大袖間帶起了呼嚕嚕一陣疾風，已把飛來的一雙透風鏢抓在手裏。

於此同時，發鏢的「姜四」先生，却已雙袖乍開，向外飄出了丈許以外。

也就在這個同一時間裏，即見兩條人影，一左一右，捷同電閃星掣般，直向着向陽君正前方左右猛襲了過來。

兩個人顯然是後來進來的那夥子捕快中人，二人俱都穿着灰色的號衣，一人施的是鏈子鎗，另一人施的是一雙鐵尺。

兩般兵刄，隨着二人同時襲上的身子，電光石火般，直向着向陽君頭上招呼下來。他們兩個人實在是來對了時間，活該倒霉。就在他們雙雙投進的身影裏，向陽君已發出了手上那一對小小紅鏢。

紅鏢乍一出手，發出了尖銳的兩縷尖鳴聲，空中兩個人的身子還沒有落下來，即爲迎面而來的飛鏢所中，慘叫一聲，雙雙跌落下來，俱爲鋼鏢洞穿胸腹，而死於非命。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一衆羣豪在前往參加春秋筆數年一度出現的盛會途中，遭遇突襲，施襲者目的在於楚小楓等護送的那輛篷車中人，但楚小楓很巧妙的使得一衆羣雄團結起來共抗暴行，在樹林中，他們合力擊毀了埋伏樹林間施放歹毒暗器的歹徒後，再次前進，有了這次教訓，胡逢春在日落前便選了處淺坡歇息，羣豪分爲七隊，各隊派人守衞，午夜傳來狠嚎聲，楚小楓告知胡逢春，很可能是敵人假扮黑豹，驚動狠羣，要胡逢春往告訴羣雄，嚴作戒備，胡逢春初不信，但楚小楓力言不假，胡逢春遂依言而行，未幾回來說他們已依言戒備——

劍殲偷襲客　技服倡亂人

胡逢春放低聲音道：「他們分守東西南北，你這一隊在中央，可以歇着……」

楚小楓笑一笑，接道：「胡老，你可知道，聰明的黑豹，總是先向中間的人攻擊。」

胡逢春聞言怔了一怔，說道：「有這種事？」

楚小楓道：「胡老，何況，他們是人，比眞的黑豹更可怕的假黑豹。」

胡逢春突然一笑，道：「楚老弟，咱們的運氣實在不算太壞。」

楚小楓道：「怎麼說？」

胡逢春道：「像田伯烈，時英，何浩波，譚志遠這樣的人物，也是江湖上不多見的高手，想不到，他們竟然會混在這一種人中，更妙的是，他們竟然肯出面領導，還有你，雖然名不見經傳，但你表現的武功，機智，勇氣，却不在他們四位之下，再加上少林寺的白眉大師，和他手下十二羅漢，老朽自覺，咱們這一股實力，絕不在江湖上一個門戶之下。」

楚小楓心中忖道：「看來，這好名之心已使他激厲出一股强烈的向上之氣。」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胡老說的是，在下也有這個感覺，不過，大家肯在你胡老的號令之下，合於一起，也是胡老在江湖上的聲望所致了。」

胡逢春沉吟了一陣，說道：「看過了你們諸位的技藝，使老朽有個很大的感覺，那就是英雄出少年，老實說，你們這幾個年輕人的藝業，老朽也十分敬佩，至於白眉大師，在江湖上的威望，更是勝我十倍，但他太剛正，老朽自己明白，我不過是長了幾歲，如若我也有長處，那就是善於調和各位的意見。」

楚小楓道：「這點確是無人可及。」

這時，正東方位上，突然傳來一聲大喝道：「什麼人？」

緊接着，響起了一聲驚喝，道：「黑豹。」

胡逢春道：「果然是黑豹。」

楚小楓道：「走！咱們過去瞧瞧。」

胡逢春長身而起，直撲過去。

楚小楓緊隨身後。

武承松提着鐵棍，放腿奔去。

守在正東方位的是木隊。

這時，全隊都已覺醒，一十九人，全都亮了兵刃。

分花手時英帶着兩個執刀的大漢，守在前面。

三頭黑豹，就停在時英身前丈許左右處。

前腿伏在地上，瞪着六隻眼睛，望着排列的人羣。

也許是受到了楚小楓的感召，胡逢春勇氣十足，一下子衝到了時英身前，道：「時老弟，那些黑豹是人裝的。」

時英道：「我說呢，牠們太冷靜了，冷靜的不像一頭豹子。」

楚小楓道：「他們本來就不是豹子，是人，披着豹皮的人。」

時英冷笑一聲，道：「不論好人壞人，總還是披着一張人皮，想不到竟然有人，放着好好的人不去幹，却扮作畜牲。」

他駡的很刻薄，但那伏在地上的三頭黑豹，仍然動也不動一下。

這時，分站在時英身側的兩個執刀大漢，一聽到那黑豹是人扮的，精神一振，突然躍飛而起，撲向黑豹。

人未到，兩柄單刀已疾快揮出，攻了過去。

但見左右兩頭黑豹，右爪一抬，噹的一聲，竟把兩柄斬來的單刀擋開，左爪乘虛而入。

兩聲慘叫，傳了過來，兩個執刀大漢，竟被一爪揷入胸中，生生的被挖出了心臟。

固然，黑豹舉爪封刀，出人意外，但最重要的是，那是黑豹的動作太快速，才具有此威力。

時英怒叱一聲，抖開腰間的軟劍。

他有分花手之稱，手上功夫，確有過人之處。

但他也對那黑豹的利爪，生出了顧慮，所以才亮了兵刃。

楚小楓道：「時兄，殺鷄不用牛刀，這三頭黑豹，交給在下。」

口中說話，人已撲了過去。

話說完，一頭黑豹，已然伏誅倒下。

左，右兩頭黑豹，忽然就地躍起，分由兩個方面，撲了下來。

凌厲絕倫的一擊。

但見黑豹在空中不停的翻爪，四條豹腿上，都伸出了很長的利爪。

時英看得淸楚，那不是豹，豹爪沒有那麼長。

是長過半尺的利刄。

以武功而言，那撲擊小楓的兩頭黑豹，左右懸空而下，勢道罩住了一丈方圓。

時英心中震動了一下，如若那豹爪之下籠罩的是自己，就無法躲過這一擊。

至多，拚一個同歸於盡。

憑藉着多年的江湖經驗，胡逢春也感覺到無法擋過這一擊。

但楚小楓却不但躲過了雙豹的利爪合擊，而且，一劍屠雙豹，脫離開黑豹利爪的同時，揮劍腰斬了雙豹。

他完好無傷的退出了一丈左右，幾乎是他出手之前的原位上。

兩頭仍在空中的黑豹，先噴洒出一片血雨，才摔落在地上。

這一招，看的時英佩服極了。

但他未有讚美，只望了楚小楓一眼，點頭微笑。

胡逢春却一伸大姆指，讚道：「好劍法，好劍法，老朽今日是大開眼界了。」

時英緩步行近了三頭黑豹，發覺果然是三個人所改扮。

一個手執利斧的大漢，跑了過來，道：「這是三張上好的豹皮，由腰中斬斷，實在是可惜的很。」

伸手向一個豹頭上抓去。

那豹皮還未抓起，人已慘叫着倒了下去。

原來，那豹口是內藏有機簧控制的暗器，豹口一張，立時有十二枚鋼箭射出。

剛才，楚小楓劍勢太快，又是專對付這些黑豹的劍法。

如是他稍慢一些，兩頭黑豹由空中張口射出暗器，楚小楓就很難倖免了。

這是黑豹武士們最新的裝置，在襄陽的黑豹武士，口中還未裝暗器。

分花手時英高聲說道：「我們已經折損了三人，由現在開始，諸位最好是不要輕舉妄動。」

他是木隊首腦，片刻間，連有三人受傷，因此心中實在也很難過。

楚小楓道：「時兄，這兩天，咱們死了不少的人，但就大體而言，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以他們這精心的設計，咱們應該有更大的傷亡。」

胡逢春道：「他們沒有想到，咱們這些人中，竟有這樣多的高手。」

楚小楓道：「對，他們有些意外，更沒有想到，我們中有兩位暗器名家，這一次，他們的設計，似是以奪回子午針爲主，事實上，如是咱們稍爲大意一些，就會被他們傷害了很多的人。」

胡逢春點點頭，嚴肅的說道：「不錯，仔細想一想，咱們是有些僥倖。」

時英道：「什麼人發動這一次攻襲，他們目的在那裏，爲什麼？」

楚小楓道：「什麼人發動這一次攻襲，只怕沒有人會知道，至於他們的目的，

咱們倒是可以想一想了。」

時英道：「那篷車中的婦人?」

楚小楓道：「大有可能。」

時英沉吟了一陣道：「老兄，你究竟知道多少的事情?」

楚小楓道：「我不是知道，我只是猜想，那篷車中的人，可能是他們要攔殺的主要對象，但不幸的是，叫咱們遇上了這件事了。」

時英道：「你是說，咱們已經捲入了這個漩渦之中，無法自拔了。」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時兄，是否有此感覺。」

時英雙目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好像被楚兄說對了。」

胡逢春道：「既然諸位都有這種感覺，咱們除了團結起來之外，似乎是別無他法了。」

這時，田伯烈，譚志遠，何浩波，白眉大師，全都行了過來。

黑豹的出現，顯然已引起所有人的關心。

楚小楓覺着這件事，也該有個明確的決定，才能使所有的人，更爲團結。

吁一口氣，道：「在下覺着，應該如此。」

時英道：「唉，目下的情勢看，對方的安排，似乎是不止如此，前面必有更惡毒的手段。」

胡逢春道：「他們至多在途中攔擊，總不致把人手安排在映日崖中。」

時英道：「這個很難說，如若他們眞的害怕春秋筆，就不會在途中，攔擊咱們了。」

楚小楓道：「此情此景，仰仗任何人，都非良策，而是咱們自己要振作起來，和那神秘的組合對抗，在下覺着，春秋筆也好，萬知子也好，絕對沒有辦法幫助咱們。」

田伯烈道：「經過這兩次對抗，他們的仇恨，似是已包括了咱們所有的人。」

白眉大師道：「老衲也覺着，此刻不宜再行分散。」

楚小楓道：「風雨同舟，福禍與共，集大家的力量，拚命保命，那一位如是不願合作，不妨早作決定。」

時英又望了楚小楓一眼，但却沒有反對。

他對楚小楓表現出的武功，生出了很大敬慕。

但也對楚小楓生出了懷疑。

田伯烈道：「在下同意楚兄之見。」

譚志遠道：「叫那些趕車的來，咱們已經爲那篷車死了很多的人，如若，他們不肯坦誠說明內情，咱們就把他們趕出去，叫他們單獨走。」

何浩波道：「對!前途仍然充滿着凶危，咱們要賣命也要賣個明白，死了也不能作個胡塗鬼。」

胡逢春一皺眉頭，望望楚小楓和田伯烈。

田伯烈淡淡一笑，道：「如若他們不讓你看?」

何浩波道：「在下已經說過了，不讓看，就趕他們離開。」

田伯烈淡淡一笑，道：「何兄，我不知道你數過他們的人數沒有?」

何浩波道：「我很注意，他們一共有十二個人，不算篷車裏面的人。」

楚小楓和神出，鬼沒，及二位劍童，自成一隊，沒有算在內。

田伯烈道：「他們雖然只有十二個，但兄弟說一句你何兄不愛聽的話，咱們這五隊金，木，水，火，土，那一隊也不是他們的敵手。」

何浩波道：「有這種事?」

譚志遠道：「咱們五隊聯手呢?」

田伯烈道：「所謂五隊聯手，除了楚老弟那土隊之外，也就不過是咱們幾個人可以頂用，這一點譚兄想過沒有?」

譚志遠道：「白眉大師，和十二羅漢呢?」

田伯烈道：「第一，這要白眉大師是否同意，他是有道高僧，只怕和你譚兄的看法有點不同，再說，咱們這五隊人手，也未必能聯合起來。」

何浩波道：「你田兄不同意?」

田伯烈道：「不錯，兄弟覺着這作法是互相殘殺，不能同意。」

時英道：「在下也不同意。」

楚小楓道：「田兄說的對，如若咱們先衝突一場，給別人有可乘之機，只怕誰也討不了好去。」

譚志遠冷聲道：「這麼說，你也反對了?」

楚小楓道：「不錯，是反對。」

譚志遠霍然站起了身子，說道：「我們已跟他們拚了兩場，再不能爲他們拚下去了。」

目光一掠白眉大師，道：「大師有何高見?」

白眉大師道：「老衲很爲難!」

他是眞的爲難，覺着不應讓這些素不相識的人，以性命保護篷車，也不好把那一批人逐離此地。

行俠仗義，濟困扶危，要本人願意才行。

何況，那篷車中的人物，一直很神秘，保護車中神秘人物，連行俠仗義也說不上。

譚志遠盯的很緊，冷冷望了胡逢春一眼，道：「你是咱們的頭兒，應該說一句公平話。」

胡逢春也很爲難，他心中明白，他雖然是推舉出來的頭兒，眞正去管事，連誰也管不了，沒有一個人，眞正對他忠實。

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要諸位去保護篷車中人，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可是，目下處境，又不……」

譚志遠接道：「行啦，有胡老這一句話，咱們就可以撵走他們了。」

楚小楓道：「譚兄，這幾句話，未免斷章，你眞要聽胡老的，就該讓他把話說完，不願意聽，那也是你譚兄的事……」

譚志遠怒道：「住口，你是什麼東西，也敢教訓我譚某人。」

楚小楓淡淡一笑，說道：「譚兄，不用出口傷人，在下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

法。」

胡逢春道：「楚老弟快些請說。」

楚小楓道：「咱們推舉了你胡老出來，又不能眞正的擁戴，那就不如散伙，各行其是，願意留的留，願意走的走，每人都可以抉擇如何一個走法。」

在爭執不下之中，這實在是一個好辦法。

胡逢春問道：「楚老弟，你怎麼決定呢?」

楚小楓道：「我留下，和篷車走在一起。」

田伯烈道：「我也留下。」

時英道：「兄弟和田兄交情一向不錯，他留下來，兄弟也留下了。」

胡逢春道：「老朽也留下來。」

白眉大師道：「老衲覺着，既然保護了他們，那就只好多保護幾天了。」

措詞雖不同，但誰也聽得懂。

譚志遠道：「胡老，有一件事，咱們要說清楚，我們是要撵走篷車，諸位不是留下來，而是帶着篷車走。」

楚小楓笑一笑，道：「好!不過現在夜色幽暗，危機四伏，就算各行其是，也該要等到明天才行。」

譚志遠道：「明天。」

楚小楓道：「對!譚兄總不能要我們立刻動身吧!」

譚志遠望望何浩波。

他們已經發覺了自己正處於一個孤單的環境中，明天，田伯烈等一行離開，很可能會帶走所有的人。

那時，不但面子上大受折損，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人，實力分散，處境必然十分危險。

兩人雖然一身武功，也有些自負不凡，但目睹了對方設計的精密，實力的龐大，心知一旦實力分散，以兩人力量，很難抵抗對方。

形勢逼的兩個人無法自然下台了。

兩個人對望了一眼之後，有一刻暫短的沉默。

但沉默中，却隱潛着無比的緊張。

因爲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來，譚志遠和何浩波，兩人的情緒，都正有着劇烈的變化。

必然有一場麻煩。

果然，譚志遠開了口，冷冷的說道：「胡老，你是咱們推舉出來的頭兒，作事一定要主持公道。」

胡逢春道：「哦!」

何浩波接道：「不平則鳴，如是你處事不公，只怕會很容易惹起麻煩。」

譚志遠道：「一旦大家撕破了臉，事情很難處置了。」

楚小楓暗暗忖道：「這兩個人麻煩的很，如是不把他們給壓服下去，只怕還要鬧下去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胡老，你是大家選推出來的首腦，權威不容輕侮，在下衷心支持，但有所命必將全力以赴。」

言下之意，大有不論什麼後果，都願接下來的用心。

譚志遠，何浩波二人，都聽懂了弦外之音。

胡逢春自然也聽得明白。而且，立刻說道：「譚老弟，何老弟，所謂的麻煩，不知是何用心，我被諸位推舉出來，如是諸位不肯接予在下全權，老朽只有辭去這尸位素餐的頭兒……。」

譚志遠道：「咱們這個組織，本也是臨時湊合，眼看就要散了，胡老這頭兒的癮，實在也過不下去了。」

胡逢春氣的臉色大變，白眉大師也聽得心頭冒火，正想接口，楚小楓已搶先挺身而出，道：「譚兄，你太放肆了，你罵我姓楚的，也就算了，但這樣對大家選出的首腦，那就有些目無長上了。」

譚志遠沒有看到楚小楓對付兩個黑豹時的快劍，如若他看到了，也許不會這樣衝動。

只見他一下子跳了出來，冷冷說道：「你小子好大的口氣。」

他正要找一個人鬥一場，楚小楓在他眼中，是最好的對象之一。

楚小楓冷然一笑，道：「譚兄覺着兄弟之言不對麼。」

譚志遠道：「不對!你這口沒遮攔的狂妄小子，在下也要好好教訓你一頓。」

呼的一聲，搗了過來。

他生恐田伯烈，時英等出面干預，立刻動手。

兩人只要打了起來，別人就不好出面了。

楚小楓誠心折辱他，眼看一拳擊來，不閃不避，只待拳勢近身三寸，才突然一側身，左手疾上，托住了譚志遠的右肘，順勢向前一帶，借力發力。

譚志遠只覺身子騰空而起，一下子摔到了一丈開外。

看上去，也許是平淡無奇，但，這手法却是精巧絕倫，是一種技巧和功力的結合。

田伯烈，白眉大師，時英等都看得出來，是一種絕對深奧的武功。

但被摔出一丈多的譚志遠，偏偏仍沒有看出來。

他一挺而起，怒聲道：「好小子，你還眞有一套。」

口中喝叫，手中却已扣住了兩枚飛蝗梭。

田伯烈冷冷一哼說道：「譚兄，朋友比試，點到爲止，你如動暗器，那就不够朋友了。」

譚志遠道：「彼此動手，各憑本領，暗器也是本領之一，爲什麼不能使用。」

田伯烈道：「譚兄，你可知道一動暗器，那就會導致彼此間手下不再留情。」

譚志遠冷哼道：「本來，也就不需留情。」

楚小楓手握劍柄，冷冷說道：「譚兄，執意如此，兄弟捨命奉陪。」

譚志遠道：「好!你小心了。」

一揚手，兩枚飛蝗梭電射而出。

夜色幽暗，這種小巧、犀利暗器，實在很難防備。

但楚小楓有辦法。

只見他拔劍一揮，全身都被包圍在一

團劍光之中。

飛蝗梭被那繞身飛舞的劍光，擊落實地。

劍光暴長，夾一團冷茫直射譚志遠。

譚志遠吃了一驚，來不及發出暗器，事實上，就算能發出暗器，也未必能夠阻得了對方，只好拔劍封去。

楚小楓的劍勢來的太快，譚志遠手中劍也只不過是拔出一半，楚小楓手中劍千鋒合一，劍芒已經指到了譚志遠的咽喉要害。

譚志遠呆了一呆，鬆開了握在手中的劍把。

一個人，眞正面臨到死亡關頭時，求生的本能，會使他冷靜下來。

楚小楓還劍入鞘，向後退了三步，道：「譚兄，明天天一亮，兄弟就帶人離開，却不拖累諸位。」

譚志遠輕歎一聲道：「不用了。」

楚小楓道：「譚兄的意思是……」

譚志遠接道：「如若咱們之間，一定要有人，那就是兄弟離開，看情形，他們跟到你老兄，才會多一分生機。」

田伯烈道：「譚兄，金，木，水，火，土，五行缺一不可，江湖上有句話說，不打不相識，朋友是交出來的，譚兄爲什麼不肯留下來呢？」

譚志遠沉吟了良久，道：「兄弟很慚愧，其實，我早該看出來，楚兄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但我却自取其辱……」

楚小楓接道：「譚兄言重了，你的連環飛蝗梭，沒有施展出來，如非手下留情，在下只怕早傷在飛蝗梭下了。」

譚志遠苦笑道：「咳！楚兄……」

田伯烈一揮手，接道：「兩位別再客氣了，江湖上，應該有三分傲氣，但大家既然交上了朋友，那就不能再鬧什麼虛僞客氣了。」

譚志遠道：「好吧，既然楚兄不究既往，兄弟願意留下。」

何浩波沒有說話，但可從他神色中，看出他亦無拒絕留下之意。

胡逢春回顧了一眼，哈哈一笑，道：「好，好，只有咱們這樣合在一起，才能全力對外。」

譚志遠道：「胡老，目下情形，好像已非咱們臨時湊合起來結隊成羣，壯壯膽子所能應付。」

胡逢春道：「你有什麼高見。」

譚志遠道：「我知道，咱們之中，有很多不滿之人，兄弟覺着，不妨說明，願走的，可以自己離去，願意留下的，必需聽從調度，要號令森嚴，才能使力量集中，運用靈活。」

胡逢春點點頭，說道：「對，應該如此。」

時英說道：「胡老，要號令森嚴，就必須要執法如山，所以，必須要列舉出幾種規範，但要簡單明白，很清楚，使人沒有爭辯的餘地，然後，嚴厲執行，絕不寬貸。」

胡逢春淡淡一笑，道：「老弟，這個不太好吧，咱們只是臨時湊合在一起，過幾天，就要散去，嚴厲執法，一旦要處決違法者，只怕人心不服，日後也不便向幾位同道交代。」

時英笑一笑，道：「胡老，這是爲他們好，你如有不便之處，只要吩咐一聲，咱們執行就是。」

胡逢春看見只好點點頭，道：「既是如此，我說一聲就是。」

會商的結果，只訂了一條立法。

那就是：嚴格進行令諭，不得稍有違背。

其實，這一條立法，也就够了，一個人，只要能遵從令諭，什麼法也就不會犯了。

田伯烈，時英，何浩波，譚志遠，楚小楓同時宣佈了這件事。

全體近百人，竟然無人提出抗議，也沒有一個人自行離開。

第二天，天色大亮之後，才一行繼續上路。

這一次，改由譚志遠帶領着屬下，走在前面。

他心中對楚小楓有着很深的愧疚，總希望有一個機會表現一下。

所以，他自請走在前面。

譚志遠表現出了大無畏的勇氣，選了兩個武功較好的人走在數丈之前。

有了很謹愼的戒備，走起來，也很小心。

又越過兩座山峯，也就不過是二十里左右，天色已然近午。

這兩座山峯相當的高。

雖然，他們都是有一身武功的人，也都有點倦意。

最重要的，大家都有些口渴。

正好，山峯下有一條溪澗。

萬道山泉，滙集成一道小溪，水清見底，可見游魚。

山道至此，已成小徑。

那是說，不論用多麼健壯的馬，也無法拖着篷車行走了。

羣豪在溪邊停下。

成中岳打量了一下山勢形態，不禁一皺眉頭。

馬車是無法再向前行了，這一輛精心設計的篷車，勢必要棄去不用了。

羣豪取出了乾粮，水壺，灌取一些泉水，準備食用。

楚小楓突然行到了溪邊，低聲對譚志遠，道：「譚兄，別讓他們食用溪水。」

譚志遠是何等人物，點點頭，高聲說道：「諸位且不可飲用溪水。」

都是老江湖了，誰還會聽不懂弦外之音。

楚小楓取出一根象牙籤子，放入了溪水之中。

果然，象牙緩緩變色。


那說明了水中有毒，不過，是慢性之毒，毒性並不强烈。

譚志遠一皺眉頭，道：「好卑下，好惡劣的手段。」

這時，已經有兩個口渴的人，忍不住，喝下去了不少的溪水。

胡逢春望了兩人一眼，道：「兩位可有不適之感。」

（未完）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
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
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
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